



Chunqiu Yixue Yanjiu
Yi Zhouyi Guayaoci De Guaxiang
Jieshuofangfa Wei Zhongxin

春秋易学研究

以《周易》卦爻辞的卦象解说方法为中心

张朋 著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自序

日月轮转之中,与《周易》相伴已经有十多年了。最初的几年只是兴趣所及,涉猎而已。2001年转入专业研究之后,即一直在用心揣摩《周易》文本,一直在思索《周易》的本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期间只要遇到与《周易》有关的著作和文章,无论其年代、作者,都尽可能地拿到手里或粗或细地读上一读,寻其创见,观其大意,特别注意其中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在认真研读《周易》原文并浏览过很多易学著作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点见地:《周易》解说应该从春秋时期开始!通过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卦象解说记录的研究,可以发现解说《周易》的新方法、新思路,而这种新方法、新思路对于揭示《周易》的本初面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此一发现,感到颇为欣慰之余,又感到些许庆幸。正所谓学术有三新: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笔者与“新材料”无缘,但有幸找到了“新方法”和“新观点”,也算是不负十年寒窗之苦,并对易学的列祖列宗有了个交代。

所谓“边学习边创作,边创作边学习”,这当中确实有很多乐趣。这本书以“历史溯源—方法提炼—全面应用”为整体框架,从疏理《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的若干实例入手,归纳出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读的核心——“八卦取象比类”,然后以这一解说方法为基础,辅以语言、文化之还原,力图达到解读《周易》四百五十句卦爻辞原始含义之目标。究其实,这项研究是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分析推理过程,所以对原始材料的深入剖析和全面解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而这个最基础的工作好在有学术前辈的许多工作可以借鉴,相对而言也就算不上特别艰难。也因为有学术前辈的许多工作可以借鉴,所以笔者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更加系统,更加全面。而在本书的理论延伸特别是卦爻辞的具体解说过程中,必然勾连起两千多年来累积的易学之中的诸多疑案,牵扯的内容铺陈甚广,其间要顾及象、数、理、占以及文句考释、文字训诂的种种曲折隐晦、纷繁歧义……在尽可能地做到简明扼要之余,必须承认,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还有待细化和进一步讨论,目前只能到此为止。

总之，本书的立论基础是牢固的，基本观点是可靠的，推理过程是严谨的——这些都经得起反复检验，近期又根据业内专家的评审意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地交给广大读者。对我个人而言，本书从构思到写作的数年时间着实是一番难忘的心路历程。一路行来，开始的几年是冥思苦想、衣带渐宽，随后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既发千古知音今朝遇的感叹，也有书卷篇篇何处真的追问，难免艰难苦恨繁霜鬓的局促，需要天高地广我心宽的心境……止于所止之后，不禁有了这样的疑问：冥冥之中难道我注定与《周易》有缘？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着力实践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解读《周易》之所以要以经证经，或者说要用经文来自证其理，就是为了证明中华上古经典之中思想系统的自洽性，简单地讲就是看这些经典文献能否自圆其说，以及此经能否与他经通透。这一过程既是理解或解说，也是检验和证明。考察这些经文能否自圆其说即类似于数学公理系统证明中的循环论证，是对其真理性的理论勘验。《周易》既然是圣人遗文，是《庄子》中所谓的真人之真知，那么它就要有理论的自洽性。这首先应该是古今各代学者所共同实行的理论检验，证明其没有明显的逻辑推理错误；其次就是其具体内容要经得住各种知识和实践的长时间检验，有时候依靠我们的常识就可以断定其是非。如果这个圣人遗文是假冒伪劣或徒有虚名，那么在这两种检验面前它自然就会破绽百出，谬误迭见；而经得住理论和实践长时间检验的圣人遗文，就具有通常我们所说的真理性，就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进而不断地凸显其意义与价值。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放于四海，收于精微——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众花齐秀、包罗万象的古今易学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周易》是当之无愧的圣人遗文，它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至今仍然闪耀着上古智慧的灼灼光辉，可谓历久弥新而弥足珍贵。

一百多年来，西化大潮汹涌澎湃，横扫世界，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早已为之牵动摆荡而发生种种嬗变，中国学术自然也概莫能外。就当下的情况而言，以西方哲学的名词术语来解释中国传统经典已经成为潮流，甚至是学界主流。似乎不在中国文化典籍的解说之中加入康德哲学以及本体论、解释学、现象学所使用的诸多名相就不是中国哲学，就不成其为现代学术，就没有中西文化的对接与交流。这种研究有很多问题，其取得的某些成果不仅中国人看它是面目可憎、不知所云，外国人读起来也是一头雾水、全不对路。难免有人就在问：中国人难道用自己的话不能够说明白自己的传统典籍吗？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应该，甚至是必须。本书也是笔者在

这方面所做的一点努力：在传统的学术领域，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做原汁原味的传统学术研究！笔者相信，中国人能够说自己的话，能够讲清楚自己的传统，也能够认识到自己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守护中华传统，薪火代代相传。笔者还年轻而冲动，对学术语言的掌握还不到位，思想提炼的火候也不够，而且学识浅薄，希望方家不吝指教。

诗曰：

研易十年得一见，
仲尼前头本原勘。
是非得失诸君议，
天高地广我心宽。

另，郑重声明：本书是笔者一个人的作品，仅代表个人学术观点，如果其中有什么谬误以及不当之处，皆由笔者个人负责，与他人无涉。

是为序。

张朋

初稿于己丑年九月初六

定稿于辛卯年二月十三

目 录

自序	1
导言	1
一、关于《周易》与易学的基本概念	2
二、本书研究方法、研究方向	3
1. 探根寻源	3
2. 分期断代	5
3. 卦象为本	7
4. 文化还原	8
三、本书研究纲要	9
1. 春秋易学通论	10
2. 春秋易学疏证	11

上篇 春秋易学通论

甲、既有相关研究综述	17
一、关于《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	17
1. 专题专论	19
《师春》	19
毛奇龄：《春秋占筮书》	19
李燾：《周易筮考》	19
李道平：《易筮遗占》	20
李镜池：《左传、国语中易筮之研究》	20
尚秉和：《左传、国语易象释》	21
屈万里：《左传国语易例》	22
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23

宋祚胤:《春秋时代的研究方法》	25
刘大钧:《〈左传〉〈国语〉筮例解析》	26
潘雨廷:《论〈左传〉与易学》、《卦爻辞的原始意义》	27
2. 易学史中的相关论述	27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28
廖名春:《周易研究史》	30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	32
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	32
3. 其他各类专著中的相关论述	33
杨树达:《周易古义》	33
吴前衡:《〈传〉前易学》	33
金景芳:《易论》	34
吕绍纲:《周易阐微》	34
张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	35
周山:《解读周易》	35
兰甲云:《周易卦爻辞研究》	36
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	36
二、关于《周易》卦象新的解说方法	37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蕴》	37
温少峰:《周易八卦释象》	38
潘雨廷:《二篇取象》	39
朱兴国:《三易通义》	39
卢泰:《周易筮解》	41
 乙、“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期《周易》卦象的首要解说方法	43
一、“八卦取象”的含义及其基本应用	44
1. 关于象	44
2. 关于八卦之象	45
3. 关于八卦取象	45
4. 八卦取象在《周易》解说中的基本应用	45
二、八卦取象是《周易》爻辞的解说根据	46
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	47
例二:《左传·宣公十二年》“《师》䷆之《临》䷒”	49
例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大有》䷍之《睽》䷥”	51

例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	52
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	54
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	56
小结一	58
三、八卦卦象是《周易》解说的核心	60
例七:《国语·晋语》“得《泰》䷊之八”	60
例八:《左传·昭公元年》“谓之《蛊》䷑”	61
例九:《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大壮》䷡”	62
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	62
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	63
例十二:《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	65
例十三:《国语·周语》“遇《乾》䷀之《否》䷋”	66
例十四:《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	67
例十五:《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	67
小结二	68
四、“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期《周易》卦象的首要解说方法	70
1. 应用“八卦取象比类”法解说《周易》的基本步骤	71
2. 关于“爻象”、“半象”、“互体”、“覆卦”	73
3. 关于“伏卦”	77
4. “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代《周易》的首要解说方法	78
丙、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与《易传》的分期断代	79
一、《说卦》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	79
1. 春秋《周易》解说与《说卦》具有一致性	80
2. 八卦取象是《易传》展开论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84
3. 《说卦》文本被窜进一部分内容	87
二、春秋易学及其学理特征	89
1. 春秋易学	89
2. 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	90
3. 春秋易学的隐伏与儒家易学的兴起	91
(1) 春秋易学是西周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91
(2) 战国以降春秋易学的隐伏与儒家易学的兴起	93
三、《易传》各篇在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94
1. 《易传》成书的复杂性	95

2. 孔子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	97
3. 后代儒者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	102
4. 《易传》的分期断代	104
(1)《说卦》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106
(2)《系辞》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108
(3)《大象》、《小象》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111
(4)《文言》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116
(5)《彖》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118
(6)《序卦》、《杂卦》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120
(7) 总结	124
丁、《周易》占筮的相关问题	126
一、大衍之法与九六之爻	127
二、春秋时期《周易》文本体例	130
三、关于朱熹“变占”法	133
四、《周易》八卦推理模型	135
1. 象——形而上的事物存在	135
2. 八卦——初阶推理模型	136
3. 六十四卦——中阶推理模型	139
4. 本卦·之卦——高阶推理模型	140
5. 总结	143
五、关于“八”以及“之八”	144
六、占筮与《周易》文本生成	145

下篇 春秋易学疏证

卦一 乾 (乾下乾上)	151
卦二 坤 (坤下坤上)	157
卦三 屯 (震下坎上)	162
卦四 蒙 (坎下艮上)	167
卦五 需 (乾下坎上)	171
卦六 讼 (坎下乾上)	174
卦七 师 (坎下坤上)	177
卦八 比 (坤下坎上)	182

卦九 小畜(乾下巽上)·····	186
卦十 履 (兑下乾上)·····	189
卦十一 泰(乾下坤上)·····	193
卦十二 否(坤下乾上)·····	196
卦十三 同人(离下乾上)·····	199
卦十四 大有(乾下离上)·····	202
卦十五 谦 (艮下坤上)·····	205
卦十六 豫 (坤下震上)·····	208
卦十七 随 (震下兑上)·····	211
卦十八 蛊 (巽下艮上)·····	214
卦十九 临 (兑下坤上)·····	217
卦二十 观 (坤下巽上)·····	220
卦二十一 噬嗑(震下离上)·····	223
卦二十二 贲 (离下艮上)·····	226
卦二十三 剥 (坤下艮上)·····	228
卦二十四 复 (震下坤上)·····	230
卦二十五 无妄(震下乾上)·····	233
卦二十六 大畜(乾下艮上)·····	236
卦二十七 颐 (震下艮上)·····	239
卦二十八 大过(巽下兑上)·····	242
卦二十九 坎 (坎下坎上)·····	245
卦三十 离 (离下离上)·····	248
卦三十一 咸 (艮下兑上)·····	251
卦三十二 恒 (巽下震上)·····	253
卦三十三 遁 (艮下乾上)·····	255
卦三十四 大壮(乾下震上)·····	258
卦三十五 晋 (坤下离上)·····	261
卦三十六 明夷(离下坤上)·····	264
卦三十七 家人(离下巽上)·····	267
卦三十八 睽 (兑下离上)·····	270
卦三十九 蹇 (艮下坎上)·····	274
卦四十 解 (坎下震上)·····	276
卦四十一 损 (兑下艮上)·····	279
卦四十二 益 (震下巽上)·····	282

卦四十三	夬	(乾下兑上)·····	284
卦四十四	姤	(巽下乾上)·····	288
卦四十五	萃	(坤下兑上)·····	291
卦四十六	升	(巽下坤上)·····	294
卦四十七	困	(坎下兑上)·····	296
卦四十八	井	(巽下坎上)·····	299
卦四十九	革	(离下兑上)·····	302
卦五十	鼎	(巽下离上)·····	305
卦五十一	震	(震下震上)·····	308
卦五十二	艮	(艮下艮上)·····	310
卦五十三	渐	(艮下巽上)·····	313
卦五十四	归妹	(兑下震上)·····	316
卦五十五	丰	(离下震上)·····	319
卦五十六	旅	(艮下离上)·····	323
卦五十七	巽	(巽下巽上)·····	326
卦五十八	兑	(兑下兑上)·····	328
卦五十九	涣	(坎下巽上)·····	331
卦六十	节	(兑下坎上)·····	334
卦六十一	中孚	(兑下巽上)·····	336
卦六十二	小过	(艮下震上)·····	340
卦六十三	既济	(离下坎上)·····	343
卦六十四	未济	(坎下离上)·····	346
附录一 《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译释 ·····			350
附录二 《周易》之春秋版·····			375
附录三 数字卦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研究·····			392
主要参考书目·····			409
后记·····			414

导 言

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易学专著是春秋时期的《易象》。《春秋左传·昭公二年》有：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左传》中所说的《易象》，自然不是现在的《象传》。因为无论如何，从《左传》、《国语》记载的《周易》解说中我们找不到一点点能够证明《象传》在那时候业已存在的证据；而且以现代学术的既有研究来看，可以肯定《象传》为儒家早期作品，其《大象》部分应该形成于战国早、中期，《小象》部分则大致形成于战国晚期。^①

从其文字句读来推测，应该不大会是《易》、《象》。因为《易》、《象》就是《易》和《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韩宣子所见就是三册书：《易》、《象》与《鲁春秋》，由此可以推断《象》、《易》和《鲁春秋》都是同样重要的典籍，但是《象》这本书在我们现今所见的各类古籍上都从来没有提及过，可见这种推测不尽合理。所以《象》不是单独的一本书，它是从属于《易》的，所谓《易象》也就是《易之象》、《易和象》或《易·象》。有了《易》而没有《象》并不完整，有《易》而又有《象》，《易》才可读、可用、可学。《易》、《象》既然是一体，《易》、《象》就可以合文《易象》，这不妨可以看作是《系辞下》所谓“易者，象也”的思想渊源。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易象》中包含有自周朝初年以来一直流传的对于《周易》卦象的解说，甚至包含有从更为久远的上古时代以来代代相传的对于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的系统解说。

我们不妨再对韩宣子的话做一下分析。首先，既然《周礼》有“太卜掌三

^① 对此下文将专门展开论述。

《易》之法”，则春秋《易象》自然是属于周礼的内容，而且是周礼之大者——鲁国藏有《易象》一书，适足可谓“周礼尽在鲁矣”！其次，既然周公是后代学者所相信的爻辞编纂者，即周公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之后《周易》文本的最终定稿者，那么《易象》一书正可谓足以观“周公之德”！因为《易象》一书也是周公“立德”传世之书。最后，在周代，编纂史书是王者之事，鲁国有《鲁春秋》，恰好可以说是“周之所以王也”！可见韩宣子所感叹的三件事——一与古史契合。

那么，《易象》这个春秋时期的易学专著究竟有些什么内容呢？或者说，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它最有可能包含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又有着怎样的易学意义呢？

本书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多方追问与深入探究。

一、关于《周易》与易学的基本概念

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由六十四卦卦象符号、64条卦辞和386条爻题爻辞组成的《周易》经文或《周易》古经，第二部分是由孔子及其门徒编纂成集的解释性著作《易传》。而所谓“易学”，就是对广义的《周易》或《易经》进行研究的学问。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书所说的《周易》或《易经》都是狭义的，是指广义的《周易》或《易经》之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即由六十四卦卦象符号、六十四条卦辞和386条爻题爻辞组成的《周易》经文或《周易》古经。诚如《周礼·春官·太卜》中所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虽然三《易》中的《连山》、《归藏》已经基本亡逸，但是由于三《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所以本书所说的《易》既可以特指《周易》经文或《周易》古经，也可以泛指三《易》。

那么，《周易》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或者说，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中，为什么会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易学流传绵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可以汹涌澎湃、气象万千呢？

简单讲，《易》是古人对天地大全的概括，或者说是対宇宙整体性的一种表述。“大全”或“整体性”，即古语所谓的“大”。何为“大”？老子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①天、

^① 《老子·二十五章》。

地、人俗称三才，可以由大道统摄为一，而在《易》中则以阴阳涵盖三才，所以《易》为大，为大全，为整体，可以称之为易道。

《易》之为“大”，这在《系辞下》所载伏羲“始作八卦”的过程中表述得非常充分。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地已经在八卦之中了，还有天地间的“万物之情”，具体包括“鸟兽之文”，“地之（物）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论远近，无论身物，都已包括其中。这就是大，是整体，唯此才能够囊括万物、贯通古今。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整体性的认知方式早已经“为天下裂”，“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整体性认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所以后来人对《易》的研究也就往往如同盲人摸象：“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吾辈学人生得太晚，所以作为“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只好于《易》之中略窥“道”之端倪，希望能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进而“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①

二、本书研究方法、研究方向

追寻《周易》的本来面目，揭示其创作者的真意真心，无疑是现当代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要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应该实事求是地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考察，这是上世纪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留给我辈学人最大的精神遗产。无论是打破框架还是创立新说，我们的易学研究宗旨是要“求真”，而不是为了“求异”、“求新”，我们即使有了“异”、“新”的材料、内容、观点或方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求真”。

围绕着“《周易》本真”这个中心，本书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向：探根寻源、分期断代、卦象为本和文化还原。

1. 探根寻源

追溯古远，是为了更好地探求本原。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易学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① 《庄子·天下》。

伏羲画八卦、重之为六十四卦以及文王演八卦的详细历史记载已经不可得闻,现今唯有《左传》、《国语》两部信史,它们是中华文明迄今所见编纂时期最早的历史著作,其中的《周易》应用二十二例^①是翔实的历史记录,是目前易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有可靠文字记载的最上游。所谓“设卦观象”然后“系辞”^②,这是《周易》的基本形成过程。西周初年《周易》创作时的取象方法,必然与春秋时期所通行的《周易》解说方法最为相近。因为春秋时期距离《周易》文本创作时间最近,其保存古法的可能性也就最大。这二十二例《周易》应用,四库馆臣称之为“太卜之遗法”,对其学术价值评判甚高,而且“从源溯流”也是现代很多资深易学研究者的见地;在“熟习经传文本”之后,易学研究者首先就要“考明《左传》、《国语》所载占筮例”^③,这是重要性仅次于《周易》经传的必须研读的、最先研读的典要。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见到一本专著对其内涵进行全面而详细的阐释,进而对其易学史意义进行必要阐发——说这是现代《周易》学术研究中一个罕见的空白,并不为过。

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甲骨文、金文研究的不断进展,古文字的已有研究成果应该能够给春秋时期《周易》文句解说给予一些帮助。当然,由于近年来简帛《周易》经传的不断出土,廖名春、李学勤、刘大钧等学者也有一大批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材料和成果也会对此提供一些助益。

值得注意的是,探根寻源并不意味着对新近出土的简帛文本的推崇,更要防止片面求新求异的倾向。比如裘锡圭先生在讨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时就曾指出:在将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相对照的时候应当避免不恰当的立异,即“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彼此对应的、意义相同或很相近的字说成意义不同”^④。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文本研究和《老子》文本研究有些相似,二者都以找到文本的原貌和原意为最高目标,都有简帛本在考古发现之中出土,但这些简帛本的出土却都不能够否定通行本的重要价值。通行本往往是经历千年考验的精华——从版本上来讲,也是这样。

我们从源头上研究《周易》并推究其本原,是为了还原其本初面貌,追究

① 有些学者认为有二十三个《周易》应用实例,但是持二十二例之说者占学界主流,而且二十三个例子是《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公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此例对占筮情况的记载简之又简,甚至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使用《周易》抑或《连山》、《归藏》,遑论卦名、卦爻辞,对于占筮结果也是仅仅一句“不害”,所以这一例计之与否完全无关大局。为了统一统计数字,今本书始终采用二十二例之说。

② 《系辞下》有“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③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28页。

④ 见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其原文原义。其中尤其要克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俯视”研究方式：凡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一律都是“朴素的”、“简单的”、“初级的”，似乎只有现在的研究者才最为深刻和高明。实际上这些看法恰恰说明研究者自身的思想才是“朴素的”、“简单的”、“初级的”。试问当今时代，有哪一位学者能够再写出一篇《周易》或《老子》？想一想当年对《老子》“小国寡民”属于“唯心倒退”的论述、对《老子》文本成于汉代的论断，以及对《庄子》相对主义的定性……事实已经证明：简单、机械、直线的所谓“进化”或“发展”并不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确方法和思路；全盘否定中华古史和上古文明，只会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引入狭隘和独断的歧途。

2. 分期断代

易学界早有《经》、《传》分离的呼声，这是易学研究逐渐深入的必然要求。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经》、《传》含混和《经》、《传》合编的荒谬之处。既然研究是为了“求真”，就要区分文本和思想的时代，不能够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动辄相差几百年的思想放在一起乱炖、乱煮。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中有一段话，对类似情况正好做了非常恰当的概括：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①

所以，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分期断代是深入研究的基础，特别是想要对早期的易学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这一点尤其重要。而要对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易学研究进行分期断代，当务之急是要区别对待《易传》的内容，区别对待《说卦》的内容。对这一问题，本书将在正文的相关章节中深入讨论，并就“春秋易学”这一概念进行学理上的界定，以与后来的战国时期的儒家易学相区分。

比如说，《十翼》之中《说卦》的主要内容，《系辞》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划分到“春秋易学”中去，其他各传，比如《彖》、《象》、《序卦》、《杂卦》以及《文言》

^①（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见李笠：《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篇疏证》，为程千帆、徐有复《校雠广义·校勘篇》附录一，载莫砺锋编：《程千帆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划分到战国时期的儒家易学甚至汉代易学中去。

清代四库馆臣将易学史的演化描述为“一变而为”，“再变而为”，“一变而为”，“再变而为”^①，就是看准了易学史乃是学术流变的历史。所谓流变，即流转变化的，不是现代人所谓的发展进步，更不是后者超越前者、否定前者。所以在易学研究中不能以后起的解说体系否定或遮蔽原有的文本内涵及其内在解说系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晚出的易学文献、易学思想遮蔽早期的易学文献、易学思想，更加不能对早期的易学文献、易学思想妄加否定或低估。最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以对《易传》的研究代替对《周易》的研究，不能以《易传》的思想和思想价值削弱或替代《周易》文本本身의思想和思想价值。

“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继承孔子解《易》的宗旨，借助于《周易》筮法的独特结构形式，综合诸家之说，演绎儒家的价值观念，编成《易传》一书”^②。作为现存最早的解释《周易》文本的理论作品，《易传》的重要意义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它里面保存了很多关于《周易》最原始的资料，在有些时候它可以作为《周易》研究的起点。但是，《易传》毕竟不是《周易》，它里面杂糅了很多战国时期以至于秦汉时期的思想材料，其中有重复，有矛盾，甚至也有谬误。所以，对《易传》的研究决不能代替对《周易》文本本身的研究。

所谓《周易》（或《易经》）经过《易传》或孔子的阐发才确立其内涵，发现其价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非常片面的。

其实，倘若《周易》的卦形、卦爻辞没有内在的哲学性质，无论哪一位“圣人”，都无法凭空阐发出其中的“义理”来。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周易》的出现是以卜筮为用，但其内容实质却含藏着深邃的哲学意义。^③

没有《易传》流传以及孔子及其后学的阐发，《周易》自然是更加难以卒读，但《周易》的思想价值也不是不可能被认识，只要《周易》文本存在，它的意义和价值就有被发现的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周易》，《易传》就没有什么价值，它不可能完全脱离《周易》文本而独活，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孔子之所以阐发《周易》，是因为他在晚年认识到《周易》本身具有深刻思想

①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

②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前言第 1 页。

③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前言第 18 页。

内涵,具有超越占筮的独特价值。反过来讲,正是由于《周易》本身具有深刻内涵,所以《周易》既可以被长期应用在占筮中,也可以被讲解出种种人道教训——翻开《左传》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义理解说在孔子之前早已经存在了。所以,孔子以及后代儒者的义理解说只是《周易》阐发的“分流”以及“分流”的“分流”,绝不能够想当然地认定这些就是《周易》文本的全部含义或正确含义,甚至是“本原”。

3. 卦象为本

“易者,象也”。^①

“易”字是什么意思呢? 正所谓“日月象易”^②,“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③,于是“易”字又有了简易、变易、周流三个含义。^④

什么是“象”? “象”是物的无形存在,即所谓“物生而后有象”^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⑥

所以易即象,象即易;易之象,卦象也。

“象”是无形的存在,不是有形的存在^⑦,所以它只能设卦见之,进而或以器物比类之,或以文辞描述之。因此首先“设卦观象”,然后“系辞焉而明吉凶”,这是《周易》的根本思想和基本内容。要读懂《周易》,必须要从《周易》这种“设卦观象”的方法入手,否则取象方法不明所以,卦象与所“系”之“辞”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必然不能够明了,而由卦爻辞文句所阐发之理则或者毫无根据,或者谬以千里,结果必然是千人千言而夹缠不清。

在《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解说二十二例之中有十五个涉及卦象解说的例子,却仅有五个涉及义理解说的实例^⑧。两相比较之下可以看出,在《周易》“卦象——卦爻辞——义理”这样的理论形态产生的逻辑顺序之中,卦象直接为卦爻辞提供理论依据,而《周易》义理解说则明显是从对卦爻辞的解说之中衍生出来的,所以卦象解说与义理解说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所谓

① 《系辞下》。

②④ 《易纬·乾凿度》。

③⑥ 《系辞上》。

⑤ 《左传·僖公十五年》。

⑦ 《系辞上》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是超越于形体,“形而下”是有形有体,或谓之“器”、“物”。与“道”类似,“象”也是“形而上”的,是超越于形体的,可以说是无形的。

⑧ 这五个例子是:《左传·昭公十二年》、《左传·襄公九年》、《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左传·宣公六年》。详细解说见本书附录一“《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译释”。

义理则可以看作是反复解说卦爻辞之后的人道教训的总结和提炼。所以卦象是“本”，义理是“末”，卦象为“主”，义理为“从”，卦象在“先”，义理在“后”。

既然是“设卦观象”然后“观象系辞”，所以从揭示《周易》的本真这一易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来看，象数派的易学研究特别值得借鉴。

象数派易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给《周易》卦爻辞中的辞句找到象数根据，尽可能详尽地说明其来源。严格地讲，象数易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给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六句爻辞中的每一个字句找到象数根据。这里有一个前提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首先要相信三千年前《周易》作者在写下《周易》每一个字句时都有着充分的象数根据。虽然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否定这个前提来否定象数派易学研究的意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这个前提进行证伪的困难程度并不低于证明这一前提为真的过程，而且就实际操作而言，这一过程也只有依靠象数派易学研究本身来最终完成。实际上，两千多年的《周易》象数研究者都接受了这一前提，然后竭尽自己的心力与智慧探索这一越滚越大的千年谜团。

时至今日，这个谜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见增大未见消减，所以除了要对象数易学所使用的象数解说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外^①，更加重要的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周易》解说材料，力图找到春秋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进而揭示《周易》本真。回到春秋时期的卦象解说方法，这是探究《周易》本真的切入点，舍此并无他途。

4. 文化还原

古人书写精炼，所用名词与动词又往往都是单字，经常用寥寥几字就交代了很多事情。要比较清楚地释读，就要对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易》文字的很多内容应该是“八命”之占，其意义在于“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所以“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也应该在《周易》解说之中体现出来。除了《左传》、《国语》、《周礼》、《诗经》之外，大小戴《礼记》、《仪礼》以及《尚书》也是需要重视的文化典籍，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周易》文字背后的周朝礼乐文化很有帮助。

就卦爻辞的今译而言，值得注意的文化背景有很多。比如从已经出土的《归藏》残简来看，《归藏》中的“卦辞”是诗一样的语言，言简意丰，意境优美。这种对卦象的表述方法与《焦氏易林》比较接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① 关于卦变说的批判，可参阅吕绍纲先生的《略说卦变》一文，载《周易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20页。

在解说《周易》辞句时就不应该过分追求语句语义的连贯和准确。既然《周易》中的语句言简意丰,我们就要忠实于原文,力求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地表述出来。《周易》卦爻辞中的语句往往省略主语或者省略宾语,这是由卦象所决定的必然的表达方式。而且,以卦象为中心,卦象解说必然涉及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针对占筮者所贞问的不同情况而选取合适的具体取象内容,这可能会导致卦爻辞之中卦象解说语句的重复甚至是前后判词断语吉凶有所不同。有的卦名意义丰富,实在难以用现代汉语简明表述,所以就可以在卦爻辞的解说中把卦名保留着,让读者自己体会其多重意义。古代汉字一字多义的现象很普遍,有时候只有一种解释并不完全,几种解释加起来可能更加合理。所以,对于有些卦爻辞的解说不必遽然定于一尊,可以保留不同的解说甚至是相反的说法。

三、本书研究纲要

下面,是本书主要章节的逻辑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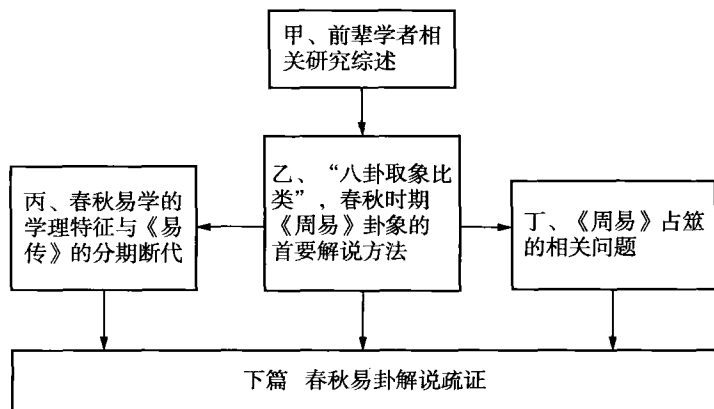


图 1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左传》、《国语》中最原始的易学资料的深入梳理找到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的“新”方法,然后全面应用这种解说方法,力图让《周易》文本解说回复到春秋时期的基本面貌。

因为一切都要从原始材料出发,所以实际上在开展研究之初笔者并不能断定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的方法是一种还是几种,是全新的还是既有的。经过数年时间的反复揣摩,最终笔者认定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

说的方法很可能只有一种，而就其对于爻辞的解说而言，其所展示出来的面貌则是崭新的，甚至是光彩照人的！但是在易学史上这种解说方法的基本形态——八卦卦象——又可以说是最为古老也最为常规的一种卦象解说方法。正所谓“伏羲画八卦”，最古老的八卦卦象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可靠的《周易》卦象解说方法。因此在本书研究的结论之中，历史与逻辑无疑得到了深层次的统一。“古人诚不我欺！”笔者对此由衷地感到欣慰。

本书研究纲要是：第一步，详细分析讨论已知的《左传》、《国语》中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推导出春秋时期《周易》卦象的基本解说方法：“八卦取象比类”；第二步，使用这种卦象解说方法，为《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六条爻辞找出其各自的卦象根据并明确其基本的取象推理过程。

其中，对《周易》六十四卦卦辞的八卦卦象解说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因为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前人的工作可以直接借鉴，而为三百八十六条爻辞找出其各自的八卦卦象根据，这无疑就要困难得多了。

1. 春秋易学通论

在对前辈学者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之后，本书第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左传》、《国语》中十五个卦象解说实例进行尽可能详尽的解说和阐释，然后对其所使用的卦象解说方法进行提炼和总结：

首先，春秋时期古人在解说《周易》时，只使用了“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即只是通过对本卦和之卦中四个八卦卦象取象比类之间关系的讨论来辨析卦象的含义。从其使用的长期性和其中八卦取象的稳定性来看，这个“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是完备的、系统的；从其对于卦名、卦意、卦象、卦辞和爻辞的全面解说功效来看，这个“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是《周易》解说的核心。

其次，春秋时期古人在解说《周易》时，根本就没有使用爻象、爻数之类的解说方法。现在看来所谓的爻象、爻数都是局限在本卦之中，把之卦完全忽略了，而且把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八卦符号破碎分解为一条条的爻——在基础理论上这与“八卦取象比类”法完全不兼容。我们现在解说《周易》通常所使用的爻象、爻数之类的方法，特别是汉朝开始直到现在，大多数的易学家、易学学者都在使用的“得位”、“失位”、“乘”、“承”、“比”、“应”、“据”、“中”等解说方法，它们在春秋时候都还没有出现。其中“乘”、“承”、“比”、“应”、“据”、“中”等解说方法是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小象》和《彖》中衍生出来的。

最后，春秋时的人在解说《周易》时没有使用“半象”的方法，严格来说，

也没有使用“互体”、“卦变”的方法。

所以，“八卦取象比类”即使不是春秋时代《周易》全部的唯一的解说方法，也是春秋时代《周易》首要的解说方法。

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提炼出这一观点，并对这一“八卦取象比类”方法进行全面的理论论述和详细的历史说明，着重对其中所包含的八卦推理模型进行归纳和考察。

从根本上来讲，八卦是六十四卦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理论依据。就是说，八卦是六十四卦形成的基础，即先有八卦，然后八卦相错而生成六十四卦。八卦相错产生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本理路，因此对《周易》进行解说也一定要按照这种理路展开，这才不会因歧路而亡羊，从而达到事半功倍、正本清源的最佳解说效果。

虽然“八卦取象比类”这一方法在《左传》、《国语》以及《说卦》中有昭昭明示，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方法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两千多年的易学史中，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以贯之的解说《周易》经文的重要方法，甚至罕有学者提及或者考虑到这一可能。与“乘”、“承”、“比”、“应”、“据”、“中”等驳杂纷繁的爻象解说方法相比较，这种方法无疑将会使得《周易》的解说焕然一新，特别是对于三百八十六条爻辞而言。

进一步来讲，如果“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确实是春秋时期《周易》首要的解说方法，那么与《周易》的其他解说方法相比较它就应该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它也就是最贴近于《周易》本真的解说方法，很可能它就是《周易》文本的创作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周易》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一个博大精深的本真面貌，那么这个本真面貌就隐藏在这个“八卦取象比类”方法的后面。

2. 春秋易学疏证

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要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周易》全部经文的解说之中。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对《周易》六十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六句爻辞的八卦卦象根据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说。这是本书的重点，也是难点。这就又回到了传统学术注经、解经的老路上来了。在这条迂曲漫远、崎岖坎坷的千年老路上独自跋涉虽然备感艰辛，但步步踏实在无数先贤的足迹上鼓勇迈进，笔者宁愿相信这是自己的幸运而并非不幸。

虽然有春秋时代的十五例《周易》卦象解说作为引介，但是就《周易》四百五十句卦爻辞的卦象解说而言，这些还是非常不够的。以《周易》内涵的精深与复杂，以及横亘着的三千年的“时差”，这些解说绝对仅仅是春秋时

“八卦取象比类”法具体使用情况的“冰山一角”。但笔者坚信，只要八卦取象的方法确实是《周易》最基本的一种解说方法，那么它就应该是直接、有效的，它就可以为绝大多数卦爻辞的卦象根据提供简洁明了的解说。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以前辈学者的相关著作为参照，积数年之功，用“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把《周易》的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六个爻辞一一进行解说，以期求证于方家和各位同道。

当然，由于时间以及空间的巨大跨度，我们在恢复春秋时期《周易》原貌的努力中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最终，本书提出的《周易》解说新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满意呢？这还是个大大的问号，也是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就目前而言，由于自身学养所限，希望在这本书中至少能够有三分之一的《周易》卦爻辞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八卦卦象解说，这样笔者就已经是问心无愧，不至于被骂为浪费纸张了。

最后谈一谈参考文献的使用问题。

春秋易学研究的基础是对先秦以及两汉的易学资料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就是要大致确定每一篇文献中思想内容的产生时期。如果要恢复春秋时期《周易》卦爻辞的解说面貌，就一定要尽量合理地划定参考资料的使用范围。按照各种文献资料的重要程度，将其归为五类，如下——列出：

第一类：《左传》、《国语》、《说卦》以及《系辞》的部分内容。这些资料与“八卦取象比类”的《周易》解说方法直接相关。

第二类：《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老子》。这些资料与周代文化礼仪制度关联紧密。

第三类：《彖》、《大象》、《文言》以及《易纬》、《周易集解》。

与《彖》、《大象》相承接，汉代学者也有把六十四卦分解为八卦卦象的具体解说，这些是最基本的卦象解说，需要加以吸收和借鉴。西汉以至于东汉的《周易》解说及注释有一些可能是有来历、有根据的，因为那时候“去古未远”，可能有周代礼仪文化知识流传未绝。当然还有很多似乎是凭空杜撰，许多是个人发挥，并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情况，这都需要去作仔细的辨别工作，尽力将其一一剔除。

第四类：古今各家训诂、考据、注释、校勘。

徐复观先生曾经指出，后人的校勘考据工作“有效的只有十之一二，其余十之八九，都是枉费精神，且愈离愈远”^①。这种穷究文字的功夫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泥淖，所以在卦爻辞的具体解说中需要用“八卦

^① 见徐复观：《帛书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明报月刊》第114期，1975年6月，第96页。

取象比类”方法把握方向,使误入歧途的情况尽可能少一些,即使有错误也不至于迷失太远。

第五类:关于春秋时期的社会史、思想史著作。

社会史、思想史以及易学史的研究是“春秋易学”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对于“春秋易学”学术意义的阐发和理解更离不开宏观的社会史、学术史的大背景、大趋势。这方面的著作非常多,兹不一一列举。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周易》卦爻辞进行解说的过程中,笔者不强求通解、全解,以“似乎”或“好像”标明是不能确信的推断,有时把几种解说并列举出以示比较,有时就明言是笔者的猜测。

另外,本书中出现的八卦一般直接书写卦名,如乾、坤、震、离……在“下篇 春秋易学疏证”之中有一部分八卦卦名列于爻辞之前专门用以表明八卦卦象的解说方法,所以在其卦名前面加上了卦象符号,如☰乾、☷坤、☳震、☲离……而本书之中出现的六十四卦,则有些书写卦名并加书名号,如《乾》、《坤》、《震》、《离》……有些则在后面加上“卦”字,如乾卦、坤卦、震卦、离卦……原则上只有属于在正文中直接引用《左传》、《国语》原文的情况才在卦名后面加上卦象符号,如《乾》☰、《坤》☷、《震》☳、《离》☲……或者是在“附录二 《周易》之春秋版”和“下篇 春秋易学疏证”之中作为类似于“爻题”的标注,比如乾☰之姤☱、乾☰之同人☶……。所以在本书的体例之中,对八卦与六十四卦已经作出了足够的区分,相信只要读者稍加留意即不致混淆。

以上就是本书的研究纲要。《周易》研究是个长期的过程,它贯连着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至今仍然百家争鸣、蔚为大观。这一宏大而艰巨的学术研究课题的最终完成一定还需要现在和未来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这里只是先试着迈出这探索性的一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教于方家。

上 篇

春秋易学通论

甲、既有相关研究综述

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后人继续开展易学研究的基础和先导，所以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需要专辟一章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在一一拜读前辈学者相关研究著作之后，笔者不揣浅陋，就一己所见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观点简要引述并作出自己的评论。在各家之中，尤以高亨先生、尚秉和先生、李镜池先生以及金景芳先生的研究对笔者帮助最大，而高亨先生的研究无疑最为重要。总体而言，如果没有这四位先生的先期研究，笔者现在绝不会在这里捉笔放言，一定还要在易学的迷宫里继续摸索很长时间。

一、关于《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

首先要提及的是，古今有很多学者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秉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唐代的赵匡最早怀疑《左传》有缺误，宋代学者程颐、吕祖谦、朱熹则怀疑《左传》筮占的真实性。比如吕祖谦在评论陈完、毕万占筮之事时说：“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生，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①而朱熹则指出“《左传》是后来人做”，虽然《左传》中的卜筮看似灵验异常，但“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②。更有很多近现代学者指斥《左传》、《国语》中的筮例“迷信附会”、“荒诞不经”，不值得一提。在这种全盘否定之后，他们也就不会对此再进行任何研究了。

①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三。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三。

现在看来,《左传》、《国语》记载的真实性无法全面否定。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人们对这些筮例秉持怎样的态度——哪怕是一概否认其所记事件的可信性,但只要不跨越全盘否定《左传》、《国语》这个底线——就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左传》、《国语》反映了古人解读《周易》卦象的基本方法。即从这些记录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候古人是如何通过八卦卦象的取象比类而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这种观念和方法无疑存在于春秋时古人的头脑之中,而且是他们《周易》最基本的理解。春秋时候古人对《周易》的这些基本理解与后代人对《周易》的各种解说无疑有着明显的差距,所以对我们现代学人来讲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即使我们已经不再使用《周易》占筮和解卦了。

要读通读懂《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首先必须对《左传》、《国语》古今各家注疏进行仔细的参详,其中《左传》以晋杜预注最为古朴,今人杨伯峻注、赵生群注简约明了,而《国语》则以韦昭注最为优胜。就一般的文史研究而言,《左传》、《国语》的这些古今注疏家们也是力图贯通《周易》应用实例的易学研究者,他们的基础工作不可或缺。在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些春秋时期《周易》应用实例感兴趣^①,但是对照之下,现今所见到的他们的各种论文深度不够,其主要内容还是梳理文意,兼及一些历史和文化的论述,所以这里就不对这些海外文献进行列举和讨论了。

就专门的易学研究而言,《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在各种著作文本中被提及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以之作为专题专门加以论说。在此类论说之中学者对原文阐释用功最深,也就最具学术参考价值;

第二种是在易学史或易学哲学史中做概括论述而不得不叙及,往往反映出学界对相关问题的传统看法或一般观点;

第三种情况是在易学专著中对其进行宏观论述,或者是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作大致的阐说。此种情况中各家论说角度差异很大,间有新意。

下面即按照上述三类情形分别进行讨论,当然是以第一种情况作为主要关注对象。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Kidder Smith, Jr. "Zhouyi Interpretation From Accounts in The Zuozhu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9, No. 2 (Dec., 1989), p. 426, Published b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 专题专论

《师春》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卷首《春秋左氏传后序》曾历数汲冢所出竹书,其中有曰:“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人名也。”《晋书》卷五十一《束皙列传》亦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可见古人早就把《春秋左传》中的占卜和占筮当作一个课题来专门研究,由此也可以看出《春秋左传》中的《周易》应用二十二例之弥足珍贵,于昭明春秋古法意义尤钜。

毛奇龄:《春秋占筮书》

作为清代著名学者,西河先生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比较具有开创性。在《春秋占筮书》中,他罗列了《左传》、《国语》之中古人占筮的十六条记录,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此外他还收集了几条汉晋之后的筮例进行对照说明。在解说的过程之中,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自己创造的“就五易以衍三易”、“立十筮以括九筮”的易学理论,即“予作《仲氏易》,就五易以衍三易,曰变易、曰交易、曰反易、曰对易、曰移易;且作《推易始末》,立十筮以括九筮,曰名、曰义、曰象、曰方位、曰次第顺递、曰大小体、曰互体、曰时、曰气、曰数目、曰乘承敌应”(《春秋占筮书》卷一)。

现在看来西河先生所阐发的这些理论问题都很大,而且在解说中他丝毫不加辨析地就普遍使用了互体、覆卦、卦变以及爻象之说等解说方法,难免繁杂以至于牵强。但是就总体而言,其论述还是展示了春秋时代占筮解说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所评论的:“奇龄因《春秋》诸占以推三代之筮法,可谓能探其本,而足辟诸家之喙矣!”

李塨:《周易筮考》

李塨的研究思路与毛奇龄有些接近,他是着重对历代筮占记录进行梳理和解说。由于《左传》、《国语》之中的占筮记录并不是其重点论述内容,李塨也就仅仅列举和阐述了几个较为浅显的筮例。与毛奇龄的解说相比较,李塨的注解相对简单,但更加笃实,比如在其解说之中八卦卦象的使用就更加频繁,而互体之说、爻象之说则较少出现。

李道平:《易筮遗占》

清代学者李道平认为要探究“《易》之蕴”则“是必深窥乎未有《彖》、《象》之前,始可与之言易,始可与之言筮矣”,而且“古法荡然,千百什一,廛存于《左传》、《国语》之中”,“则事虽诬而其法不尚存乎?是亦曷可尽废也”^①。此论可谓深契本书之要旨。因此他专门著有《易筮遗占》一篇,作为附录出现在《周易集解纂疏》的最后。

整体而言,李道平对《左传》、《国语》中十六个例子的注解比较全面,其失误亦与毛奇龄类同。除了基本的八卦卦象之外,他还多次使用了互体、爻象、爻辰、五行等解说方法,并多次引述了历代注家特别是汉代易学家的既有成说,可以参考。

李镜池:《左传、国语中易筮之研究》

在《左传、国语中易筮之研究》一文中^②,李镜池先生对《左传》、《国语》记载的《周易》筮占分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说:

(1)“占法”,就是对占筮的方法(其实就是针对变爻的不同情况而如何在《周易》文本中找到对应的卦爻辞)进行讨论。

(2)“卦象”。李先生对《左传》、《国语》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所取之象一一列举并进行评说。

(3)“变卦互体”。在这里李镜池先生对“变卦”和“卦变”两个概念进行了澄清,并对“互体说”进行了批驳,认为“《左传》、《国语》所载虽可以把互体说附会上去,但原来却没有这种说法”,此论可谓精当。

(4)“卦爻辞释”。把《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对于《周易》卦爻辞的解释与《易传》的解释进行对比后,李镜池认为“《左传》、《国语》所载比《易传》为较详尽切实;其中最没有意义的是《象传》的话,往往说了等于没有说。它的原因,我想是因为前者是卜官或于《周易》有研究的人所解释,故较为得当。而著《易传》的作者们,是儒家者流,他们本来是不大理会《周易》的,视为一种占书;但对于这本占书渐渐觉得他有说理的文章可观,有至理名言在内,儒家者流才注意它;终于把它拉拢来做了他们的经典,把它染上一层儒家的色彩。《彖传》作者大概还跟卜官之徒有来往,得到点传授,故所言尚觉

① (唐)李鼎祚撰,(清)李道平疏,李一忻点校:《周易集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页。

② 李镜池先生的《左传、国语中易筮之研究》,原载《古史辨》第3册上(1931年11月版),又载《周易探源》(李镜池,中华书局1978年3月版),后被收入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110页。

不差。至《小象》(解爻辞)作者,简直是东施效颦,指抄爻辞而已”,“实则《易传》之释《易》,都较《左》、《国》对筮辞的说解为差”。

李镜池先生的这番评论非常有意义,他给我们指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与《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对于《周易》卦爻辞的解释相对照,《易传》之中只有部分内容比较切实而可以信据,其余大多不足以观春秋古法。

(5)“当时占书与卜者撰辞”。李镜池先生认为“除《易》的卦、爻辞外,还有别的占辞;又知道,用《易》占的并不一定依照《易》辞,别的占辞与《周易》有同等的价值,有同样的灵验”。李先生还认为很多卦爻辞“都是带有故事背景的”,“若能明白其故事之底细,就容易解,否则说人人殊,聚讼难决。”

李镜池先生虽然没有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进行直接说解,但是他作出的几条评论非常精彩,令人击节。然而就整体而言,李先生的研究仍然深度不够。他虽然看到了《易传》的问题,但是没有对《易传》各篇继续研究以进行详细区分,也没有深入一步讨论《易传》成书、结集的过程,更没有对于《说卦》给予足够的重视。

尚秉和:《左传、国语易象释》

尚秉和先生立意颇高,开篇即明言:“《易》之为书,以象为本”,“春秋人言《易》者,亦无一字不根于象”,“其春秋人谈《易》象者,尽在《左氏》、《国语》”^①。可见尚秉和先生对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视程度。

尚秉和先生选取了十个典型的占筮之例进行解说,即解说了“筮公子完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筮毕万仕晋”(《左传·闵公元年》)、“筮季友生”(《左传·闵公二年》)、“秦筮与晋战”(《左传·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左传·僖公十五年》)、“晋筮与楚战”(《左传·成公十六年》)、“穆庄叔筮叔孙穆子生”(《左传·昭公五年》)、“崔杼筮取棠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国语重耳筮得国”(《国语·晋语》)、“晋筮成公归国”(《国语·周语》)。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汉代象数易学特别是对《焦氏易林》的研究心得,尚秉和先生的解说远比杜预及韦昭所注要详细得多,其中应用了八卦卦象、半象、覆象、互体、爻象等解说方法。尚先生对自己的这些研究很是自诩,认为其阐说的《左传》、《国语》之取象皆发古人之未明,而且这些取象在汉代之后都失传了,仅见于《焦氏易林》之中。

^① 尚秉和先生的这一篇《左传、国语易象释》原载《北平晨报·思辨》第31期、32期(1936年3月26日、27日),又载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后被收入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24页。

尚秉和先生虽然对以上十个筮例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卦象解说,但是由于其既有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即以汉易象数为宗,时时刻刻以《焦氏易林》为参照,更以爻象、半象、覆象、互体杂糅解说,以己见自得,忽视了《左传》、《国语》之中《周易》解说的既有成例,最终使得其卦象解说杂驳不纯、瑕瑜互见。虽然尚秉和先生贯彻了卦爻辞字字应从卦象而出这一根本性的象数易学解说原则,但是他却往往于紧关节要处趋步而过,不能尽得春秋易象真义。

屈万里:《左传国语易例》

屈万里先生1940年完成的《先秦汉魏易例述评》的上半部分,即《先秦易例述评》,最早是在1958年发表在台湾《学术季刊》六卷四期上,其中有“左传国语易例”一节专门讨论《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应用实例。

屈万里先生反复申明这样一个区分:《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卦象解说与汉代象数易学的卦象解说根本不同,即“国语左传说易例者,明晚周占筮之法,有推衍卦象以求符合人事之习,而非汉人以象数解易辞之比也”^①,“国语左传诸占筮,不过以内外卦之象,及变卦之象,以附会人事耳。汉人乃以象释卦爻辞,此其大别也”^②,“国语左传之以象为说,乃因筮得之辞,推其象以比附人事,非援象以测易辞一字一句之所自来”。^③

但是在——列举了《左传》、《国语》中十个“以象说之”的例子之后,屈先生却总结道:“惟以象为说者十事,实开汉人以象数说易之先河”;“以卦象分析卦爻辞,及以变卦之象为说者,自左国始”;“汉人象数之学,实肇端于是矣”^④。这里所谓的“先河”、“始”、“肇端”不就是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上面屈先生所做的剖分不就又浑然合一了吗?

所以屈万里先生对《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卦象解说没有进行足够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其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卦象解说与汉代象数易学象数解说的区分也就非常模糊,明显缺乏说服力。

① 屈万里:《先秦汉魏易例述评》,载《屈万里全集》(8), (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4年版,自序,第4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③ 同上书,第77页。

④ 同上书,第65页。

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之开篇^①，高亨先生对这一专题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精当阐说：“《周易》古经原来是一部筮书，写于西周初年。当时必有解说”，“《左传》、《国语》中有不少春秋时人用《周易》占事或论事的记录，这是春秋时人的《周易》说”，而战国时代的《十翼》理当有“前代易说为之基础”，所以“必须先研究《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说，然后和《十翼》的《周易》比较一下，才能看出《十翼》作者对于春秋时人的说法，承袭了哪些，引申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尤其是《十翼》作者有哪些创造”。高亨先生所提及的这些问题都是紧关节要，本书相关章节将展开详细讨论。

基于这个非常明确的出发点，高亨先生对《左传》、《国语》中二十二条讲论《周易》的记载逐一作了非常详尽而且具有创造性的疏解——堪称易学研究之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然后作出了重要的归纳和总结。在此文的结语中他说：“把《左传》、《国语》的记载综合起来，可以看出春秋时人的讲《周易》，要讲下列八项：(1)本卦卦象；(2)之卦卦象；(3)本卦卦名；(4)之卦卦名；(5)本卦卦辞；(6)之卦卦辞；(7)本卦变爻爻辞；(8)之卦变爻爻辞。”当然，这是对二十二个例子的总体统计而言的。实际上对每一条筮例解说而言，讲解者不需要对八项之中的每一项都详细讲解，一般仅仅是讲解八项之中的一项或两三项而已。

在这八项总结之后，高亨先生认为“根据《左传》、《国语》有关《周易》的记述，虽然看不出春秋时人的《周易》说的整个面貌和体系；但也反映了几种比较重要的情况”。在对这五种比较重要的情况进行列举说明时，关于第二种情况他说：“《左传》、《国语》反映出来，春秋时人讲《周易》，最喜欢谈卦象，不仅谈本卦卦象，而且谈之卦卦象；有时只谈卦象，有时根据卦象来解释卦名、卦辞和爻辞。这和《十翼》不大相同，《十翼》只讲本卦的象，不讲之卦的象，似乎把讲之卦的象的一个环节扬弃了，这是一个异点。《十翼》大讲每卦各爻的爻象和爻数，而《左传》、《国语》不讲爻象和爻数。不妨说：根据爻象爻数来解释爻辞，是《十翼》作者的创造。这又是一个异点。”

高亨先生所总结的这两个异点非常有意义，基本上说明了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周易》卦象解说方法的重大变化。这一点无疑有着重大的易学史意义。对于这一重大意义，高亨先生曾经再次申述：“……至于《左传》、《国语》记春秋时人用《易经》以占事或引《易经》以论事，则多谈卦象，不仅谈

^① 此文原载高亨：《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后被收入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153页。

本卦卦象，而又谈变卦卦象，但不谈爻象与爻数，这大概是先秦易学的一派，似乎是春秋以前的旧易学。《易传》则多以本卦卦象与爻象爻数解《易经》，而不谈变卦卦象，这大概是先秦易学的又一派，似乎是战国时代的新易学。”^①

所以就《左传》、《国语》中二十二个例子的解说而言，无论是整体论述还是细节分析，高亨先生的研究都堪称最为全面和最为深入。他把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与战国时期产生的蕴含在《易传》之中的《周易》爻象爻数解在学理上基本区分开来，使得“春秋易学”这一概念隐约而可见，呼之而欲出。就这一点而言，高亨先生堪称见识卓越，直超前贤。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的论说都是以高亨先生的研究为基础，可以说是在高亨先生已有研究成果上的大步迈进和全面展开。

现在看来高亨先生的总结还是显得过于简略。他没有深入原始材料对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和方法总结，也没有对八卦取象的解说方法进行深入讨论。其主要原因是高亨先生对于占筮以及春秋易象解说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轻视和排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时代使然。比如他认为这些春秋时期易象解说“失去《周易》的原意”，“牵强附会”，“巧于牵强附会”，“不免生拉硬扯，是春秋时人讲《周易》的通病”，“真是尽穿凿附会的能事”……^②在这些颇显武断的否定之下，高亨先生自然也就不会再对占筮的解卦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在其后来出版的著作中，高亨先生对他所秉持的这种否定态度的根本原因进行了说明：

易经的卦爻辞自然有些语句和象数有联系。然而决不是句句都有联系。象数乃筮人用以欺世的巫术。我们研究易经，目的在考察上古史实，能读通卦爻辞，洞晓它的原意就够了，追求古代巫术没有什么用处，我认为注释易经应当排除一切象数说。^③

正是由于高亨先生对于“象数”全盘否定的坚定观念，他没有进一步对《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卦象解说进行理论提炼，最终没有把春秋易学真正地建立起来。

①③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 1979 年版，自序第 3 页。

②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2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1、149、142、146 页。

宋祚胤：《春秋时代的研究方法》

在《周易新论》第二章“论《周易》的研究方法”的第一节“春秋时代的研究方法”之中，宋祚胤先生认为“《周易》的写定主要是在厉王末年”^①，“春秋时代的人主要是在用变卦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占筮之书”^②。这种观点基于以下统计分析：“《左传》用《周易》进行占筮的十四处，其中十一处通过变卦，只有三处不通过变卦”，“《国语》用《周易》进行占筮的三处，其中两处通过变卦，只有一处不通过变卦。”在其后，宋先生把这些例子简单地一一列举出来，完全没有进行分析和解说。

宋祚胤先生彻底否认《周易》本身是占筮之书，即所谓“占筮与《周易》本来无缘”，“我们要弄清《周易》的本来面目，就必须首先摒弃占筮说”^③。但是宋先生似乎并没有把《周易》占筮的操作方法和基本过程搞明白，因此其对于“变卦”以及相关概念的理解不准确。比如宋先生认为“所谓变卦，就是一个卦的某一个爻或某几个爻，从阳爻变阴爻，从阴爻变阳爻，于是这一个卦就变成那一个卦了。”笔者不禁要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变卦”和“卦变”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怎样能够区分开呢？宋先生还把“观之否”这种变卦情况称为“六四变九四”，明显违背了《周易》占筮之中“六、九变，七、八不变”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这种概念错误随后又出现了多次。因此，在看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之中引用《周易》爻辞时出现“乾之姤”等字样后，宋先生就看不懂了：“这里不是占筮，所以不说遇什么卦之什么卦，但却用了变卦的形式。”其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周易》全文当中“都找不出有任何一句话是在讲《左传》和《国语》的那些变卦，因此变卦只能是春秋以来把《周易》当作是占筮之书的周代史官们的臆造，决不是《周易》本身所固有的”，变卦“没有道理好讲”，“在《周易》本身都找不出任何根据，只能说是周代史官们搞的一些骗人的把戏”^④——这些论断大多难以令人接受。

在对这些实例的具体解说方法进行归类并分析讨论、指出这些方法“随心所欲”地歪曲《周易》后，宋先生难能可贵地发觉：“至于占筮而不变卦的，就只能从一个卦的本身所固有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这就有可能接触到《周易》的原意了”，就是从下卦与上卦的关系之中来考察“一个卦的原有含义”^⑤。随后宋先生由此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周易》解说方案，可惜仅仅

① 宋祚胤：《周易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 页。

② 同上书，第 55 页。

③ 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考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前言第 2 页。

④ 宋祚胤：《周易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 页。

⑤ 同上书，第 67 页。

依靠这种局部意义上的正确见解并不能够使其大作《周易译注与考辨》达到理想的解说效果。

刘大钧：《〈左传〉〈国语〉筮例解析》

刘大钧先生在其早期的经典著作《周易概论》里专门辟有一节“《左传》《国语》筮例解析”来详细讨论《左传》、《国语》中“与《周易》和其他筮书有关的”二十二条记载^①。刘大钧先生把这二十二条记载分为两种类型来讨论，第一种是“引证《周易》经文来说明一个问题，或阐述自己的看法”；第二种是“以《周易》或其他筮书进行占筮，以预测事情的吉、凶、祸、福”。

在对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记载进行讨论时，刘大钧先生提出，“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而由史墨论龙的一段记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春秋时代，人们以《周易》占筮或论事，尚无‘九’‘六’之称”。这种看法可谓精准。以晋代杜预和民国尚秉和先生的论点和论述为基础，刘先生还对“用九”、“用六”两个爻题的含义进行了平允的讨论。

在对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记载进行讨论时，刘大钧先生针对占筮的不同变卦情况，又进一步将其分为一爻变、三爻变、六爻不变等情形分别讨论。

尤为重要的是，刘大钧先生对《左传》、《国语》中筮例解说的方法逐一进行初步的总结，比如对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个例子，解卦者“卜偃以‘象’‘辞’兼取的方式，对事物吉凶进行推断分析，其中以取象为主，取辞则取本卦变爻之辞”；而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次占筮的解说中，解卦者“陈文子分析此卦时，既用卦象进行分析，又引本卦变爻之辞进一步说明，也是采用‘象’‘辞’兼取的做法”；在《左传·闵公元年》一例中，解卦者“辛廖纯以卦象推断事物吉凶，一字未提卦辞”，等等。但是刘大钧先生没有讨论在这些解说之中所反映出来的“象”与“辞”的关系，对于八卦卦象也没有进行特别的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刘大钧先生认为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一例之中解卦者周史所说的“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这一句里面使用了“互卦”的解说方法，即“若舍‘互卦’得出艮山，则《观》《否》二卦别无‘山’象。所以，此卦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远在春秋时代，人们在运用卦象分析问题，已经使用互卦之法。可知互卦法由来久矣！”在作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刘大钧先生在对其他筮例进行解说时还有意地使用“互卦”的解说方法。比如在讨论《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一例的时候，他认为司空

^① 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09—135页。

季子的解说中也隐含着“互卦”的解说方法：“《屯》卦三爻到五爻互卦成艮象，《豫》卦二爻至四爻互卦成艮象，艮为山”，而在讨论《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一例之中，刘先生也认为解卦者的解说中隐含着“互卦”的解说方法：“卜徒父可能是观象出辞：初爻至四爻为大坎，坎为河，二至四爻互卦为兑，兑为毁折，三爻到五爻互卦为震”。对此，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之中将专门对此进行讨论。

另外，刘大钧先生还综合了《左传·襄公九年》“《艮》之《随》”一例中的“遇《艮》之八”、《国语·晋语》中的“贞《屯》悔《豫》，皆八也”、《国语·晋语》的“得《泰》之八”三个筮例，详细讨论了“之八”的各种可能含义，殊为难得。本书相关章节之中也将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潘雨廷：《论〈左传〉与易学》、《卦爻辞的原始意义》

《论〈左传〉与易学》系《易学史发微》一书的第四篇，其中按照时间的先后罗列了“《左传》中所记录的有关卜筮的具体事实”，共计三十四条，“概论《左传》之易学”。由于不涉及《国语》，所以一般所说的“《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在其中只出现了十九例，其余的条目都是与占卜有关。在此文当中潘先生卜筮合观，意在“试恢复卜筮发展的本来面目及其作用”，阐明“可取之科学思维”，探究“《春秋》期间的易学”，“发现由数字卦转化成阴阳符号卦的痕迹”^①，所以虽然有时候涉及一些有关卦爻辞解说和八卦取象的内容，但是都以概论和解释为主，对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讨论。

《卦爻辞的原始意义》系《易学史丛论》一书的第四篇，其中承接上文，按照时间的先后再次罗列了“《左传》所论及有关易学的文献，凡三十四节。今逐节说明其时间的先后及所发生的地点，乃可基本了解卦爻辞的原始意义。”对每一节内容潘先生都没有再次引述，只是以评述为主，非常简略，而且瑕瑜互见，有些论说恐怕并不准确，比如“此见当时重视卜筮，尚未见《周易》有卦爻辞”。^②

2. 易学史中的相关论述

就易学史而言，其对《左传》、《国语》中《周易》解说二十二个实例的研究侧重于概括与梳理，即在从宏观角度阐述春秋时期易学思想的过程中，按照

① 潘雨廷：《易学史发微》，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② 潘雨廷：《易学史丛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5 页。

论说的需要将各个实例分门别类地进行引述,并作出必要的说明。由于研究角度的限定,所以这些著作对于这些解说实例的简明阐发一般也不追求新的观点或角度,主要是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概括——其中的观点或论断可以认作学界的一般观点。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传统儒家“《易经》学”为参照,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所研究的课题,不是研究《周易》本身,亦非从文字训诂方面研究各家对《周易》的注解是否可取,而是研究易学中各流派于《周易》的解释中提出的哲学思想,至于其是否符合《周易》本义,那是无关紧要的”^①。所以朱伯崑先生不认为《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周易》记载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仅仅是不成体系的零散“易说”^②而不是“易学”。

但是在《易学哲学史》第一章“春秋战国时期的易说”第二节“关于《周易》的解说”的第一、第二个小标题里,朱伯崑先生还是分门别类地大致讨论了一遍《左传》、《国语》之中的《周易》应用例子。

第一个小标题“论《周易》中的占筮体例”之下,朱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人“依据《周易》推测人事之吉凶”有三种说法:

(1) 变卦说。

朱伯崑先生在举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大有》䷍之《睽》䷥”两个例子并略加阐述之后,总结:“判断一事之吉凶,主要看变的一爻,并依此爻之象,查阅《周易》中该卦的爻辞,依其爻辞推测事情的后果。”^③这里是针对一爻变的情况进行讨论,所以没有问题。

(2) 取象说。

“此说是以八卦象征各种物象,再用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说明重卦的卦象,以此解说一卦的卦辞和爻辞,论证所占之事的吉凶”。在列举了几个例子之后,朱伯崑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中出现的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进行了统计,并认为“后来所说的八卦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在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前言第11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朱伯崑给出的“易说”定义是:“指《易传》之外,对《周易》的理解或解说。就先秦的文献说,对《周易》的解说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这些解说“是片断的,不是系统地解释《周易》”。(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③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春秋时期的筮法中已经具备。取象说的基本特点是，卦爻辞与卦爻象存在必然的联系，其联系的纽带为所取之物象”。^①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既然“后来所说的八卦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在春秋时期的筮法中已经具备了”，就是说八卦系统已经存在，那么这些解说又为什么还是不成体系的零散“易说”而不是“易学”呢？可见朱先生关于“易说”的立论并不准确。

其次，正如朱先生所说：“卦爻辞与卦爻象存在必然的联系，其联系的纽带为所取之物象。”实际上朱先生的这一番论述已经触及春秋时期《周易》解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看待八卦取象在《周易》解说中的重要地位，如何解释“卦爻辞与卦爻象存在”着的“必然的联系”。但是朱伯崑先生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而这正是本书论说着力之所在。

(3) 取义说。

“此说是以卦名的意义和卦和（此“和”字应改为“的”字——笔者注）德行说明重卦的卦象，以此解说卦爻辞，从而推断所占之事的吉凶”。很明显，朱伯崑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取义说”是与“取象说”并列的一种推测吉凶的方法，即“取义说”不是以“取象说”为基础的——实际上“取义说”可以完全归入“取象说”，这也是本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个小标题“吉凶由人和天道无常说”下的内容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认为《周易》虽然可以推测未来的变化，但人事的吉凶，说到底，取决于人的行为，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质，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吉凶由人说”^②，其间列举了《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解说“元亨利贞”和《左传·昭公十二年》惠伯解说“黄裳，元吉”，以及《左传·僖公十五年》韩简评论占筮、《左传·昭公元年》巫和论蛊卦这四个例子。第二段是“以《周易》为讲天道变化的法则，从自然界的变化和人事兴衰的过程理解《周易》的卦象”，只举出了《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大壮卦的例子，相对而言其论说比较乏力。

整体而言，朱伯崑先生是把《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应用作为“吉凶为鬼神之所赐”的占筮来对待的，论说也比较简略，因为其论述重点是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后：“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③。在这些观点背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③ 同上书，前言第1页。

后,可以看到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学术立场的限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的不予重视。

廖名春:《周易研究史》

就《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而言,廖名春先生的研究比朱伯崑先生前进了一步。

廖先生在《周易研究史》绪论里给出了易学的简明定义:“对《周易》的研究,称之为易学。”^①所以就有了第一章“先秦易学”,而且论定:“先秦是易学研究的奠基阶段。”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先秦时期的各家易说”里,廖先生把前秦时期的很多“易说”^②进行汇总并分为两类:一类是占筮说,一类是义理说。这种分类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第一小节“占筮易说”里,廖先生认为“前秦时期的易占说有三个特点:一是讲变卦,二是以卦爻辞占,三是以卦象占。而筮史们在说《易》时,这三种方法往往是综合运用,融为一体的”^③。这种概括比较恰当,但是对于上述三种方法的关系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在关于变卦的讨论中,廖先生认为“成卦时,变爻和不变爻是一样的,但占时,两者就大不相同”。这里所谓的与“成卦时”相对而言的“占时”似乎是指“解卦时”,这时候需要把“变爻和不变爻”的不同表示方式区分开以查阅对应的卦爻辞。另外,廖先生认为“变卦出现的很早”,并举出了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契数卦象、安阳苗圃北地的殷代数字卦和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楚墓的卦符来证明这一点,可谓立说有据。虽然其中对数字卦的解读很可能不够准确,但并不影响廖先生的基本论证。

廖先生还特别指出“变卦本是指筮得的本卦发生了爻变而生成另一卦(之卦)而言的,但用得久了,就引申为用变卦的形式指某一卦的某一爻”,而且“变卦在先秦以后消失,跟《周易》原有的占法失传是有关系的”^④,这些论断可谓甚有见地,但似乎有必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

在关于卦爻辞占的讨论中,廖先生认为“根据《周易》的文字系统即卦名、卦辞、爻辞、用辞以推断所占之事的吉凶,是先秦时期易占的一种最主要

①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 廖名春先生给出的定义是:“指除《易传》之外散见于先秦各书和各种出土材料上的关于《周易》的说解。”(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这与朱伯崑给出的“易说”定义基本一致。

③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14—19页。

方法”^①，并列有《左传》昭公七年和哀公九年两个筮例为证。这里所谓“最主要方法”和下文的“最为流行”似乎应该作出必要的协调。

在关于象占的讨论中，廖先生认为“从现有文献看，象占在春秋时期最为流行。它的理论基础是八卦取象说。八卦的取象，《说卦》保存得最多，《左传》、《国语》中也不少”，“先秦时期的筮人们，就是根据这些取象去解说卦义、推断吉凶”^②，并举出了《国语·晋语》“遇《乾》※之《否》※”和《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两个例子。廖先生的概括非常准确，可见其功力。廖先生还认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一例解说中有“互体”取象，对此本书将在有关章节之中进行着重讨论。

在第二小节“义理易说”里，廖先生认为“先秦春秋时期的义理易说，经历了疑占说、引证说和以德代占说三个阶段。对占筮的怀疑是义理易说诞生的萌芽，引《周易》论证人事开创了义理派的用易之风，以德代占则属于义理易说的理论归纳，是义理派易学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③

可见，廖名春先生没有对春秋时期《周易》应用二十二例中所涉及的卦象内容进行着重讨论。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廖名春先生所说的“疑占说、引证说和以德代占说三个阶段”似乎是理论上或逻辑上的，因为从《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的时间顺序来看，我们找不到先秦春秋时期义理易说所经历的“疑占说、引证说和以德代占说三个阶段”的明显划分。比如就廖先生所说的疑占说而言，《左传·襄公九年》所追记的“是谓《艮》之《随》”筮例发生在公元前564年，《左传·昭公十二年》“遇《坤》之《比》”筮例发生在公元前530年；反观引证说的六个例子所发生的年代：公元前603年、公元前597年、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41年、公元前513年、公元前510年^④，很明显二者时间区域重合。

最后，正如同孔子的“观其德义”（帛书《要》），根据《左传·宣公六年》“《丰》之《离》”一例中的“无德而贪”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复》之《颐》”一例之中的“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廖先生将其归入“引证说”。从其中内容来看，将以上两个例子归入“以德代占说”似乎更加合适，不知廖先生以为可否？谨以此作为对廖先生精辟论述的一个小小回应。

①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参阅本书附录一《〈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译释》以及其末尾之表格。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

高怀民先生将先秦易学分为三个阶段，即“符号易时期”、“筮术易时期”和“儒门易时期”。在“筮术易的衰微”一节第二个小标题“由《左传》、《国语》中筮例看《周易》之衰”之下，高先生认为“到了春秋时代，从《左传》、《国语》中看到的筮例，是《周易》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人们命筮占断成了徒具形式，占辞吉固佳，如不吉，可取意解说以为吉，甚至如晋献公、崔武子之辈，竟冒凶危以违筮行事，筮术的权威尽失”。高先生进而从三个方面对其观点展开讨论：

甲、以理辩占例，即不听从最初的吉凶断语却通过解说《周易》之理而对吉凶断进行辨别，举出了《国语·晋语》“贞《屯》悔《豫》”和《左传·昭公十二年》“遇《坤》之《比》”两个例子；

乙、就事取卦例，即直接说理而不进行占筮，举出了《左传·宣公六年》、《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三个例子；

丙、违筮例，即“明知所占为凶，故意违抗”，举出了《左传·昭公四年》、《左传·僖公十五年》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三个例子。^①

以上共计八个例子，不到总共二十二个实例的一半，如此论说似乎不够全面，而且高怀民先生对所举之例的解说非常简略，有的甚至完全不进行解说。

不过既然“对于《周易》在西周的盛行情况，无从得知”，^②那么所谓“《左传》、《国语》中筮例给人的感觉是筮术易濒临于崩溃的预兆”也就很难说是客观、准确的概括。既然没有西周时期的易学材料进行有说服力的对比研究，所谓“由《左传》、《国语》中筮例看《周易》之衰”之论似乎也就缺乏依据。

徐芹庭：《易学源流——中国易经学史》

在《易学源流——中国易经学史》第三章“《周易》之完成与周代之易学”的第三节“《周易》理气象数之精义发挥于春秋时代”和第四节“《十翼》之先河”之中，徐芹庭先生随文引述了《左传》、《国语》中《周易》解说二十二个实例。徐先生意在证明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与《十翼》（特别是《说卦》）以及汉代互体之说颇有相通之处，可以为后者之先河，即“由是种种引证，吾人可推定春秋之时十翼之雏形已具。特未有专门排列成书耳”，“由是知在《十翼》完成之先，易学已甚发达，《十翼》之滥觞，其源在此，《十翼》之完成，几已

①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9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呼之欲出”^①。所以他评说简略,点到为止,并没有对这些实例所涉及的卦象进行详细解说和分析。

3. 其他各类专著中的相关论述

杨树达:《周易古义》

在其编著的《周易古义》中^②,杨树达先生把魏晋以前各家论著以及史料中散见的《周易》引用、解说等材料一一罗列出来,其中就包含着《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的二十二个例子。但是杨先生仅仅是把材料挑拣出来以便利后进而已,并没有对所列举的材料进行解说或阐释。

吴前衡:《〈传〉前易学》

在《〈传〉前易学》第二章第九节“筮书《周易》的卦爻辞”里,吴前衡先生着重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并说明《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业已存在及其存在状态,他指出:“《左》、《国》的每个筮案,都有对卦爻辞的解释,使我们知道它们的易学身份,也知道《周易》文本是作为占筮工具的筮书,因而,《左》、《国》筮案也为筮书《周易》卦爻辞的存在状况,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证据。”具体来讲,“现以传世本《周易》为参照,与筮案材料进行比较,分列为三种类型:文字基本相同的;文义相通的;文义悬殊的”^③。这样,“有了对《左》、《国》筮案的考察,有了对孔子所读《周易》的考察,就能比较有把握地断言:筮书《周易》的卦爻辞,同于传世本《周易》。再根据前面对于文本结构要素的讨论,我们就能像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复原古生物型态那样,把筮书《周易》的文本复原出来”。^④

虽然今本《周易》有可能是从西周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版本,但是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与今本还是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关于六九爻题,它直接涉及对爻辞象数根据的不同解读。所以吴先生对所谓“筮书《周易》”进行这样大费周章的文本考察以及讨论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接下来吴先生对每一个筮案材料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都很简略。在最后总结的第五条结论里,吴先生说:“筮案广泛地采用了八卦取象的解释,其取象之法皆同于《说卦》,表明《说卦》之象已是春秋诸国取象解《易》的共同

① 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48页。

② 杨树达:《周易古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196页。

④ 同上书,第207页。

范本。”^①对这一点笔者表示同意。

金景芳：《易论》

对这些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现当代易学家之中似乎是以金景芳先生的否定最为彻底。在《易论》(上)一文中他说：“《左传》、《国语》中很多卜筮的言论，其人皆生于春秋时代。然大部分却是庸俗巫史的胡说，对《易》实无所知，尽可置之不论不议之列。”^②金景芳先生这种彻底否定的态度似乎与其一直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有关：“《周易》一书无异是一个具有先进的哲学内容和落后的卜筮形式的矛盾统一体。”^③按照金景芳先生的这一观点来看，这些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无疑是“落后的”，乃至于是“胡说”，而辩证法则无疑是“先进的”。金先生是史学大家，非常令人尊重，但笔者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些观点。根据笔者的研究，所谓“先进的哲学内容”(或者如金先生所言，称其为辩证法)在所谓“落后的”《左传》、《国语》占筮卦象解说之中也能够体现出来。比如春秋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就体现出了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之中详细展开论说。

此外，金景芳先生对《易传》特别是《说卦》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的论说笔者将在下文相关论述之中予以引述和说明。

吕绍纲：《周易阐微》

吕绍纲先生的《周易阐微》认为：“《左传》、《国语》中有不少关于春秋时代人们用《周易》筮占和引用《周易》的记载。我们研究《周易》，对这些记载应当了解并且有些认识，以加深我们对《周易》的理解，至少避免发生认识上的某些偏差。”吕先生虽然承认这些例子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他仍然基本继承了金景芳先生的学术观点：

一、《周易》这部书具有两重性，既是哲学著作，也是卜筮之书，而主要是哲学著作，卜筮只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二、春秋时代的各国诸侯卿大夫以及《左传》的作者相信《周易》的卜筮真的有灵。心中知道《周易》的卜筮不过是“以神道设教”的一种形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的，只有作《易》的人、作《易传》的孔子以及少数统治阶级上层的人物。三、

①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2 页。

② 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3 页。

③ 同上书，第 453 页，

春秋时代的人用《周易》卜筮，往往不采用《周易》的辞，很多都是根据情况自由发挥。^①

吕绍纲先生还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一步的讨论。比如他说：“这些人心中未见得真的相信《周易》的卜筮灵验，但是他们肯定知道《周易》中有指导人生的哲理在，而且对《易》理体会很深，善于应用《易》理解释实际问题，以增强自己见解的说服力，表明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丝毫没有宗教的气息。”^②其中对这些筮例总算是有了一些肯定的评述。

张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

在《〈左传〉、〈国语〉方术研究》第四章“《左传》、《国语》的筮占”里^③，张瑛先生提出：“《左传》、《国语》的筮例，按照占问的事项，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军国政事、社会生活、生理心理问题。另外，《左传》、《国语》引用《周易》说理或发挥己见的记载比较多见，我们把这类引用单独归为一类。”按照这种分类再继续进行细分，张瑛先生对《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应用实例逐一进行了解说，其间多次引用了杜预注、韦昭注以及孔颖达的疏解。张瑛先生的解说以疏通文意为目标，侧重说明占筮的社会功用，所以其说解远没有高亨先生的解说细致周密。

但是最后，张瑛先生进行了总结：“《左传》、《国语》所记筮例，几乎都是采用卦象来推断吉凶。”这句话非常重要，可谓神来之笔——张瑛先生似乎已经看到了八卦之“卦象”在解卦中的核心地位！笔者的研究其实就是要证明这一点，然后对其进行全面应用。张瑛先生此言可谓契合我心！

以前辈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张瑛先生还对《左传》、《国语》中的八卦“卦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有参考价值。

周山：《解读周易》

周山先生关于《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解说实例的讨论，集中在《解读周易》内篇第二章的第三节“推理的几种基本方法”之中^④。周山先生认为“《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方法，分为以下三种”：一、据象推理；二、据辞推理；三、象、辞结合推理。关于“据象推理”，周先生列举了四个例子；关于“据

① 吕绍纲：《周易阐微》，吉林大学出版1990年版，第51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张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110页。

④ 周山：《解读周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0页。

辞推理”，周先生说一共有“八条”，但是在书中只列举了四个例子，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例子放在这里似乎比较牵强；关于“象、辞结合推理”，周山先生认为数量最多，并列举了三个例子。总体而言，周先生对所列举的实例的分析讨论比较简短，他也没有对“据象推理”与“据辞推理”二者的关系进行全面论述，仅仅是有一些提及。比如在对“据象推理”进行讨论时，周先生指出：“尽管如此，这两次据象推理的结果，与运用相应的卦爻辞作为根据的推理结果，都基本一致。”又比如在对“据辞推理”进行讨论时，周先生指出：“据辞推理倘若完全离开象数，就难免会造成歧义，给决疑带来麻烦。”

可见，周山先生已经隐约指出“据象推理”比“据辞推理”具有更强的解说能力，或者说“据象推理”是更加基本的一种推理方法。实际上，“据象推理”与“据辞推理”的理论关键分别在于“象”与“辞”，即究竟如何理解《周易》中“象”与“辞”二者的关系。那么，在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中“象”究竟能够给“辞”提供怎样的支持与解说呢？这也就是本书所要系统回答的问题。

兰甲云：《周易卦爻辞研究》

在《周易卦爻辞研究》第二章“《周易》文本及其时代”的第二节“论《易》之占筮在先秦时代的应用及其影响”的第二小节“先秦时代《易》之应用”中，在“由《左传》、《国语》所载筮占材料看当时的筮占规则和情况”这一小标题下，兰甲云先生把《左传》、《国语》之中《周易》占筮材料和相关的占卜材料总分三个方面进行分类讨论。第一是“谁筮占的问题”，即“关于谁筮的问题”和“关于谁占的问题”，第二是“什么情况下需要筮”，第三是“如何占断及其如何决策的问题”^①。对于第二个方面，兰甲云先生进一步把《左传》、《国语》中各个“筮占的内容或对象”分为七类，即君位继承问题、战争后果、婚姻利害等，并一一举例。结合实际例子，兰甲云先生对“如何占断及其如何决策的问题”也做了讨论。总体而言，兰甲云先生是把占筮和占卜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并着重对《周易》占筮实际应用中的情况进行简要说明，其间没有涉及卦象以及卦象解说问题。

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

在《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第一章“周易”的第三节“《左传》《国语》筮法解”之中，王锦民先生把二十二条筮例分为三类：“一类为单卦，记四条；二类为遇八，记三条；三类为之卦，记十五条。”这种分类的依据就是

^① 兰甲云：《周易卦爻辞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1页。

看所出现的卦名的表述特征,比较简明。王锦民先生随后把这些实例一一列举并作简要说明^①,其间没有涉及卦象以及卦象解说的问题。

二、关于《周易》卦象新的解说方法

汉代以来,象数易学的很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解说《周易》的方法(或者称之为“解易体例”、易例、《易》例)而展开的。但是实际上,两千年以来对于解说《周易》方法的研究却进展不大,仅仅有少数几个易学学者难能可贵地对某些易例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古今大多数易学学者在解说《周易》时还是因袭旧例地以“乘”、“承”、“比”、“应”等爻象爻位解说方法为主。虽然这些有关爻象爻位以及卦变等解说方法对很多爻辞的解说不能够令人满意,虽然这些解说方法无论是在理论根据方面还是在使用范围、互相兼容方面都从来没有能够说得清楚,但易学家们特别是其中的经学家们还是宁愿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自己使用这些方法不够纯熟,或者是圣人之言幽深古奥需要慢慢揣摩,所以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这些解说方法的正确和完备而很少有人去寻找解说《周易》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也就使得古今易学著作虽然具体辞句解说人言人殊、皆有发挥,但在解说方法上却趋于雷同,以至于墨守陈规、代代因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义理学派以及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我们只要根据个人的需要、理解和体会把《周易》之中取之不尽的“微言大义”充分阐发出来就足够了,完全不必去理会作为义理阐发基础的《周易》解说方法的缺欠和不足,这样一来也就根本没有去寻找《周易》解说新方法的必要了。所以如果我们 21 世纪的学人仍然像过去的经学家那样把《彖》、《象》以及汉代各种解易体例都认作是天经地义,认定其完全符合《周易》本身,那也根本不会有任何解说《周易》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古今易学之中有些学者关注《周易》解说方法问题,对解说《周易》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行了尝试。他们的研究虽不完美,但也足以裨益继进。限于学识,这里仅列举几家立论较为鲜明者,试概述之。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蕴》

元代学者陈应润着力对《周易》的爻变加以阐发,认为:“易之诸爻皆以变动取义”,爻题中“六”、“九”取自“卜筮之法: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则不变;

^① 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30 页。

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则变。”那么如何解释每一句爻辞呢？他认为“只观本卦卦象、卦义、彖辞、文言，不必重观爻辞”^①，即解说爻辞以本卦卦意为基准，不认为一卦之中爻与爻之间、爻辞与爻辞之间有直接关联，因为“惟一爻之变则生它卦一爻之象”；具体来讲就是“爻象之变已著于本卦爻辞之下，不必旁看其他爻辞。”譬如解释“潜龙勿用”，他说：“此乾之初爻变姤之象也”，因为姤卦卦辞有“姤：女壮，毋用取女”，所以他认为“亦著毋用之义”。总之，其书以爻变为基本原则贯穿始终，“六爻变动，变而为三百八十有四爻”，确信“爻之变，卦之所由生也。非爻之变，不能见乾坤之蕴”。

可以说，陈应润已经基本破除了爻象爻位之说的根基，还一一列举了三百八十六条爻辞所对应的本卦与之卦，殊为难得。但是其解说仍然在参照《象》、《彖》，以义理阐发为主旨，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还是无可避免地继续使用爻象的具体解说方法，最终也就不可能对《周易》的八卦卦象根基进行研究。

温少峰：《周易八卦释象》

如果在究其本原的意义上研究《周易》，即追问《周易》究竟是什么，那就必须以春秋时期的《周易》八卦卦象作为突破口——因为有这么相同的认识，所以在展开研究的开端上，温少峰先生的研究思路与笔者的研究思路非常接近。温少峰先生把自己的研究路径讲述得非常清楚，这里不妨引录一下：

“设卦、观象、系辞”，是《周易》的基本方法和体例。而“由卦取象”以说《易》的方法，却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致说来，《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春秋时人讲《周易》，主要是讲卦象，即就一个卦的整体来取象。而在战国时期《易传》的作者们除了讲卦象之外，还开始用爻象、爻数来说《易》。到了汉代的易学家们，更创为互体、爻辰、变卦等方法来说《易》了。可以说，最初的“设卦观象”是整体的、直观的、形象的成分多，越往后世发展，取象的方法就越成为分析的、曲折的和抽象的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周易》制作时取象的方法，必与春秋时期通行的取象的方法相近。因为春秋时期距《周易》制作时期最接近。

那么，《周易》的作者在制作《周易》时，是如何“设卦取象”的？朱熹说：“《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大卜之官，顾今不

^①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可复考。”(《易象说》)又说:“圣人分明是见有这象,方就上面说出来。”(《语类》卷七十)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①

在解决这个“相当困难的课题”的时候,温少峰先生却又回到了汉代易学寻找“逸象”的老路上:“首明每一卦在《周易》卦爻辞中共有哪些象(八卦卦象——笔者注),然后解释此象由何而生。以各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之引申诸象为目,分章分节叙述讨论,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系统。”^②所以全书按照“《乾》卦释象”、“《坤》卦释象”、“《震》卦释象”、“《艮》卦释象”、“《坎》卦释象”、“《离》卦释象”、“《巽》卦释象”、“《兑》卦释象”的顺序逐一列举说明其数个基本物象以及各个引申诸象,最后另有“《周易》八卦释象详目”备查。这样做下来的结果比汉代易学有所进步,但是进展比较有限。

潘雨廷:《二篇取象》

《周易表解》是潘雨廷先生“在生前得到确认出版的唯一一部书稿”,此书在2004年4月的新1版中所增添的附录一《二篇取象》是其弟子张文江先生“从遗稿中搜拾而得”。正如张先生所言:“《二篇取象》关涉《周易》象学,对研究《周易》文本有极大助益,若深入研读,有字字珠玑之感。”^③初读此文,即发相见恨晚之慨。

《二篇取象》是“以单字为主”^④解说《周易》,即针对于卦爻辞之中的重要单字按照其出现的先后顺序逐一解说其来由,特别是阐述其八卦卦象根据——从这一点来说潘先生的研究与温少峰先生的《周易八卦释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加优胜:简明、直接地对《周易》文本进行解说。似乎因为是这未竟之稿,所以其体例间有不全,但仍然精见迭出,足资借鉴。此诚为后学之幸也!

朱兴国:《三易通义》

“得时者王,失时者休。《周易》正是按照八卦四时休王之理来推断吉凶!”^⑤在没有前期讨论和必要检验的情况下,朱兴国先生引入隋代萧吉编写的《五行大义·三者论四时休王》之中的“八卦休王”理论,认为这就是《周

① 温少峰:《周易八卦释象》,巴蜀书社2005年版,前言第8—9页。

② 同上书,前言第15页。

③ 潘雨廷:《周易表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④ 同上书,第272页。

⑤ 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易》的构成原理，并以此解说《周易》全文。这恐怕就有“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的嫌疑了。

所谓“八卦休王”就是后天顺序的八卦按照四立、二分、二至八个节气来做兴衰循环，即

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废，坎休。
春分震王，巽相，离胎，坤没，兑死，乾囚，坎废，艮休。
立夏巽王，离相，坤胎，兑没，乾死，坎囚，艮废，震休。
夏至离王，坤相，兑胎，乾没，坎死，艮囚，震废，巽休。
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秋分兑王，乾相，坎胎，艮没，震死，巽囚，离废，坤休。
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冬至坎王，艮相，震胎，巽没，离死，坤囚，兑废，乾休。

朱兴国先生认为：“在六十四重卦中，上卦代表着时节，上卦得其时，处于盛旺状态。上卦所处的时态决定着下卦的运动态势，视下卦的运动态势来推断吉凶。大体而言，运逢王、相则吉，运逢胎、没、死、囚、废、休则凶。”这样的论断就显得比较草率，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讨论。比如说，为什么一定是以上卦为当令为王，而不是下卦？为什么是上卦决定下卦的运动状态，难道没有可能是第三卦为当令为王吗？等等。

在随后所举出的例子之中，朱先生认为谦卦是坤上艮下，那么根据“八卦休王”的规律是坤王艮死，“其运逢死”，所以谦卦的卦辞中有“君子有终”。这种论证似嫌牵强，难道这里的“有终”就是“死”的意思吗？以在卦爻辞中反复出现的断语“凶”来对应下卦“其运逢死”不是更加合适吗？

同样的，朱先生所举的第二个例子之中，剥卦是艮上坤下，那么根据“八卦休王”的规律是艮王坤死，其运逢死，所以剥卦的卦辞中有“不利有攸往”。这种解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朱先生所举的第三个例子是井卦，经卦坎上巽下，那么根据“八卦休王”的规律是坎王则巽没，其运逢没，凶，所以谦卦的卦辞中有“羸其瓶”，言此占之凶。这个例子则基本可以说得通。

朱先生认为：“八卦休王之理是《周易》运行的内在机制，八卦休王之理左右着对象数的选择与应用。象数本身并不表示吉凶。《周易》是先以八卦休王之理推断吉凶，然后再煞费苦心托意于卦象而言之。”可以看出，朱先生是在探寻一种解读《周易》经文的全新方法，而这种方法也就是《周易》文本

的制作方法——这种思路很有价值。但是朱先生寻找这种方法的时候不是从《周易》文本本身出发,也不是从易学史的考察着手,而是把《五行大义》之中的“八卦休王”理论直接照搬过来套用在《周易》解说之中。按照这种思路来研究《周易》恐怕就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了。

对于不适于用“八卦休王”理论来解说的卦辞,朱先生就不得不引入第二种解说方法:“除了以八卦休王之理推断吉凶,《周易》偶尔还单纯依据卦象之义断吉凶。”虽然朱先生认定“依卦象之义断吉凶仅为少数,据八卦休王之理推断吉凶为绝大多数”,“总体而言,《周易》是按照八卦休王之理架构而成的”^①,但是无论是朱先生的论证过程还是这种方法在《周易》经文解读中的全面应用,都很难使人信从这一点。在使用“八卦休王”之理解读《周易》文本的过程中,朱先生还刻意改变了一些爻辞的顺序,这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败笔了。这也恰恰从侧面说明了其解说方法的谬误和牵强。

整体而言,朱兴国先生对《周易》卦象解说方法的探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其努力方向也是象数易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即使朱先生所发现的解说方法看起来并不能够与《周易》文本相契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对于《周易》变爻或变卦过程的把握非常准确,堪称独具慧眼。

卢泰:《周易筮解》

根据其独到的研究,卢泰先生认为,大衍筮法不是《周易》的本原筮法,而叁伍筮法才是《周易》的本原筮法;而他所谓的叁伍筮法的主要内容是应用上下两个八卦盘式结构进行筮占,并以此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一一进行了解说。此外,卢先生还对易学研究之中的很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其见解难能可贵。^②

卢泰先生的研究虽然名为筮法研究,即研究《周易》成卦之法,其实质内容却可以看作是对《周易》解卦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因为《周易》成卦的方法很多,也可以不需要非常深奥的易学理论,比如金钱课,但是解卦即卦象解说却往往要把八卦卦象解说清楚。在解卦的过程中,说明卦辞和爻辞的卦象根据是不可回避的核心理论问题,这需要非常深入的卦象研究才有可能解决。卢泰先生所进行的八卦盘式研究,对于《周易》文本的八卦卦象解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① 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版,前言第1—3页。

② 卢泰:《周易筮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当然,所谓“解说《周易》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只是相对于传统的既定解易体例而言,新方法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易学研究而无父无母、无根无据。我们不妨假设有一种《周易》解说“新”方法,同时它又是最古老的解易方法,只不过它一直隐藏在孔子、《易传》以及汉代易学这些纷纭杂沓的种种解说背后,如果我们想要看清它就必须上溯春秋时期,开展追根溯源的研究。

现在让我们回到《左传》、《国语》中关于《周易》的记载中去,再次认真地聆听春秋时期史官和诸大夫们的《周易》解说。

乙、“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期 《周易》卦象的首要解说方法^①

为了便于展开讨论,有几个前提首先需要澄清:

(1)《左传》、《国语》是可靠的历史典籍。即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所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明确地记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虽然依照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左传》、《国语》中的有些记载可谓荒诞奇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观照历史的真实。

(2)因此,《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是春秋时期《周易》使用情况的翔实记录,真切地反映了春秋时候人们对《周易》的理解和解说。作为春秋时期关于《周易》的可靠记载,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虽然礼坏乐崩,但是礼制尚存,《左传》、《国语》所记载的二十二条《周易》应用实例无疑可以看作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占筮制度和实际应用的一个样本群体,而其中所展示的《周易》卦象解说无疑具有学理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所以,无论我们怎样理解《周易》占筮,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周易》占筮的灵验,《左传》、《国语》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中所展现出来的《周易》卦象解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卦象解说,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4)由于春秋诸国直接承接了西周礼乐文明,所以这些卦象解说方法应该就是西周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方法,而且这种解说方法与《周易》的文本应该是一体的。

^① “首要”一词有两重含义:摆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057 页。

(5) 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作为反证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周文王以及周公旦很可能就是按照这样的卦象解说方法来对《周易》文本进行编纂和创作的。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条是本书展开讨论的前提和基础,而第四、第五条是本书论述自然而然的推论。

在这二十二条《周易》应用实例之中有十五条涉及卦象解说,它们是春秋时代人们解说《周易》卦象的第一手材料,是解说卦象与卦名、卦辞、爻辞之间必然关联的最佳范例。在这些《周易》应用的记载中,我们确实能够找到春秋时代人们解说《周易》卦象的主要方法,而本章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对这十五个例子逐一进行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阐发,把这种方法完整、准确地提炼出来,并对其操作步骤与唯一性做一番梳理和澄清。

一、“八卦取象”的含义及其基本应用

为了便于对《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卦象解说实例进行分析与讨论,首先要对“象”、“八卦之象”、“八卦取象”这几个最基本的概念进行定义。本节将对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进行必要的说明,并对“八卦取象”这一基本的卦象解说方法在古今易学之中的基本应用情况进行概述。

1. 关于 象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即有物然后有象,成象然后有滋生繁衍,滋生繁衍然后有数^①。而什么是物呢?用现在的话讲,“物”就是东西,或者说是事物。^②

按照这种理解,一个事物只要产生,就有“象”相伴而生。所以,按照《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判别,所谓“象”,是事物的形而上的性质,是在形而上的整体性的“道”的涵盖之下的个体性质或局部性质。可以说,“象”是中国古人对事物本质的独特把握。我们看到的有形的“物”都是形而下的“器”的存在,而“象”则是形而上的,是无形的,一

① 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7 页。

② 参见《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01 页。把“物”解释为“事物”似乎发生了概念内涵的某种扩大。但是“事”可以理解为“物”之间所发生的作用或发生作用的过程,其基础仍然是“物”这一概念,所以这种解释也是可以的。下文会提及,相应的,“象”也有意象和物象的两种取象,可以比照。

般用肉眼看不到。因此中国人一般是以八卦符号来把握“象”，并把“象”总称之为阴阳。

2. 关于八卦之象

八卦之象(或者简称“八卦”)是根据阴阳二气的八种不同配比关系来把握事物的“象”的方法。八卦符号系统是对这八种阴阳配比关系之“象”的符号表述。自古流传是伏羲画八卦,那么这就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八卦来表述“象”了。

比如《国语·周语》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对地震是这样解释的:“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八卦之中震卦☳的符号是一阳画在下,两个阴画在上,正是阳气潜伏在下为阴气所压制,以至于阳气不能升起、阴气不能蒸腾的态势,这就要震动,即发生地震。在这里伯阳父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震卦符号,但是实际上他却对阴阳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知和领悟,已经牢牢地把握住地震之“象”了。

3. 关于八卦取象

有事物存在就一定有“象”,要更好地把握事物及其发展变化,就一定要把握住事物之“象”,所以要通过八卦卦象来刻画和描摹事物之“象”。八卦卦象是八种不同的“象”,其中每一种“象”既可以代表“物”——静态的“象”,即“物象”,也可以代表“意”——动态的“象”,即“意象”。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一系列关系表达式:

象 \longleftrightarrow 卦象 \longleftrightarrow 取象为“意”或取象为“物” \longleftrightarrow 意象(各种动作、各种状态)或物象(各种物体、各种动物、各种人)

这里把八卦取象分为了“意象”与“物象”两类。值得注意的是,“象”具有时空一体性,所以八卦之象既可以表示时间(季节),也可以表示空间(方位)。

八卦取象在《说卦》之中得到了系统和全面的说明,《说卦》也就成为用“八卦取象”解说《周易》的渊薮。

4. 八卦取象在《周易》解说中的基本应用

在易学史上,至少从《易传》开始,“八卦取象”就与《周易》解说密不可分。这一点,在《彖》和《大象》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大象》中有“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在乾卦取象为天 and 坤卦取象为地的基础上的解释发挥，而《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也是如此。《象》、《彖》二传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对每一卦的卦象都运用了最基本的八卦取象来解释。为此高亨先生专门作有《〈彖传〉〈象传〉中之卦象备查表》^①。总体而言，根据《彖》和《大象》之中的卦象解说，可以得到下面这一系列关系表达式：

下、上两个八卦卦象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卦象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的卦名、卦意
(卦义)、卦德(君子之德)

在汉代象数易学之中，八卦取象也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在对卦辞和爻辞的解说之中。但是在解说爻辞之象的具体过程中，八卦取象应用很少，往往是被作为爻象、爻位等解说方法的补充，使用起来非常零散，远远谈不上系统和全面。所以就整体而言，针对于目前既有的《周易》卦象解说，古今易学学者完全、彻底地使用“八卦取象”的方法解说了

- (1) 六十四卦卦象；
- (2) 六十四卦的卦名、卦意(卦义)、卦德(君子之德)；
- 古今易学学者局部、零散地使用“八卦取象”的方法解说了
- (3) 六十四卦的卦辞。
- (4) 三百八十六条爻辞。

那么，在春秋时期，在《周易》文本各个部分的解说之中，“八卦取象”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又具有怎样的作用呢？或者说春秋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究竟是不是像后人理解的那样居于次要地位、发挥局部作用呢？在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六条爻辞的卦象解说之中这种方法还有可以发掘的余地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吗？

就此，本书下一节将进行深入讨论。

二、八卦取象是《周易》爻辞的解说根据

在《左传》、《国语》十五条《周易》卦象解说的实例之中，最为典型的是六条解说记录。下面以高亨先生的研究为主要参照，试对这六条记录逐一进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 1978 年版，第 25—30 页。

行解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八卦取象”这一解说方法的不可替代的广泛应用,我们在以下的讨论分析之中不得不反复借助于《说卦》中八卦取象实例来对原始材料之中的八卦取象推理过程进行说明。究其根源,《说卦》是对“八卦取象”进行系统说明的唯一经典文本,堪称“八卦取象”的渊藪而绝不可以回避。对于《说卦》文本本身我们将在下一章之中专门进行详细阐释。

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源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司空季子认为吉利。他首先引用《周易》卦辞,因为屯卦和豫卦这两卦的卦辞都有“利建侯”,所以他从命占而占应的角度来说明“利建侯”就是最为直接的占筮结果,这预示着必然得到晋国。接下来司空季子就开始详细解说卦象。屯卦震下坎上,豫卦坤下震上,所以《屯》之《豫》的卦象是:

☵坎→☳震

☳震→☷坤

震是车^①,坎是水^②,坤是土^③。屯卦卦意是“厚”,豫卦卦意是“乐”。屯与豫的卦象是:下卦上卦都震,震是车,所以有“车”往来内外上下,即“车班

① 《说卦》中没有“震为车”,但有“震为足”,可通。

② 见于《说卦》。

③ 《说卦》有“坤为地”,所以坤亦为土。

外内”；震为“训”^①，坤为顺^②，顺于训导，所以是“顺以训之”；坎是水，为泉为源，有泉源以资利用，即“泉源以资之”；坤是土，土为厚^③，是“土厚”；豫是“乐”，坤是土，为土地所产之“实”，所以是“乐其实”。司空季子感叹：真是不意味着拥有晋国，还有什么配得上这种卦象的呢？

他又进一步来详细讲解。就屯卦而言，震，是雷^④，是车。坎，是劳^⑤，是水，是众^⑥。内卦为主，内卦震，有“雷与车”，而外卦为尚，外卦为坎，有“水与众”。震为车为武，坎为众坤为顺，文也。文武兼备具，“厚之至也”，所以这一卦才叫作“屯”。屯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上下卦之中是以下卦为主，这样来看，屯卦的下卦是震，为雷，为长，所以说是“元”。屯卦的上卦是坎，坎为众为顺，为嘉，所以是“亨”。屯卦的内卦震为雷，帝居其位^⑦，所以说是“利贞”^⑧。震为车向上，坎为水向下，一定成为“伯”爵。小事情不成功，是因为外卦坎为陷^⑨，“壅”而不通的缘故。所以说“勿用有攸往”，但这只是针对于指一个人行动的情况而言。众人顺从而且震下为武力威武，所以说“利建侯”。坤，为母。震，为长男^⑩。“母老子强”，即母亲衰老而儿子强壮，“乐”也，所以说是“豫”。豫卦的卦辞有“利建侯行师”。坤为居，为乐^⑪，震为出^⑫，为威^⑬，所以是“居乐出威”。正是从卦象上来看，屯卦和豫卦都是预示着获得国家的吉卦。

仔细对照，屯卦卦象是“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所以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

-
- ① 《说卦》有“帝出乎震”，“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震，动也”，所以震可以取象为“训”，接近现今所谓的发动群众、号召群众。
- ② 《说卦》有“坤，顺也”，所以坤可以取象为“顺”。但从下文的“众顺文也”、“众而顺，嘉也”来看，坎在上卦，也可以为“顺”。
- ③ 屯也是“厚”，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在这里还是以坤为地为土而取象为“厚”较为恰当。
- ④ 《说卦》有“震为雷”。
- ⑤ 《说卦》有“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
- ⑥ 《说卦》有坤“为众”，坎取象为众则没有出现。可见《左传》、《国语》中的卦象解说与《说卦》并不完全一致。鉴于八卦取象的多样性，这里应该以《国语》和《左传》中的解说为准。因为下文中的例二：《左传·宣公十二年》“《师》之《临》”也出现了“坎为众”的取象例子，而《说卦》所说的坤“为众”则从来没有在《左传》、《国语》的筮例解说之中出现过。
- ⑦ 《说卦》有“帝出乎震”。
- ⑧ 此处以八卦卦象解说“元亨，利贞”，很可能这就是春秋时期“元亨，利贞”的解说通例。
- ⑨ 《说卦》有“坎，陷也”。
- ⑩ 《说卦》有“坤为地，为母”，“坤地也，故称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为长子”。
- ⑪ 《说卦》有坤为顺，所以为安，为“居”，为“乐”。而《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有“足居之”，是以下卦的震变成坤，而以坤取象为“居”。
- ⑫ 《说卦》有“震，动也”，为“出”。
- ⑬ 震为车，为武，为“威”。

利建侯。”豫卦卦象是“母老子强，故曰‘豫’”，所以豫卦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可见，屯卦卦象、卦辞和豫卦卦象、卦辞都分别是以屯卦和豫卦的八卦卦象（震、坎、坤、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具体取象作为直接依据和最终来源的，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泛泛空谈。这里司空季子使用八卦取象全面解释了本卦卦象、之卦卦象、本卦卦辞，解释得非常完整，而对之卦卦辞则解说了一部分，即“利建侯”，仅仅是对“行师”二字的八卦取象根据没有直接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本卦是屯卦，初爻由阳变阴，第四爻由阴变阳，第五爻由阳变阴，这才变成了《豫》卦。这样是三爻变，就与一爻变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因为这在《周易》文本里是找不到所对应的爻辞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司空季子对屯卦和豫卦的八卦卦象分析讨论已经完全代替了爻辞的功能，这间接说明：本卦和之卦的八卦卦象是爻辞的直接根据和最终来源。

“司空季子的议论，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支持其观点的核心无非是震、坎、坤三经卦的卦象和卦义”^①。就司空季子在解释时所使用的方法而言，他始终紧紧围绕着屯卦和豫卦的下卦和上卦进行讨论——屯卦下震上坎，豫卦下坤上震，所运用的八卦取象主要是《说卦》里震、坎、坤的基本含义，而这些八卦取象就是屯卦和豫卦卦辞的根据和来源。所以这个例子很典型。

在这个例子里，使用的八卦取象（包括意象与物象）有：

坤：土，厚，乐，实，母，老，居。

坎：水，顺，训，泉源，资，劳，众，文，嘉，下，壅。

震：车，班，雷，武，长，上，威，长男，子，强，出。

有些“象”，比如“内”、“外”、“配”，这是由上下卦的位置所决定的取象，并不是由八卦卦象本身而生发出来的，所以不应该把它们当作八卦取象，虽然它们在解说中会反复出现。

在这个例子里，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主要是意象）有：

屯：厚，伯。

豫：乐。

例二：《左传·宣公十二年》“《师》䷆之《临》䷒”

夏六月，晋师救郑。……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

^①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92 页。

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在这里晋国知庄子(荀首)引用《周易》说明彘子(先穀)违反军队纪律必然导致战争失败而招祸。他举出《周易》的《师》之《临》，即师卦初六爻辞来说明这一问题。师卦是坎下坤上，临卦是兑下坤上，《师》之《临》的卦象是

䷁ 坤 ䷁ 坤

䷁ 坎 → ䷁ 兑

师卦的初爻由阴变阳，即师卦的下卦由坎变兑。坎为众(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中也有：“坎，众也。”可以参照)，兑为少女^①，为“弱”，所以坎变兑是“众散为弱”^②。《说卦》有“坎为水”，所以坎又为“川”。《说卦》有“兑为泽”。因此，坎变为兑又是川变为泽之象，所以是“川壅为泽”^③。“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师卦坎下变为兑下是“否臧”^④。坎为“律”^⑤，兑为“竭”，所以是“且律竭也。”坎为“盈”，为“天”^⑥，兑为“竭”，为“不整”，所以坎变兑又是“盈而以竭，天且不整”。军队没有纪律，势必众散为弱，正如川壅为泽，所谓“师出以律，否臧，凶”^⑦，就是由于有这样卦象才得出来的。进一步就临卦的卦象来讲，临卦是兑下坤上，即上地下泽。泽在地下，其水不流，所以说：“不行之谓临。”

由此可见，知庄子根据师卦和临卦的卦名、卦象，特别是八卦卦象坎到兑的这一变换来解释《师》卦初六爻辞，而根据上文例一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师卦和临卦的卦名、卦象也是从其八卦卦象(坎、坤、兑、坤)取象得出的。这样一来，这一句爻辞之中的“师”或“师出”也就是从坎、坤取象而出。所以我们可以说，“师出以律，否臧，凶”这条爻辞完全是根据师卦、临卦的八卦卦象(坎、坤、兑、坤)特别是坎到兑之间的变换而得出的。

① 《说卦》有“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为泽、为少女”。

② 这里是以兑为“散”。对应的，坎为“众”，则有集中的意象。

③ 这里是以兑为“壅”。对应的，《说卦》有坎“为通”，则有通畅的意象。

④ 臧，善。“否臧”，不善。否，隔绝不通，这里似通“不”。所谓“执事顺成”是指做事依据法律、按照规矩，所以是“臧”。反过来，违反法律、不按照规矩来行事就是“逆”，为“否”，是不善(参阅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页)。就卦象而言，这里的“否臧”不是仅仅根据由坎到兑之间的变换而得出的，更不应该把“否”、“臧”与坎、兑直接对应起来。准确讲，“否臧”是针对于《师》之《临》这一卦象变换的“整体取象”，即师卦的坎下变为兑下是“否臧”。当然，说“否臧”是偏重于“事理”的总结或判断似乎也并无不可。

⑤ 《说卦》有坎“为矫輮、为弓轮”，有约束、制约之意，与“律”相通。

⑥ 盈是“满”，天是“盛”，所以坎为盈，为天。《尚书·禹贡》有“厥草惟天”，《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其草惟天，其木惟乔”。《左传·庄公十年》有“彼竭我盈，故克之。”可见春秋时期已经把“竭”与“盈”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来考量了。

⑦ 这句爻辞的解说是：军队出征依照纪律，(军纪)不善，凶灾。

这也是一个关于春秋时候《周易》卦象解说方法的典型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使用的八卦取象(包括意象与物象)有:

坤:无。

坎:众,川,律,盈,天。

兑:散,弱,壅,泽,竭,不整。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师:师。

临:不行。

例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大有》䷍之《睽》䷥”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飧,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大有》之《睽》对应着大有卦的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大有卦乾下离上,睽卦兑下离上,其卦象是:

䷢ 离 ䷢ 离

䷢ 乾 → ䷢ 兑

卜偃首先根据大有卦九三爻辞中的“公用亨于天子”一句,认为这是战胜狄兵,周王请晋文公赴宴的大吉之卦!接着又讲卦象,《说卦》有“乾为天”,“兑为泽”,“离为火,为日”,所以《大有》离下的乾变为《睽》离下的兑,就是天变为泽以迎接太阳,即“天为泽以当日。”《说卦》有乾“为君”,所以乾为“天子”;《说卦》有“离为日”,所以日为“公”侯;《说卦》有“兑,说(悦)也”,所以是取悦、接待,即“降心”、“逆”。这样看来,《大有》离下的乾变为《睽》离下的兑,就是天子屈心下意来接待公侯,所以是“天子降心以逆公”。

就解说方法而言,卜偃就是在讲解《大有》之《睽》的八卦取象。在四个八卦卦象(乾、离、兑、离)之中,乾变为兑无疑是关键。这四个八卦卦象在爻辞之中被表述为“公用亨于天子”,而用卜偃的话来讲这是“天子降心以逆公”,虽然讲法不同,含义也稍有差异,但二者有着共同的基本意义,因为二者根据的是同一套八卦卦象,即:“天为泽以当日”。反过来讲,正是因为《大有》之《睽》有这样四个八卦卦象(乾、离、兑、离),所以才是“天为泽以当日”,是“公用亨于天子”,是“天子降心以逆公”,以至于第四种、第五种说法等等,

这些都是以同一套八卦卦象为依据而得出来的取象譬喻。

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包括意象与物象)有：

离：公，日。

乾：天子，天。

兑：亨，泽，降心，逆。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则是：

大有：无。

睽：无。

例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顓孙奔齐。……齐侯使敬仲为卿。……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在这里，周史首先引用观卦的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作为论断，然后解说这一论断，根据卦象来说明爻辞，从而证实他的论断。观卦的上卦是巽，下卦是坤。否卦的上卦是乾，下卦是坤。《观》之《否》的卦象是：

䷓巽→䷋乾

䷋坤 ䷋坤

《说卦》有“坤为地”，所以这里周史说：“坤，土也。”而“巽，风也。乾，天也”，这都是《说卦》里巽、离的基本取象。《观》变为《否》，是土上的风变为土上的天，所以说：“风为天于土上。”《说卦》里面有：“巽为高。”坤上有巽有乾，是土地高而又高之象，这土就应该是山，所以说：“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山有木材出产，所以是“有山之材”。乾为天，天有日月星辰，所以可以取象为“光”，为“照”。观卦和否卦的下卦为坤，“坤为地”，为“居”。所以是“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周史说这也就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为什么呢？“观国之光”，他在上文已经解释过，那么为什么是“利用宾

于王”呢？周史又进行了解释：因为从卦象上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就是“利用宾于王。”

至于“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是具体如何八卦取象而来的，周史没有细说。这里试着作出如下分析。

简单讲，乾为天，坤为地，否卦乾上坤下，所以就是“天地之美具焉”。

详细来讲，“庭实”是古代觐见的礼品，这似乎是从坤为“实”^①引申出来的取象，坤也是下文“地之美”的取象来源。“旅”是陈列^②。“百”是多，似乎可以从《说卦》中巽“为近利市三倍”的取象引申而出，也可以从乾为群的取象引申而出。“旅百”是（礼品）陈列很多。“旅”和下文的“奉”似乎都可以由《说卦》中巽“为人”的取象引申而出。《说卦》有乾“为玉”，坤“为布”，布帛相对而言，所以乾可以取象为“帛”，^③所以乾取象为“玉帛”，为“天之美”。

最后周史又观卦的卦名含义来讲，“犹有观焉”，即“观”有观望将来之意，所以周史认为敬仲的后代将要得志：“其在后乎？”他又从观卦和否卦的卦象来讲，风在土上是“风行而著于土”^④，认为敬仲的后代将在别国得志：“其在异国乎？”他又从否卦的卦象来讲，否卦的下卦坤为山，在天之下，必为高山大岳，所以有“山岳”之象，而姜姓是大岳之后，把否卦的山岳之象与姜姓的始祖大岳联系起来，从而认为敬仲的后代将在姜姓的国家得志：“若在异国，必在姜姓也”。

可以说，周史从观之否的卦象之中解说出了关于敬仲这个小孩子、关于陈国未来的很多信息，这些论说真切与否我们暂时都不讨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周史以观之否的八卦卦象（坤、巽、坤、乾）为依据，即以“风为天于土上”为基本取象，完整地解说了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其中所使用的仍然是基本的坤、巽、坤、乾四个八卦的取象。所以，以例一为根据我们可以把观卦的卦名、卦象、卦意都归结为由八卦卦象取象而出，即这句爻辞之中的“观”字也是由八卦卦象取象而出，那么观卦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

① 《说卦》有坤“为地”，地有果实之产，所以可以取象为“实”。坤为地，有承载之意，似乎也可以取象为“庭”。但是严格讲，这里的“庭实”不应该分为“庭”和“实”来讲解，而应该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由坤来取象。

② 参见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朱伯崑先生也持此说，见《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旅，也可以解释为旅下土，参阅附录一之中的相关注释。但是这样一来，所谓“旅”的八卦取象似乎就可以不必追究，而以“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作为否卦的整体取象即可。

③ 尚秉和先生以《说卦》有坤“为布”，则以坤“为帛”，且以“坤为众，为百”（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高亨先生在其讲解之中则没有把“帛”的卦象根据讲得很明确（同上书，第141—142页）。

④ 这里似乎是以乾为健为“行”，以坤为土为“著”——“著”，处于，定于，与坤取象为“居”类似。

于王”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八卦卦象之中解说而出，这一点就是确定无疑的。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坤：土，山，材，居，国，庭实，地之美，著，山岳，姜。

巽：风，旅，百，奉，衰。

乾：天，照，光，玉，帛，天之美，行，昌。

所谓“山岳则配天”，这里的“配”是就下卦与上卦的搭配而言，不是从八卦卦象之中取象而出的。“配”字的这种用法在其他例子中还会反复出现。

在这个例子里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观：犹有，在后。

否：天地之美。

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鲁国叔孙庄叔（名得臣）在他的次子叔孙穆子（名豹）初生的时候，占了一卦，遇到明夷卦，初爻由阳变阴，变成谦卦，其卦象是：

䷁坤 ䷁坤

䷄离→䷌艮

《说卦》有“离为火，为日”，“坤为地”，明夷卦是离在坤下，有日出于地之象，所以说：“《明夷》，日也。”

“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春秋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分成十个等级，即“十位”：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①。其中，王是最高级，公是第二级，卿是第三级，所以卜楚丘说：“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

^① 见《左传·昭公七年》。

卿。”卜楚丘接着把人的“十位”和日的“十时”配起来，所以说十时“亦当十位”。杜预《左传》注有：“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昃（孔疏：“谓蹉跌而下也。”）为台。隅中（孔疏：“隅谓东南隅也。”）日出，阙不在等，尊王公，旷其位。”“旦日”（日初出时）的太阳比“日中”和“食日”低，居第三位，因此以第三级的大夫配“旦日”，所以说：“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①

根据以上的匹配方法，明夷卦变为谦卦，即明夷卦的下卦离日变为谦卦的下卦艮山，象征太阳初升被山遮住，没有大放光明，是“旦日”之象，所以说：“《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旦日”与大夫相配，从而认为穆子将继承庄叔的爵位，做大夫，奉叔孙氏的祭祀。所以说：“为子祀。”

卜楚丘又进一步从卦象角度来讲解这句爻辞。《说卦》：“离为雉。”所以明夷卦的离可以取象为雉，为“鸟”，为“飞”，所以“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但是《明夷》的日是“旦日”，尚未大放光明，因而《明夷》的鸟也是低垂双翼不能展翅翱翔的，所以他解释爻辞说：“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明夷》为日，《明夷》之《谦》则“象日之动”。日可以比做君子，把太阳的运行比做君子的行为，即离取象为“君子”，为“行”^②，因而解释爻辞说：“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明夷》的日是“旦日”，居第三位，没有升到“食日”即吃早饭的时间，所以有“不食”之象，因而是“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③，离变为艮有“火焚山，山败”之象。在人事方面取象，离为“言”，败坏人的言语是谗言，所以爻辞有“有攸往，主人有言”，而且“言必谗也”。这里的“主”似乎是依据离所处的下卦位置取象而来。

有谗言就一定有说谗言的人。卜楚丘又从离卦可以取象为牛解说出这个说谗言的人名叫牛，即所谓“纯离为牛”。《离》卦辞有“畜牝牛吉”，与卜楚丘的解说基本符合^④。他所谓“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是说当时是“礼坏乐崩”的乱世，世道混乱则谗人胜利；所以胜利将归于谗人。他由此论断谗人“其名为牛”。谦卦是“不足”，所以“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所以说“其为子后乎”。子承父业为亚卿，不过不得善终。

卜楚丘对《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

① 详细解说请参阅本书“附录一 《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译释”。

② 根据“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昃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等，尊王公，旷其位”的区分，白日里的时辰，即“日”、“行”之时，对应的是居于高位的人，可以称之为“君子”，而在黑夜的时辰对应的都是低位的人，可以称之为“小人”。

③ 《说卦》有“离为火”，“艮为山”。

④ 《说卦》“坤为牛”，“离为雉”，取象与此处不同。

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的解释非常详尽，除了“主人”二字之外，为明夷卦初九爻辞中的每一个字都找到了八卦卦象的根据。卜楚丘的解说比较复杂，有些论说则过于简略，其中还依据了很多文化知识和解说经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卜楚丘对于《明夷》之《谦》的整体取象，即“《明夷》之《谦》，明而未融”，“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但是其中仍然是以《明夷》之《谦》的四个八卦卦象“离、坤、艮、坤”各自的不同取象为基础，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如何，卜楚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以卦象解说《周易》卦爻辞的典范。

“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这是卜楚丘针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对《明夷》之《谦》的卦象所进行的另一番解说，在理论上它与明夷卦的初九爻辞具有同等的价值。结合上文的取象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一句话以及部分爻辞的卦象根据进行补充解说：

离变为艮，离为日为行，艮为止为归为祀，即为“是将行，而归为子祀”，离为馁，为死。离为谗人，为牛。《说卦》有“艮，止也”，为卒。离“象日之动”故曰“有攸往”。离在下卦，为“主人”，为“有言”。

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坤：无。

离：十，日，鸟，飞，君子，行，火，焚，言，谗，牛，

艮：山。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明夷：日，明。

谦：未融，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不终。

作为参考，我们还可以把明夷之谦的整体取象一一列出：

明夷于飞，明之未融，垂其翼，日之动，君子于行，“有攸往，主人有言”，旦，三日不食。

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屯卦震下坎上，比卦坤下坎上，所以《屯》之《比》的卦象是：

䷂坎 ䷂坎

䷲震→䷁坤

屯卦卦意是“固”，比卦卦意是“入”。屯之比，有“固”有“入”，所以说是非常吉利，必然昌盛。具体来讲。屯卦变成了比卦，震变成了坤，也就是震变成了土^①。震为车^②，坤为马^③，所以是“车从马”。《说卦》有震“为长子”，为兄，为足^④，坤为母^⑤，坎为众，所以说是“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⑥。比为“入”为“合”，屯为“固”，所以是“合而能固”。坤为安^⑦，震为杀^⑧，所以是“安而能杀”^⑨。所以《屯》之《比》是“公侯之卦也”。

根据辛廖的解释，我们再来明确一下所谓“《屯》固”和“《比》入”的八卦卦象根据。屯卦下震上坎，震为武，为军队^⑩，《说卦》有“坎，陷也”，为险^⑪，是险隘，内有军队外有险隘，所以屯卦是“固”。比卦下坤上坎，《说卦》有“坤为地”，“坎为水”，水的性质是润下^⑫，所以比卦有水润入地的意思，所以是“入”。

总之，从卦象来看，《屯》之《比》是有车有马。有兄长的帮助，有母亲的养育，有群众的归附，有安居的土地，所以是“公侯之卦也”，这也就是“利建侯”。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其初九爻辞是“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虽然在辛廖的解说之中并没有直接引述“利建侯”，但是实际上所谓“公侯之卦也”也就是“利建侯”。可见，屯卦卦辞及其初九爻辞之中的“利建侯”都是以上面所分析的屯卦和比卦的卦象作为可靠依据和直接来源，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谈。

-
- ① 《说卦》有“坤为地”，所以坤亦为土。
- ② 《说卦》中没有“震为车”，但有“震为足”，可通。
- ③ 坤卦卦辞有：“元，亨，利牝马之贞。”所以坤为牝马。《说卦》虽然有“乾为马，坤为牛”，但是如果乾为牡马的话，坤即为牝马。
- ④ 《说卦》有“震为足”。
- ⑤ 《说卦》有“坤，地也，故称乎母”，“坤为地，为母”。
- ⑥ “居”、“长”、“覆”、“归”四个动词是分别由“足”、“兄”、“母”、“众”四个取象所发出的动作，也可以归结为震、坤、坎三个八卦卦象。
- ⑦ 《说卦》有“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坤，顺也”，所以坤可以取象为“安”。
- ⑧ 例一《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之中有震为武，所以震可以取象为杀。而且下文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有以震为剝为杀。尚秉和或以“坤为安为杀”（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或以“兑为羊，又为斧，故曰剝羊”（同上书，第118页），皆不妥。
- ⑨ 这里的“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其实是按照“《比》之《屯》”（注意不是《屯》之《比》）的方向来取象说义，这种反向解说似乎也就是下文所说的“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的根据。
- ⑩ 例一《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之中有震为武。
- ⑪ 《彖·坎》有“习坎，重险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可见，坎有险之取象。吕思勉先生认为“春秋列国不守关塞。顾复初《春秋大事表》论之甚明”，“古之所谓险者，皆专指国都而言。故《易》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 ⑫ 《说卦》有“雨以润之”，“润万物者，莫润乎水”。

就辛廖在解释时所使用的方法而言,他就是在围绕着屯卦和比卦的下卦和上卦的卦象进行讨论,所运用的八卦取象基本上都是《说卦》里震、坎、坤的基本含义,所以这个例子也很典型。

在这个例子里,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坎:险,水,众,归。

震:武,车,足,居,兄,长,杀。

坤:地,土,马,母,覆,安。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屯:固。

比:人,合。

小 结 一

在对以上六条《周易》卦象解说实例进行详尽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对其作出一番统计和总结。在以上六个例子之中,讲解者都对本卦与之卦之中的八卦卦象进行了解说和阐释。我们关心的是,讲解者对本卦与之卦之中的八卦卦象的讨论是否就是针对于本卦与之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而作出的解说。我们将统计情况列入表格,即表 1。其中“○”代表讲解者基于本卦与之卦之中的八卦卦象的讨论对《周易》文本的五个部分——本卦卦象、本卦卦辞、之卦卦象、之卦卦辞、爻辞——之中的某一个作出了解说。对于卦辞或爻辞而言,无论其解说是全部还是部分,都记为“○”。

表 1

	八卦卦象	本卦卦象	本卦卦辞	之卦卦象	之卦卦辞	爻辞
例一	坎 震 震 坤	○	○	○	○	等效替代
例二	坤 坤 坎 兑					○
例三	离 离 乾 兑					○
例四	巽 乾 坤 坤					○
例五	坤 坤 离 艮					○
例六	坎 坎 震 坤		○			○
累计		○	○	○	○	○

从表一之中的累计情况来看,在春秋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之中,使用本卦和之卦之中四个八卦的八卦取象可以解说:

- (1) 本卦卦象。
- (2) 本卦卦辞。
- (3) 之卦卦象。
- (4) 之卦卦辞。
- (5) 爻辞。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三条推论:

(1) 本卦和之卦之中四个八卦的八卦取象,是《周易》本卦与之卦卦象的解说根据。

(2) 本卦和之卦之中四个八卦的八卦取象,是《周易》本卦与之卦卦辞的解说根据。

(3) 本卦和之卦之中四个八卦的八卦取象,是《周易》爻辞的解说根据。

关于第一条推论与第二条推论,稍有易学知识的人不难理解和接受。因为从古到今的易学家们都使用八卦卦象来解说过《周易》六十四卦卦象和六十四卦卦辞。这种解说在《大象》、《彖》以及汉代易学著作之中比比皆是。其基本情况在本章第一节“‘八卦取象’的含义及其基本应用”中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况且在表1中或在例一中这两条推论已经得到非常明确的说明了。

那么就是关键的第三条推论。八卦取象,真的是《周易》爻辞的解说根据吗?仔细看一看例二,在根本没有进行占筮的情况下,晋国知庄子(荀首)引用《师》䷆之《临》䷒,即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来说明彘子(先穀)违反军队纪律必然失败而招祸。很自然的,他使用了本卦和之卦的八个八卦卦象来解释为什么是“师出以律,否臧,凶”,或者说“师出以律,否臧,凶”的根据在哪里。这反映出在一般情况下,春秋时候的古人就是像这样解说《周易》爻辞的。当然,在占筮解卦的时候更是如此,即如例三、例四、例五、例六。而且在例一中,本卦和之卦的八个八卦卦象无疑可以等效替代《周易》爻辞。

所以,就春秋时期来讲,本卦和之卦之中四个八卦的八卦取象,是《周易》爻辞的解说根据,而且很可能是唯一的全部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制出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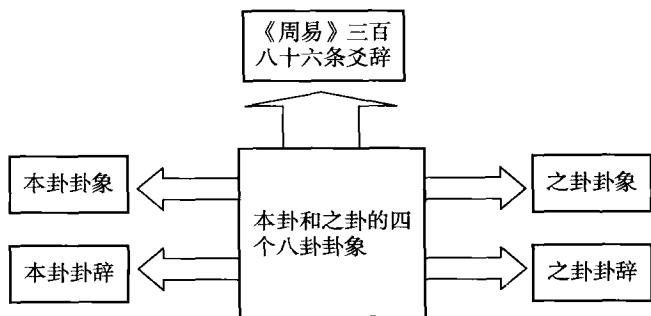


图 2

三、八卦卦象是《周易》解说的核心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再对以下九个《周易》卦象解说实例逐一进行讨论分析,以期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例七:《国语·晋语》“得《泰》䷊之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可不济之有?……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泰卦是乾下坤上,卦象是:

䷁ 坤

䷀ 乾

坤为地,乾为天。地在上,天在下,这是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气互相交合之象。这个卦象非常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乾下坤上,必“霸”^①。既往为“小”,将来为“大”^②,所以是“小往大来”。

① 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之中对屯卦的解释有“车上水下,必伯。”上,向上。下,向下。

② 例二《左传·宣公十二年》“在《师》之《临》”之中对于爻辞中的“否臧”有“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的讲解,所谓“否臧”是指事情成败的基本道理。这句卦辞之中的“小往大来”与此类似,是由卦象解说出来的事物未来的发展态势,这也是占筮以及解卦的中心目标。就如高亨先生所说的“重耳将走亨通之运,他的卑微时代已经过去,伟大时代已经到来。”“小”与“大”以及“往”、“来”是就整体卦象而言,但是似乎也可以与具体的某一个八卦卦象发生对应关系,比如以乾为“大”坤为“小”,乾在下为“来”,坤在上为“往”。这与否卦卦辞的“大往小来”具有一致性。

所谓“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是董因结合重耳所处的形势从泰卦的卦象解说出来的判词，“济且秉成”是一定成功，即“必有晋国”。“必霸诸侯”和“子孙赖之”则大有洪福齐天、荫及子孙的意味。乾坤为父母，《说卦》有乾坤生六子，所以天地交通的泰卦也隐含有子孙兴隆的意义。

就解说方法来讲，这里只是讲解了乾、坤最基本的取象，即《说卦》中所说的“乾为天”和“坤为地”。

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坤：地。

乾：天。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泰：天地配，济且秉成，霸，子孙。

例八：《左传·昭公元年》“谓之《蛊》䷑”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蛊卦是巽下艮上，卦象是：

䷑ 艮

䷸ 巽

这里医和引用《周易》中的蛊卦来解释蛊疾。医和先解释蛊字的含义，然后他又解释了蛊卦的卦象。巽为长女，艮为少男，巽下艮上的蛊卦是年长女子迷惑年少男子之象，即“女惑男”。《说卦》有巽“为风”，“艮为山”，巽下艮上的蛊卦是风吹落山上树木林叶之象，即“风落山”。医和言简意赅，其解说方法就是讲解蛊卦上下卦的八卦取象比类以及“蛊”字的字义，没有涉及蛊卦卦辞。

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艮：男，山。

巽：女，风。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蛊：女惑男，风落山，淫溺惑乱之所生。

例九：《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大壮》䷡”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鲁昭公与权臣季孙氏不和，住在晋国，却死在那里。史墨引用《周易》来评论这件事。他只是提到了大壮卦的卦象。大壮卦是震在乾上：

䷲ 震

䷀ 乾

《说卦》有“震为雷”，“乾为天，为君”。大壮卦乾在下而震在上，所以是“雷乘乾”。这里只解说了基本的八卦取象：

震：雷。

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姜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崔武子（崔杼）要娶棠姜，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困卦，第三爻由阴变阳，变成大过卦，卦象是：

䷱ 兑 ䷱ 兑

䷜ 坎 → ䷶ 巽

史官都认为吉，陈文子却认为不吉。困卦是坎下兑上，《说卦》有“兑为少女，坎为中男”，少女是妻，中男是夫，困卦有夫妻相配之象（“史皆曰吉”，似乎是根据此象）。但是困卦变为大过卦，则是巽下兑上。坎变为巽，是夫变为风，风的意象是陨落，所以会陨落其妻。因此陈文子说：“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这完全是根据八卦卦象来论断吉凶。

其次陈文子又引用了困卦的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并加以解释：“‘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

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由于占问的是娶妻之事，所以陈文子的讲解主要是讲卦象“夫从风，风陨妻”，又简单解释了爻辞，没有对卦象与爻辞之间的联系进行详细解释。但是爻辞中的“不见其妻”也就是“夫从风，风陨妻”。

对此，我们可以稍作补充。具体从卦象取象来看，《说卦》有巽“为进退”，“为高”，所以巽似乎可以取象为“石”^①，困卦的坎下变为巽下，即“困于石”。困卦是坎下，下为“据”，坎为蒺藜^②，所以是“据于蒺藜”。《说卦》有“巽，人也”，“为木”，“为绳直，为工”，所以巽又为“宫”，即“入于其宫”。兑为女为妻，巽为风，“风陨妻”，所以“不见其妻，凶。”

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兑：妻。

巽：风，陨。隐含的八卦取象有：石，人，宫，不见。

坎：夫。隐含的八卦取象有：蒺藜。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困：困。

大过：无。

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无盬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脱）其轡，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

当初，晋献公要把他的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为此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归妹卦，上爻由阴变阳，变成睽卦。史苏认为不吉。他首先引述归妹上六的爻辞作为论断：“士刳羊，亦无盬也。女承筐，亦无貺也。”（与今本《周易》文字稍有不同，今本归妹卦上六爻辞是：“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攸利。”）男子宰杀羊，羊却没有被刺出血，女子提着筐去采摘却没有采到东

① 《说卦》有艮为“小石”，巽似乎取象为高大之石。兑“其于地也，为刚卤”，取象为“石”似不确。

② 根据荀爽九家集解本《说卦》有坎为“蒺藜”。这个取象与《说卦》中的坎“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可通，故从之。

西，两件事都是劳而无获，这都是用来比喻做事没有收益。这样的卦象说明晋国嫁女入秦，不仅不能够加强两国的邦交，反而会使秦国多有责言，晋国无法应付，所以说是“西邻责言，不可偿也。”他又根据卦名来讲解：“归妹”是嫁女之意，“睽”是隔绝之意，所以《归妹》变为《睽》，是两国由联姻走入交恶，可见这桩婚姻对于两国邦交毫无帮助，因此是“《归妹》之《睽》，犹无相也。”所谓“无相”，即不相关联。

史苏又根据八卦卦象，进一步来说明这个论断。《归妹》外卦(上卦)的震变为《睽》外卦的离，两卦内卦(下卦)的兑未变，卦象为：

䷲震 → ䷲离

䷹兑 ䷹兑

震为雷，离为火，兑为泽。《归妹》是雷击泽，《睽》是火焚泽。外卦的雷火与秦国相当，内卦的泽与晋国相当，因此，《归妹》与《睽》都有秦国损害晋国之象，所以说：“为雷为火，为嬴败姬。”震为车，离为旗^①，《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因此，震兑相配的归妹卦有车子脱开辘绳(《左传》杜注：“辘，车下缚也。”)之象，离兑相配的睽卦有大火焚毁旗帜之象，所以是“车说(脱)其辘，火焚其旗”，所以“不利行师”，要打败仗，会“败”。离为日，也可以取象为晋，代表晋国或晋国宗丘^②，所以会“败于宗丘”。

在这里，史苏根据八卦卦象详细讲解了《归妹》之《睽》的卦象含义，从多个角度对卦象进行了充分说明，很值得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史苏说：“震之离，亦离之震。”按照这种理解，归妹卦上卦震变为离，也就是睽卦上卦离变为震，那么这时候不仅要看看本卦变爻的爻辞，而且还要看之卦变爻的爻辞——这似乎是针对于八卦之中的震变成离而进行解说的一种特例，因为在《左传》、《国语》其他的八卦变换解说之中，我们找不到这种反向推演的第二个例子，其理论根据以及应用范围、应用条件还有待于深入研究。而“《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无疑与此有关。^③

返回来再看，一开始史苏就引述了卦辞并说“西邻责言，不可偿也”，但是他并没有讲解“士刳羊，亦无吝也。女承筐，亦无貺也”和“西邻责言，不可

① 《说卦》有“离为目”，旗为目设，所以离可以取象为旗。

② 宗，宗庙、祖庙。丘，坟墓。宗丘，宗庙所在地，这里是指晋国国内。有学者认为“宗丘”是韩(韩原)的别称，似不妥(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③ 由于对这几句的解释学术界尚有争议，笔者在这里暂时不做讨论，而在附录一之中详细论说。

偿也”。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也是从卦象分析而得出的。我们再次越俎代庖，试着做一番分析。《说卦》有震“为长子”，为“士”；《说卦》有“兑为羊”；震为武，为杀，为“刳”；《说卦》有坎“为血卦”，为“血”，离有中虚之象，为无血，即为“无妄”。所以《归妹》之《睽》可以取象为“士刳羊，亦无妄也”。《说卦》有兑“为少女”，为“女”；似乎以兑为“承”；《说卦》有震为竹，为“筐”；离有中虚之象，为无实，为“无貺”。所以是“女承筐，亦无貺也”。震东兑西，所以兑为“西邻”；离为言，《说卦》有兑“为口舌”，所以似乎是“责言”；《说卦》有震“为反生”，为“偿”，震之离，又离之震，所以是“不可偿也”。

在这个例子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有：

震：雷，车，輶。隐含的八卦取象有：行师，士，刳，筐，偿。

离：火，旗。隐含的八卦取象有：宗丘，羊，无妄，女，承，无实，责言。

兑：脱，焚。^①隐含的八卦取象有：西邻。

使用的六十四卦取象有：

归妹：无。

睽：无。

其中《归妹》之《睽》的整体取象是“犹无相也”。

例十二：《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蹇王伤，不败何待？”

这是关于晋楚鄢陵之战的一小段记载。晋国伐郑，楚国救郑，临战前，晋国占筮胜败，遇到复卦。晋国史官只引用复卦卦辞，来论定郑国必败。卦辞“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不见于今本《周易》，应该是取自《周易》的其他版本或者是《连山》、《归藏》。复卦震下坤上，即：

䷁ 坤

䷲ 震

根据《说卦》，坤在西南方位，似乎可以取象为“南”。坤为“国”。《说卦》有“震为足”，为“蹇”^②。《说卦》有震“其究为健”，可以取象为“射”。震为“元”，为诸侯，为“王”。根据《说卦》，震在正东方位，所以震为东，为肝，为“目”。

① 焚，焚毁之意。

② “蹇”，收缩之意。《诗经·大雅·召旻》有“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蹇国百里。”

这里所补充解说只使用了八卦卦象：

坤：南，国。

震：蹙，射，元，王，目。

例十三：《国语·周语》“遇《乾》䷀之《否》䷋”

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见，其次必此。……”

《乾》之《否》的卦象是：

䷀ 乾 ䷀ 乾

䷀ 乾 → ䷁ 坤

这里没有出现对卦象所进行的分析，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占筮的结论“配而不终，君三出焉”就是从《乾》之《否》的卦象里面推论出来的。高亨对此有比较准确的论述：“晋人只讲《乾》、《否》两卦的卦象，《说卦》：‘乾为天为君。’天在上，君在下，所以《乾》的上卦的乾为天，下卦的乾为君，有国君配天之象。但是《乾》的下卦由乾变为坤，《说卦》：‘坤为臣’，就是君变为臣了。所以说：‘配而不终’。《乾》的下卦三爻都由阳变阴，所以又说：‘君三出焉。’这仅仅依据本卦与之卦的卦象来论断人事的吉凶（古人称初得的卦为‘本卦’，称所变的卦为‘之卦’）。没有涉及卦名和卦辞。”^①

高亨认为“三”是从“三爻都由阳变阴”得出来的，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我们看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任何材料。比如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是三爻变，但是在其解说中没有出现“三”。再比如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中明夷之谦是一爻变，但其爻辞却是“三日不食”而不是“一日不食”。《周易》文本之中一爻变的情况比比皆是，但是爻辞之中极少出现“一”字。所以，“三”应该是从八卦卦象取象而出，而这里“三”的取象依据很可能是乾。^②

所以，这里隐含的八卦取象是：

①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② 乾的书写与汉字“三”非常接近（温少峰：《周易八卦释象》，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4页）。其他还有一些解说，也可以参考。比如说，《乾》之《否》的卦象里面有三个乾，是不是代表着三位国君呢？又比如说，古人常用“三”来表示许多的意思，这时的“三”就不是实指而是虚指，三位国君也就是好几位国君的意思。从历史上来看，当时晋国国君更换得还是很频繁的。

乾：君，出，三。

坤：无。

例十四：《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在这里占卦时遇到了大有卦，第五爻由阴变阳，变成乾卦，卦象是：

䷍离→䷀乾

䷀乾 ䷀乾

“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是卜楚丘之父根据卦象所作的论断，不是爻辞。大有卦是乾下离上，乾卦是乾下乾上。乾为“父”，离为“子”，所以大有卦上卦离变为乾，是象征子与其父同德，所以说是“同复于父。”乾为天，为“敬”。离为日，“象日之动”，为行为“如”。乾为“君”。所以大有卦上卦离变为乾，有恭敬前往君主所在之象，即“敬如君所。”（如，往也。所，处也。）《大有》之《乾》对应着大有卦的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在这里并没有涉及，就不再继续讨论。但是很明显，这句爻辞与“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的含义非常接近，也完全可以从中解说得出。

例十五：《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

这里卜徒父占卦遇到蛊卦，六个爻都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应该看蛊卦卦辞。所谓“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很明显是卦辞，但不见于今本《周易》，应该是取自《周易》的其他版本或者是《连山》、《归藏》。卜徒父把卦辞与卦名联系起来，认为蛊卦卦辞中的狐必是晋惠公。其次，他又根据卦象来讲解。《蛊》的内卦（下卦）是巽，外卦（上卦）是艮：

䷌艮

䷸巽

巽为风，艮为山。山有果实、木材出产，所以，艮也可以取象为“实”为

“材”。春秋时候以一个卦的下卦为贞，而以上卦为悔，所以卜徒父说：“《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这里《蛊》的内卦巽风象征秦国，外卦艮山象征晋国，秦伐晋时正是秋天，秋风将要吹落山上的果实，木材也可以砍伐而用了。所以卜徒父先就秦国方面来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又就晋国方面来说：“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总之，卜徒父在讲解之中主要使用了八卦卦象，并结合了占筮的时间。对于“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句卦辞，他并没有解释。

以上解说所用卦象有：

艮：山，实，材。

巽：风，落，取。

小 结 二

在以上九个例子中，例七、例八、例九分别仅仅解说了一个六十四卦卦象，其中例八、例九不属于占筮的情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周易》最基本的理解和把握就是对下卦和上卦两个八卦卦象所进行的取象比类。这足以再次说明春秋时期古人对《周易》卦象的解说方法。

例十之中的“不可娶也”是占筮的判词，而“夫从风，风陨妻”是根据卦象所进行的解说，是判词的根据。这里虽然引述了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但只是从文意上进行了解说，没有直接讲解其卦象根据。我们不妨把其八卦卦象根据一一分析出来。

例十一之中史苏最先引述了爻辞“士刳羊，亦无盬也。女承筐，亦无貺也”，又讲述了判词“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然后用本卦与之卦的四个八卦卦象对自己所作的判词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爻辞“士刳羊，亦无盬也。女承筐，亦无貺也”与今本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攸利”含义很接近，我们不难把其八卦卦象根据完全找出来。

例十二之中的复卦卦辞“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与今本不同，原文之中也没有解说，只是从这句爻辞之中推断出来了判词“国蹇王伤，不败何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句卦辞的具体八卦取象根据寻找出来。

例十三中“配而不终，君三出焉”明显是判词，但是周襄公没有对其卦象根据进行解说。对这些卦象解说，我们可以作出基本的补充。

与例十三非常类似，例十四之中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明显是判词，但是筮者卜楚丘之父也没有对其卦象根据进行解说。我们仍然可以对其进

行补充说明，找到其八卦卦象根据。

例十五的蛊卦卦辞“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与今本《周易》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完全不同，其与例十二中出现的复卦卦辞“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属于一个类型，都是属于解说、判断战争胜负情况的词句，有些让人怀疑是不是古代的《周易》还有一套“战争版”的卦辞。判词“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很明显就是根据卦辞“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而推导出来的。根据蛊卦的卦象，我们仍然可以对其进行补充说明。

从以上对各个实例的详细讨论可以看出，以本卦以及之卦之中的八卦卦象为基础：

- (1) 可以解说六十四卦卦象，如：例一（2个）、例七、例八、例九；
- (2) 可以解说六十四卦卦辞，如：例一（2个）；
- (3) 可以解说三百八十六爻爻辞，如例二、例三、例四、例五、例六、例十（补充）、例十一（补充）；^①
- (4) 可以解说非今本《周易》的卦爻辞，如例十一（补充）、例十二（补充）；
- (5) 可以解说各种《周易》占筮的断语、判词，如例十、例十一、例十三（补充）、例十四（补充）。

既然以本卦以及之卦之中的八卦卦象为基础，通过八卦取象比类可以解说《周易》的六十四卦卦象和所有关于《周易》的文句，那么本卦以及之卦的八卦卦象就是《周易》的解说源头和阐释核心。所以通过以上十五个例子的详细分析阐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本卦以及之卦的八卦卦象是《周易》解说的核心。

因为无论是解说六十四卦卦象、卦辞，还是解说《周易》爻辞、各种非今本《周易》爻辞，以及各种占筮的断语、判词，本卦以及之卦的八卦卦象都是最根本的解说根据。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制成图3。

总之，本卦和之卦的四个八卦卦象的核心地位以及八卦卦象取象比类解说，保证了《周易》在占筮应用中的普遍有效。就是说，在占卦出现多于一

^① 所谓“补充”就是《左传》、《国语》的正文之中没有直接出现对这些卦爻辞或判词断语的八卦卦象解说，是前辈学者以及笔者在解释的过程之中补充进去的对这些卦爻辞或判词断语的八卦卦象解说，特此注明，以免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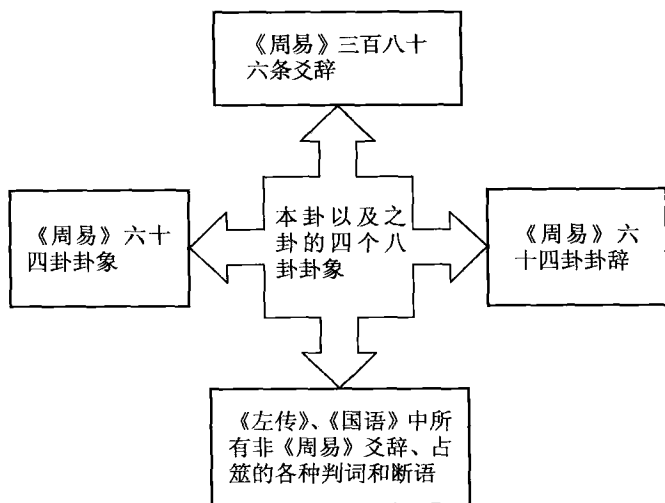


图3

爻发生变爻而无直接对应的爻辞可查^①,或者是实际情况不适用既有爻辞的时候,仍然可以得出占筮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在《周易》作为占筮之书而被创作编纂之时,其文句的根据和来源就是本卦以及之卦的八卦卦象——这是《周易》最核心的内容。

四、“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期 《周易》卦象的首要解说方法

通过以上对《左传》、《国语》中十五个易例的详尽解说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古人在解说《周易》卦象与卦名、卦爻辞之间的关联时,或者说是在讨论“象”与“辞”之间的关系时,其核心内容是本卦和之卦的内外卦的四个八卦卦象,其解说方法是:严格按照本卦和之卦中上下四个八卦卦象的对应关系,通过对这四个八卦取象的类比推理来讨论和辨析卦象的含义,进而推导出《周易》卦名、卦爻辞以及各种判词断语——这种解说方法可以称之为“八

^① 对于这种情况吴前衡先生称之为“盲卦”,其实就是占筮变卦时除不发生爻变和一爻变之外的所有情况。《左传》、《国语》中的就是属于这种类型。但是这并不妨碍古人得出占筮的判词和断语,以为古人可以通过对本卦以及之卦的八卦卦象,并参照以六十四卦卦辞、卦象、卦意,所以“盲卦”不盲。

卦取象比类”的解说方法^①。从《左传》、《国语》的记载来看,这种解说方法的使用具有长期性、广泛性和稳定性^②,所以这个“八卦取象比类”的解说方法是完备的、系统的,与《周易》文本是浑然一体的。

1. 应用“八卦取象比类”法解说《周易》的基本步骤

类似于数学上的代数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用甲、乙、丙、丁分别代表本卦与之卦的内外卦,这样《周易》三百八十六爻之中任意一句爻辞解说的根据就是这样一组八卦卦象:

乙→丁

甲→丙

这时候“甲”与“丙”不同,或“乙”与“丁”不同。

在“甲”与“丙”相同而且“乙”与“丁”相同的时候,这一组八卦卦象其实就是:

乙

甲

这时候与之对应的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句卦辞。

基于以上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春秋时期使用“八卦取象比类”法解说《周易》的基本步骤是:

第一,看本卦内、外卦即“甲”和“乙”的相互关系,这是在《周易》(或《易》)的所有解说之中最为基础的一环。从这里产生出了《周易》(或《易》)的卦名、卦意和卦辞^③。在占筮没有发生爻变的情况下,只要有这一步就可以完成解卦过程:解卦者根据“甲”和“乙”的相互关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其间解卦者可以直接引用卦辞、卦名、卦意,或者依据自己的

① 作为一种推理方法,“比类”在《黄帝内经》中被多次表述,比如《素问·示从容论》有“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现在也有学者将“比类”称之为“取象比类”(董光璧:《易学与科技》,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而《系辞下》之中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是对于“比类”这种推理方法的形象化描述。

② 关于八卦取象比类方法使用的长期性、广泛性,请参阅附录一“《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译释”的总结部分。关于八卦取象比类方法使用的稳定性,可参阅“丙、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与《易传》的分期断代”之中的“《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解说与《说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节。

③ 比如“豫”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而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中所谓“豫,乐也”,“乐”即是卦意,属于“意象”。当然,对于一个六十四卦而言,卦意可能不止一个。比如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有“屯,厚也”,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有“《屯》固”。

解卦经验给出判词。

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归藏》没有爻辞而只有卦辞。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归藏》还有有爻辞的版本,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第二种可能是《归藏》只有卦辞,没有爻辞。在第二种可能之下,如果其所对应的占筮方法还会产生之卦的话,那么其解卦方法就类同于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的情况,即依靠两个卦的卦象和卦辞就完全可以满足占筮的所有需要了。

第二,考虑之卦内、外卦即“丙”和“丁”的相互关系,这一步的操作过程与第一步类似。

第三,把上述两种关系前后的变化找出来,综合甲、乙、丙、丁四个八卦的各种具象与表征,结合问卦人所处的情况作出判断,最终得出判词或断语。这时候在《周易》文本之中有没有对应的爻辞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要找到贞问的具体情况所赋予八卦卦象取象比类的展示空间。所以即使是有了所对应的爻辞,但由于其不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也可以不直接引述。话又说回来,《周易》文本是千锤百炼的经典,凝聚了无数古人的经验和感悟,在多数情况下其参照价值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八卦取象比类”应用广泛和灵活,所以根据笔者目前的研究,在这个据象推理的过程之中几乎找不到特别明确的既定规则。

比如有人认为本卦和之卦的下卦对应着问卦者,其实在《左传》、《国语》二十二条《周易》应用的记载中既有下卦对应着问卦者的情况,如例十,又有上卦对应着问卦者的情况,如例五。

比如又有人说上卦或下卦中的“变卦”对应着问卦者,但是《左传》、《国语》二十二条《周易》应用的记载中既有“变卦”对应着问卦者的情况,如例十,又有“不变之卦”对应着问卦者的情况,如例五。

比如《尚书·僖公二十五年》中有所谓的“贞”、“悔”。“贞”、“悔”可以指本卦与之卦,如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也可以指内卦和外卦,如例十五《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有“《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按照这种区分来看似乎“贞”为主“悔”为辅,或者说“贞”比“悔”更加重要一些。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左传》和《国语》之中的例子说明,在对《周易》进行解说之时,甲、乙、丙、丁四个八卦卦象几乎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确定的而且是唯一的卦象组合。

在以上三个步骤之中,第三步是不可缺少的。比如从例四《左传·庄公

二十二年》“遇《观》之《否》”来看，作为之卦的否卦卦辞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不算是吉利，但是这次占筮的结果却是非常吉利的；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之中的占筮结果可以说是比较不吉利，但是之卦谦卦的卦辞“亨。君子有终”却是比较吉利。当然从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来看，正是因为这里的本卦和之卦的卦辞吉利而且非常符合重耳所贞问的情况，才导致了最终占筮结果的吉利。所以最终占筮结果的吉凶与本卦和之卦的卦辞吉凶，二者有相当程度的因果关联，但是不绝对，关键还是要看本卦和之卦的八卦卦象取象是否与所贞问的具体情况相符合。

由于“八卦取象比类”是具有开放性的模型思维或系统思维的方法，而本卦和之卦的四个八卦卦象的具体取象又非常丰富，以之对应着变化莫测的实际情况似乎可以妙用无穷，所以春秋时候的占筮解说者总是可以找到最为恰当的“据象说理”的八卦卦象根据。当然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有了相当多的经验积累，《左传》和《国语》之中的解卦者往往是先说出结论，再由简单到详细，一步一步地对本卦和之卦中内、外卦的前后联系和变化加以具体说明。

2. 关于“爻象”、“半象”、“互体”、“覆卦”

那么，除了“八卦取象比类”之外，《左传》和《国语》之中的解卦者还使用了哪些卦象解说方法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春秋时的人在解说卦象时，完全没有使用我们现今通行的爻象分析方法。

我们现在解说《周易》通常使用的爻象、爻数之类的方法，特别是汉朝开始直到现在，大多数的易学家、易学学者都在使用的“得位”、“失位”、“乘”、“承”、“比”、“应”、“据”、“中”等解说方法，它们在春秋时候都还没有出现。其中“乘”、“承”、“比”、“应”、“据”、“中”等解说方法确切地说是在战国时期的《易传》（特别是《小象》）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现在看来，所谓的爻象、爻数都只是局限在本卦之中，把之卦卦象完全忽略了。对此，高亨在《周易杂论》中有过明确论述：“《左传》、《国语》反映出来，春秋时人讲《周易》，最喜欢谈卦象，不仅谈本卦卦象，而且谈之卦卦象；有时只谈卦象，有时根据卦象来解释卦名、卦辞和爻辞。这和《十翼》不大相同，《十翼》只讲本卦的象，不讲之卦的象，似乎把讲之卦的象的一个环节扬弃了，这是一个异点。《十翼》大讲每卦各爻的爻象和爻数，而《左传》、《国语》不讲爻象和爻数。不妨说：根据爻象爻数来解释爻辞，是《十翼》作者的创

造。这又是一个异点。”^①

从根本上来说,爻象的解说方法与“八卦取象比类”绝不相容。因为按照爻象的解说方法,每一个六十四卦首先一定要被分解为互相独立的六个爻,然后再通过对这六个爻相互关系的讨论来辨析爻辞以及卦辞的含义;而“八卦取象比类”则是把每一个六十四卦的上下三爻各自看作一个整体,即上下两个八卦卦象,进而对八卦卦象展开讨论。由于在理论出发点上的不可弥合的巨大差异,二者的解说是不可兼容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爻象说完全、彻底地排除在春秋时期的卦象解说之外。

其次,有学者认为,除了“八卦取象比类”之外,《左传》和《国语》之中的解卦者还使用了“半象”、“互体”和“覆卦”的卦象解说方法。

第一,《左传》和《国语》之中的解卦者没有使用“半象”的卦象解说方法。

因为古今有很多学者对《左传》、《国语》中的易例进行过解说,与高亨先生注重八卦卦象的解说方法相左的也大有人在,最为著名的就是尚秉和先生^②。尚秉和先生为《左传》、《国语》中的筮例纂文解说犹在高亨先生之前,他在《周易尚氏学》的附录《左传、国语易象释》中对《左传》、《国语》中的十个占筮的易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说,其中所展现的精细推理与学识见地仅次于高亨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尚秉和先生在解说中不仅引入了“互体”和“伏卦”的方法,即不仅使用“互体”、“伏卦”、“覆卦”来解说卦辞,而且,尚秉和先生在解说中还使用了“半象”的解说方法。那么,这种“半象”的方法是春秋时候古人确实所使用的吗?

比如在解说例十四《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的时候,尚秉和先生认为蛊卦六爻之中的“三至四震为君”^③,就是以第三爻阳爻和第四爻阴爻组成了一个震卦卦象,因为有了震,就可以取象为君。

就其理论本身而言,所谓半象之说非常牵强。尚秉和先生说“三至四震为君”,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半象是兑,因为都是一个阴爻一个阳爻,不同的是尚秉和先生省略了上爻,而取半象是兑则省略了下爻。

我们可以继续对半象之说的理论基础进行讨论。对每一个六爻的六十四卦卦象来讲,如果取两爻为一卦的话,一共可以解析出五个半象,这五个半象都可以作为这句卦辞的解说依据。如果把本卦与之卦合起来计算的

① 高亨:《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8页。

② 参阅《周易尚氏学》的附录《左传、国语易象释》(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话,原则上就会有十个半象可以作为一句爻辞的解说依据。如果解说者仅仅使用对其有利或方便的“半象”取象来解说卦辞或爻辞的话,那么这个“半象”理论所能提供的解释空间是极为开阔的,也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实在是需要建立一套特殊的理论或规则来解决这五个或十个“半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套理论、规则,或者是与其类似的学说,在从古到今的易学著作里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过。

实际上,根据上文中对《左传》、《国语》中的十五个卦象解说例子的详细分析,我们见不到使用“半象”这种解说方法的任何证据,“半象”的解说方法在“八卦取象比类”之中也找不到任何理论支持。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半象”不是春秋时候古人确实所使用的解说方法。

第二,《左传》和《国语》之中的解卦者没有使用“互体”的卦象解说方法。

“互体”这种卦象解说方法,仅在例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中“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这句话中似乎能够找到唯一的一点根据,这也是古今易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

最早是西晋时期的杜预在其《左传》注中认为周史官所言“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是针对变爻后的之卦否的第二、三、四爻所组成的一个新的八卦卦象“艮(山)”而言的:“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很明显这是受到了汉代易学家的影响。今人杨伯峻在其《左传》注中因袭了这一观点,他在“风为天于土上,山也”的注解中说:“然解此节,不用互体,甚难圆通。”^①

李镜池先生似乎是最早驳斥这种观点的人,他说:“‘风于天为土上’,何以是‘山’,诚难解;但卦象是这样,它却没有说明是互体;就是初、二、三、四、五、上等爻之名目,在《左传》、《国语》中也找不出来。”他认定:“互体是汉儒用以附会卦象而释占的一种巧妙方法。”^②

周山先生的研究更加细致,他详细解说道:

周王朝的那个史官据卦象所作的分析中,关键一句是“风为天于土上”,说《观》卦的第四爻(六四爻)发生了由阴转阳的变化,因此外卦由象征风的“巽”变成为象征天的“乾”,居于象征土的内卦“坤”之上。这样,若将本卦、之卦合而为一,便象征土地“既高又圆”(既高:《说卦》:“巽……为高”;又圆:《说卦》:“乾为天为圆”)。“既高又圆”的土地就是山。周史官在后面解说“风行而著于土”,明显是指本卦《观》的“上风、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译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3页。

② 《周易探源·〈左〉〈国〉中易筮之研究》,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15页。

下地”；“天地之美具矣”则明显指的是之卦《否》的“上天、下地”。

所以他认为：“‘互体’规则的发明权几乎不可能是《易经》的作者以及他那个时代的，而是相距很远的后来人！”^①此论可谓准确。

可见“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并不能够证明古人一定就使用了“互体”的解说方法，而且古人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说：“艮，山也。”这里周史所说的山的意象无疑是从《观》之《否》的卦象上得出来的，即“风为天于土上”，在厚土之上有长风与高天，这土也就是高而又高的土，也就是山了。高亨先生对此早有非常准确的解释：“坤上有巽有乾，是土地高而又高之象，这应该是山上的土，所以说：‘风为天于土上，山也。’”^②

再比如尚秉和先生用“互体”的方法解说了例十四《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之中出现的“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句卦辞的卦象根据。尚秉和先生说：“《蛊》互震，震为千为车，故曰千乘。震为奔驰，数三，故曰三去。”蛊卦下巽上艮，其三四五爻互卦为震，《说卦》有“震为车”，所以可以说是奔驰。^③

尚秉和先生的解释虽然并不详细，但是很明显，所谓“《蛊》互震”是使用了“互体”的卦象解说方法。与之对照，我们可以使用“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对这句爻辞进行更加详尽的解说：

所谓“分封建国”，《说卦》有“艮为止”，所以为国；《说卦》有巽“为长，为高”，所以是大国，是“千乘”之国；巽为陨，所以是“去”是“获”；《说卦》有巽“为近利市三倍”，为三，所以是“三去”；艮为少男，为“雄”；《说卦》有“艮为山”，艮为山中走兽，为“狐”。

这样一来，至少可以证明，不使用尚秉和先生的“互体”的卦象解说方法，“八卦取象比类”是可以完成对这句非今本《周易》卦辞的解说的，而且“八卦取象比类”的优胜之处还在于其确定性——尚秉和先生还没有解说为什么没有取蛊卦的二、三、四爻“互体”为兑来解说卦辞。

所以，综合以上讨论可以认定，春秋时的古人在解说《周易》时没有使用“互体”的方法。

第三，《左传》和《国语》之中的解卦者没有使用“覆卦”的卦象解说方法。所谓“覆卦”，就是把一个卦象上下倒置，这样得到的卦象就是原有卦象

① 周山：《易经新论》第3章《玄之又玄——推理规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16页。

的“覆卦”。使用“覆卦”方法解说卦象的例子，在尚秉和先生的著作之中可谓俯拾皆是，而且其往往是与“半象”和“互体”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在《左传》和《国语》的原始文本中我们找不到这种解说方法的可靠依据。所以可以认定，它也不是春秋时的古人在解说《周易》时所使用的方法。

3. 关于“伏卦”

最后讨论一下“伏卦”这种卦象解说方法。

“伏卦”即“反对之卦”，或者说是“反”的方法，即经过对阴阳爻的逐一互换而得到八卦卦象的反卦，进而来解说卦象含义^①。在理论上其与“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有一定的兼容性，因此它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对“八卦取象比类”进行补充的辅助方法来使用。其直接的理论依据在于《说卦》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由于在《左传》和《国语》里的解卦论说中没有出现直接、有力的原始证据，所以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怀疑其究竟是否春秋时期古人在解说《周易》时所使用的解卦方法。在没有更加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之前，现在可以暂时把“伏卦”这种卦象解说方法排除在外。

比如对于例十二《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之中的“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的解说，尚秉和先生认为，坤伏卦为乾，乾为首，为王。卦辞里的“元”是首，他举出《左传》中有“归先轸之元”、“归国子之元”这样的例子。他解释说：“乾亦受咎，故射中元王也。南国蹇者，震为南，坤为国、为丧，故曰南国蹇。震为射，故曰乾首离目之在南者，均受咎也。”^②实际上“元”的八卦取象应该是震下，震可以为“王”为“目”。

所以同样的，以上的解说至少可以证明，不使用“伏卦”的卦象解说方法，“八卦取象比类”仍然可以完成对这句非今本《周易》卦辞的解说，而且“八卦取象比类”的优胜之处仍然在于其确定性——尚秉和先生还没有解说为什么没有取复卦的下卦震“伏卦”为巽来解说卦辞。可见，尚秉和先生没有对春秋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比较而言，他还是更加注重爻象，即以爻象之说作为主要的卦象解说方法。

所以尚秉和先生对例十二和例十四两个例子的解说不足以说明“伏卦”

① 这也就是京房所说的“飞伏”、虞翻所说的“旁通”、孔颖达所说“非复即变”中的“变”、来之德所说的“错综”中的“错”。

②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与“覆卦”在春秋时期的真实存在性。必须承认，无论是“伏卦”还是“覆卦”，总体来讲其解说还是以八卦卦象的取象比类为基础——这一点与春秋时代古人的解说方法有某些共通性。

4. “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代《周易》的首要解说方法

综上所述，春秋时代的古人在解说《周易》时并不从单个的爻入手，不在单一的卦象里使用承、乘、比、应等方法进行爻画的组合分析和对照考察；他们在解说《周易》卦象时没有使用“半象”的方法；严格来说也没有使用“互体”和“覆卦”的方法；而使用所谓“伏卦”方法的可能性也很小，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主要的卦象解说方法。

所以，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代《周易》的首要解说方法。

丙、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与 《易传》的分期断代

“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时期《周易》卦象的首要解说方法，这一论断对于易学或易学史中很多重要问题的解决都有着很大的帮助。《易传》的分期断代无疑是易学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把“八卦取象比类”作为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而加以确定的话，那么对《易传》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也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依据或标准。

一、《说卦》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

《说卦》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时期业已存在，这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陈述。实际上《说卦》的主要内容至少在西周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只是由于目前关于西周时期的历史资料极少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保守的说法。比如《周礼·春官》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可见，专讲八卦的《说卦》一文对于《连山》、《归藏》和《周易》都是通用的，其产生时间自然不会太晚。^①

在现代易学学者中最早似乎是沈颺民先生明确提出：“《易传》之中最早的作品，我认为是《说卦传》”，“《说卦传》除窜杂的以外，说象的文字，是周代的作品”^②。翟廷晋先生撰文则进一步指出：“《说卦》最早的传本，即其中的基本卦象部分，应当和《周易》上下经同时成书”^③。高新民先生继之申论：

① 对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连劭名先生在《文物》1988年第11期上发表的《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根据对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四方神名以及《山海经》、《尚书·尧典》之中有关资料的研究，连先生认为后天八卦图可以追溯到商代。我们知道，后天八卦图是《说卦》的重要内容，连先生的论证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说卦》在商代业已存在。

② 沈颺民：《从〈易经〉到〈易传〉》，原载《文汇报》1961年8月15日。收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3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1页。

③ 翟廷晋：《从竹〈易〉和帛〈易〉看〈说卦〉的成书过程》，《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

“没有《说卦》，就没有《周易》，更不可能有《易传》其他各篇的产生和形成。”^①而要证明《说卦》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最为关键的一个理由是：《说卦》“从其内容言之，它专言八卦，是易学最基本的理论。也就是说，无论是解说《周易》，还是运用《周易》筮占，皆离不开八卦卦象的分析，而且这是重要的一步”。^②没有《说卦》中的八卦取象，对《周易》就不可能解说或理解，在春秋时期尤其是这样。这一点在前文的相关论述之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

继前面诸位学者的论说之后，这里将集力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就八卦取象而言，《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解说与《说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二，《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是《易传》其他各篇展开论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第三，《说卦》文本后来被窜进一部分内容，而近代以来的易学学者据以断定《说卦》晚出的往往就是《说卦》文本中被窜进的这一部分内容。

下面对这三点逐一展开论述。

1. 春秋《周易》解说与《说卦》具有一致性

首先，我们可以对《左传》、《国语》卦象解说十五例之中出现的八卦取象进行统计和汇总：

乾：天子，天，上，君，出，三，父，敬，照，光，玉，帛，行，昌。

坤：土，厚，乐，实，母，老，居，山，材，国，庭实，著，山岳，姜，地，马，覆，安，嘉，下，南。

坎：水，顺，训，泉源，资，劳，众，文，嘉，下，壅，川，律，盈，夭，险，归，夫，蒺藜。

离：公，日，十，君子，行，火，言，谗，牛，鸟，旗，宗丘，羊，无咎，女，承，无实，责言，如。

震：车，班，雷，武，长，上，威，长男，子，强，出，足，居，兄，长，杀，輶，行师，士，刳，筐，饬，蹇，射，元，王，目，张。

巽：风，旅，百，奉，衰，女，陨，石，入，宫，不见，落，取。

① 高新民：《〈周易·说卦〉简论》，《甘肃高师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刘大钧、林忠军：《易传全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3页。刘大钧、林忠军在其早期著作《周易传文白话解》（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8—9页）一书中即有相似的论述。黄庆萱先生亦有类似观点：“当时（春秋时期）必有记八卦取象之书如《说卦》者。”见黄庆萱：《十翼成篇考》，载《周易研究》1994年第4期。

艮：山，死，男，实，材。

兑：散，弱，壅，泽，竭，不整，享，泽，降心，逆，妻，脱，焚，不利，败。

将这些取象与《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仔细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其中有完全相同的情况，有相近相通的情况，有明显相异的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张表格：

表 2

	《左传》、《国语》 取象与《说卦》相 同者	《左传》、《国语》取象与《说卦》相 近相通者	《说卦》之中没有的或不同的 取象
乾	天，君，父，玉，帛	天子，上，出，敬，照，光，行，昌	三（《说卦》以巽为“近利市三倍”）
坤	母，地	土，厚，实，乐，老，居，国，材，庭 实，覆，安，嘉，下，著	山，山岳（《说卦》以艮为山），姜，马，南（《说卦》以坤为西南）
坎	水，劳，蒺藜 ^①	顺，训，泉源，资，文，嘉，下，川， 盈，夭，险，壅，夫，律，归	众（《说卦》以坤“为众”）
离	日，火，羊，女	公，君子，行，鸟，旗，如，宗丘，无 妄，承，无实，责言	十，言，谗，牛（《说卦》以离为牛）
震	雷，长男，足	车，班，武，长，上，威，子，强，出， 居，兄，杀，輶，行师，士，刳，筐， 偿，蹇，射，元，王，张	目（《说卦》以离为目）
巽	风，宫，入	旅，百，奉，衰，女，陨，不见，落，取	石（《说卦》以艮为小石）
艮	山	死，男，实，材	
兑	泽	弱，壅，享，降心，逆，妻，脱，焚，不 利，败	散，竭，不整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八卦取象“基本卦象皆同，引申卦象或同或异”^②。所谓“基本卦象皆同”，即“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八个最基本的取象完全相同。虽然“引申卦象”有“异”，但实际上二者在八个基本卦象基础上各自衍生出来的八卦取象都可以经过说解而互相通融，即使有少数几个差异比较显著，但是也并非完全不可兼容。比如《左传》、《国语》中出现的坤为山，为姜；坤为马；离为十，为

① 《说卦》有坎“其于木也，为坚多心”，与蒺藜之象可通。所以荀爽《九家集解》以坎为“蒺藜”并非没有依据，这一取象与《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解说相符合。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 1978 年版，第 637 页。

言，为谗；兑为散，为竭，为不整……这些都可以最终与八卦的基本取象互通融，这一点在上文对十五个例子的解说之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

高亨先生曾经把二者的相异之处归结为六点：

《左传》闵公元年解《周易》，以坤为马。而《说卦》曰：“乾为马”。其异一。

又闵公元年及僖公十五年解《周易》，以震为车，《国语·晋语》亦曰：“震，车也。”而《说卦》曰：“坤为大舆。”其异二。

又闵公元年及宣公十二年解《周易》，以坎为众。《国语·晋语》亦曰：“坎，众也。”而《说卦》曰：“坤为众。”其异三。

昭公五年解《周易》曰：“纯离为牛。”而《说卦》曰：“坤为牛。”其异四。

又昭公五年解《周易》，以艮为言。而《说卦》无某卦为言之说。其异五。（《周易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本，《说卦》乾后有“为言”一条，与《左传》异。）

僖公十五年解《周易》，以兑为輶，又以兑为旗。宣公十二年解《周易》，以兑为弱。而《说卦》无某卦为輶为旗为弱之说。其异六。（《周易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本，《说卦》兑后有“为常”一条。常，旗也。此与《左传》合。）可见《左传》、《国语》所举卦象有不同于《说卦》者，有超乎《说卦》者。^①

就八卦取象而言，在基本取象相同的情况下，以上六个异点都是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在解说中针对于不同情境而出现的灵活变通，这里稍作解释：

（1）“坤为马”这一取象，在《周易》文本中早有成例，即坤卦卦辞之中的“利牝马之贞”。其言下之意，乾为牡马，坤即为牝马。反观《左传·闵公元年》中的“坤为马”则与上一解说取象不同，它是以马拉车载重有“顺”之意而以坤为马。当乾、坤相对而言之时，即如《说卦》所言，乾为马取其刚健，而以坤为牛取其柔顺，这也非常合适。

（2）《说卦》有“震为足”，其取意在“动”，这与车之象相通。在春秋时期，所谓车一般是指马拉的小车，用以载人，快速运输。《说卦》坤“为大舆”，乃是专指牛拉的用以装载重物的大车，其取意在“载”，负重远行。所以，这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8年版，第637—638页。

两种说法没有矛盾。

(3) “坎为众”这一取象,在《国语》和《左传》之中累见,反而是《说卦》所说的坤“为众”在上文的十五例实际解说之中没有出现过。以笔者揣测,坤为众也是合适的。比如《说卦》乾为君,则坤为民为众,可通。《左传》之中既然有“坤为国”的取象,那么坤也就可以引申取象为国中之民,也就可以取象为众,亦可通。

(4) 上面说过,当乾坤相对而言之时,乾为马,坤为牛,这并不妨碍单单就离卦取象之时以离取象为牛。牛一般是黄牛,这就可以由其颜色而取象,而且《说卦》有离“其于人也,为大腹”,常见的动物之中牛可以说是“大腹”之尤了,所以可通。离卦卦辞亦有“畜牝牛,吉”,也是有力的佐证。

(5) 根据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之中的“《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是以离取象为言。与此对照,《九家集解》中荀爽之以乾为言似乎不可信据,至少它不是定例。《周易》文本之中“言”字一共出现了12次,都可以由离为言解说得通^①。言为心声,从心从火,所以是离。就理论而言,万事万物变化无穷,所以八卦的具体取象也是无穷无尽的,《说卦》不可能一一尽录,而且很多卦象其实都可以由基本的八卦卦象推演而出。八卦取象既然不可穷举,《说卦》不载“离为言”,这很正常。

(6) 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之中是以震为“輶”,以离为“旗”。《说卦》有震“其究为健”,“健”与“键”同音,即所谓关键,即震可以取象为“輶”。《说卦》有“离为目”,旗为目设,所以离可以取象为旗,而且旗帜随风翻飞,与火之象类似。荀爽《九家集解》以兑为常为旗^②,似不确。《说卦》有兑为少女,少女为弱,所以兑可以取象为“弱”。

总之,从“触类旁通”的角度来说,春秋《周易》解说与《说卦》二者在具体取象上具有一些相异之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不是“甚有分歧”,因为这些不同之处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所以高亨先生所做的论断:“《说卦》所记仅是一家之言,不可专信”,《说卦》“疑亦作于战国时代”^③,则显得狭隘和武断,不足取信。

所以《左传》、《国语》中的八卦取象与《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具有非常明显的内在的一致性,即二者都是以八卦卦象以及八卦的基本取象作为解说的核心,二者都明白无误地申明了一个原则:八卦取象是《周易》之本

① 详见本书下篇“春秋易学疏证”。

② 常有旗之意,常是“上绘日月的一种旗帜”,《国语·吴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枹。”参见《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2页。

③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8页。

原。不同的是,《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是理论的全面阐释,侧重于讲道理、举例子,即讲述八卦的宇宙论根据并列举出很多例子来具体说明每一卦的取象;而《左传》、《国语》中的《周易》解说则是八卦取象在《周易》解说中的实际应用,相对更加灵活、生动,富有启发性。

对于二者的这种一致性,此前学界一般认为是先有《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具体解说,然后是《说卦》总结之为系统的理论。比如朱伯崑先生就认为《说卦》“解说卦象和卦义,其解释可以说是对春秋以来筮法中取象和取义说的总结。”^①张瑛先生则说:“《左传》、《国语》的卦象多为《说卦》所采用。”^②现在看来,这种理论核心的一致性用“总结”或“采用”来概括并不准确。我们只有认定八卦卦象理论在春秋时期业已存在,才能够更加合理地说明二者在理论核心上的一致性。进一步来说,正是由于八卦系统解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而且《说卦》是《易传》之中唯一一篇系统论说八卦取象的传文,所以我们可以自然地作出推断:《说卦》的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已经失传的《易象》——即本书开篇在导言里所讨论的那一本最早的易学专著。

《左传》、《国语》的卦象解说与《说卦》的卦象解说所具有的八卦取象系统的一致性不仅可以使二者在理论上彼此支撑,而且就应用来说,二者更是互相融合、互相发明,这在上文中所列举的对十五个例子的解说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左传》、《国语》的卦象解说灵活机变,充满张力。相比之下,《说卦》后半部分中的穷举八卦取象则略显呆板,缺乏机趣,即如杭辛斋先生所评论的:“《易·说卦》,于象曰其于物也,其于人也,亦举一隅而已。触类旁通,非列举所能尽也。”^③

2. 八卦取象是《易传》展开论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实际上在上文“八卦取象在《周易》解说中的基本应用”一节里我们已经略略触及了这一问题,只是论述角度有所不同。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是《易传》其他各篇展开论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也就是说,在《易传》各篇之中,八卦取象都是其理论基础或理论出发点;反之,如果不进行八卦取象的解释和说明,那么《易传》各篇的大部分内容都无从立论,更无法展开其各自的论说。

比如《象传》中的《大象》全部是解释六十四卦卦象、卦德的语句,句分上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② 张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③ 杭辛斋:《学易笔谈》,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印刷,第170页。

下,体例非常工整。上半句是用上卦和下卦两个八卦卦象来解说六十四卦卦象,其中的八卦取象来源都是《说卦》中的自然系统,总计其使用的八卦取象是:

乾为天;
坤为地;
震为雷;
巽为风,为木;
坎为水,为云,为雨,为泉;
离为火,为电,为明;
艮为山;
兑为泽。

因为是就六十四卦卦象进行简单解说,所以这里所使用的八卦取象数目不多,取象的内容也比较常见。《大象》语句的上半句借助八卦卦象来说明每一卦的卦名来源,使得六十四卦卦象全部分解为八卦在自然界中的取象,为下半句申论卦德即君子人格修养做好铺垫;上下半句语气连贯,以使得六十四卦卦象与君子的道德行为互相匹配,进而产生一种类比的说服力。

除了《象》之外,《彖》也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逐卦解经,基本上对每一卦都运用了八卦取象的解释。“《彖》、《象》传已衍其流”,为此高亨先生专门做有《〈彖传〉〈象传〉中之卦象备查表》^①。从中不难看出,“《象》《彖》二传逐卦解经,每卦都运用了八卦取象的解释。若无《说卦》,《象》《彖》二传的造句都是困难的”^②。这里唯一的例外,是《彖·颐》,其中没有使用八卦取象。

《文言》虽然只解释《乾》、《坤》两卦,其间只涉及乾、坤两个八卦卦象,但是这些取象却与《说卦》中的八卦基本取象完全一致。《文言·乾》有“位乎天德”、“乃见天则”、“重刚而不中”等语,《文言·坤》有“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坤道其顺乎”等语,很明显是借重《说卦》的乾、坤取象来说明义理。

《系辞》的内容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有很多内容都是对八卦取象的发挥,比如《系辞》开篇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25—30页。

②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道成女。”这些对于八卦卦象的阐发，一定是在《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广泛流传和应用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作为基石，《系辞》之中的很多阐释都不可能进行。如果依照“现在主流观点所主张的那样，认为先有《系辞》而后有《说卦》，《系辞》中的这些议论就是不可解释的”。^①

所以《象》、《彖》、《文言》以及《系辞》各篇虽然体例不一，各有特点，但它们都要以《说卦》的八卦取象为基础来表达思想。具体而言，《象》、《彖》、《文言》、《系辞》各篇的思想，虽然在总体上属于儒家义理内容，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儒家义理却必须借助于八卦取象才能够进行阐释和发挥。

例如《大象》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在乾卦取象为天 and 坤卦取象为地的基础上的解释发挥。虽然这些解释与《周易》卦辞本身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它们却是基于卦象而生发的义理性解释，如果没有《说卦》的八卦取象作为基础，这些解释发挥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再比如在《象》、《彖》、《文言》、《系辞》各篇频繁出现的“刚”、“柔”概念，就是根据《说卦》之中的“乾，健也。坤，顺也”生发而出。儒家学者着力于发掘“刚”、“柔”的人伦含义，并以此为生长点，全面展开对《周易》卦爻辞的儒家义理阐释。

总体而言，《说卦》之中的八卦取象是《易传》其他各篇展开论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或者说“《说卦》为《易传》各篇的祖源”^②，而“八卦取象”作为一种基本的解说方法，已经渗透在《象》、《彖》、《文言》、《系辞》各篇之中。这就是说，八卦取象的使用在《易传》多数篇章中都能找到。例外的也就是《序卦》和《杂卦》两篇，因为这两篇是直接讨论六十四卦的卦意(或卦义)以及卦序，没有涉及八卦卦象。

对此，吴前衡先生总结说：“《易传》各篇都流淌着《说卦》的血液，《易传》各篇也都吮吸着《说卦》的营养，《说卦》不仅比它们先在，而且这种‘先在’表现为祖源关系，《易传》各篇是《说卦》的后裔。”^③这个总结是非常恰当的。

在这一点上，吴前衡先生还对高亨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高亨先生认为《易传》之七种十篇皆出于战国，其顺序为“《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这样一来就是“先有《彖》《象》而后有《说卦》”。高亨先生

①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

② 同上书，第281页。

③ 同上书，第283页。吴前衡先生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命题形式是：“《说卦》乃诸篇之首，诸篇之祖。”见吴前衡：《论早期说卦》，《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

又作《〈彖传〉〈象传〉中之卦象备查表》，详列《彖》《象》中的八卦取象，并与《说卦》对照，皆相符合。这实际上是逐条证明《彖》《象》引据《说卦》，说明八卦取象是《彖》《象》成书的前件，但高氏却认为《彖》《象》先成，又发生了时间反演的悖论”，“高氏还作《卦象与卦位》专题，以《说卦》中的取象为准，搜索《易传》各篇，皆能列出响应者，说明各篇皆依《说卦》取象。这里的源流关系本是非常清楚的，八卦取象是源，它‘流经’《易传》各篇”^①。这些论说都是非常中肯的，高亨先生无疑忽视了《说卦》的重要地位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说卦》文本被窜进一部分内容

很可能是在东汉时期，儒家学者在对《易传》进行最后的编辑之时，原始《说卦》文本（或可称之为《易象》）被窜进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的主要文字就是今本《说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②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是对《易》的创作、《易》的基本内容等问题进行整体论说，与八卦取象没有直接关联，也就与《说卦》的主要内容截然不类。必须承认，其中的有些论说还是很有深度的，涉及“阴阳”、“三才”等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文字儒家倾向严重，所以其原作者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大师级人物。帛书《要》出土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要》篇云：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①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0 页。

② 参阅李学勤：《周易传溯源》，长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5—336 页。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邢文先生指出，《要》篇的这段话与《说卦》的第一章“层层对应”，其“幽赞”即对应着“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明数”即对应着“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达德”即对应着“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①。而所谓“仁[守]者而义行之”也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有一定的关联。所以，《说卦》前两章是以孔子思想作为原始依据，经过发挥和引申而形成的具有概要性质的儒家易说。

另外，今本《说卦》的前三章也出现在帛书《易之义》之中^②，第四章以下，则没有在帛书中出现过。考虑到《易传》的最终编纂结集时间很可能晚至东汉末期，所以这一事实很明显：《说卦》的前三章另有出处，原来并不在《说卦》的篇首。第四章以下的内容，应该更加接近于孔子之前的《说卦》的原始面貌。而且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朝的时候人们从战国时期魏襄王（或言安釐王）的墓中挖出几十车书简，其中有一篇《卦下易经》，其“似《说卦》而异”，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说卦》被改编的情况。

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易学学者们据以断定《说卦》产生年代的往往就是《说卦》文本被窜进的这一部分内容。比如朱伯崑先生认为：由于出现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顺性命之理”两句，即有“道德”、“性命”这种合成词，所以《说卦》“是战国后期的作品”^③。相比之下，刘大钧先生的看法就更加合理：“《说卦》肯定早于《系辞》，其主要内容（关于八经卦的卦象）应整理成篇于《彖》和《大象》之前”，并认为，由于出现了“道德”、“性命”、“仁与义”等词，所以《说卦》的成篇不会早于战国初期^④。这里的“成篇”应当理解为最终成篇，刘大钧先生的这一判断可谓精审。

以往有很多易学家以为《说卦》中的八卦系统理论与五行之说颇有符合之处，因而认定《说卦》系在战国之后晚出，或者认为《说卦》的八卦理论中有“八卦方位说，是受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⑤。这些论说都是以

① 邢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见《简帛研究》第3期，第226页。关于《说卦》第三章的问题我们留待下文讨论。

② 参阅李学勤：《周易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365页。

③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④ 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4页。

⑤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另，屈万里与李汉三亦有相似观点，参阅李汉三：《周易说卦传著成的年代》，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347页。

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时期方才出现为前提的,显然其还没有摆脱疑古思潮的桎梏,不足为信。

所以,《说卦》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这种推断最合乎情理,很可能就是历史事实。

二、春秋易学及其学理特征

1. 春秋易学

前面说过,按照朱伯崑先生的观点来看,《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周易》记载仅仅是不成体系的零散“易说”^①,所以春秋时期没有“易学”。只有“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②。根据上文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出,朱先生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而且朱伯崑先生注重的是“研究易学中各流派于《周易》的解释中提出的哲学思想”而不关心“《周易》本义”^③。但是实际上,古今易学家们之所以对易学孜孜以求,两千多年来他们之所以耗费了无数心力与光阴去皓首穷经,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相信作为后代学人能够揭示出“《周易》本义”,他们富有个性的研究也正是在阐释“《周易》本义”这一终极目标指引下的各自学术创造力的全面展现——虽然现在看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受到“圣人之教”的种种误导而迷失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但这种对易学真谛的探求精神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易学发展的原动力。比较而言,所谓关注于“易学中各流派于《周易》的解释中提出的哲学思想”这种说法,就易学本身而言总是有些不切主题,或者说是隔靴搔痒。我们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儒家经学意义之下的所谓“易学哲学”真的能够概括得了两千多年的《周易》研究吗?在西方语境下的“易学哲学”真的是研究《周易》的一条康庄大路吗?

古今易学研究已经证明,《周易》研究兼通文理、涵盖百科,具有其自在自化的广大研究范围。作为一个整体,易学不是中国哲学或儒学的分支,更不能把易学绑定在儒家经学的轨道上。在实际研究中,易学更不应该被儒

① 朱伯崑给出的“易说”定义是:“指《易传》之外,对《周易》的理解或解说。就先秦的文献说,对《周易》的解说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这些解说“是片断的,不是系统地解释《周易》”。(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②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1页。

③ 同上书,前言第11页。

家经学在内涵阐发中肢解,在时间缘起上断头!当代易学研究尤其要发扬科学精神,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周易》的理论内涵和实际应用进行深入考察。发扬科学精神,探究《周易》本真,这无疑是当代易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所以,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易学研究。

在春秋时期,作为《说卦》核心思想的八卦卦象理论已经存在,对于《周易》卦象与卦爻辞的解说是一个完整、稳定的理论系统,而且其传习广泛——遍及春秋时期多个诸侯国:周、鲁、齐、卫、秦、陈、晋……传承时间久远——春秋上下近三百年,所以春秋时期的《周易》论说是当之无愧的易学,即春秋易学。^①

在本书之前,吴前衡先生提出了“《传》前易学”的概念。无疑“春秋易学”是包含在“《传》前易学”之中的。但是,吴先生这本《〈传〉前易学》的“最终结论是:《易传》的产生标志着‘《传》前易学’的终结”。这种说法近乎于同义反复,没有太大意义。唐明邦先生还总结说:“‘《传》前易学’同《易传》相比较,具有三大显著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传》前易学’由不言象数到渐明象数,由不言义理到渐明义理,由不道阴阳到渐明阴阳。”^②这些说法现在看来都很难站得住脚。而且与“春秋易学”相比较,“《传》前易学”由于时间跨度极大而显得原始资料尤为贫乏,吴先生的论说又往往铺陈过广,以至于这个“《传》前易学”的内涵含糊不清,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解释清楚。

同样的,高怀民先生的“先秦易学”之说也流于宽泛,缺乏内涵,其著作《先秦易学史》中对春秋时期更是仅仅以“筮术易”一笔带过,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2. 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

似乎是高亨先生最早把“春秋易学”和“战国易学”二者进行了学理上的区分:

至于《左传》、《国语》记春秋时人用《周易》以占事或引《周易》以论事,则多谈卦象,不仅谈本卦卦象,而又谈变卦卦象,但不谈爻象与爻数,这大概是先秦易学的一派,似乎是春秋以前的旧易学。《易传》则多

① 当然,正所谓“周礼未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西周时期的易学与“春秋易学”在实质上其内涵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由于历史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的缺乏,“西周易学”一词暂时置之不用,代之以“春秋易学”,正是名实相符。

②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唐明邦序,第1页。

以本卦卦象与爻象爻数解《周易》，而不谈变卦卦象，这大概是先秦易学的又一派，似乎是战国时代的新易学。^①

很明显，高亨先生使用了“先秦易学”这一概念，并且把先秦易学分为两派，一派是“春秋以前的旧易学”，一派是“战国时代的新易学”。所谓“春秋以前的旧易学”就是“春秋易学”，而“战国时代的新易学”也就是“战国易学”。

经过前一章的讨论，可以明确地讲：使用“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全面解说《周易》，是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因为从《左传》、《国语》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基本上没有第二种卦象解说方法出现。

“战国易学”是儒家易学的萌发阶段，它是在“春秋易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春秋易学”的影响，带有“春秋易学”的一些内容和方法，比如使用八卦取象解说卦辞，在爻辞解说中零散地使用一些八卦卦象，但是其与“春秋易学”在卦象解说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开始以爻象、爻数、爻位解说《周易》，特别是以之解说三百八十六条爻辞。

当然，春秋易学与战国易学在形式上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即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主要作为占筮解说出现，而战国时期的《周易》解说则主要以儒家义理解说的形态出现。古今很多学者都是以此作为二者的根本区分。这种区分是表面的，它没有深入二者各自的理论内涵之中，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二者在解说《周易》卦象上的根本分歧——就《周易》解说的角度而言，这才是能够把二者区分开的本质差异。可以提起注意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后代许多学者不也是用《彖》代替《周易》卦爻辞来进行占筮和解卦吗？所以占筮与否，或者是否可以用来占筮和解卦，这都是理论形态上的和具体应用上的区分，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3. 春秋易学的隐伏与儒家易学的兴起

（1）春秋易学是西周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天子王权轰然坍塌；平王东迁意图重振，但旋即桓王战败，天子威仪再度蒙尘。以天子的绝对权威为重心的西周礼乐文明也就随即呈现倾颓之大势，以致无可挽回。在春秋时期，西周礼乐文明开始瓦解，在春秋战国之际全面崩溃，而其彻底结束则是在战国末期。虽然僭越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8年版，自序第3页。

礼制的情况普遍发生,但是在总体上春秋时期仍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继续^①;在政治军事上,有假天子行权的霸主兴替;在礼仪交接中,有代代沿袭的诗歌酬答……正是因为春秋时期具有这一鲜明特征,所以目前学界很多时候把二者合称为“西周春秋”时期。

西周礼乐文明内涵广泛,包括宗法制、封建制以及相关礼乐制度等。就政治制度而言,西周春秋时期王权对地方的控制权与影响力主要建立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左传·桓公二年》)的宗法分封制基础之上。而西周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世官制,这种世官制也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即在周天子的委任之下,一个家族主要以父子相传的方式世代担任王畿或主要诸侯国的某一职位,并掌握甚至垄断与之相应的文献、知识、能力和技术。因此这种世官制既是现实的官吏制度,也是现实的思想文化形态和传承方式。比如唐(晋)始封时周公就给予诸如祝、宗、卜、史等的“职官五正”(《左传·定公四年》)。

在春秋中后期,世官制度开始解体,并逐步走向崩溃。具体而言,齐桓、晋文等霸权兴起,霸权取代了王权,受天子任命的掌管文化的世官也就失去了王权的支持与庇护;之后霸权衰落,很多诸侯国的权力又落入大夫手中,“陪臣执国命”,这必然导致世官制进一步被破坏;最后再有大夫的臣属亦即家臣最终掌握国政,进一步使得原本缺乏文化遗产和礼仪修养的士阶层的全面兴起,流官制逐渐成为主体,世官制开始被废弃。

所以春秋时期社会的总体态势是:王纲失序后,一直沿用的西周礼仪制度在逐步瓦解进而摇摇欲坠,礼仪制度中所保有的思想文化开始流散、下移,但是其大体仍然保持完整,并代有传承——很明显,《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以及由此所提炼出的“春秋易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使用《周易》占筮就是当时人们对“祀与戎”进行决策的重要辅助手段。所以春秋时期的《周易》占筮(包括相关理论和实践操作)是西周易占的直接传承,而且这种传承是非常可靠的,即不仅有占筮典籍的传承,还有占筮操作制度和实际操作者的传承。

总之,春秋时期的《周易》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周礼制的继续,而春秋易学也可以看作西周时期的《周易》基本面貌。

① 详细讨论可参阅《西周春秋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220页)。

(2) 战国以降春秋易学的隐伏与儒家易学的兴起

在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由西周春秋沿袭下来的社会制度全面崩溃,这“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这种变革和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①

“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②。由于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必须以获得人口和土地作为补偿,于是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转变为注重实利的兼并战争,而为了加强新获土地的管理,最早出现在楚、晋等大国的郡县设置在各诸侯国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流官增多,流官制形成。世官“官失其守”,有些世官子弟只能依靠向那些没有礼仪文化修养的平民传授祖传的知识或技艺为生,但是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在大变革的社会里很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切实用了。“乡之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禄秩者,至此盖多降为平民,而在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家之学矣。世变既亟,贤君良相,竞求才智以自辅;仁人君子,思行道术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③。此后就是私学大兴,百家蜂起,风云激荡之下龙虎交会,很多缺乏乃至根本没有礼仪文化修养的平民凭借着个人能力也获得了进入社会上层、掌握国家权力的机遇。这也进一步使得原有的思想文化流失加剧,很多诸侯国中思想文化传承断绝。

大致来讲,春秋易学在战国时期已经逊退并隐伏于“占筮”之中,其原本占据的主导地位完全由勃勃兴起的儒家易学取而代之;直至汉代儒家易学经学化之后,儒家易学的解说体系构架基本完成,春秋易学在“占筮”之术以及《易传》的若干篇章之中的潜藏愈深,可谓“不绝若线”。

春秋易学的隐伏与儒家易学的兴起在时间上是前后承接的,春秋易学隐伏是儒家易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这一解说体系的转换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战国时期总体上的转折、嬗变及其某些特征。

战国时期诸子兴起,百家争鸣。除了不同的学说之间有争鸣,在居于主流的儒家和墨家里面又有很多学派争鸣乃至互相攻驳。在求新求异的思想潮流之中,以实用、实利为诉求,对既有思想和传世文献的修正改造或重新诠释成为必然。至少在文本解说上,很多时候儒门弟子各自创发的“新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②③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说”已经背离了经典文本的原始含义。这种趋势或特征非常早、非常迅速地发生在儒家的内部。比如孔子死后不久,对于《春秋》的讲解其“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而令鲁君子左丘明“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彼时《春秋》解说已经“失其真”,遑论汉代大行其道的《公羊传》、《穀梁传》了。

通过上文对于“春秋易学”的讨论不难看出,春秋易学是儒家易学的基础,而儒家易学对春秋时期《周易》解说的吸收与改造却具有非常显著的“失真”性。当然,这种理论上的吸收与改造是以整理或整合的面目出现的——是以董仲舒的类似工作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从事并见诸文字了,而对于这些被统合在一起的文字,我们要见其同,更要见其异。汉代《周易》经学化之后,关于孔子的或打着孔子旗号的历史文本和文本解说(特别是《彖》、《象》、《文言》)牢牢地把《周易》卦爻辞包裹起来,以致坚如铁桶,无隙可入,春秋易学遂潜藏更深——于是以汉代象数易学家们的穿凿附会、旁征博引对其亦无可辨形矣。期间虽有《春秋左传》横空出世,但面对今文经学家恋栈名利的强烈反对与肆言攻击,秉公直言的刘歆也只好叹息退避。新莽之后,《春秋左传》的真伪反而成为传统学术的一桩公案。所以直到清代,即使是高倡“以经证经”为最高法门的清代朴学大师们也没有能够从《春秋左传》中窥破春秋易例暗藏的玄机,遑论深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影响的 20 世纪新潮学人了!

春秋易学的隐伏与儒家易学的兴起正是战国时期社会大转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这个案例则明确告诉我们:在这个大转折中思想文化的传承具有“失真”特征。

三、《易传》各篇在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经传分离的易学研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实际上,不仅《周易》和《易传》二者产生时间相隔久远,《易传》各篇以及各篇不同内容的产生时间也有很大差异。所以,对《易传》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同样是非常必要的。就此很多学者已经做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于《易传》各篇的成书年代,已经作出了比较切实的论证。就《易传》分期断代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而言,有传世文献的排比、概念范畴的分析、思想线索的梳理、考古材料的参证等^①。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也取得了很多

^①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88 页。

成绩。但是就考察的总体方向而言,他们的论断往往是针对于传文的全篇,着重于考察其文句最后编纂完成的时间。而且由于《易传》各篇成书情况比较复杂,而很多学者的工作又往往是以“片言只语”的考察作为对《易传》各篇进行分期断代的依据,其结论也就不能够尽如人意。

基于对春秋易学的讨论我们可以将《易传》各篇的分期断代研究进一步细化。具体来说,基于对《左传》、《国语》之中所记载的春秋时人解说《周易》的研究,可以以《易传》各篇内容中的不同思想内涵作为划分的总体标准,即以“春秋易学”为整体参照,着重对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种种易说进行学术理路上的归纳,以期对《易传》各篇内容在学理上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因为“八卦取象比类”是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所以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八卦取象比类”就可以作为对《易传》进行分期断代的第一把标尺。另外,由于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借鉴,孔子本人的易学思想就可以作为对《易传》进行分期断代的第二把标尺。

如果我们把“八卦取象比类”作为是对《易传》进行分期断代的第一把标尺的话,那么就《易传》各篇的不同情况而言,如果其论说与八卦取象理论相互契合,那么它就是属于春秋易学的范围内。比如《说卦》的主要内容与“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完全符合,所以《说卦》就可以大致归入春秋易学的范围。如果其全篇不符合八卦取象理论,或大部分内容不符合八卦取象理论,那么它就可以归入战国儒家易学的范围。比如《彖》、《象》、《文言》。

1. 《易传》成书的复杂性

《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乾文言》、《坤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个题目共十篇文章。“唐以前人们一直坚信《易传》乃孔子所作,唐以后人们才逐渐弄清了《易传》虽蕴含孔子思想,但非孔子亲笔所作,乃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①。准确讲,除了自古流传的思想资料外,《易传》中的很多内容是孔子口授而由其门人弟子们记录整理的,这是先秦诸子著作的惯例。比如《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等先秦典籍之中都有这种祖师“述”之而门人弟子“作”之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门人弟子们在长期的学术传承之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阐发,这些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时代的思想。

金景芳先生认为《易传》“里边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有弟子记录的部

^①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分,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①,所以《易传》的成书情况非常复杂,而就其中某一篇而言,也往往并非是由一人一时完成的。整体而言,《易传》有一个数百年的形成过程,即经过讲授、记录、整理、汇编等一系列事件,甚至还有亡逸和重新发现、散佚和重新整理的极端情况。《易传》的编纂者绝对不止一人,应该是从孔子到西汉儒者的这样一个“创作—编纂”群体。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将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明确地分为以下三类,即孔子之前自古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至西汉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

第一类:孔子之前自古流传的关于《周易》的文字、口头解说以及关于《周易》占筮的解说。

孔子之前自古流传的关于《周易》的文字、口头解说内容过去只能是对其进行推测,而在明确了春秋易学的学理特征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八卦取象比类”的验证而把《易传》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准确地辨认出来。自古流传的关于《周易》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文字解说材料一定存在,比如有春秋时期韩简子见到的《易象》就应该是对《周易》文本进行解说的文字材料,金景芳先生所说在《说卦》之中保留的自古流传的《连山》、《归藏》文字解说。而口头流传的解说则比较零散,内容包括广泛,比如关于八卦的产生、六十四卦的产生、《易》的产生、《周易》的产生等种种说法,还有关于《周易》占筮的解说,比如《周易》占筮原理、《周易》占筮方法等。现在看来,这些自古流传的资料的最初整理者应该就是孔子,孔子所整理的这些资料后来被汇编进了《易传》;而正是由于孔子的整理和传授才使得这些自古流传的关于《周易》的宝贵资料有可能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就这一点而言,孔子厥功至伟。

第二类: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关于《周易》的言论被记录下来所形成的《易传》文字内容,经过孔子弟子们的记录、整理和一些必要的补充、完善。因为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孔子确实是以“观其德义”为原则对《周易》进行了彻底的义理改造和德性阐发——即“《易》之要,德之谓也”——而他的学术理路又被其早期的弟子们直接继承。在忠实继承孔子学术理路的基础上,战国早期的儒家学者对孔子思想不仅进行了记录、整理,而且很可能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完善。因此《系辞》之中既有孔子直接阐说《周易》的原话,也有明显经过整理的理论性非常强的对《易》的“德义”进行阐发的文字内容。

① 金景芳:《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周易研究》创刊号 1989 年。

第三类：流传中掺入的与孔子思想有明显差距的晚出的儒家学者的思想资料。

这些晚出的思想资料可以是《易传》之中的一整篇，比如《序卦》和《杂卦》，也可以是一段话、一句话。正所谓“儒分为八”，从荀子“腐儒”、“贱儒”的称谓中我们可以想见战国时期儒家学术流派的歧异与对立。战国时期儒家学术的流传演变无疑也反映在儒家易学之中。现在的《易传》之中，包含很多战国中、晚期的儒家学者的思想——这些思想之中的学术理路与孔子对《周易》的解释理路差异明显。

其中，第一类与第二类的区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的讨论之中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区别无疑是个难点。我们首先要明确孔子本人的易学思想，这需要进一步对孔子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展开讨论。

2. 孔子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

《系辞》和《文言·乾》中有“子曰”共二十余句，应该是孔子之语无疑^①。所以可以通过对这些孔子直接解说《周易》语句的分析讨论来考察孔子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

《系辞》之中“子曰”共二十三见，《文言·乾》之中“子曰”共六见，下面将其分为三类，并一一列举。

第一类是引述孔子对《易》的整体德义内涵进行阐述的话语，共计六次。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是《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主子将以有为也，将以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

^① 详细论述请参阅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66—171 页。

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①

最后一句比较值得重视。所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其中出现了阴阳的概念，明显比《庄子·天下》之中有“《易》以道阴阳”一句要早。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孔子的时代，阴阳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往往是学者之常识，而《庄子·天下》的“《易》以道阴阳”，也绝不是阴阳观念的源头或首次出现。

第二类是先引述《周易》爻辞，然后引用孔子所说过的针对这句爻辞的解释话语，共计十六次，其中关于“亢龙有悔”的解说重复。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席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

① 以上所引的各句“子曰”之后的双引号范围都是按照苏勇所点校的《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古今各个版本句读皆有所不同，特此说明。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可以看出，孔子对《周易》卦爻辞的义理阐发非常彻底。比如孔子解释“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中的“龙”是“龙，德而隐者也”，“龙，德而正中者也。”那么这个“龙”很明显就是指有德之人，或者说是“德而隐”或“德而正中”的君子、大人，而这种解说与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之中史墨对龙的解说有着根本不同，甚至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载的孔子自己所说的动物之龙，即“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也是截然不类。所

以,“《易》,德之用也”可以看作是孔子说《易》的整体方向 and 核心内容,这一点确定无疑。

第三类是直接引用孔子阐述德义的话语,而孔子在其讲解的最后又引用《周易》爻辞来证明自己的论述和观点,所以在孔子的这些话语里面包含着他对《周易》爻辞的基本理解。这种情况共计出现七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周易》爻辞的引用,意味着孔子对《周易》爻辞的义理阐释已经非常充分和完全,甚至使得《周易》爻辞已经完全义理化,进而具有了德义的内涵。就如同儒家著作之中频繁出现的“观点——论证——《诗经》或《尚书》文句”的引述格式一样,这里出现了“观点或论述——《周易》爻辞”的例子。就是说,孔子在讲述一些道理后,往往会引述《周易》爻辞来支持自己的论述或观点,这就像是他引述《诗》或《书》的文句一样。这说明,就阐释义理的角度而言,《周易》已经与《诗》、《书》完全等同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 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 断可识矣。”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 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综合以上三类情况不难看出,孔子在阐发《周易》爻辞的“德义”内涵之

时，不讨论更不寻求其所阐述义理的象数根据——无论是卦象还是爻象^①。所以在这个“德义”的解释过程之中，孔子无疑非常彻底地抛弃了《周易》爻辞的象数根据。

比如在解说“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句爻辞时，孔子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对照上一章的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之中陈文子对这句爻辞的解说可以发现：

第一，困卦坎下兑上，大过卦巽下兑上，坎、兑、巽、兑这四个八卦卦象被孔子完全、彻底地抛弃了，孔子所阐发的义理之中也绝没有什么“夫从风，风陨妻”之类的卦象解说。

第二，陈文子对这句爻辞的解释是“‘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这些都是以八卦卦象作为依据的引申解释。孔子的解说则与之截然不同，所谓“非所困而困”、“非所据而据焉”是由“困于石”和“据于蒺藜”的事件而生发出来的义理教训，而“名必辱”、“身必危”则明显是着意于义理教训的发挥，所谓“非所困”、“非所据”是根据爻辞所做的反向义理推演，而“名”、“身”之大则是义理教训的提炼与升华。“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这里孔子用“辱且危”代替了对“凶”这个断语的解释，而且用“死期将至”这个推论，把“不见其妻”这个卦象判断消解为“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的义理推论。所以，孔子的这种义理改造完全覆盖了原有的春秋时期“据象说辞”的解说逻辑，纯粹代之以儒家义理的推演和人道教训的开示。

虽然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之中孔子都是在解说《周易》爻辞而没有一例是解说卦辞，但是我们通过对以上这二十九个实例的逐一审视，再参阅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之后可以相信：孔子对《周易》卦辞的解说也是非常类似的只阐发义理而不涉及卦象以及爻象。就如同帛书《要》之中孔子所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

① 这里所引述的孔子所说的话里面即使是出现了“中”、“位”、“上位”、“下位”等字句也是泛泛而论，与爻象的“中”、“得位”等解说方法无关，这一点比较明显，比如第一类之中的“而易行乎其中矣”、“其言曲而中”，第二类之中出现的“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贵而无位”、“贤人在下位而无辅”、“龙，德而正中者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上下无常”等。

筮其后乎?”^①孔子“观其德义”而“后其祝卜”，所以孔子注重的是阐发《易》之中的道德和义理，而完全舍弃了占筮之中对卦象的解说方法^②。“吾求其德而已”，孔子认为探求《易》里面的道德义理这就足够了，因为“君子德行求福”，个人的道德修为对于创造“福”和“吉”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我们甚至还可以得到这样的推断：孔子的义理发挥比较自由，其中看不到有什么体系化的痕迹或倾向。

3. 后代儒者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

与孔子的这种义理阐述思路相对照，在《易传》之中我们可以归结出后代儒者解说《周易》的两种学术理路。

第一种是忠实继承孔子的思路。

可以想象，孔子逝去后，弟子们对孔子阐述《周易》义理的各种记录进行了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他们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和完善那也是细枝末节，其所形成的文字资料在总体上都是符合孔子的学术理路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些人很可能都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学术理路。

第二种是以“德义”为导向继续对《周易》进行阐释，其间发生了“理论创新”，即对孔子的原有的学术理路进行了“修正”，而这种“修正”就体现在讨论义理的象数根据和对卦德解释的系统化、完整化，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完备了儒家易学义理。

与第一种不同，这些晚出的《周易》解说的主要内容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后代儒家学者的思想，并且带有过度阐释的倾向。在这里“述而不作”的孔子很可能仅仅“肇其绪端”，即最多只是一小部分乃至片言只语是

① 陈松长、廖春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教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在《孔子家语》、《乾凿度》、《论衡》、《诚斋杂记》之中，记载着孔子或亲自或命弟子使用《周易》的四次算卦，其中记载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子家语·卷第二·致思第八》中的一次：“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离上艮下，离为火，艮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贲饰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这里孔子讲解了贲卦的卦象：离上艮下，离为火，艮为山。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孔子并不排斥占筮，因为要“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所以在反复多次的占筮实践之后，他自称“百占而七十当”（帛书《要》），似乎可谓已经“明数”了！然后才“观其德义”。而且重要的是，孔子基本懂得如何使用八卦取象的方法来说解作为占筮结果的六十四卦——而这种解说方法无疑被孔子在义理解说之中完全、彻底地抛弃了！另外，《史记正义》之中另有“孔子筮商瞿五子”一例，其中有爻位和世应之说，所以应该是后人杜撰，不计在内。

属于孔子本人的思想而被吸取或作为理论依据。儒家后学抓住孔子思想的某一点,或者是仅仅依据“观其德义”的原则,大加发挥、多方阐说而全面展开、力求完备,这就形成了非孔子所“述”的《易传》的内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门传《易》的谱系:“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这个传承过程长达两百多年,足够后继者对孔子的易学阐释进行不断的补充、接续和完善,并且在“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之后,这支传授很可能只是数支中的一支。在这些有名字留下的儒家学者背后应该还有更多的没有名字留下的儒家研易者、传易者。这些或有名或无名的儒家易学传承者之中肯定有人在《易传》里写下了自己的义理发挥和理论创新,并得以在《易传》西汉初中期结集之时被固定下来,而且字数不会很少。

就其学理内涵而言,第二种学术理路之中包含着三个理论展开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以八卦卦象生发义理,即以八卦卦象作为儒家义理的根据,这以《大象》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完全,内容也非常完整。这种解说维度无疑与春秋易学有一定的承接关系,所以其出现应该比较早,有可能是在战国早期、中期。

第二个维度:为义理寻找爻象根据,即以爻象解说儒家义理,以《小象》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不完全——尽管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周易》爻辞的全面解说——其产生应该是在战国中、晚期,而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完善和补充一直持续到汉代,并最终形成了“爻位说”。

第三个维度:用义理解说《周易》卦序,即以义理解说通行本《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序,以《序卦》、《杂卦》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完全,内容非常完整,出现时间也最晚:很可能迟至西汉。但是由于理论基础的先天欠缺,其论说在很多关节点上明显缺乏说服力,是一个不很成功的“理论创新”。

可以想见,沿着孔子开创的义理化道路,很多儒家学者对《周易》进行了阐说和发挥,其文字成果不断地被整理、汇编,最后累层叠代地制造了《易传》中的儒学篇章:《彖》、《象》、《文言》、《序卦》和《杂卦》。现在看来,其中很多义理发挥缺乏根据,甚至出现了因为对《周易》文本理解有所偏差而阐发错误的情况。比如《小象》对乾卦用九爻辞的解说是“天德不可为首也”,就与乾为元、为君这些八卦基本取象不符,所以严格来讲上面这种义理解说无疑是错误的。

4. 《易传》的分期断代

根据以上讨论,按照文字内容的具体来源,《易传》各篇的内容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八种。

第一种,孔子之前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资料。

这种资料一定存在,否则很难想象《易》会流传千年以上。《左传·昭公二年》所提到的《易象》就是这种典籍存在的明证。而且,我们还可以断定,由于这种资料对《周易》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古代的学者对它都一定会极为重视,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信而好古”^①的孔子拿到这种资料会如何处理。他对这种材料最为可能的处理就是按照原文直接抄录,而对其中特别完整的内容的处理极可能是使其单独成篇。这种单列的篇章在数百年的抄录、流传之中即使有意无意地混入一些其他的内容,或者部分文字有所改动,但这只是局部的情况,应该并不影响其主要内容。

很明显《说卦》就是属于这一种。虽然它经过了战国和西汉时期的整理和改写,但是正所谓“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②,见诸文字迟,其思想可以有很早的起源。阴阳观念以及五行、八卦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只是由于古代文献保存极为困难,致使其最终见诸已保留的文字材料比较迟,实际上这些观念很可能已经是古代学者的基本常识。

而从文本来看,《说卦》除了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是较晚编入的具有义理阐发性质的两段文字以外^③,其余的都是对八卦卦象的阐述和八卦取象的例证,这些都是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资料。笔者怀疑《说卦》中保存的这些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资料就是《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所说的《易象》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由于《易传》编纂者(《易传》的编纂者该不止一人,其第一位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其后就是战国时期直至西汉时期的儒家学者们,这里所说的编纂者偏重于后者)的改动,把这篇文字的标题写作“说卦”,却把“象”这个含义更加深刻的标题标注在典型的儒家解释作品《象传》上面——虽然这个《象

① 《论语·述而》。

② 见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跋》,载任继愈:《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③ 《周易·说卦传》第一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第二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传》中的义理解说与原本的《易象》在学术理路上差异明显,很多文字绝不相类;儒门后学又在《说卦》篇首加入一些经过整理的孔子说《易》的文字。这些对《说卦》的编辑改动自然是《易传》编纂者基于“观其德义”学术立场的一番良苦用心。^①

第二种,孔子之前自古相传的对《易》的口头解说,特别是对于八卦的创作者、六十四卦的起源、《易》的基本原理等最基本也是最关键问题的解释。可以想象,因为流传过于久远,口口相传的对八卦的作者和《易》的创作情况的描述和解说就显得有些因果含混,细节不够明确。但这些口头流传的大概解释并不妨碍一代代的古代学者进行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不管能否理解,不管是否理解准确,《易传》编纂者(或者孔子)把听到的讲述记录下来,再进行一定的加工和润色,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文字资料。《系辞》中的很多内容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或者依据文献,或者根据口头代代传授,与孔子同时代的卜官、筮者,或者是当时掌握《周易》占筮相关知识的学者的阐述讲解。这部分内容包括《系辞》中有关于“大衍之数”的记载、占筮的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对占筮的评论等内容。孔子“学而不厌”^②,周游列国,拜访过当时的很多著名学者,而其中很可能就有特别擅长《周易》占筮的人。当时《周易》的基本应用就是占筮,孔子自称“百占而七十当”(帛书《要》),很明显是专门学习过占筮并曾经多次实践。

第四种,孔子言说的记录,或者说是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的话语进行记录和整理而形成的思想资料。《系辞》和《文言·乾》中有“子曰”共二十余句,无疑就是孔子言说的记录。

第五种,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的讲述进行补充、完善后而形成的思想资料。孔子本人既然“述而不作”^③,那么除了记录、整理之外,儒门学者对孔子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其中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孔子的学术理路,是“照着讲”或“接着讲”。虽然有些论说的阐释角度、阐释重点不尽相同,但是总体而言,仍然可以归属于孔子的思想。

第六种,以八卦卦象作为义理的根据,比如《大象》。

第七种,为义理寻找爻象根据,比如《小象》。

① 郭沂先生认为:“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乾文言》的第一节”(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或第 280 页)。这种划分与笔者差异明显,仅在第一部分稍有相同之处。

②③ 《论语·述而》。

第八种,用义理解说《周易》卦序、卦义。比如《序卦》,就很可能是战国末期产生的思想资料,比如《杂卦》,有可能是汉代才产生的思想资料,但是由于某种机缘,它们也堂而皇之地名列《易传》之中。

(1)《说卦》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说卦》的主要内容属于第一种,即是孔子之前自古相传的解说《周易》或《易》的文字资料。比如金景芳先生就曾经明确指出:从“天地定位”到“坤以藏之”应该是《归藏》遗说。此处的“坤以藏之”与下文的“万物之所归也”的“归”字联结起来,正是“归藏”一名。从“帝出乎震”到“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强调“艮”,说“艮”是“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乃《连山》遗说^①。金先生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视。

《说卦》的第一、第二章属于第二类,即是孔子的思想资料,即是孔子有所讲述,而被其门人记录,经过后人整理甚至一些补充之后,最终被编辑在《说卦》的最前面,进而为《说卦》加上了一顶儒家的大帽子。

《说卦》的第三章的前半部分,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有不同版本,即马王堆帛书的“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搏(薄)。”二者不尽相同,而马王堆帛书版更为优胜。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第三章与第一、第二章一样,也是被儒门编纂者辗转抄录在这里的。因为《说卦》前三章也出现在马王堆帛书《衷》之中,所以把第一、第二章与第三章直接抄录在一起的这个文献整理过程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而在这个抄录以及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错讹,即第三句与第四句颠倒,水火换位,还有意添加了一个“不”字。此处应该是“火水相射”,以帛书本为是,取水火相互制摄、通透之意,即下文所说的“水火相逮”。

但是再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个第三章与第一、第二章来源不同,它应该属于第一类,是孔子之前自古相传的解说《周易》或《易》的文字资料。

对于第三章之中出现的八卦序列,廖名春先生专门著文予以详细讨论,他以第三章之中的“顺”解释这一章的八卦出现顺序“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以“逆”解释第四章的八卦出现顺序“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并据以认为“将第三章排除出《说卦》,则第四章的八卦之序、第六章的六子卦之序无从得以解释”。^②

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想法,在这里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①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187页。

② 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1997年第2期。

第一，这里的“顺”、“逆”首先应该是指第三章最后的“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这可以看作是对《易》的基本功用的一种描述性的解说，似乎不应该在八卦出现顺序上寻求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指定“顺”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逆”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的话，那么“数往”和“知来”又如何解释呢？从下文来看，“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虽然可以和“数往”比较明确地对应起来，但是“知来”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吗？这样的“顺”、“逆”是不完全匹配的。所以廖先生的解释恐怕有一些说不通。

第二，如果把帛书缺失的四字不按照今本补作“山泽通气”，而是补作“泽山通气”，那么“天地定位，泽山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这个顺序倒真的是与先天八卦的排列顺序一致了。历史上邵雍曾经以《说卦》的第三章做为先天卦序的理论根据，现在看来这似乎也不是捕风捉影。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邵雍先生的先天易学另有传授，其先天卦序并不是参研《说卦》的这一段文字本身而得出的，否则一千多年下来何以唯有宋代邵雍发现其中另有玄奥？

第三，《周礼》有三《易》之说，而《连山》、《归藏》据载分别是以艮、坤为首卦。“天地定位”和“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可以对《周易》为何以乾卦为首卦进行很好的说明，而“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则很好地说明了《连山》为何以艮为首卦，“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则很可能是《归藏》之所以以坤为首卦的八卦理论根据。总之，三种首卦排列似乎都可以在《说卦》所记载的八卦理论之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说明，而各种八卦排列以及六十四卦排列经过后人有所目的的一些次序改变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四，《说卦》中反复出现了后天八卦顺序，所以后天八卦顺序应该是《周易》研究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八卦顺序，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所以，暂时可以把第三章归入《说卦》之内，因为其内容本身有着深刻的八卦理论背景，它应该不是孔子的思想创造，即使它很可能经过了孔子或其门人弟子的一些有意无意的改动。

廖先生既然认定《说卦》第三章最后一句“是故《易》逆数也”应该据帛书本改作“是故《易》达数也”，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大致认为这句话的来源是孔子思想，因为现在看来只有孔子在帛书《要》之中以“达数”和“达德”作为这两种基本途径对《易》之研究进行了区分。鉴于《说卦》在汉初曾经散佚，很可能有错简，我们甚至可以把《说卦》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八卦相

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直接放在第二章或第一章的后面，这样第三章与下文可以联系得更加紧密，内容也更加贴切。

今本《说卦》的第四章开头是“雷以动之”，而第五章开头是“帝出乎震”，都以震雷为开端，二者非常符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说卦》原本是可以这样开篇的。

另外，就《说卦》的具体内容而言，第五章之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在这一段八卦方位叙述之中突兀挺立，是唯一一句谈论圣人的话，很可能是某一位儒家学者一时兴起而插入的一句评述；而“兑正秋也”似乎由“兑正西也”错衍而来，因为这一章中的其他七卦都只说方位，不说季节。

(2)《系辞》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就重要性而言，《系辞》仅次于《说卦》，其主要内容的编纂完成应该距离孔子不远，甚至有些内容还很可能是由孔子亲手编纂的，因为其中除了有十余句“子曰”之外，还记载着很多自古以来口头流传的解说《周易》或《易》的资料。

比如《系辞上》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对八卦理论的深刻阐释，应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解说，可以归入第一种。

再比如《系辞下》第二章的前半段，即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古老的对八卦产生进行解说的文字。很明显，这一段应该归为第一类，如果再细化的话，可以把它归为第二种。

而这一章的其余文字，即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①。

① 这里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与上下文不相协调，应该是后代学者插入的义理阐发，宜删。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很明显也是第一类第二种。文中频繁出现“盖”字，表明作者是在推测，或者是有所耳闻、有所依据，但是又有些不敢肯定。确实，因为如果认定其言属实，那么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产生就要比以上这些器物的发明创制早上很多，恐怕是在所谓的石器时代了——对此种说法很多现代学者不能接受，因而对这一段文字多有批判，甚至有些学者干脆直斥其非：“‘为网罟’、‘为耜’、‘耒’以及‘为舟’、‘为楫’等等，都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和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决不是因为取诸什么卦而制造出来的。例如六十四卦中有井、鼎等，都是卦有取于物，而不是物有取于卦。所谓‘盖取诸离’种种说法，都是倒果为因，有悖事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①按照占据主流的人类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上面这些说法无疑是荒谬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段文字还是在提醒我们有这样一个可能：穷追八卦的产生问题并试图给出各种社会生活经验的解释在总体研究方向上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产生有可能不是以生产生活的内容和经验为依据的，即可能是在八卦和六十四卦产生之后，才有了网、舟之类器物的发明和创造。所以，八卦的产生过于久远，我们现在除了接受《易传》中的既有说法之外似乎无路可走，因为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答案。

《系辞上》中有关于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的内容，即

① 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2 页。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些内容无疑是第三种。因为硕果仅存，所以尤为重要。

此外还有一些片言只语，在仔细鉴别之后，部分内容可以归入第一类。

比如《系辞下》的第一章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契合八卦取象，很明显是对春秋易学有所听闻或得到些传授，但是“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虽然解说了八卦重叠产生六十四卦，但是却把八卦的卦象一概抹杀而全部归结为“爻”；而“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则隐约地把阴阳爻的变化作为《周易》解说的中心；最后一句“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则是应时应景，最终还是要以爻变来解说卦爻辞。所以前面几句“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可以归为第一类，而后半部分可以归为第二类。

再比如《系辞下》的第三章有“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所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就很有理论深度，基本上解说了什么是“易”以及为什么春秋时期解说《周易》的典籍叫作《易象》。但是“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就又把爻象放在中心位置上了，这也就说明了作者的思想归属。所以前面一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可以归为第一类而后半句可以归为第三类。

《系辞上》的第一章，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其内容是糅合春秋易学的八卦取象而作出儒家义理的阐发。其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都与八卦取象甚有关联，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渊源有自——除了孔子口授或书写，我们目前还找不到第二个可能的作者，所以可以大致归为第二类第五种。

《系辞下》的一段话，即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是对爻辞的吉、凶、悔、吝等断语进行区别讨论和总结说明——当然现在看来这里所谓的“多”仅仅是估计，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计——它可以看作是“爻象说”的理论起点，也可以归为第三类第七种。

《系辞》中有多人多次就同一问题或相关问题反复阐说，其中个人发挥成分居多，说法往往不一，甚至互相抵牾。比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与“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是相同重复；“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相近重复；“八卦定吉凶”和“天垂象见吉凶”是前后不一致；“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和“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是抵牾，等等。

正是因为《系辞》杂糅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思想内容于一炉，所以“对于它的成书年代，学者分歧较大，约有战国前期说、中期说、后期说、秦汉说等”^①。考虑到《系辞》的编纂时期很长，并非出自一人一时，所以就不同来源的不同部分而言，以上几种说法可以并立不悖，各自的考证研究都具有价值，可以加深我们对《系辞》成书过程的理解。

(3)《大象》、《小象》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大象》的主旨是首先用八卦取象简单解说六十四卦卦象及卦名，然后据以阐述儒家义理，即阐说理想人格“君子”或“圣王”的修养和行为。在这个过程之中隐含着类比的推理逻辑，直接为其义理阐说提供说服力。虽然也是以“观其德义”为基本原则，但《大象》的解《易》理路与孔子的解说理路在具体方法上的差异比较显著，这一点前文已经讨论过了。《大象》之中颇

^① 杨庆中：《周易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9页。

有一些语句可以与战国时期流传的儒家论说互相印证，乃至完全相同^①。而从其较多地采录曾子言语的情况来看，^②《大象》应该与战国儒家学派之中的曾子一脉关联较大。所以《大象》总体上应该归为第三类第六种。

有学者认为“从《左传·昭公二年》的记载可知，《大象传》可能源于鲁太史所藏之《易象》。所以，在《易传》七种十篇中，《大象传》的形成应该是最早的。”^③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大象传》的名字之中有“象”字就认为它就是春秋时候的《易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的时候，《大象传》甚至《小象传》就存在了，而公元前551年出生的孔子这时候才十二岁！所以综合来看，上面这种推断无疑难以成立。在经过长期流传和汉初的最终编辑之后，“易象”这一原有的篇章题目明显已经被彻底改换！^④所以关键是要对春秋时候《易象》的内容进行恰如其分的推测，而根据上文的讨论，可以认定《易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卦》。所以《易象》与《象传》基本无关，《象传》应该是战国早、中期的作品。

虽然都是讲解义理，《小象》的解《易》理路不同于《大象》，它与孔子的解《易》理路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把《系辞》之中孔子直接言说的爻辞解说与《小象》之中的爻辞解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表：

表 3

对应的卦爻辞	《系辞》之中孔子所说——“子曰”	《小象》讲解——比较评价
解卦六三部分爻辞	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负且乘，亦可丑也——全然无关
噬嗑卦初九爻辞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履校灭趾，不行也——全然无关

① 严灵峰：《无求备斋易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② 参见高新民：《易学史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3—96页。

③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79页。姜广辉先生亦有“文王、周公《易象》原本今不可见，今《易象》《〈周易〉大象》可略当之”之论（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

④ 类似的，郭沂先生也有相同看法（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并且认为“《系辞》里有的‘象’字，显然指《象》传”，即今本《易传》中的《象传》（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这近乎于“望文生义”，更加缺乏依据。

对应的卦爻辞	《系辞》之中孔子所说——“子曰”	《小象》讲解——比较评价
否卦九五部分爻辞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全然无关
鼎卦九四爻辞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全然无关
豫卦六二爻辞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谄，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全然无关
复卦初九爻辞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有些相关
益卦上九爻辞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全然无关

解卦六三爻辞是“负且乘，致寇至，贞吝”。孔子解释说，“负”是小人之事，言下之意“乘”是君子之事，“负且乘”就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所以“盗思夺矣！”“作易者其知盗乎！”孔子进一步在政治意义上引申：“负且乘”是“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则是孔子对此在义理上的进一步的发挥。对比《小象》的讲解“负且乘，亦可丑也”，其结论归结为一个“丑”字，这与孔子解说的微言大义全然无关。

噬嗑卦初九爻辞是“履校灭趾，无咎”。孔子的义理引申很深刻，他认为“小人”不能以仁义来劝导，只能够导之以刑，即只能够“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最后引用“履校灭趾，无咎”，是“此之谓也”。言下之意。“履校灭趾”是很重的惩戒，这是“小人之福”，所以“无咎”。《小象》讲解“履校灭趾，不行也”，落脚点是“不行”二字，是针对爻辞之中的“灭趾”而言，明显与孔子所着力阐发的义理全然无关。

否卦九五爻辞是“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子阐发义理最后的落脚点是这句爻辞的后半句，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而《小象》所讲解的则是这句爻辞的前半句“休否。大人吉”，而且就其所阐发的义理

内容本身而言二者也是全无关联。

鼎卦九四爻辞是“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孔子阐释的是德义不足“不胜其任”的问题，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小象》讲解的是“信”的问题：“覆公餗，信如何也”。两种讲解各有主题，互不相关。

豫卦六二爻辞是“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孔子讨论的是“知几”的妙用，然后引用这句爻辞来说明这一道理，认为“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而《小象》认为“不终日”却是因为“中正”。这两种解说不能相容。

孔子引用复卦初九爻辞来说明颜回德行极好，让他非常满意：“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小象》的讲解则是“不远之复，以修身也”，认为这句爻辞是讲修身的事情，与孔子的极言修行之好并不完全一致。二者有些相关。

益卦上九爻辞是“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孔子大谈君子德政修养，认为君子要“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否则“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就会“伤之者至矣”，就是“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小象》讲解“莫益之”，是“偏辞也”，讲解“或击之”，是“自外来也”，其落脚点是“偏辞”和“自外来”，与孔子所言全然无关。

下面，再把《系辞》之中孔子间接言说的爻辞解说与《小象》之中的爻辞解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表：

表 4

对应的卦爻辞	《系辞》之中孔子间接言说(没有“子曰”)	《小象》讲解——比较评价
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全然无关
同人九五爻辞前半部分“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大师相遇，言相克也——解说“大师克相遇”，与孔子所言全然无关
大过初六爻辞“藉用白茅，无咎。”	苟错诸地而可矣；席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全然无关

续表

对应的卦爻辞	《系辞》之中孔子间接言说(没有“子曰”)	《小象》讲解——比较评价
谦九三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有些相关
乾上九爻辞“亢龙有悔。”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全然无关
节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全然无关
大有上九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全然无关
咸卦九四部分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憧憧往来，未光大也——全然无关
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全然无关
解上六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全然无关

下面，再把《文言》之中孔子言说的爻辞解说与《小象》之中的爻辞解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表：

表 5

乾卦爻辞	《乾文言》之中孔子所说(“子曰”)	《小象》之中的讲解——比较评价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全然无关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有些关联

续表

乾卦爻辞	《乾文言》之中孔子所说(“子曰”)	《小象》之中的讲解——比较评价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全然无关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	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全然无关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相关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全然无关

综合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就其所阐发的义理内容而言，还是就其阐发义理的角度而言，在整体上《小象》之中的爻辞解说与孔子思想没有关联。所以，《小象》只可能是战国晚期乃至西汉早期儒家学者的创作，应该归入第三类第八种。

(4) 《文言》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乾文言》开篇有“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与《左传·襄公九年》中穆姜在解说《艮》之《随》时对“元亨利贞”的解说基本相同，所以这一段应该是属于第一类，即自古相传的《周易》解说；由于其见于春秋时期的口头述说，所以可以暂时归于第二种。

《文言》中有“子曰”共计七见，分别解释乾卦七条爻辞，属于孔子言说，归入第二类第四种。还有的话语与孔子的义理阐说理路非常符合，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以将其归入第二类第五种。

《文言》的其余内容比较复杂，主要是按照“观其德义”的原则阐述儒家义理，可以将其归入第二类第五种；出现了以乾坤卦象解说德性的语句，比如解说乾卦“刚健中正”，解说坤卦“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所以可

以将这几句解说归入第三类第六种；在《乾文言》之中还出现了以爻象作为说理依据的情况，比如“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比如“重刚而不中”，所以可以将这几句解说归入第三类第七种。

关于《文言》，刘大钧先生“有一种猜想：当初它并不是只有《乾》、《坤》两篇，而是六十四篇，也就是每卦一篇，是当时经师授《易》的讲义，后人在进行整理时，可能碍于六十四卦篇幅太长，故只取了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坤》两卦作代表，其余一概不用了”。而这种猜想的根据是：“在《系辞》上下两篇中，以‘子曰’的形式共计讲了十六卦中的十八个爻辞。从对这十八个爻辞的解释看，它的思路 and 行文与《文言》极为一致。其中‘亢龙有悔’一段，与《文言》《乾》的解说一字不差。”^①

刘大钧先生明言这只是一种猜想，并不是判断或论证。但是此说流传较广，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接受这种猜测，因此这里很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其一，上文曾经讨论过《系辞》之中以“子曰”的形式出现的爻辞解释，它们应该是孔子所言，这一点已经比较明确。而在后代儒者的记录整理过程中孔子所言在《文言》之中也有所记录——很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的多次整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二者的“思路 and 行文”可以“极为一致”，个别的爻辞解释甚至重复出现。

其二，就我们所知在儒家的文献整理传统之中，对古代文献进行大篇幅删减的只有孔子，而在孔子所言成为经典之后，再有人对这些孔子所言进行大篇幅删减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这个人就称不上是儒者了。所谓“碍于六十四卦篇幅太长”而删减其余六十二卦的解说，这种理解很可能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同样是删减，为什么偏偏是《文言》而不是《彖》、《象》进行这种大规模删减呢？就乾坤二卦看来，《彖》、《象》的解释无疑更加简略，相对浅薄，如果《文言》真的是六十四卦俱全，反而是《彖》、《象》应该一概删除，绝不姑息！

其三，假如这种删减是无意为之，即其余六十二卦的解说在历史的变迁之中亡逸了，再也无法找到。但是，相对而言，儒家典籍保留的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无论是在新近出土的文献之中还是在历代流传的典籍之中，我们都找不到孔子对其余六十二卦进行全面解说的一点点踪迹呢？而且根据概率计算，如果我们假设在六十四卦解说之中仅有相邻两卦存留其余亡逸的话，那么最终只有《乾》、《坤》两卦存留的概率只有六十三分之一，可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

① 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 1986 年版，第 18—19 页。

其四,《系辞》中有许多孔子以及后代儒者着意论说乾、坤之德的话语,其基本思路是:因为《易》中乾、坤最为重要,所以通过对乾、坤之德的论说可以揭示《易》的内涵。这些话语是《文言》对《乾》、《坤》两卦进行义理解说的直接根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

乾坤其易之缊邪?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正是因为儒家的观念中《乾》、《坤》两卦极端重要,所以《文言》才特别收录了很多言语,反复地对《乾》、《坤》两卦进行义理解说。其中《乾文言》之中对乾卦爻辞的解说居然有四遍,而除了第一遍有“子曰”标明是孔子所言之外,其余的三遍解说都是后代儒者附丽的义理发挥。就语气而言,第二遍解说与《小象》相似,第三遍解说与《彖》有些相似,都非常简短,成就不大。而第四遍解说则义理浓重,论说充分,着重阐说君子、大人之德,对第一遍孔子的解说进行了继承和引申,很有水平。反观《坤文言》所收录的内容就非常匮乏,其中对坤卦爻辞的解说仅有一遍,其作者似乎就是《乾文言》之中对乾卦爻辞进行第四遍解说的解说者。所以比较而言,《坤文言》与《乾文言》并列都是非常勉强的,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六十二卦的《文言》解说。

总之,由于《文言》之中鲜明地表现出了源于孔子的注重《乾》、《坤》两卦的解《易》理路,所以《文言》不可能是完整的六十四卦俱全的理论形态,它应该只有《乾》、《坤》两卦。

(5)《彖》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彖》的主旨是解说卦象、卦辞并阐发义理,其中的卦辞解说往往非常简

略,而对儒家义理加以发挥才是其论说重点。《彖》中对六十四卦卦象的解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铺垫,其作用是为义理生发提供基础和根据。比如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在对卦辞进行解说的时候,《彖》中还出现了很多为义理寻找爻象根据的情况,即“乘”、“中”、“应”、“当位”等爻象之说。比如解说夬卦的时候有“‘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这是“乘”;解说升卦的时候有“刚中而应,是以大亨”,这是“中”和“应”;解说既济卦的时候有“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这是“当位”和“应”……

而且,从其解说之中对“中”的着力推崇,可以看出《彖》与《小象》类似,都与战国儒家学派之中的子思一脉有较多关联^①。所以,《彖》中内容可以归为第三类第六种、第七种。

另外,《彖》中的“损,损下益上”和“益,损上益下”被认为是“卦变之说”在战国时期(或是孔子解说之中)已经存在的证明。但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迂曲强解,没有什么说服力。

第一,《易》学史上的卦变之说,是汉代易学家创造出来的《周易》解说方法。由于其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早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驳斥,比如宋人郑汝谐、清人黄宗羲、胡渭、焦循等。清人胡煦更是详细论述“卦变”之说不可信据,在其专著《周易函书》之中,胡煦详尽举例,全面系统地批驳了卦变说的种种谬误。现代易学学者吕绍纲也撰文详尽总结历代学者相关研究,着力对其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批驳。^②

第二,根据《彖》的文意,所谓“损上益下”的直白理解就是减损居上位者(君),利益居下位者(民),即“自上下下”,所以是“民说无疆”,是“中正有庆”。所谓“损下益上”的直白理解就是减损居下位者(民),利益居上位者

① 参见高新民:《易学史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104—110页。

② 吕绍纲:《略说卦变》,载《周易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20页。

(君),所以是“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是“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里面没有一点点卦变的影子,强用卦变解说“损下益上”或“损上益下”明显就是附会。

所以,《彖》中没有卦变之说,也不足以作为卦变之说的理论依据。

此外,有学者认为《系辞》所说的“彖者,言乎象者也”里的“彖”字“一定不是指卦辞”,“《系辞》里的‘彖’、‘彖辞’皆指《彖》传”^①,这种说法颇为武断,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系辞》中“彖者,言乎象者也”里的“彖”字还是解说为卦辞(以及爻辞)最为合适,而用“彖”字来命名《彖传》则应该是汉初之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6)《序卦》、《杂卦》学理上的分期断代

历史上,《序卦》曾经被奉为主臬,一条条地被分署在《周易》文本中每一卦的最前面,而《杂卦》也一度很受重视。实际上,在《易传》十篇之中,这两篇文字与春秋易学以及孔子易说关联最小。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序卦》、《杂卦》之中的八卦卦象与《说卦》之中的八卦基本取象做一下对比,即

表 6

《说卦》	《序卦》	《杂卦》
乾,健也。乾为天	天	乾刚(不准确)
坤,顺也。坤为地	地	坤柔(不准确)
震,动也	震者动也	震,起也(不准确)
巽,入也	巽者入也	巽伏也(错误,《说卦》坎“为隐伏”)
坎,陷也	坎者陷也	坎下也(不准确)
离,丽也	离者丽也	离上(不准确)
艮,止也	艮者止也	艮,止也(准确)
兑,说也	兑者说也	兑见(错误)

不难看出,以《说卦》之中的八卦卦象为标准,《序卦》是比较准确的,而《杂卦》之中的八个经卦卦象只有一个是准确的,却有两个是错误的,其余都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进一步,可以把《左传》、《国语》中的六十四卦取象与《序卦》、《杂卦》之中的六十四卦取象进行对比。即

^①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3、294 页。

表 7

《左传》、《国语》	《序卦》——比较评价	《杂卦》——比较评价
屯:厚,固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错误)	屯见而不失其居。(错误)
豫:乐	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错误)	豫怠。(错误)
师:师	师者众也。(不准确,坎为众)	师忧。(错误)
临:不行	临者大也。(错误)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错误)
观:犹有,在后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错误)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错误)
明夷:日,明	夷者伤也。(二者皆可)	明夷诛也。(错误)
谦:不足,不终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模糊)	谦轻。(错误)
比:人,合	比者比也。(同义反复)	比乐。(错误)
泰:天地配	泰者通也。(二者皆可)	否泰反其类也。(模糊)
蛊:女惑男,风落山,淫溺惑乱之所生	蛊者事也。(不准确,应该是淫溺惑乱之事)	蛊则伤也。(错误)
困:困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错误)	困相遇也。(错误)
归妹:归妹	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错误)	归妹女之终也。(错误)
睽:孤	睽者乖也。(比较准确)	睽外也。(不准确)

与《左传》、《国语》之中的六十四卦取象相比较,《序卦》和《杂卦》对六十四卦的解说皆错讹迭出。很明显,《序卦》与春秋易学关联很小,而《杂卦》则与之完全没有关联。所以,从探究春秋时期古人如何解说《周易》卦象这个角度来看,《序卦》的参考价值较小,而《杂卦》则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那么,《序卦》、《杂卦》继承了孔子的易学思想了吗?

《系辞》之中有这样一段话,其中反复三遍申明了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的卦德,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六十四卦卦德卦义的部分解说: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把这一段话中的卦德解说与《序卦》、《杂卦》之中的卦德阐释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下表：

表 8

《系辞》中的卦德阐释	《序卦》中的卦德阐释——比较评价	《杂卦》中的卦德阐释——比较评价
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比较符合，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履，不处也——不符合
谦，德之柄也；谦，尊而光；谦以制礼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不符合	谦轻——不符合
复，德之本也；复，小而辨于物；复以自知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不符合	复，反也——有些符合
恒，德之固也；恒，杂而不厌；恒以一德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有些符合	恒，久也——有些符合
损，德之修也；损，先难而后易；损以远害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不符合	损、益，盛、衰之始也——不符合
益，德之裕也；益，长裕而不设；益以兴利	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不符合	损、益，盛、衰之始也——不符合
困，德之辨也；困，穷而通；困以寡怨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不符合	困相遇也——不符合
井，德之地也；井，居其所而迁；井以辨义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不符合	井通——不符合
巽，德之制也；巽，称而隐；巽以行权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不符合	巽伏也——不符合

可以看出,《序卦》、《杂卦》之中的卦德阐释基本上都不符合《系辞》中孔子对卦德卦义的解说,很少有比较符合的例子,没有完全符合的情况。所以就对六十四卦进行义理阐发而言,《序卦》与《系辞》中孔子对卦德卦义的解说全然不同,前者对后者毫无继承性可言,《杂卦》也是如此。

另外,帛书《要》篇之中记载了孔子对损、益二卦进行的解说,说益卦是“万物之所出”,损卦是“万物之所老衰”,“可能同《杂卦》‘损、益、盛、衰之始也’有关”^①。但是在《淮南子·人间》和《说苑·敬慎》以及《孔子家语·六本》里同样是关于孔子论说损益两卦的记载之中,并没有任何“万物之所出”或者是“万物之所老衰”的字句。所以这种相关性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杂卦》之中的有些解说可能有一定的来源,但是这些解说却不一定就直接源自孔子——而且上述帛书《要》与《杂卦》二者语句含义的相似程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就整体而言,《序卦》、《杂卦》与孔子思想没有直接关联。

另外,《系辞上》第二章有“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这似乎是《序卦》最直接的理论根据,但是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模糊,根本不足以说明《序卦》的内容与特征。

比较而言,《序卦》的理论成就比《杂卦》要高,其作者对于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卦象的理解应该是得到了儒家学者的教授和传习,其对个别卦象的解说还算是比较贴切,而《杂卦》之中的解说就几乎找不到与孔子之言的相合之处。《杂卦》的解说除了对八卦自相重叠而产生的八个六十四卦偶有说中外,其余几乎无一中的。所以相对于春秋易学而言,《杂卦》作者可以说是毫无见地。《杂卦》的理论建树是注意到并着意阐发了六十四卦两两相对的关系,而其种种阐说都是一己之见、一家之言,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据——无论是与春秋易学相对照还是与孔子思想相对照。

就学理而言,《序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尝试用比较明晰的关于卦德卦义的阐发和推理来解说《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当然其中隐含着的重要前提是:在《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之中存在着一个明确的排列规则或者说是理解方法,而古今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排列规则或者说是理解方法很可能是彻底解开《周易》谜团的一把钥匙。事实上,在具有截然不同的排列顺序却排列得更加整齐的帛书《周易》出现以后,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序卦》所代表的这种《周易》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吗?古人用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来表达思想就一定要严格服从一种或几种既定的推理规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84页。

则吗？我们恐怕很难否认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今本《周易》之中的卦序排列是由于其最初排列者——注意：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周易》文本的编纂者——基于其本人对《易》的一定角度的理解而展现出来的一种“个性”解说，而这种通过排列六十四卦顺序而表现出来的个人理解与《周易》或《易》的内容本身不一定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其实是两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序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今本《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排列没有一以贯之的明确规则或方法，因为现在看起来它对卦序的解释实际上是强自说解，很成问题。即使历史上有学者认可《序卦》之中对《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的解说是符合《周易》文本的并试图证明这一点，但是除了失传的《连山》、《归藏》之外，帛书《周易》的卦序已经明确证明了《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非唯一性。

《序卦》、《杂卦》晚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文言》、《系辞》、《说卦》”，《易传》七种十篇之中太史公唯独不提《杂卦》和《序卦》，这就说明二者要么还没有出现，要么就是太史公根本不认可其与孔子的关系。二者无疑是在汉武帝时期之后才被正式列入儒家《易传》之中的。很可能是在汉代经学大发展时期，出于充实易学典籍的需要，它们被儒家学者收入《易经》讲习之中以壮声势，最终造就了《乾凿度》中所谓的“十翼”之说。

《序卦》、《杂卦》属于第三类第八种。

(7) 总结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基本完成了对《易传》的分期断代，这样就得到下面这一张表，其中符号“○”表示有部分内容属于对应的种类：^①

① 郭沂先生认为：“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乾文言》的第一节。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包括《系辞》的一部分，属《论语》类文献。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乾文言》，包括《乾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我名之为《乾坤大义》，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部为孔子易说”（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或第 280 页）。不难看出，郭沂先生对《易传》两类内容的区分比笔者的上述分类要简略得多，差异也非常明显。整体而言，郭沂是分为两类，笔者是分为三类。但是，既然“平心而论，汉代所传文献确有鱼目混珠的现象”（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 页），那么比较而言分为三类就更加合理。而且就第一类而言，郭沂先生显然把笔者所列举的第三类内容也涵盖进去了。当然，郭先生也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其部分陈述上文已经有所涉及。对于相关的种种差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详细进行比较，此不赘述。

表 9

		《说卦》	《系辞》	《象》	《彖》	《文言》	《序卦》	《杂卦》
第一类： 自古流传的 思想资料	第一种：文字资料	○	○					
	第二种：口头资料		○			○		
	第三种：占筮资料		○					
第二类： 孔子的思想资料	第四种：孔子直接言说		○			○		
	第五种：弟子记录整理	○	○			○		
第三类： 晚出的儒家思想资料	第六种：卦象为义理根据			《大象》	○	○		
	第七种：爻象为义理根据			《小象》	○	○		
	第八种：义理解说卦序						《序卦》	《杂卦》

《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是历史上关于孔子与《易传》关系的最早记载。《史记》作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而杨何为孔子易学传承体系中的九传弟子，这在《史记》之中有明言。司马迁的易学知识来源于其父，直接承续孔门正宗，所以《史记》中的这一段记载非常可信。既然太史公的所谓的“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准确的记载，那么，太史公用相对含混的“序”字而不用含义明确的“作”字，就有着特殊的意义。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所谓的“序”至少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具体就《说卦》这一篇而言，其开篇的两三章文字又使得“序”字隐约有了一些“作序”的含义。正是在“序”字的多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司马迁对孔子与《易传》关系的可信记载。因为实际上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相当复杂，很难用一个汉字准确地进行概括。所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太史公在这里使用含义比较丰富的“序”字来表述可以说正是一种模糊的准确。

《易传》的分期断代研究是对《易传》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对于廓清易学史的源头有重要意义。

丁、《周易》占筮的相关问题

从《尚书》、《左传》、《国语》、《周礼》和《礼记》的记载来看，占筮是周代社会生活中极为庄重的大事，古人认为其与国家或个人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周易》作为一本“占筮之书”无疑体现着当时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最高认知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周易》可以作为占筮的指导书或参考书，但《周易》中的思想内涵无疑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占筮操作。占筮只是《周易》思想的一种应用方法以及表述形式^①。在“惟尔上天有灵”的命占和繁复的占筮操作背后隐藏着的“八卦取象比类”（或者说“八卦推理模型”）无疑是《周易》的核心内容——它才是春秋易学的真精神。所以作为占筮之书，《周易》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思想，即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整体”理解和把握，对于21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讲仍然很有意义。

总体而言，使用《周易》占筮可以分为“成卦”与“解卦”两个过程：成卦是以数求卦，解卦是以卦论象。人们一般习惯于把使用《周易》占筮总称之为算卦，这种说法侧重于指成卦过程。成卦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多次反复的随机过程来确定老阴、老阳、少阴、少阳进而确定这次占筮的本卦之和卦。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解卦过程更加重要，更加复杂^②。因为这是《周易》思想内涵的直接的灵活的展现，直接关联到解卦者对《周易》八卦推理模型的理解与把握程度如何。所以就易学研究而言，无疑要以解卦过程为研究重点。

从历史上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儒家易学对《周易》篇章体例和辞句本义的遮蔽，比如人们对占筮的摒弃和忽视，春秋之后人们很快丧失了对《周易》所隐含的八卦模型的正确理解，春秋时代《周易》的初始含义早已

① 曾经有很多学者认为出土文献之中的数字卦是易卦符号的起源，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数字卦的准确内涵是以《周易》（或《易》）作为指导来进行占筮而形成的直接占筮记录，它只能够说明当时在占筮之中易卦系统已经存在了，却绝不能够逆向说明易卦符号的起源。详细讨论见本书附录三《数字卦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研究》。

② 《乾凿度》有“孔子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的记载，如果其事属实，可见以孔子之多闻，亦以解卦为难事而不得不求助于人。

经笼罩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仅就占筮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在宋代，以朱熹为首的很多易学学者在占筮解卦时都不能够准确地查阅到所对应的解卦依据，还有很多易学家严格依照《彖》辞与《象》辞来解说《周易》卦爻辞，甚至以《彖》、《象》之辞来替代《周易》卦爻辞。所以，非常有必要对《周易》占筮的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和澄清，以便更好地说明春秋易学以及《周易》所内涵的八卦推理模型。

一、大衍之法与九六之交

使用《连山》、《归藏》进行占筮的方法已经失传，而使用《周易》进行占筮的方法也已经不可详考，现今唯有《系辞》所载的“大衍之法”流传下来，即：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以其为基础而生成的占筮方法现在一般称之为过揲法。此法在汉、唐时颇为流行。这个过揲法的具体操作是：

占筮者首先用右手将五十根蓍草中的一根取出，放在一旁，然后用两手将参与演卦的四十九根蓍草任意一分为二，其中左手一份象“天”，右手一份象“地”。接着，从右手之中任取一根蓍草茎，置于左手小指间，用以象“人”。这样就形成天、地、人“三才”的格局。然后，以四根为一组，先用右手分数左手中的蓍草，再以左手分数右手中的蓍草。一组一组地分数完后，两手中的蓍草茎余数必有一定规律：左余一，则右余三；左余两，则右亦余两；左余三，则右余一；左余四，则右亦余四。这时，将左手所余蓍草茎置于左手中指与无名指间，右手所余蓍草茎置于左手食指与中指间。这样，左手指缝间的蓍草茎余数（包括一开始置于无名指与小指间象征“人”的那一根）非五即九，这时剩下的蓍草数目必为四十四或四十。到此为止，完成了蓍草演算的第

一步，古称“第一变”。

“一变”之后，把左手指缝间的蓍草放在一边不用，又将两手所持的四十四或四十根蓍草茎按“一变”的同样方法和顺序进行演算，即先将四十四或四十根蓍草茎合在一起，然后任意一分为二，用右手四四一组分数左手中的蓍草茎，然后用左手分数右手中的蓍草……

这个“二变”的结果，左余一，则右余三；左余两，则右亦余两；左余三，则右余一；左余四，则右亦余四，所以两手余数之和非四即八，而两手所持蓍草总数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

如法炮制，“三变”的结果，两手所持的蓍草茎总数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然后以四相除，有以下四种情况：

- ① 余三十六根，有 $36/4 = 9$ ，“九”为老阳之数；
- ② 余三十二根，有 $32/4 = 8$ ，“八”为少阴之数；
- ③ 余二十八根，有 $28/4 = 7$ ，“七”为少阳之数；
- ④ 余二十四根，有 $24/4 = 6$ ，“六”为老阴之数。

至此，才算获得了一个爻。其中奇数是阳，偶数是阴，六是老阴，八是少阴，七是少阳，九是老阳。六、九要发生爻变，就是要变卦，七、八不变。

一个卦共有六个爻，所以总共需要经过十八次的演算变化，即“十有八变而成卦”。将每爻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排列，才能得到最终演算结果——一般包括了“本卦”和“之卦”。未发生爻变的原卦称为“本卦”，发生爻变之后的卦称之为“之卦”。如果没有“变爻”出现，即六个爻的商数中没有“九”和“六”，那么就只有“本卦”而没有“之卦”，亦即没有“变卦”。

可以看出，爻变（或者称为“变卦”）是卜筮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决定了占筮时所占出的最终是什么卦象——一般包括本卦和之卦，也只有在本卦和之卦都被决定了之后，各种对卦象的解说以及吉凶断语才能够随之而产生，或者说占卦者才知道要查找《周易》文本中的哪一句卦爻辞作为解说依据。

那么，占筮之中代表着老阳和老阴的“九”、“六”就是今本《周易》爻题之中的“九”、“六”吗？它们的含义必然是一致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虽然从出土的数字卦等材料来看当时使用《周易》进行占筮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过揲法与原始的“大衍之法”相互符合，即“大衍之法”经过民间长时间的流传又被收集、整理之后成为今天

见到的过揲法,其操作法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占筮方法,使用“大衍之法”进行占筮而得到的原始卜筮记录应该是与“七”、“六”、“八”、“九”相差不多的四个数字。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数字卦(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中,只有“一”、“六”、“八”、“九”四个数字,它们是与“七”、“六”、“八”、“九”等效的卜筮数字记录;从卜筮方法的历史演化来讲,它们很可能就是“七”、“六”、“八”、“九”的简化,分别代表着少阳、老阴、少阴和老阳,记录着当时使用大衍之法进行占筮的结果。主要依据有二:①在古代的数字系统中,一与七在书写上比较接近:第一笔都是“一”^①,卜筮中以简单的一代表七作为原始记录,既简化了书写又可以作为阳爻直接写入最终卦画,这样非常方便;②《乾凿度》中有“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②。就是说事物的发生、发展可以用“一”和“七”来表示,发展到极点、即将发生变化之时用“九”来表示。所以在理论上讲,对于代表变化的“九”而言,“一”和“七”是可以相互置换的。

其次,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关于占筮的考古资料中出现“九”、“六”的时间区间涵盖了《周易》九六爻题出现的时间区间:最早有殷末周初,很可能是周初的小屯南地卜甲就出现了“九”、“六”^③,又有在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卜骨上发现的两个数字卦:六九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基本推论:在《系辞》创作之前,即远在春秋,甚至西周初年,这种以六九为特征的占筮法——大衍之法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周公之时据以编辑《周易》爻辞的占筮方法很可能就是大衍之法,后代学者将大衍之法的基本法则录入《系辞》,直接附在《周易》之后,借以说明《周易》的文本含义以及编撰体例。

最后,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都出自纪山楚国贵族陵墓区,作为占筮直接记录的数字卦与作为占筮最终记录的符号卦在楚国并存^⑤。这也可以有力地证明,作为卜筮数字记录的数字卦中的“九”“六”就是《周易》爻题中的“九”“六”的直接来源,而且《周易》爻题之中九六的准确含义就是老阳、老阴。

①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页。

② 亦见于《列子·天瑞》,有学者认为《列子》是战国早期著作(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列子》创作的时间真是在战国时期的话,这就将非常有力地支持上述论断。

③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骨》,《考古》1989年第1期。

④ 张政烺:《易辨》,载《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所以从占筮的角度来讲,以春秋时期古人的理解为标准,现今《周易》文本中的“九”和“六”所各自代表的是老阳、老阴而不是阳爻(包括老阳九与少阳七)与阴爻(包括老阴六与少阴八)——这一点极其重要。诚然,现在通行的《周易》版本上绝大多数都如是注释:“一,属阳性,称其为九;一,属阴性,称其为六”^①。但是根据以上讨论来看,这种对九和六的解说很不准确,它明显地忽视了占筮中的爻变规律:《周易》体例中的“九”“六”的准确内涵应该是老阳和老阴,而不包含少阳和少阴在内。标注少阳和少阴的应该是“七”和“八”,或“一”和“八”,因为遇到少阳和少阴的时候不变卦,所以在《周易》体例中对它们不加标注,也没有明确体现出来——这一点应该是阅读《周易》的常识。但是在战国以来的各种《周易》解说中,“七”与“九”,“六”和“八”被混为一谈,这明显背离了《周易》春秋时期的基本本义,从而导致在两千年的解说中往往把爻辞与卦象中某个单一的阴阳卦画联系起来。

总之,《周易》体例中“九”、“六”所对应的是发生爻变的爻,而不是不发生爻变的爻,因而其后所标注的爻辞也不是用以仅仅说明本卦之中单一的阴阳爻的,而是用以说明从本卦到之卦的总体变化的。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占法》中有相关一番评论:“爻辞本为九六之变者设,非为七八之不变者设,《周易》不用七八,岂有七八而冒用九六之辞哉?”可谓切中肯綮。这是解读春秋时期《周易》文本特别是爻辞的一个根本前提。

正是在六九爻变的基础上,才有了本卦与之卦,所以《周易》成卦的结果一共有 $64 \times 64 = 4096$ 种情况,即本卦有六十四种情况,之卦也有六十四种情况。

二、春秋时期《周易》文本体例

从《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记载来看,春秋时代的《周易》爻辞与现在的通行本《周易》爻辞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其爻辞前面不是六九爻题,而是“某卦之某卦”。有学者认为这仅仅是《左传》、《国语》中引用爻辞的一种“通例”,并不认为这就直接反映了当时《周易》文本的实际书写形式。那么,春秋时期《周易》文本的书写形式真的与今本一致吗?让我们细读《左传》、《国语》文本,不难发现在关于《周易》的记载之中尤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这个引用实例最有说服力:

^① 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见于“易经细目”前的《易经》介绍。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 年)的秋天，在晋国都城绛的郊外有人看见了龙。魏献子对此感到迷惑，去请教蔡墨。蔡墨引用了《周易》乾、坤两卦的爻辞来证明自古以来龙这种动物就确实存在。很明显，蔡墨完全没有涉及占筮，他仅仅是引用《周易》之中的辞句，纯粹是对《周易》做“博物志”式的引述。如果说这种引述方式还不能够说明当时的《周易》文本实际面貌的话，那么我们就更不能够相信带有六九爻题这种体例的《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存在的可能性了——要知道，无论在传世典籍中还是在出土资料中，至今没有一个例证为带有六九爻题这种体例的《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的存在提供支持。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春秋时代至少存在着一个《周易》的新体例——如果这种体例的版本不是当时《周易》的唯一版本的话——它与现在通行本不同：它的爻辞前面没有六九爻题，而全部是“某卦之某卦”的格式。具体而言，春秋时代《周易》的(一种)体例是这样的：

䷀乾：元亨，利贞。

乾䷀之姤䷫：潜龙，勿用。

乾䷀之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乾䷀之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之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乾䷀之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乾䷀之夬䷪：亢龙，有悔。

乾䷀之坤䷁：见群龙无首，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之复䷗：履霜，坚冰至。

坤☷之师☷: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坤☷之谦☶: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坤☷之豫☱:括囊,无咎无誉。

坤☷之比☶:黄裳,元吉。

坤☷之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坤☷之乾☰:利永贞。^①

这样看来,春秋时候的《周易》文本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卦辞,这部分内容对应着占筮时没有爻变(或变卦)的情况;第二部分是三百八十六条带有“某卦之某卦”标注的爻辞,这部分内容对应着占筮时发生爻变(或变卦)的情况^②。从篇幅或字数来看,第二部分无疑是主要的。所以至少从文本上来看,爻辞是以一个六十四卦到另一个六十四卦之间的不同演化关系作为对应内容的,它直接关联着变卦(或者爻变)前后的卦象改变。因此,从八卦卦象解说爻辞的角度来说,爻辞无疑也可以称作是“卦辞”,即从属于八卦卦象的辞句,它直接对应着发生变卦的前后两个六十四卦的四个八卦卦象的相互关联。严格来讲,每个爻辞对应的是两个别卦,而不是一个别卦;是卦象所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卦象的静止。所以爻辞是从属于六十四卦卦象或八卦卦象的,而不是从属于某个爻——就这一点而言,所谓“爻辞”这一名称并不准确,至少在春秋时期名不副实。

依据占筮的原则与方法,带有“某卦之某卦”标注的爻辞明显比以六九爻题标注的爻辞实用性更强,所以春秋时候的《周易》文本也就具有更强的占筮易用性,这与春秋时候的《周易》文本的主要功用相一致。

那么,爻辞前面的不同爻题——为了论述简便我们不妨把“某卦之某卦”也称为爻题——的区分会给《周易》文本的理解带来什么影响呢?扼要地讲,由于六九爻题含义的相对不精确而导致其在理解或解说上具有了两重性,以至于战国以降的无数学人所做的《周易》解说或阐发都具有了明显的失真性。^③

六九爻题的便捷之处是依据爻变所发生的位置诸如“初、二、三、四、五、上”的顺序把爻辞与本卦卦象中的卦画——对应起来,在占筮的时候特别是

① 以下略,详见附录二“《周易》之春秋版”。

② 准确地讲,在 386 条爻辞当中有 384 条对应着占筮时候只发生一爻变而其他五爻不变的情况,有 2 条爻辞对应着占筮时候发生六爻全变的情况。

③ 当然,如果称这种“失真性”为“创新”似乎也并无不可,但是仅就文本而论,这些解说无疑与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内涵不符。

在发生一爻变的情况下只要把对应于这个变爻的爻辞找到就可以了。但其弊端却在于过于简略，即省去了对爻变(或变卦)前后过程的表述，往往使得不明就里者望文生义地以为《周易》文本中的“九”即指代阳性卦画，以“六”即指代阴性卦画！这就偏离了《周易》文本中“九”和“六”的本初含义。实际上阳性卦画和阴性卦画本身还可以代表“七”和“八”，这时候不发生爻变，阳是阳、阴是阴，即占筮时通常所说的“七、八不变”。

进一步来讲，按照春秋时古人的理解，《周易》文本中的六九爻题是用“九”来标注卦象中的阳性变爻，^①即由阳变阴之爻，用“六”来标注卦象中的阴性变爻^②，即由阴变阳之爻——特别需要强调：在“初、二、三、四、五、上”六个卦画之中变爻是唯一的！即从属于一个六十四卦的六个六九爻题只有一个发生爻变并对应着一次占筮！一个爻辞与另一个爻辞严格地讲是互相独立的！二者之间的关联仅仅是由于在八卦取象上有共通之处进而有可能在具体解说时可以互相参照、说明。实际上一次占筮不可能既对应着这一个爻辞，又对应着另一个爻辞。

现在通行的《周易》版本大多如是注释：“一，属阳性，称其为九：—，属阴性，称其为六。”在一般的易学词典上也如是注释，如在关于爻题的解释中说：“阳爻一题为九，阴爻—题为六”，“九表示本爻的性质属阳”，“六表示本爻的性质属阴”，等等。从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来看，这种种解说都是误读，最初很可能根源于上文所述及的不明就里者的望文生义！

所以至今通行的关于《周易》体例的注释和说明已经混淆了变爻与不变之爻二者之间的区别，排除了理解《周易》的另一个思路和方法，从而产生了误导，长久以来使人们对《周易》文本的理解产生了总体方向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偏差。汉代开始广泛通行的所谓“爻位说”、“爻象说”就在这一根本点上失足，进而逐渐滑入了《周易》解说方法和阐释理论的误区。

三、关于朱熹“变占”法

对于占筮成卦后如何在《周易》文本之中找到卦象所对应文句以进行解卦这个问题，至今最有影响的是朱熹《易学启蒙》中的“变占”法：

① “九”所指代的卦画有两个性质：一、阳性；二、发生爻变。后人所理解的“九”往往仅仅具有第一个性质。

② “六”所指代的卦画有两个性质：一、阴性；二、发生爻变。后人所理解的“六”往往仅仅具有第一个性质。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

这套规矩是宋代朱熹整理出来的，它与春秋时期《周易》占筮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有很多抵牾之处，所以朱熹之说绝不足以信从——只要与本书前文所述之内容稍加对照，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

根据上文对《左传》、《国语》十五个例子的详细分析，以及对其卦象解说方法的全面总结，实际上春秋时期古人在经过演算成卦后是以八卦卦象为之中心进行解卦的。参照朱熹所归纳的条目，我们将这些规则一一列举，以对比说明：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以本卦卦辞占，即可以查阅《周易》文本中对应之卦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之爻辞占，即可以查阅《周易》文本中对应之爻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二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三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四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五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即可以查阅《周易》文本中对应之爻辞，其余六十二卦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所以，以上七种情况最终都归结为对本卦与之卦之中八卦卦象的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参照《周易》卦辞或者爻辞进行解说。可见，《周易》的实质内涵是一个完备的六十四卦符号体系，其卦辞和爻辞则对变卦发生的两种基本情况——不发生爻变和一爻变——作出了直接的说明。

四、《周易》八卦推理模型

解卦问题是本章的论说重点。

《周易》文本之中蕴含着“八卦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 \longleftrightarrow 本卦·之卦”这一套由低阶、中阶而高阶的推理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解卦实际上就是应用这一套模型对卦象进行解释,而《周易》卦爻辞就是这一解释过程的一部分具有经典性质的记录。

1. 象——形而上的事物存在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即有物然后有象,成象然后有滋生繁衍,滋生繁衍然后有数^①。而什么是物呢?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事物。正所谓“物生而后有象”,按照古人的这种理解,一个事物只要产生,就有“象”相伴而生。

那么什么是象呢?

《系辞》中对“象”的描述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或者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如果我们把“形”理解为有形的物体或器物,那么“象”则超越了具体形体。对照于《庄子·则阳》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就是说,天和地,在有形体的“物”中是最大的;阴和阳,在没有形体的“气”中是最大的。所以,按照这种“形”、“气”即有形、无形的判别,所谓的“象”就是“形而上”的,是事物的无形的气的存在,是在阴阳二气整体涵盖之内的事物的个体性质或局部性质,其最终归结为超越了具体形象的阴阳二气。可以说,“象”是中国古人以阴阳二气的观念和方法对事物无形的气的存在的独特把握。

“阴阳”是中国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其涵盖范围非常广大,所以《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点反映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古人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阴阳是“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所以万物皆在“阴阳”的自在运化之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独立于世界的“我”或人类存在。人同万物一样,都与阴阳二气的运化密不可分。由此看来,“阴阳”实际上是“象”的观念和方法的总根基。

《庄子·天下》有“《易》以道阴阳”,《系辞》有“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

^① 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中国古人一般是以易卦符号来描摹阴阳配比,进而把握事物之“象”。《易》就是关于阴阳的系统化的理论和知识。无可质疑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那么就不能否认“象”这种观念和方法具有科学性。

此外,学术界有学者把《周易》中蕴含着的这种“象”观念和方法归结为“类比”的思维方法,但这种概括力度不足:

第一,这种说法忽视了“象”是这种类比思维的基础。类比思维有很多局限,正所谓“异类不比”,而“象”是形而上的事物存在,是世界万象具有八卦取象比类可能性的总根据。

第二,究其本质,类比思维不是必然性的思维方式,只有以“象”为基础,它才可以具有推理上的必然性。

所以仅仅把“象”观念和方法归结为“类比”的思维方法是不全面的,也不够准确。

2. 八卦——初阶推理模型

(1) 八卦之象

八卦或八卦之象(简称“卦象”)是根据阴阳二气的八种不同配比关系来把握事物的“象”的方法,所以八卦符号实际上是对于八种阴阳二气配比关系的一套符号表述。自古流传是伏羲画八卦,即《系辞》所记载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既然是包牺氏即伏羲“始作八卦”,而伏羲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位帝王,这就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开始用八卦来表述和把握事物阴阳之“象”了。

在春秋时代,这种表述和把握事物阴阳之“象”的方法仍然存在。比如《国语·周语》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对所发生的地震是这样解释的:“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八卦符号之中的震卦一个阳画在下,两个阴画在上,这正是阳气潜伏在下为阴气所压制,以至于阳气不能升起、阴气不能蒸腾的态势,这就要发生震动,即地震。在这里伯阳父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震卦的名称,但是实际上他却对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知和领悟,已经牢牢把握住震卦之“象”了。

正所谓“物生而后有象”,有事物存在就一定有“象”,要更好地把握事物及其发展变化,就一定要把握住事物之“象”,即通过八卦卦象来描摹和表述事物之“象”。每一个八卦符号有三个卦画,所以根据阴阳二气的不同配比关系就有八种不同的“卦象”,其中每一种“卦象”既可以是“物”——静态的“象”,即“物象”,也可以是“意”——动态的“象”,即“意象”。这样我们就可

以得到下面这一系列关系表达式:

象 \longleftrightarrow 卦象 \longleftrightarrow 取象为“意”或取象为“物” \longleftrightarrow 意象(各种动作、各种状态、各种变化)或物象(各种物体、各种动物、各种人)

值得注意的是,“象”具有时空一体性,所以八卦之象既可以表示时间(季节),也可以表示空间(方位)。

值得注意的是,金景芳先生认为:“《说卦传》说,‘乾健也。坤顺也’这个‘也’字的意义同‘是’。它是说八卦的性质。‘也’表明性质是不可变的。而‘乾为马,坤为牛’,这个‘为’字的意义同‘化’。它是说八卦的取象。‘为’表明象是可变的。”^①金景芳先生这些论说对《说卦》之中八卦之意蕴有深刻揭示。所谓八卦的性质,也就是八卦的核心意象,这个核心意象是不变的,而具体取象则可以变化多端。

(2) 八卦是普适的模型结构

《老子·四十二章》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事万物皆在阴阳二气之中,禀持阴阳二气而生、长、衰、亡,所以皆受八卦之气的制约,即如《说卦》所说:“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煖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八卦模型广泛适用,即具有普适性。

翻开《说卦》,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各个系统,包括自然界、家庭、人体、家畜、动物种群等。

以自然界中八卦之气的功能来划分:“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悦)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以八卦之气的广泛作用来划分:“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

以八方为八卦系统,则乾为西北,坤为西南,震为东,巽为东南,坎为北,离为南,艮为东北,兑为西。

以季节转化为八卦系统,则震为春,巽为春夏之交,离为夏,坤为长夏,兑为秋,乾为秋冬之交,坎为冬,艮为冬春之交。

以自然运化为八卦系统,则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以家畜为八卦系统,则“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① 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以人体各个部位为系统,则“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以家庭成员为系统,则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

以马群为系统,则乾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坤为母马,为子母马;震为善鸣之马,为异足之马,为作足之马,为的颡之马;巽为白马,为长马,为高马,为寡毛之马,为急躁之马;坎为为美脊之马,为亟心之马,为下首之马,为薄蹄之马,为拉车之马;离为大腹之马,为甲冑之马;艮为小公马;兑为小母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占筮的推理过程是:

八卦卦象之间的关系 \longleftrightarrow 八卦卦象取象之物的关系 \longleftrightarrow 占筮贞问事物的发展变化关系

《左传·僖公十五年》的“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句话,实际上也对古人占筮理论的核心有所揭示:使用《周易》进行占筮的实质是通过对“数”的推演表现出可以书写的“卦”,进而由这些可以书写、可以揣摩的有形的“卦”来揭示无形的“象”,即:

占筮之数 \longleftrightarrow 事物之象 \longleftrightarrow 事物的发展变化

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商周的占筮传统之中,占筮缘何次于占卜:因为占卜是直接揭示“象”的,而占筮则首先必须经过一个数的推演过程。所谓“筮短龟长”^①则不妨可以理解为占筮的时效短而占卜的时效长,即占筮所反映的吉凶变化的时效短而占卜所反映的吉凶变化的时效长。

(3) 八卦模型的数理解说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八卦何来呢?《系辞》的回答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就是说“圣人设卦观象”,或者说“圣人设卦以观象”,“卦”本为“象”而设,而设“卦”以表“象”,即以有形的卦符来模仿或表述无形的“象”。

易是无,太极是“0”。这就是“易有太极”。需要强调的是,“无”不是什么也没有,绝不是数学上的空集,而是混沌未分的包含万有,是整体性的一个概念。

$0 = (+1) + (-1)$ 。这就是太极生两仪。

$0 = (+2) + (+1) + (-1) + (-2)$ 。这就是“两仪生四象”。

^①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后来骊姬生子,但祸乱晋国。

$0 = (+4) + (+3) + (+2) + (+1) + (-1) + (-2) + (-3) + (-4)$ 。
这就是“四象生八卦”。

为了强调八卦的整体性，古人使用了“八卦盘”这个概念。确实，一般来说八卦就是指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个卦象。但是，如果忽视八卦的整体性，就会倾向于简单地认为八卦是八个卦。实际上八卦并非八个卦。如果八卦是八个卦，那么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也是八卦，兑、兑、兑、兑、兑、兑、兑、兑也是八卦，离、离、离、离、离、离、离、离也是八卦……这样八卦就太多了，八卦之总和也不等于太极或无了，八卦也就失去了整体性的含义，其周期性、对待性更是无从谈起。也正是在“八卦盘”这个整体概念的基础上，古人把“易”字理解为简易、变易、不易三重含义。

3. 六十四卦——中阶推理模型

(1) 六十四卦的产生

八卦相重而产生出六十四卦。《系辞》有“八卦相荡”，八卦互相抵荡就必然相互重叠，八卦互相重叠那么六十四卦就产生了。

根据《说卦》的内容可以排列出一个八卦盘来，即“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由此排列出的八卦盘，一般称之为“后天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或“后天八卦流停图”，简称“后天八卦图”。这个盘式自相重叠，把下卦与上卦一一对应起来，就是六十四卦，即《系辞》所谓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

按照这种思路再来看《系辞》中的“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这里的天，指示着居于上位的天盘。这里的地，则指示着居于下位的地盘。天盘、地盘也都是八卦盘。上面有一个八卦盘，下面有一个八卦盘，两两重叠那么六十四卦就产生了。

《周礼·春官·大卜》中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与《周易》之所以总称为《易》，就是因为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即以八卦为低阶系统模型而演化出六十四卦这一中阶系统模型。所以，就八卦模型的使用这一点而言，《连山》、《归藏》与《周易》是一体的。

比如从1993年王家台出土的秦简之中《归藏》的体例是：卦画——卦名（加“曰”字）——“昔者某人（请求贞卜人名）贞卜某事而枚占某人（筮人名），某人（筮人名）占之，曰：吉（或不吉）”——卦辞^①。这里的卦画就是六十四

^① 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筮书考》，《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卦卦画，即由两个八卦卦画重叠而成，这与现今的《周易》是一致的。

(2) 六十四卦的八卦卦象解说

《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是易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反映了春秋时期乃至西周时期《周易》的基本面貌。这些《周易》应用记载之中有十余条涉及如何解读《周易》卦象，它们是证明八卦卦象与六十四卦卦象之间关系的最佳依据。因为在这些《周易》解读的记载中，对六十四卦卦象的解读根据就是八卦取象。

第一个例子。《国语·晋语》有“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泰卦是下乾上坤，卦象是：

䷁坤

䷀乾

《说卦》中有“乾为天”和“坤为地”，这里只是讲解乾、坤两个卦基本取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配”。所以泰卦的卦象就是下卦乾和上卦坤这两个八卦卦象。

第二个例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有“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大壮卦是震在乾上：

䷲震

䷀乾

《说卦》有“震为雷”，所以大壮卦的卦象是乾在下面而震在上，所以是“雷乘乾”。

第三个例子。《左传·昭公元年》有“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蛊卦是下巽上艮，卦象是：

䷋艮

䷸巽

这里对蛊卦卦象的解说也完全是根据下巽上艮两个八卦卦象：巽为长女，艮为少男，下巽上艮的蛊卦是年长女子迷惑年少男子之象，即“女惑男”；巽为风，艮为山，下巽上艮的蛊卦是风吹落山上树木林叶之象，即“风落山”。

根据对以上几个例子的讨论，可以看出：八卦取象是《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的解说根据。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六十四卦是由八卦这一初阶推理模型复合而生成的中阶推理模型。

4. 本卦·之卦——高阶推理模型

(1) 《周易》的数理结构是 $64 \times 64 = 4096$ 。

以《易传》成书为初始，特别是在汉代经学发展起来之后，人们都习惯于

以“爻象说”来解说《周易》，因此很多人对《周易》一直抱有一个误解：《周易》的数理结构是 $64 \times 6 = 384$ 。实际上这种理解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周易》原貌。

首先，就占筮而言，《周易》虽然一共有 384 或 386（加上乾坤两卦用九、用六）个爻辞，这并不表明古人在用《周易》占筮的时候只会遇到这 384 或 386 种情况。翻开《左传》、《国语》就会发现，古人在用《周易》占筮的时候会遇到 $64 \times 64 = 4096$ 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国语·周语》中的乾之否是三次爻变，《国语·晋语》的屯之豫是三次爻变，《左传·襄公九年》的艮之随是五次爻变，它们都不属于《周易》文本所罗列的 384 或 386 个爻辞范围之内，但是古人却仍然能够顺利地解读出个中含义。

其次，前文说过，春秋时代《周易》的编排体例与现在通行本不同。春秋时期《周易》的体例可以说明，《周易》爻辞是以六十四卦之间的演化为主要内容的，它所注重说明的是变卦前后六十四卦卦象变化情况。因此，爻辞所说明的是发生变卦前后两个六十四卦卦象的相互关联，所以每个爻辞对应的是两个六十四卦，而《周易》之中所罗列的爻辞只是六十四卦之间的全部演化情况的一小部分。

所以如果透过卦爻辞古奥语句的迷雾而专注于《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象符号，我们就可以看出《周易》本身所内涵的数理模型是 $64 \times 64 = 4096$ 。就是说，按照《周易》的这种数理结构来理解，古人其实是把生活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分为了四千零九十六种情况而一一加以讨论。

（2）本卦·之卦推理模型的展开

基于对阴阳二气的运化规律的考察，古人对一个事物的深入把握是通过八卦盘的复合化来完成的。第一次复合是把八卦推理模型复合为六十四卦推理模型，即由初阶模型之中的用单个八卦符号表示事物复合为中阶模型之中的用两个八卦符号来表示一个事物。所以直观地来看，所谓六十四卦推理模型就是把下面和上面的两个八卦盘重叠起来，这就是《说卦》所谓的“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不难看出，这个中阶推理模型的数理结构是 $8 \times 8 = 64$ ，仍然不足以描摹生活之中事物生长衰亡等丰富而生动的诸多变化，所以在殷末周初创作的《周易》里，六十四卦中阶推理模型被第二次复合化为本卦·之卦的高阶推理模型。这个模型是通过在下面和上面两个八卦盘的流转变（在筮法之中称之为“变卦”）来更加全面地体现一个事物的阴阳属性——一般是由四个八卦符号来表示。在实际应用中，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全面阴阳属性一般需要有两次定位过程：

第一次：找到这个事物的“基准位置”，就是在下面和上面两个八卦盘各抽取一个八卦符号，组成第一个六十四卦符号——这叫做“本卦”。

第二次：找到这个事物的“修正位置”，也是在下面和上面两个八卦盘再次各抽取一个八卦符号，组成第二个六十四卦符号——这叫做“之卦”。

经过这两个过程，就找到了两个六十四卦符号即四个八卦符号来表示一个事物的阴阳属性。这可以说就是这个事物在阴阳二气运化中的“准确位置”——对其进行探究，也就可以揭示事物的“象”本质，而且古人相信，这个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就蕴含在这几个八卦符号里。所以无论是使用《周易》占筮还是引用《周易》文本，古人的各种说解（包括《周易》卦爻辞），其最终根据都是这些八卦卦象以及由这些卦象所进行的推理判断。

比如《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司空季子的解说是“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源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

屯卦震下坎上，豫卦坤下震上，所以《屯》䷂之《豫》䷏的卦象是：

䷂坎 ䷲震

䷲震 ䷁坤

按照司空季子的解说，参佐《说卦》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知道，震是车，坎是水，坤是土。屯是“厚”，豫是“乐”。因此这里本卦与之卦的卦象是：下卦上卦都震，震是车，所以有“车”往来内外上下，即“车班外内”；震为“训”，坤为顺，顺于训导，所以是“顺以训之”；坎是水，为泉为源，有泉源以资利用，即“泉源以资之”；坤是土，土为厚，是“土厚”；豫是“乐”，坤是土，为土地所产之“实”，所以是“乐其实”。正是基于对八卦卦象的详细分析讨论，司空季子作出结论：真是不意味着拥有晋国，还有什么配得上这种卦象呢？

再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国知庄子引用《周易》的《师》䷆之《临》䷒即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并进行了解说：“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彘且不整，所以凶也。”

师卦是坎下坤上，临卦是兑下坤上，《师》䷆之《临》䷒的卦象是

䷁坤 ䷁坤

䷆坎 ䷹兑

师卦的初爻由阴变阳，即师卦的下卦由坎变兑。坎为众，兑为少女，为“弱”，所以坎变兑是“众散为弱。”《说卦》有“坎为水”，“兑为泽”，所以坎又为川，因此，坎变为兑又是川变为泽之象，所以是“川壅为泽”。“执事顺成为

臧，逆为否”，坎下变为兑下是“否”，兑为竭，坎为律，所以是“否臧，且律竭也。”坎为盈，为夭，兑为竭，为不整，所以坎变兑又是“盈而以竭，夭且不整。”军队没有纪律，势必众散为弱，正如川壅为泽。所以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由通过对八卦卦象进行推理判断而得出来的。

从理论上讲，第一次定位是找到本卦，有 64 种情况，第二次定位是找到之卦，再分为 64 种情况。所以这就再次证明，《周易》是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分成 $64 \times 64 = 4096$ 种情况来而展开讨论的，而且是通过八卦复合模型中事物的四重复合“卦象”之间的关联和转换来把握这个事物“象”的性质和变化。现在看来，这个推理系统可谓完备细密，是对“阴阳二气”各种组合情况全面、详细的理论阐述。

5. 总 结

类似于数学上的代数研究方法，可以用甲、乙、丙、丁分别代表本卦与之卦的内外卦，这样《周易》三百八十六爻之中任意一句爻辞的卦象根据就是这样一组八卦卦象：

乙 丁
甲 丙

这时候“甲”与“丙”不同，或“乙”与“丁”不同。在“甲”与“丙”相同、“乙”与“丁”相同的时候，这一组八卦卦象其实就是：

乙
甲

这时候与之对应的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句卦辞。而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其卦象的解说基础始终是八卦这一低阶系统模型。

所以，根据这三种模型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得出下面的关系式：

八卦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 \longleftrightarrow 本卦·之卦，即



图 4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唯一一本用符号和语言写就的著作，在其“占筮之书”的面纱背后，隐藏着“八卦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 \longleftrightarrow 本卦·之卦”这一

套完备而成熟的推理模型。这种模型化的对万事万物的考察方法，展示了中国古人对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运动的深刻理解和精微把握，至今仍有着不可抹杀的生命力。可以说，在占筮的外衣下，《周易》文本中蕴含着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通过建立模型而展开的阴阳合化的“象”哲学，而就这种思维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周易》无愧于中华第一经的称誉，值得后人再三揣摩。

五、关于“八”以及“之八”

“八”这一数字很特殊，在《国语》、《左传》的筮例之中“八”和“之八”一共出现三次，即

《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

《国语·晋语》：“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

所谓“八”明显与筮法有关，因为现今所知道的《周易》筮法中有“九”、“六”变，“七”、“八”不变这一原则，但是在以上三例之中如果以“八”为不变之阴爻来解说，还是需要逐一进行详细说明。

在“《泰》䷊之八”一例之中，董因只解说泰卦卦象并引述泰卦卦辞，即“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所以其占筮所得之《泰》卦没有变爻，即不发生变卦。初爻、二爻、三爻为“七”（少阳之数）不变，四爻、五爻和上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因为有爻为“八”不变，所以称之为“《泰》䷊之八”。

在“遇《艮》䷳之八”这一例子中，艮下艮上的艮卦的初爻为六，三爻为九，四爻为六，五爻为六，上爻为九，共五爻皆变，才能得出下震上兑的随卦，即只有下卦的第二个阴爻为八，没有发生爻变。具体来讲，根据筮数变化的原则，这里艮卦初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二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三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四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五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上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在这五个变爻中，初爻、四爻和五爻都是从“六”变“七”，三爻和上爻则是从“九”变

“八”，也就是说，此次变卦共有五个爻发生变化而只有二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

根据以上分析，所谓“《艮》䷳之八”就是指《艮》之《随》有爻数为八而不发生爻变，而“八”是专指这次变卦之中有阴爻为少阴之数“八”。

但是，《国语·晋语》之中的“贞《屯》䷂悔《豫》䷏，皆八也”又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里的“贞”、“悔”除了指本卦和之卦外，另有别解。《左传·僖公十五年》有“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这里明显是以蛊卦的下卦巽为贞，上卦艮为悔，即贞为下卦，悔为上卦。古人话语精炼，所谓“贞《屯》悔《豫》”除了以“贞”指示本卦屯、以“悔”指示之卦豫之外，还有以“贞”、“悔”指示《屯》、《豫》的下卦与上卦的意蕴，这样才与下文的“皆”字相承接。

下震上坎的《屯》卦变为下坤上震的《豫》卦时，初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二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三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四爻为“七”（少阳之数）不变，五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上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在两个变爻中，初爻、上爻都是从“九”变“八”，三爻和五爻则是从“六”变“七”，四爻为“七”（少阳之数）不变，二爻、三爻、五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这里二爻、三爻为下卦之爻，而五爻为上卦之爻，都是“八”。

所以所谓“贞《屯》䷂悔《豫》䷏，皆八也”是指《屯》之《豫》的下卦之中有阴爻为少阴之数“八”，其上卦之中也有阴爻为少阴之数“八”。所谓“贞《屯》䷂悔《豫》䷏，皆八也”也就是“《屯》䷂之《豫》䷏，贞悔皆八也”，因为要强调下卦和上卦都有“八”，所以这里不称“《屯》䷂之八，是谓《屯》䷂之《豫》䷏”——就像是《左传·襄公九年》一例的情况。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基本解决了筮例之中“八”和“之八”的含义问题。韦昭注《国语》于“《泰》䷊之八”一句，认为是指“遇《泰》无动爻”，现在看来此说虽然不是非常准确——“无动爻”即爻无九、六，爻皆七、八——但庶几近之。

六、占筮与《周易》文本生成

历经夏、商、周三代，《易》（《连山》、《归藏》、《周易》）都与占筮紧密关联。

从《左传》、《国语》、《周礼》、《尚书》等典籍和历年来出土的实物——特别是作为占筮直接记录的数字卦^①——来看,这一点毋庸置疑:《易》,特别是《周易》,在周代社会里长期充任着“占筮之书”的角色,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里这种功能还极为重要:作为占筮工具书的《周易》被掌握在当时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手中,虽然有时就其具体解说而言不同的人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其效验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即如《周礼·春官·大卜》中的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太史公“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安书》)的记载不尽翔实、准确。关于《周易》,周文王以及周公应该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编撰工作:

一是根据时代需要对六十四卦卦名进行了修改编订,使得《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名与《归藏》以及《连山》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是对卦辞进行重新编写。无论从出土材料来看,还是对比后世辑录遗文,《周易》卦辞与《归藏》卦辞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如果说很多《归藏》卦辞是讲述历史故事的话,那么《周易》的卦辞就明显具有哲理内涵;如果说《归藏》卦辞是意味隽永的诗句,那么《周易》大多数卦辞则属于字字铿锵的

^① 关于数字卦的讨论请直接参看本书附录三,或参看本人相关的两篇学术论文。附录三即对于本人两篇论文内容的汇总:《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数字卦的解读以及〈易〉卦起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散文。

三是为《周易》特别编写了 386 条爻辞。从出土的王家台秦简来看,《归藏》是没有爻辞的,更早的《连山》很可能也没有爻辞,而《周易》爻辞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易》文本的内涵,也标志着古代易学的一个巨大成就。

《周易》的卦辞与爻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体而言,由于其各自的编撰者不同,创编根据不同,《周易》的 64 条卦辞与 386 条爻辞应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区分;又由于两者在编撰时间上有继起性、创编根据有相关性,所以卦辞往往又是爻辞据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

(1) 卦辞与爻辞的区别

首先,《周易》的卦辞与爻辞创作者很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人。按照传统的一种说法,《周易》的卦辞是由周文王姬昌编撰的,而爻辞则是由周公姬旦编撰的。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文王编撰卦辞、周公编撰爻辞是可能性最大也最为可信的一种说法,而且这种区分是符合《周易》文本中爻辞与卦辞的实际差异情况的。所以在《周易》的具体解说中,需要对爻辞与卦辞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即首先要将六十四个卦辞作为一个整体,把卦辞与卦辞互相对比勘验,校正句读,判断字义,进而对其作出比较准确的解说。在这方面,靳极苍先生已经做出了基础扎实的研究工作^①,非常值得参考。

其次,因为文王编撰了卦辞、周公编撰了爻辞,所以卦辞和爻辞两者的创作时间基本相同,都是在周初,但是两者有着明显的先后关系,即在文王编撰六十四条卦辞之后,周公编撰了 386 条爻辞。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卦辞和爻辞在取象根据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卦辞的取象根据是一个六十四卦卦象,或者说是一下一上两个八卦卦象,而爻辞的取象根据是本卦、之卦两个六十四卦卦象,或者说是两下两上四个八卦卦象。

再次,卦辞和爻辞的表达结构不同。比较而言,卦辞以“元亨利贞”为主要表达结构,其语句的概括力更强,而爻辞表达结构上的特征则不明显。

最后,比较而言,卦辞的语句更加浓缩精炼,哲理性和系统性更强,爻辞的取象则更加生动,更加广泛。

(2) 卦辞与爻辞的联系

《周易》卦辞与爻辞的编撰在时间上的先后继起,所以周公旦在编撰爻辞之时应该直接参照了文王所编撰的卦辞,继承和借鉴了卦辞之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和取象内容,所以卦辞与爻辞具有内容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卦辞是爻辞的前提和基础,是爻辞表述卦象的重要参照。需要强调的是,就根本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

而言，卦辞与爻辞的取象根据有相同的部分，即卦辞的取象根据，即一个六十四卦卦象，是爻辞取象根据的前半部分，即本卦。

在卦爻辞的编纂过程中，周文王以及周公很可能依据或参考了以往的占筮经验与成例，《周礼》所谓的“九筮”，即“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很可能就是历史上九个著名的筮者或大巫，他（她）们在无数次占筮中的得失经验被一直保存下来，在《周易》文本的创作中无疑被充分借鉴和多次引用。而《周礼》所谓的“八命”，即“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应该就是卦爻辞，特别是其中的吉凶断语所要直接回答的问题。使用“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对占筮所得到的卦象作出创造性的解说来回答所贞问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位筮者的中心工作，而《周易》卦爻辞就是要对此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和帮助。

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是，周文王或周公还对六十四卦卦序进行了全面的重新编排。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次编纂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把乾卦作为《周易》之首卦，从而使得《周易》与以坤卦为首卦的《归藏》，与以艮卦为首卦的《连山》明显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帛书本《周易》的出现，现在我们知道仅仅是就《周易》而言，其六十四卦卦序较早就具有了多样性。虽然这种多样性有可能是在《周易》编撰完成之后的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但这却足以提醒我们：无论是把卦序的不同当作是《周易》与《归藏》、《连山》的根本区别，还是把通行本卦序研究作为解开《周易》文本创作之谜的锁匙，似乎都是比较匆忙和短浅的做法，这很可能是易学研究之中的一条歧途。

五是与左丘明的《左传》对照，可以知道《周易》文本中的六九爻题很有可能是在孔子时代产生——在周文王以及周公时代作为另外一种《周易》版本的特征而产生的可能性也有，但是这种版本在那时候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并在孔子之后成为《周易》文本通例的。六九爻题无疑是“爻象说”产生和流行的文本基础。

总之，周文王以及周公在编纂卦爻辞之时，一定是依据了《易》的某种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现在看来就是筮占的基本规律和解卦方法，其核心就是“八卦取象比类”。自然地，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如果依据占筮解卦的原理与方法来对《周易》文本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可能更好地理解其中所隐含的推理过程与思想脉络。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跨越历史所设置的重重迷雾，回复到《周易》的本真。

这是本书后半部分“春秋易学疏证”所着力讨论的问题。

天 然 氣 開 採 與 運 輸 管 道 設 計 規 範

卦一 乾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①

[象释] 下卦是乾,上卦是乾,所以卦名是乾。

《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在解释屯卦时说:“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类似的,对于乾卦而言,下卦是乾,即主乾天,长也,故曰“元”。上卦是乾,君而健,嘉也,故曰“亨”。内有乾天,故曰“利贞”。^②

但是——核对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卦辞就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下卦是震的卦的卦辞都有“元”字,比如噬嗑卦、复卦、颐卦、益卦、震卦,当然,也并非所有下卦是乾的卦的卦辞都有“元”字,同样的对于“亨”和“利贞”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司空季子的卦象解释应该看作是简略的解说,其所谓的“元”与“亨”的卦象根据实际上应该是具有某种互相依赖关系的下卦与上卦,即“元”实际上并不是由单单一个下卦震或下卦乾所决定,而是由具有某种关系的下卦和上卦共同决定。同样的,所谓“利贞”应该也是如此。这里的“利贞”可以看作是由“元亨”自然而然推出的一句断语,其卦象根据与“元亨”的卦象根据在一定程度上相同。当然严格来说“利贞”与“元亨”的卦象根据无疑也有差别,比如六十四卦卦辞中有出现“利贞”而不出现“元亨”的例子。

[今译] 长而嘉,利于贞问。

《左传·襄公九年》中穆姜在解说《艮》之《随》时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③据此,在春秋时代对于元、亨、利、贞四个字具体字义比较标准的解释就是:元,体之长;亨,嘉之会;利,义之和;贞,事之干。无疑的,穆姜的解释是就每个字而言的,而且偏重于义理阐发而完全不理睬其卦象根据。考虑到《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对“元亨利贞”的卦象解释,以及《周易》文本中“利”的用法^④,我们有理由从整体上对

① 此下经文文字全部依据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但其断句、标点有所不同。

② 卦三屯、卦十七随、卦十九临、卦二十五无妄的卦辞也有“元亨,利贞”,卦二坤的卦辞有“元亨,利牝马之贞”,所以对这几个卦辞的解释就按照乾卦的解说理路,此下不再详述。

③ 这段话也出现在《文言·乾》之中,仅仅是表述稍有不同,可见其流传之广。另外,《子夏易传》之中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更加简洁,但是就准确度而言无疑逊色许多,而且近现代学者多以《子夏易传》为汉代韩婴所作,所以这里对其就不进行讨论了。

④ 《周易》文本中最常见的是“利某”,“利某某”,所以应该把“利贞”放在一起,而不是把“利”字拿出来单独讲。而且“贞”字在占筮或占卜中最基本的含义是“贞问”,这一点不可回避。关于“利贞”连读的依据,可以参阅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元亨利贞”这句卦辞的句读作出必要的调整,所以是:“元亨,利贞”,解说为“长而嘉,利于贞问”^①。当然句读为“元,亨,利贞”,将其解说为“体之长,嘉之会,利于贞问”,也勉强可以。

古人是加标点符号的,“元亨利贞”四个字文辞简约,但是意蕴极为丰富,所以现在的各种句读,比如“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元,亨,利,贞”等在文意上都可以解释得通。应该说,《左传·襄公九年》中的解释符合春秋时候士大夫们对《周易》文本的义理理解,也符合“元”、“亨”、“利”、“贞”四个字的基本含义。所以就切近于“人事”或者说是“义理”的应用而言,《左传·襄公九年》中的穆姜又对“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进一步进行了阐释:“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即对于个人品德而言,“体仁”才够得上“元”,有“嘉德”才够得上“亨”,能“利物”才够得上“利”,有“坚操”才够得上“贞”。这些话都明显地脱离了卦象而着意阐发其人道教训,足为孔子易说之先声。

《说卦》有“乾,健也”。《释名·释天》有“天,《易》谓之乾。乾,健也,健行不息也。”从八卦盘、六十四卦盘以及太极图来看,阳气、阴气运转不息,可以称之为是宇宙中生生不息的终极动力,二者都可以说是“元亨利贞”,只不过二者比较而言是乾主坤从。阴阳相推而生变化,所以《太玄》中用“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来解释“元亨利贞”,胜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裘锡圭先生认为:“‘亨’和‘享’本是一字异体,用法本无区别”,“在较早的时代,祭享、享受的‘享’也可以写作‘亨’”(《易·大有》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东汉刘熊碑:“子孙享之”),亨通的“亨”和烹饪的“烹”也可以写作“享”(《周易》“元亨利贞”的“亨”,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乾卦》和东汉时代的张公神碑都作“享”。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享而食之”,以“享”代表“烹”。“烹”在传世的较早古书里一般用“亨”表示,如《诗·豳风·七月》有“七月亨葵及菽”。)^②乾卦卦辞之中的“亨”字被穆姜解说为“嘉之会”,含义可以进一步引申为“祭享”或“享受”。

“利贞”的字面含义是“利于贞问”,其可能有的两个含义是:(1)有利于占筮贞问,即占筮贞问这件事情本身比较吉利;(2)含义等同于“贞吉”,贞问吉利,即所贞问之事吉利。考虑到“利贞”与“贞吉”两种说法在卦爻辞里并

① 关于“元亨”连读的依据,可以参阅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而且《左传·昭公七年》“遇《屯》之《比》”之中亦有“元亨”,可为例证。但是就八卦卦象解说而言,参照《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的解释,还是以“元亨,利贞”最为合适。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4页。

存,而且古人所谓的“吉”与“利”似乎在含义的深浅程度上有所区分,所以本书在白话今译时对这两种不同表述进行了区别和保留。

☰乾 ☰乾

☰乾→☶巽

初九:潜龙,勿用。

〔象释〕 乾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姤:乾卦变成了姤卦,乾下变成了巽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长女”是大女儿,也可以说是岁数已经比较大就要开始衰老的女子,《道德经》有“物壮则老”,女子即将衰老,所以姤卦卦辞说“女壮,勿用取女”^①。“勿用取女”,就是不应该进行聘娶女子之事。所以乾卦变成了姤卦的卦象也有“勿用”之意。

乾卦是纯阳之气,乾“为龙”^②,所以用龙这种动物^③来取象。乾卦下面的内卦乾卦变为姤卦的内卦巽,《说卦》有“巽,入也”,龙这种水生动物要进入水中潜藏起来,所以有“潜龙”之意。而从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的解说来看,既然“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那么也应该有“龙从风,风陨,龙潜而勿用也”。

〔今译〕 潜在水中的龙,不可有所为。

潜,在水下面活动。《诗经·小雅·鹤鸣》有“鱼潜于渊,或在于渚”。

“潜龙”以喻象,“勿用”是断占之辞,切于人事之用。《说文解字》有“用,可施行也。”“勿用”即不可以施行。所以“潜龙”与“勿用”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乾 ☰乾

☰乾→☲离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象释〕 乾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同人:乾卦变成了同人卦,乾下变成了离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乾为天”,“为君”,八卦取象是要用类似性质的物体来配比。

① “壮”亦有“伤”之义,详见下文对大壮卦卦爻辞的解读。

② 朱熹《周易本义》称荀爽《九家集解》本有:乾“为龙”。现在看来,龙是鳞虫之长,是水生动物的王者,乾“为君”,自然就可以推出乾“为龙”。

③ 龙是古人常见的一种真实动物,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所述,或参阅拙作《周易趣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中的相关章节:《龙,是真实的动物吗》、《龙,真的能飞吗》。

所以对于乾而言可以用龙这种动物来取象，乾“为君”，所以又可以取象为“大人”。乾卦变成了同人卦，也就是乾卦的内卦乾变为同人卦的内卦离，《说卦》有“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离为目”，离有见到以及出现的意思，所以是“见龙”，“见大人”。一般来说，上卦意味着居于上位的东西，下卦意味着居于下位的东西，所以“田”的取象是对于同人卦中离处于下卦的位置来说的。同人卦下离上乾，离又有见到的意思，而在天的下面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大地或者是田野了，所以同人卦辞也有“田野”的取象：“同人于野”。所以乾卦变成了同人卦就是“见龙在田”。

【今译】 看见龙在田野上，利于觐见大人。

大人，在上位者，君主。见，这里做拜见、觐见解释最为恰当，即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公将战，曹刿请见”。觐见大人是古代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情，即是孔子所说三畏之一的“畏大人”^①。“利见大人”亦见于蹇卦、萃卦、巽卦卦辞和乾卦九五爻辞，解说相同。

☰乾 ☰乾

☰乾→☱兑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象释】 乾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履：乾卦变成了履卦，乾下变成了兑下，乾上没有变。

君子是春秋时候对道德高尚的人的称呼，在《左传》里频繁出现，在《周易》经文里有些类似，所谓君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为了表述方便而出现的“理想人格”，大致而言没有非常严格或准确的八卦取象。乾为“健”，所以在这里君子可以取法于天，就是后来《象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为天，可以取象为日^②，兑为西，是日之终，所以是“终日”^③，而且把“乾”字直接写入爻辞：“终日乾乾”。履卦下兑上乾，在后天八卦盘里兑为西，所以是“夕”。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息”、“夕”、“析”、“沂”音通。乾为健，为行，为“厉”（这是就“厉”是“和衣渡水”的意义而言）。兑为悦，所以得渡而“无咎”。履卦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其含义与“厉，无咎”可以互相发明，都是遭遇危险之事而没有灾祸。

【今译】 君子终日努力健进，夜晚休息安闲。和衣渡水，没有灾祸。

① 《论语·季氏》。

② 参阅（民国）尚秉和：《焦氏易詁》，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页。

③ 《象·乾》亦有“大明始终”。

惕，帛书《周易》经传都作“沂”，读为析，析有解除之义，引申为安闲休息^①。这种解说与卦象最为符合。有很多学者以为“惕”字应做本字解，比如《集解》引干宝有：“故君子忧思深远，朝夕匪懈。”闻一多也“以忧思总释乾惕二字”^②，可备为一说。

厉，古今注家绝大多数都解释为“危险”。实际上，在春秋时代人们所使用的厉字最频繁的是四个含义：一是和衣渡水，二是灾害，三是厉鬼，四是禁厉。在“和衣渡水”的意义上而言，“厉”与“涉大川”的含义接近，都是古人生活之中经常需要贞问的大事。相对而言，“厉”似乎偏重于个人渡河之事，而“涉大川”则偏重于集体行为。当然，“厉”可以引申为“危险”之意，但是这一点在春秋文献里缺乏根据。在这句爻辞里“厉”字的出现比较突然，与前文所说的君子行止没有任何衔接，而且断语是“无咎”，所以这里取第一种意义最为合适。

惠栋《周易述》卷一以为此句应添一“夤”字，即“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夤厉，无咎”，并解“夤”为“敬”，可以参考。这是以“夤”通“寅”，恭敬之意，其可以由乾取象而出。

䷀乾→䷆巽

䷀乾 ䷀乾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象释】 乾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小畜：乾卦变成了小畜卦，乾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巽上。

乾卦是纯阳之气，乾“为君”，所以乾可以用龙这种动物来取象，乾卦的外卦乾变为小畜卦的外卦巽，《说卦》有“巽，人也”，已经在天上活动的龙要跃进深渊暂时潜藏起来，所以有“或跃在渊”之意。因为乾上，即龙在上，所以是“跃”，有由高到低的意思。小畜卦的卦辞是“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有“亨”字，所以是“无咎”。

从八卦卦象来看，《乾》之《小畜》的卦象与《乾》之《姤》类同，都是乾、乾、乾、巽四个卦，但是这句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与初九爻辞“初九：潜龙，勿用”差距显著。

【今译】（龙）有时跃于深渊，没有灾祸。

或，表示多种情况中的一种，不定之辞，可以翻译为“或许”、“有的”、“有

①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 页。

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52—553 页。

时候”等。《系辞》有“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孟子·梁惠王上》有“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诗经·小雅·鹤鸣》有“鱼潜于渊，或在于渚”。

跃，跳，跳跃。《诗经·大雅·旱麓》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现在通常把跳跃理解为陆地上动物的动作，在古人看来“跃”也是水生动物的正常行为。

咎，灾祸。《左传·昭公九年》有“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左传·庄公二十一年》有“哀乐失时，殃咎必至”。《老子·第九章》有“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乾→☲离

☰乾 ☰乾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象释】 乾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大有：乾卦变成了大有卦，乾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离上。

《说卦》有乾“为君”，所以可以用“龙”这种水生动物之长来取象。乾为天，在上，所以可以取象为“飞”，是“在天”。乾上变成了离上，所以取象是“飞龙在天”。《说卦》有乾“为君”，所以乾又可以取象为“大人”。《说卦》有“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有出现或见到的意思，所以是“利见大人”。

从八卦卦象来看，《乾》之《大有》的卦象与《乾》之《同人》类同，都是乾、乾、乾、离四个卦，所以这句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与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有些相似。

【今译】 飞翔的龙在天上，利于觐见大人。

☰乾→☱兑

☰乾 ☰乾

上九：亢龙，有悔。

【象释】 乾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夬：乾卦变成了夬卦，乾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兑上。

《说卦》有乾“为君”，所以可以用龙这种动物来取象。乾是纯阳之气，乾变为兑则是阳气在极强之时开始消减，阴气初现，所以是“亢龙”。根据《说卦》兑“为毁折”，此时有毁折之事，所以“有悔”。

【今译】 高亢之龙，有悔恨。

亢，高。《庄子·人间世》有“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

《孙臆兵法·雄牝城》有“无亢山名谷”。

☰乾→☷坤

☰乾→☷坤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象释〕 乾卦全部六个爻从九变为八，也就是乾之坤：乾卦变成了坤卦，乾下变成了坤下，乾上变成了坤上。

《说卦》有乾“为君”，所以可以用龙这种动物来取象。乾卦下面是乾上面也是乾，乾为三^①，为群^②，所以是“群龙”。乾卦卦辞有“利贞”，坤卦卦辞有“利牝马之贞”，与阳气相比，纯阴之气更有静笃之意，所以变为坤卦是“无首”。“群龙无首”是一群龙没有首领，即不互相争斗，所以各自相安无事，“吉”。

〔今译〕 看见一群龙没有首领，吉利。

龙好斗^③，“群龙无首”即一群龙不互相争斗做首领，各行其是，所以吉利。

“见”这里译为“看见”，做“出现”解，亦可通。

卦二 坤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象释〕 下卦是坤，上卦是坤。

《坤》卦的下卦是坤，坤为地为母，所以是“元”；上卦是坤，坤为国，为布为釜，所以是“亨”；内有坤阴厚笃，所以是“利贞”。乾是牡马，坤是牝马，所以“利牝马之贞”。

君子是古时候对道德高尚的人的称呼，而坤为“顺”，所以君子可以取法于地，也就是后来《象·坤》所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卦》有“坤为地”，地有攸远之意，《彖·坤》有“行地无疆”，所以是“有攸往”。《说卦》有坤为顺，为臣，所以不可为先，为“先”则“迷”，为“后”则有“得”，有“主”则得“利”。

根据后天八卦盘，西方与南方是巽、离、坤、兑，属于阴卦，东方与北方是

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君三出”，所以乾有“三”之象。古人以“三”为“群”。

② 可参阅温少峰：《周易八卦释象》，巴蜀书社 2005 年版，第 34—35 页。

③ 《左传·昭公十八年》有“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

乾、坎、艮、震，属于阳卦。朋是同类的意思，坤卦属于阴卦，所以“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为顺，为安，所以“安贞吉”。

〔今译〕 长而嘉，利于（如同）母马（那样柔顺之事）的贞问。君子有所前往，当先则迷，为后则得，居于主位则有利。在西南方得到朋类，在东北方丧失朋类。贞问安居之事吉祥。

攸，所。

䷁ 坤 ䷁ 坤

䷁ 坤 → ䷲ 震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释〕 坤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复：坤卦变成了复卦，坤下变成了震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震“动也”，“为足”，所以是“履”。坤为阴，为寒，为“霜”，为“冰”^①。这里似乎以下坤为“霜”，以上坤为“坚冰”。《说卦》有坤为地，为“坚”。这里似乎是以坤在上为“至”，意为“来到”，隐约有即将到来的意思。^②

〔今译〕 脚履寒霜，坚冰来到。

䷁ 坤 ䷁ 坤

䷁ 坤 → ䷜ 坎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释〕 坤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师：坤卦变成了师卦，坤下变成了坎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乾“为圜”，是圆是曲，对应的坤有“方”、“直”的性质。朱熹《周易本义》称荀爽《九家集解》本有坤“为方”。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有“元”，所以是“大”。坎“为水”，重为“习”（坎卦有“习坎”之称），似乎是由于下卦坎受到上卦坤的制约，就像是五行中的土克制水一样，所以是“不习”。《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坎为众”，众人有一个老成持重像坤一样敦厚的领

① 《说卦》有乾“为寒，为冰”，似不确。如果以乾“为寒，为冰”，那么这里似乎可以以坤伏乾为“霜”为“冰”，颇显迂曲。

② 在十二消息卦里坤卦居于亥位，复卦居于子位，子为冬至。在冬至之前，天气转为寒冷，有寒霜降临，这对应着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在冬至日，即坤卦变成了复卦之时，天气更加寒冷。此后随着“小雪”、“大雪”的到来，地面将为坚冰所覆盖。以上解说的依据是十二消息卦理论，其解说比较勉强，不取。

导,就会“无不利”,这种情形也就是师卦卦辞的“贞丈人吉,无咎”。

[今译] 正直,端方,弘大,不重复,无所不利。

习,鸟反复鼓翅而飞,《礼记·月令》有“鹰乃学习”,所以“习”又有反复的意思。不习,即不袭,不重复。《礼记》云:“卜筮不相袭。”郑玄云:“袭,因也。”《左传正义》有“卜不习吉,谓不可一时再卜耳。”

闻一多认为“大”为衍字,“直方盖即省方”,“省方即巡狩”,“巡狩之事,劳民伤财,不宜常行,故曰‘不习,无不利’”^①。此解可通,备为一说。

䷁ 坤 ䷁ 坤

䷁ 坤 → ䷂ 艮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象释] 坤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谦:坤卦变成了谦卦,坤下变成了艮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坤为腹”,“为釜”,所以是“含”。艮为山可以取象为“章”。《说卦》有“艮,止也”,所以是“可贞”。《左传·成公十六年》对于复卦有“南国威,射其元王中厥目”。复卦下震上坤,所以坤可以取象为“王”或“王事”,对于问卦者来说就可以是“从王事”。似乎是因为《说卦》有“艮,止也”,所以是“无成”。谦卦卦辞是“亨,君子有终”,所以坤卦变成了谦卦也是“有终”。《说卦》有艮“始万物,终万物”,所以这里也是以艮为“终”。

[今译] 含敛华章可以贞问。或许辅佐君王祭祀,没有成礼却有好的结局。

章,一般解释之为美丽的花纹。《诗经·小雅·六月》有“织文鸟章,白旆央央”。《诗经·大雅·棫朴》有“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尚书·皋陶谟》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但是在周代礼仪制度之中“章”字的含义非常具体而明确,如《考工记·画绩》有“赤与白,谓之章”,“山以章,水以龙”。所以艮为山可以取象为“章”,这一点也非常明显。

王事,可以专指君王的祭祀之事。《诗经·国风·采芣》有“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成,一般解释为“成就”,这里似乎应该解说为“成礼”。《诗经·国风·鹊巢》有“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37、564 页。

䷁坤→䷲震

䷁坤 ䷁坤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释〕 坤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豫：坤卦变成了豫卦，坤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震上。

《说卦》有“震，动也”，为“括”。九家逸象有坤“为囊”。坤上变成了震上，所以是“括囊”。扎紧口袋不进不出，所以“无咎无誉”。

〔今译〕 束紧囊袋，没有灾祸也没有赞誉。

䷁坤→䷇坎

䷁坤 ䷁坤

六五：黄裳，元吉。

〔象释〕 坤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比：坤卦变成了比卦，坤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坎上。

九家逸象有坤“为黄”，而且《说卦》有坤为地为土，所以坤可以取象为“黄”。一般来说乾在上，坤在下，所以九家逸象有乾“为衣”，所以坤可以取象为“裳”。坤为善之长，为“元”。具体来说，黄色是中间的颜色；裳，是穿在下身的服饰；元，是生养万物之德，这都是取象于坤，因为坤具有这些美好的取象，所以可以使得坎上没有作用，因此“吉”。比卦卦辞有“吉”与“元”，可以参照说明这句爻辞里面的“元吉”。

从《左传·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的解说可以看出，依据占筮的原则，如果占筮的人有很好的品德，配得上“黄裳”，配得上“元”，就“吉”，就“无咎”，否则就会“凶”。那么这个“凶”又从何取象而来呢？《说卦》有“坎，险也”，而且比卦卦辞有“不宁，方来，后夫凶”，所以这个“凶”是从坎上为险陷取象而出。根据五行理论，土能克水，所以这里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坤克坎则“黄裳，元吉”，否则就是“凶”。

〔今译〕 黄色下裳，至为吉祥。

对于“黄裳，元吉”这句爻辞，在《左传·昭公十二年》里面，子服惠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坤→䷌艮

䷁坤 ䷁坤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释〕 坤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剥：坤卦变成了剥卦，坤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艮上。

这句爻辞的卦象解说比较困难，古今各种解说的差异也很大，这与古人言辞简约、意蕴丰富有一定关系。

最为经典的解说就是《文言·坤》中的“阴疑（凝）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种解说并不十分明确，据此以说明其中的八卦取象更是比较困难，试对此作出补充说明。

大致而言，《坤》之《剥》的卦象是阴阳合和之象，而阳气由无到有出现在最上面的一个卦画，可以说是非常微弱，即“阴疑（凝）于阳”；从阴阳二气的态势来说，阴气占据优势，把阳气迫在最上，二者互相推挤，互相作用，所以说是“必战”^①。所谓“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是说《坤》之《剥》的八卦卦象取象之中没有龙，但是实际上有阳气，为了避免“没有阳气”这种嫌疑，所以用龙来取象。因为卦象上还是阴气为主，是阴物一类，所以取象为“血”，即“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所谓“天玄而地黄”，是以乾为天为“玄”，以坤为地为“黄”。《九家集解》有坤“为黄”但是在《坤》之《剥》的八卦卦象里并没有乾。所以按照这种说法，还是一定要把“玄”理解为阳气，也就是“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玄’焉”。

需要补充的是，《说卦》有“坤为地”，所以可以取象为“野”。而对于“玄黄”，还有一种取象方法。既然“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那么根据《说卦》，震“为龙，为玄黄”。这是以震取象^②。乾可以取象为龙，所以乾也可以取象为“玄黄”，震、乾似乎可通。

〔今译〕 龙困战于野地，其血祭玄璜。

古代会盟礼中有“血”这一程序，如《吕氏春秋·诚廉》有“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而且《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玄璜礼北方”。所以“其血玄黄”即“其血祭玄璜”，即可以解读为用玉器玄璜（玄黄）来举行血祭祭祀。

① 《说卦》有：“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可见，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可以称之为“战”。另外，这里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拟象譬喻：对龙这种秉持阳气而生的动物来讲，此时势孤力穷，所以挣扎战斗。

② 震似乎也可以取象为“战”。

另,《礼记·祭义》有“使纁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这里的“玄黄”是动词,是指对服装染色加工,可见玄、黄在古代确实指黑、黄两种颜色。

有学者对这句爻辞的解说是:“龙在原野上交合,流出青黄相杂的鲜血。”^①这种解释太过匪夷所思。而且“战”字做“接”字解,再引申为“交合”,这没有任何训诂实例作为根据,所以不妥。

䷁坤→䷀乾

䷁坤→䷀乾

用六:利永贞。

【象释】 坤卦全部六爻从六变为七,也就是坤之乾:坤卦变成了乾卦,坤下变成了乾下,坤上变成了乾上。

《坤》卦的卦辞有“元,亨,利牝马之贞”,而《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二者都有“利”和“贞”,所以这句爻辞是“利永贞”。

【今译】 利于长远贞问。

永贞,即贞问长远之事,可直译为长远贞问。利永贞,即利于贞问长远之事。

卦三 屯

䷂屯(震下坎上):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释】 震下坎上。《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一段中司空季子对屯卦卦象和卦名都有详尽的解释:“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

司空季子接着对屯卦卦辞进行了详细解说:“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总之,屯卦“得国之卦也”。^②

以上言说都堪称经典。这里再对司空季子一语带过的“勿用有攸往”进行补充说明。《说卦》有“震,动也”,“震为足”,所以震为行,为“有攸往”。上卦是坎,《说卦》有“坎,陷也”,为险,有险阻在前,所以为“勿用”。震动而有险,所以“勿用有攸往”。这是对“小事”和“一夫之行”来说的。按照通俗的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② 按照《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一段的讲解,屯卦是“公侯之卦也”,可以参看。

话来讲,对于平民百姓做小事而言,适用的卦辞是“勿用有攸往”,而对于大人物做大事而言,适用的卦辞是“利建侯”。

【今译】 长而嘉,利于贞问。不可以有所往,利于建立公侯。

䷁坎 ䷁坎

䷲震→䷁坤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象释】 屯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屯之比:屯卦变成了比卦,震下变成了坤下,坎上没有变。

在《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一段里,辛廖对“屯之比”的卦象有很好的解释:“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根据辛廖的解释,可以知道,屯卦下震上坎,震为武,为军队,“坎,陷也”,为险^①,是险隘,有军队把守关隘,所以屯卦是“固”。比卦下坤上坎,“坤为地”,“坎为水”,水的性质是润下,“比,辅也,下顺从也”^②,所以比卦有水入地中的意思,所以是“入”。屯之比,有“固”有“入”,所以说是“磐桓”,“利居贞”,非常吉利。具体来讲。屯卦变成了比卦,震变成了坤,也就是震变成了土,震为车,坤为马^③,所以是“车从马”。震为长子,为足,坤为母,坎为众,所以说是“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总之,从卦象来看,屯之比是有车有马,有兄长的帮助,有母亲的养育,有群众的归附,有安居的土地,所以是“利建侯”。

辛廖的解释也非常经典。这里再对“磐桓,利居贞”进行补充说明。《说卦》有“震,动也”,磐靠震动发声,所以震为磐。“桓”是“桓表”,因为坤为国,所以坤也可以取象为“桓”。坤为地,为居,为安,所以是“利居贞”。

【今译】 磐石桓表,利于贞问居所,利于建立公侯。

磐,起源于虞舜时期,是庆典、祭祀的重要乐器,以玉料或石料琢磨而成,形状一般为板状而曲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家的象征。磐还有一个含义是大石头,即后来所说的“坚如磐石”。这里以取第一种含义为好。

有学者把“桓”字解为“恒”,但是就“桓”字本义来讲,“桓”是古代官署和

① 《彖·坎》。

② 《彖·比》。

③ 《说卦》“乾为马,坤为牛”,但不妨以乾为牡马,以坤为牝马,即坤亦有马之象。

驿站等建筑物前竖立的作为标志的木柱，又叫桓表、华表。“桓”还有“大”的意思。^①

总之，参照卦象来看，“磐桓”含有“固”、“厚”、“恒”、“久”等意义，所以它不是一个联绵词，应该是并列结构，即“磐”是一个名词，“桓”也是一个名词，都是国家或政权的比喻物。

居，居住、居所。《论语·学而》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坎 ䷁坎

䷲震→䷥兑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象释〕 屯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屯之节：屯卦变成了节卦，震下变成了兑下，坎上没有变。

屯卦在前，所以是“屯如”。震为车，《说卦》有坎“其于舆也，为多眚”，而且兑又为“附决”，车子轮轴脱落就难以前进，所以是“遭如”。震为车，是“乘”，坎为马，^②屯卦和节卦的外卦都是坎，所以是“乘马班如”。

《说卦》有坎“为盗”，是“寇”，似乎是以兑为悦，所以“匪寇”。当然从卦象来看，也可以是真的有“寇”来犯，比如《说卦》有兑为“毁折”，即是有损失。这里很可能古人是为了词句简约，用了一个“匪寇，婚媾”，其含义不是否定第一种情况而肯定第二种情况，而是表示两种情况中选取一种，即“不是有盗寇，就是有婚媾”。设想一下古人算卦算了千百年，解释这句爻辞时怎么可能一次“寇”都没有遇到而只有“婚媾”一种情况呢？所谓解卦最终还是要算卦人结合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判断爻辞文句的取舍。^③

节卦下兑上坎，兑为少女，坎为中男，也就是少女配中男，有“婚媾”之象，引申为亲戚之象。

似乎是由于外卦坎是中男而不是长男，当“女子贞不字”的时候从卦象中解读出的结果只能是等待，而且是苦等“十年乃字”。节卦卦辞是“亨。苦节，不可贞。”《说卦》有兑为“刚卤”，所以兑为苦。既然是“苦节，不可贞”，那么苦等十年“十年乃字”也就似乎可以理解。

① 《诗经·商颂·长发》有“玄王桓拔，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② 《说卦》有坎“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此下坎取象为马不再注明。

③ 所谓“匪寇，婚媾”一共在《周易》经文之中出现了三次：屯六二、贲六四、睽上九，此下皆按照“不是有盗寇，就是有婚媾”来解释，不再重复说明。但是在其卦象根据的共同点上，还有待深入研究。

【今译】 坚固不动的样子、改变方向的样子，车马往来的样子。不是有盗寇就是有婚媾。女子贞问不嫁之事，十年之后才出嫁。

遯，改变方向，屈原《九歌·湘君》有“驾飞龙兮北征，遯吾道兮洞庭”。《玉篇》释之为“转也，移也”。另，遯如，《经典释文》引马融曰：“难行不进之貌”。马融的这种解释与卦象不是很贴切，暂不取。

班，往来。班如，往来的样子。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之中对于上下都有震的情况的解说是“车班外内”。

字，女子许嫁。《公羊传·僖公九年》有“妇人许嫁，字而笄之”。《礼记·曲礼》有“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内则》有“十有五年而笄”。《仪礼·士昏礼》有“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女子没有许嫁，则称“待字闺中”。

对于“十年”，《周易正义》解释为“十者，数之极，数极则复，故云‘十年’也。”但是“十年”似乎不是泛泛而谈，应该由卦象而出，从何而出则不得而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

寇，敌寇，入侵者。《左传·僖公十五年》有“寇深矣，若之何？”

闻一多根据金文文献认为“古言婚媾犹今言亲戚”，“凡此婚媾皆名词”^②。其说有据，可参。但是这里承接“乘马班如”，而且“寇”与“婚媾”并举，还是解说为“婚媾（之事）”，即乘马以进行嫁娶之礼为好。

䷜坎 ䷜坎

䷲震→䷲离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象释】 屯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屯之既济：屯卦变成了既济卦，震下变成了离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震为动，“其究为健”，所以震为“鹿”。“即鹿”，就是碰到野鹿、惊起野鹿的意思。《说卦》震又“为决躁”，所以没有准备，只好让它跑掉。《说卦》有离为丽，为虚，所以是“林”，震变成了离，就是鹿“入于林中”。震可以取象为“几”，离可以取象为“舍”，上有坎为险，所以“往吝”。当然，对于“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这里应该把它理解为根据卦象以及“即鹿无虞”所作出的推断，这样“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就不必一定有直接的卦象根据。

① 所谓“十年”一共在《周易》经文之中出现了三次：屯之六二、复之上六、颐之六三，在其卦象根据的共同点上，还有待深入研究。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5—526页。

〔今译〕 碰到野鹿而没有准备，只能是进入林中白白走一遭，君子见机行事不如舍弃，前往会有吝憾。

虞，虞人，古代管理山林的官员，也是田猎时候的向导。虞，也有“准备”的含义，如《左传·隐公五年》有“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这里两种含义在文意上都可以解释得通。但是从卦象来看，还是以“准备”来解说“虞”字为好。

“几”字的解释很多。第一，接近，小畜卦上九爻辞有“月几望”。几，通“机”，所以第二，“几”字可解释为时机，如《系辞》有“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文言·乾》有“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第三，“几”字也可以解释为事务，如《尚书·皋陶谟》有“一日二日万几”，第四，“几”字还可以解释为处理，如《系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在这句爻辞里“几”字似乎是动词，而且没有宾语，所以以第二种解释最为合适。

䷜坎→䷹兑

䷲震 ䷲震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释〕 屯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屯之随：屯卦变成了随卦，震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兑上。

震为车，是“乘”，坎又为马，所以是“乘马班如”。《说卦》有兑为少女，震为长男，兑又为悦，所以震下兑上是长男虚心下意求娶少女的卦象，所以是“求婚媾”。《说卦》有“震，为动”为“往”，而“往吉，无不利”则是针对随卦的少女配长男而言的，而且随卦卦辞就是“元亨，利贞，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车马往来的样子，求婚媾，所往吉利，无所不利。

䷜坎→䷁坤

䷲震 ䷲震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象释〕 屯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屯之复：屯卦变成了复卦，震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坤上。

《国语·周语》有“自今至于初吉，阳气皆蒸，土膏其动”。这样看来，坤为土为“膏”，所以坎变成了坤是“屯其膏”。“小”即小事，即《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一例中的“一夫之行也”；“大”即大事，即国事之事、公侯之事。下震为动，为行，坎上变成了坤上，险陷变成了平顺，行路通顺，吉祥，所以

“小贞吉”^①。下震为车，为武，坎上变成了坤上，险陷变成了平顺，国家失去险隘，凶丧，所以“大贞凶”。

〔今译〕 屯积其膏肥。贞问小事吉，贞问大事凶。

䷜坎→䷡巽

䷲震 ䷲震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象释〕 屯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屯之益：屯卦变成了益卦，震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巽上。

震为车，是“乘”。《说卦》有巽“为进退”，坎为马，所以是“乘马班如”。因为《说卦》有坎“为血卦”，所以坎可以取象为“血”。《说卦》有坎“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似乎可以取象为泪。巽为风，似乎可以取象为“泣”。坎上变成了巽上，因此有“泣血涟如”之象。

〔今译〕 车马往来的样子，血泪涟涟的样子。

卦四 蒙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象释〕 坎下艮上。坎水为艮山遮蔽覆盖，所以是“蒙”。

艮为山，山有物产之美，所以是“亨”。下坎为“我”，上艮为少男为“童”，为“童蒙”。似乎是因为坎润下，为中男，所以“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说卦》有艮是“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所以上卦艮为始，为“初”。《说卦》有艮“其于木也，为坚多节”，所以艮为竹，为“筮”。似乎是因为《说卦》有艮“为指”，所以艮可以取象为“告”。坎为众，为“再三”，为“渎”，“为隐伏”，为“不告”。坎为众，在下，为主，所以是“利贞”。

〔今译〕 嘉。不是我请求给人启蒙，需要启蒙的人请求我。初次占筮会得到准确的结果，再三占筮就是亵渎，亵渎就得不到准确的结果。利于贞问。

这句卦辞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四部分可以合并为一句，为“亨，利贞”。第二部分“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在借卦象说明启蒙的原则。第三部分“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则是在阐述占筮的原则，二者似乎是因

^① 与《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一例中的“小事不济，壅也”相比较，这里的“小贞吉”就是“小事济之，顺也”。

为其与卦象具有某些共通性而被写在这里，但是我们现在很难说它们是对卦象的直接解读。这句卦辞比较典型，可以用以说明卦辞与爻辞的明显不同，即卦辞更多的是阐述理论或道理，更多地具有哲理的内涵。

蒙，遮住、覆盖。《诗经·邶风·君子偕老》有“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继祥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以幕蒙之”。

所谓“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与《礼记·祭义》中所说的“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有相通之处。

䷃ 艮 ䷃ 艮

䷃ 坎 → ䷄ 兑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象释】 蒙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蒙之损：蒙卦变成了损卦，坎下变成了兑下，艮上没有变。

《说卦》有“兑为口”，似乎有开通之意，又因为兑为“说（悦）”，所以兑可以取象为脱，为“发”。坎“为桎梏”，^①坎为“刑人”，坎变成了兑，所以“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以往吝”。

【今译】 开启蒙蔽，利于施刑，解脱桎梏，所往吝憾。

刑人，一指受刑之人，《周礼·地官司徒·司市》中有“国君过市，则刑人赦”；二指对人施以刑罚，《周礼·秋官司寇·司圜》中有“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在这句爻辞里似乎以前者取意为好。

这里的“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似乎就是“利用刑人，利用说桎梏”。

䷃ 艮 ䷃ 艮

䷃ 坎 → ䷁ 坤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象释】 蒙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蒙之剥：蒙卦变成了剥卦，坎下变成了坤下，艮上没有变。

《说卦》有坤“为布”，则坤为“包”，为“纳”。下坎变成了下坤，坎为众，坎下变成了坤下是包纳众人，所以“吉”。就娶妻即“纳妇”而言，参照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之中对坎变成巽的解说“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所以坎下变成了坤下是“夫从坤，坤顺，妻可娶也”，所以

^① 朱熹《周易本义》称荀爽《九家集解》本有坎“为桎梏”。

“纳妇吉”。艮为少男为“子”^①，坤为“家”。坎变成了坤，是有水源、有土地，有民众、有家国，所以“子克家”。

〔今译〕 包容蒙蔽，吉利。娶妻吉利。儿子能够成为大夫。

闻一多引《周书·谥法篇》“未家短折曰殇”，《离骚》“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淮南子·齐俗篇》“待西施、络慕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认为“家”是“娶”的意思^②，即现代人所说的“娶妻成家”。这种解释也可以说得通。但是这样一来，“纳妇”与“子克家”意义近同，都有娶妻婚配之意，语义重复，而且“儿子能够娶妻成家”则在语气上有些不通，解作“儿子娶妻成家”则“克”字就变成了无意义的衍文，也很成问题。因为“克”字在这里做“能够”讲比较合适，即如《诗经·大雅·荡》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家，在周代更加通常的用法是指卿大夫的封地，即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大夫皆富，其政在家”。《左传·桓公三年》有“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所以“子克家”是儿子能够成为大夫的意思，这样解说似乎更加合理。

䷳ 艮 ䷳ 艮

䷳ 坎 → ䷶ 巽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释〕 蒙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蒙之蛊：蒙卦变成了蛊卦，坎下变成了巽下，艮上没有变。

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对坎变成巽的解说是“夫从风，风陨妻”，不吉，所以这里类似的也是以“勿用取女”作为断语。《说卦》有乾“为金”，但是这里并没有乾，似乎是以艮为“金”，^③坎为“夫”。坎为“躬”，坎变成了巽，所以是“不有躬”，所以是“无攸利”。

〔今译〕 不可娶妻，出现金夫，不能保有自身，无所利。

金夫，有学者解释为有金钱的男子，这就把“金”字解说为金钱，似乎过于拘泥。所以这里应该保留原文，不做进一步解说更好。

闻一多以“夫”为“矢”字之误，以“躬”为“弓”字之误，“‘不有弓’即无有弓，有矢无弓，不能射，故无所利也”^④。语义平直，闻一多先生又有卦象依

① 或以坎为中男为“子”，但一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以坎为夫，二则坎之中男应该是已经成年的男子，所以比较而言，这里仍然以艮为“子”为宜，更有预示将来的意思。

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③ 金以及玉都是山中所产，所以也可以讲得通。

④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7页。另见于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4页。

据,与上略同,因此可备为一说。实际上,“勿用取女”是一句判词,“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是另一句判词,二者可以互相对照发明。

䷃艮→䷝离

䷜坎 ䷜坎

六四:困蒙,吝。

【象释】 蒙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蒙之未济:蒙卦变成了未济卦,坎下没有变,艮上变成了离上。

离火炎上,坎水润下,上下隔绝不通,所以是“困”,所以“吝”。

【今译】 困于蒙蔽,吝憾。

䷃艮→䷶巽

䷜坎 ䷜坎

六五:童蒙,吉。

【象释】 蒙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蒙之涣:蒙卦变成了涣卦,坎下没有变,艮上变成了巽上。

艮为山,巽为风,艮变成了巽,山为风所落,有实有材^①,所以是“吉”。

【今译】 脱尽蒙蔽,吉利。

廖名春以为“童”为动词,“童蒙”即脱蒙^②,从卦象来看,在这句爻辞中这样解释是比较贴切的。

䷃艮→䷁坤

䷜坎 ䷜坎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释】 蒙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蒙之师:蒙卦变成了师卦,坎下没有变,艮上变成了坤上。

《说卦》有坤“为柄”,“顺也”,所以不可以取象为“击”。这里是坎取象为“击”,因为水往往可以和“击”联系起来。比如《诗经》有“坎坎伐檀”,是以“坎”作为象声词而形容击打的声音,《庄子·逍遥游》有“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而益卦的上九爻辞是:“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这也就是“益之屯”,其所对应的八卦卦象是:

① 《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之中对蛊卦卦象的解说是“落其实而取其材”。

②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巽→䷁坎

䷲震 ䷲震

其“击”的取象也是源于坎。

坎“为盗”，为“寇”^①。由于上卦是艮与坤，《说卦》有“艮，止也”，“坤为地”，为土，都对坎水有限制作用，所以“不利为寇，利御寇”。

〔今译〕 击打蒙蔽，不利于攻掠，利于防御攻掠。

寇，进犯，主动出击。《左传·隐公十年》有“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从“不利为寇，利御寇”来看，“寇”字在古代是中性词，不像现代汉语这样具有明显的贬义，比如《周礼》记载有“司寇”这一官职，列子名御寇。

卦五 需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元)亨，贞吉，利涉大川。

〔象释〕 乾下坎上。坎为水，在上为云，乾为天，所以是“地气上齐，天气下降”(《礼记·乐记》)，天上积云即将下雨，所以卦名是“需”。

乾为君，坎为众，君在下民在上为“有孚”。乾为天为“光(元)”，坎为水为众，众美会聚，为“亨”。就像是民众有英明的领导人，所以“贞吉”。坎为水，为沟渎，所以为河，为“大川”。乾为健为行，以刚健涉险陷，所以“利涉大川”。

〔今译〕 有收获，长而嘉，贞问吉利，利于涉渡大河。

古人渡河可以乘船，如《诗经·邶风·谷风》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但似乎在更多情况下是“涉渡”，即在没有桥梁也没有摆渡的情况下，直接从水势平缓的地方趟水步行或乘车过河，就像是《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对于车辆而言，涉水过河的情况要更加多一些。涉水过河有时会很危险，比如大过卦上六爻辞有“过涉灭顶，凶”。所以渡河是件大事情，古人为此要进行占筮，这也就是《周易》中常常出现“利涉大川”的原因。

孚，做动词时可以解说为周遍、认同，即《左传·庄公十年》的“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字做名词可以解说为“道德”或“诚信”，比如《诗经·大雅·下武》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但是以上解说如果放在全部经文之中就很不合适。有很多注家以“孚”为“俘”，用“俘虏”来解释这里的“孚”字，似不妥。其一，《周书·世俘解》有“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说文》有“俘，军所获也”，可见，“俘”可以泛指所获的东西，不是专指俘虏。其二，春

① 坎为寇，似乎也可以取象为“击”、“进击”。

秋时期以至于西周，“孚”与“俘”两个字的用法很可能有着明确的区分。在对卦爻辞之中的“孚”字进行全面统计之后，靳极苍先生依据甲骨文解“孚”字为“获”，“有孚”就是“有收获”^①。此说平近，取之。但依笔者揣测，在卦爻辞中频繁出现“孚”字似乎还要比“田获三禽”的“获”字意义更加宽泛。

“光亨”于《周易》卦爻辞之中仅此一见，应为“元亨”之误。以乾下为元。闻一多先生亦持此说。^②

䷜坎 ䷜坎

䷀乾→䷛巽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释〕 需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需之井：需卦变成了井卦，乾下变成了巽下，坎上没有变。

古人以郊礼祭天，乾下变成了巽下似乎有“郊”之象。因为坎“为月”，坎上没有变化，所以“利用恒”。有“恒”则“无咎”。

〔今译〕 需于郊礼，利于恒礼，没有灾祸。

恒，上弦月渐趋盈满的样子。《诗经·小雅·天保》有“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但是在这句爻辞里的“恒”似乎是指一种祭祀典礼，如《周礼·司巫》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这里的“巫恒”可能与月亮有关。另外，有学者认为卦名“需”即是这里的“雩”。关于“郊”、“恒”的具体情况有待继续研究。

从《周易》全文来看，“利用”连用共计十次^③，后接祭祀、出征以及其他礼仪活动，所以这里的“恒”应该是一种周代常见的礼仪活动。

䷜坎 ䷜坎

䷀乾→䷝离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释〕 需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需之既济：需卦变成了既济卦，乾下变成了离下，坎上没有变。

似乎是因为离在坎下，有水中砂石之象，所以离为“沙”。这里似乎是以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3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47页。又见于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5页。

③ 可参阅靳极苍的统计（《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坎为众为“小”，离为“言”，所以“小有言”。乾为健为行，离为日为明，乾下变成了离下，虽然有言语之小事，但“终吉”。

〔今译〕 需于沙，小有言语，最终吉利。

䷜坎 ䷜坎

䷀乾→䷉兑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释〕 需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需之节：需卦变成了节卦，乾下变成了兑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兑“其于地也，为刚卤”，似乎是因为兑在坎下，有水中泥沙之象，所以为“泥”。《说卦》有坎“为盗”，为“寇”。《说卦》有乾“为玉，为金”，有财货之象。似乎是因为《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乾下变成了兑下是财货遭到损失，所以是“致寇至”。

〔今译〕 需于泥，招致匪寇到来。

䷜坎→䷉兑

䷀乾 ䷀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释〕 需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需之夬：需卦变成了夬卦，乾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兑上。

《说卦》有坎“为血卦，为赤”，所以坎为“血”。《说卦》有坎“乾，健也”，可以为“出”。《说卦》有坎“坎，陷也”，所以坎为“穴”。《说卦》有“兑为口”，口可以进，也可以出，坎上变成了兑上，所以是“出自穴”。

〔今译〕 需于血，出自穴居。

䷜坎→䷁坤

䷀乾 ䷀乾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释〕 需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需之泰：需卦变成了泰卦，乾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坤上。

坤为“酒食”。可参看困卦九二爻辞“困于酒食”的解读。坤上乾下为泰卦，所以“贞吉”。

〔今译〕 需于酒食，贞问吉利。

䷜坎→䷶巽

䷀乾 ䷀乾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释〕 需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需之小畜；需卦变成了小畜卦，乾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巽上。

《说卦》有“巽，入也。”巽为“入”，为“来”。《说卦》有坎“坎，陷也”，所以坎为“穴”。《说卦》有坎“为盗”，所以坎为“不速之客”。乾为“三”。从蒙卦卦辞中的“再三”来看，坎似乎也可以取象为三。乾“为君”，为“敬”。

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之中对坎下变成了巽下的解说之中有“夫从风，风陨妻”。这里虽然有坎变成了巽，但是似乎是因为巽是上卦而不是下卦，即不是针对于问卦者所言，所以这句爻辞以“终吉”为占断之辞。

〔今译〕 入于穴居，有不请自来的三位客人，恭敬对待之，最终吉利。

速，招致，如《左传·隐公四年》有“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左传·闵公二年》有“危身以致最”，引申为迎请、邀请，如《荀子·乐论》有“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皆从之。”

敬，似通警、傲、惊。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有相关论说。^①

卦六 讼

䷅(坎下乾上)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释〕 坎下乾上，正与需卦卦象相反。《象》曰：“天与水违行”。乾为阳向上，坎为阴润下，各行其是，各循其理，二者相互争讼，所以卦名是“讼”。

乾为君，坎为众，君在上民在下，亦为“有孚”^②。《说卦》有“坎，陷也”，所以坎为“窒”。这里似乎是以乾为“惕”。外乾刚，故“中吉”，内坎险，故“终凶”。《说卦》有“乾为健”，可以取象为“大人”，所以“利见大人”。坎为水，为沟渎，为“大川”，外刚健而内险陷，所以“不利涉大川”。^③

〔今译〕 有收获，窒塞惕惧。中间吉，最终凶。利于觐见大人，不利于涉渡大河。

闻一多以为“窒”与“惕”含义接近，即“双声连语，不分二义”^④，可备为一说。

①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51—552页。

② 需卦卦象解读中有：乾为君，坎为众，君在下民在上为“有孚”。

③ 需卦卦象解读中有：内刚健而外险陷，所以“利涉大川”。

④ 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5页。

䷀乾 ䷀乾

䷜坎→䷹兑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象释〕 讼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讼之履：讼卦变成了履卦，坎下变成了兑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水，似乎为“永”，而兑为出入，似乎为“不永”。《说卦》有坎“为牢（劳）”，为“事”，为“所事”。《说卦》有“兑为口”，似乎也可以取象为口中之“言”。坎为众，为民，为“小”^①。内和悦而外刚健，所以“终吉”。《彖》有“大明始终”，所以所谓“终”似乎是由乾取象而出。

〔今译〕 所事不长久，小有言语之事，最终吉祥。

䷀乾 ䷀乾

䷜坎→䷁坤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释〕 讼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讼之否：讼卦变成了否卦，坎下变成了坤下，乾上没有变。

坤下乾上为否卦，所以“不克”。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有以坎为“众归之”，所以坎可以取象为“归”。《说卦》有坎“为隐伏”，所以取象为“逋”。乾为“三”，为“百”。另由蒙卦卦辞坎似亦可取象为“三”。坤为“邑”，为“户”。《说卦》有坎“其于舆也，为多眚”，所以坎为“眚”，坎变成了坤是水流入了土地，灾祸消弭，所以是“无眚”。

〔今译〕 诉讼不胜，归来又逃走，其城邑有三百户人家，没有祸患。

闻一多认为“逋当读为赋”，此句爻辞意为：“盖讼不胜而有罪，乃归而赋敛其邑人，于是财用足而得以自赎，故曰无眚也。”^②此说平近，足资参照。

䷀乾 ䷀乾

䷜坎→䷶巽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象释〕 讼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讼之姤：讼卦变成了姤卦，坎下变成了巽下，乾上没有变。

① 似乎也可以以兑为弱，为少女，为“小”。但是上文只有以坎取象为“小”的例子。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28 页。

“食”明显是动词。就动作而言,《说卦》有“巽为人”,所以可以取象为动作“食”^①。《说卦》有巽为长女,为风,所以可以取象为“旧”。乾上为德没有变,所以是“食旧德”。坎下变成了巽下,坎险陨落,所以“贞厉,终吉”。乾为“终”。乾为君为王,坎为事,坎变成了巽,《说卦》有巽“其究为躁卦”,急躁则难以成事,所以是“无成”。

〔今译〕 享受旧日的福德,贞问灾祸,最终吉利。或许为君王做事,没有成就。

“厉”在这里似乎也可以解说为和衣渡水或鬼厉,都可以说得通。

䷀乾→䷴巽

䷜坎 ䷜坎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象释〕 讼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讼之涣:讼卦变成了涣卦,坎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巽上。

巽陨,所以是“不克”。《说卦》有巽“为进退”,所以可以取象为“复”。乾“为君”,为“命”。《说卦》有坎“为通”,所以为“渝”。似乎因为《说卦》有坎“为隐伏”,所以坎下为“安”,是“渝安”。讼卦变成了涣卦,诉讼解决,所以“贞吉”。

〔今译〕 诉讼不胜,回复常命,输通安闲,贞问吉祥。

一般都认为“渝”通“愉”,愉快、高兴。《诗经·大雅·板》有“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但是在这句爻辞里把“渝”解释为“愉快”没有卦象支持。“渝”通“输”,输导、宣泄。《国语·周语》有“自今至于初吉,阳气皆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以“输通”来解说“渝”字更加合适。

䷀乾→䷝离

䷜坎 ䷜坎

九五:讼,元吉。

〔象释〕 讼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讼之未济:讼卦变成了未济卦,坎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离上。

乾变成了离,《说卦》有“离为火”,“为日”,为明,讼而得明,即诉讼而得以剖判明白,得到公正处置,所以“元吉”,即“大吉”。

^① 巽为食,似乎可以从“饌”字见其一端。

[今译] 诉讼，至为吉祥。

☰乾→☱兑

☵坎 ☵坎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象释] 讼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讼之困；讼卦变成了困卦，坎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兑上。

乾为君，为“锡”。坎为水，为“鞶带”^①。乾变成了兑，乾为日，兑为西，所以为“终朝”。乾为“三”。《说卦》有兑“为附决”，为“褫”。

[今译] 有时获赐大皮带，一天时间被多次剥夺。

或许，有的、有时，可不译，这里是表示设喻，即以“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来说明卦象。当然，取象设喻可以有很多个、很多种，这里的爻辞只是其中之一。

卦七 师

䷆(坎下坤上)师：贞丈人吉，无咎。

[象释] 坎下坤上。坤为老，坎为众，所以卦象有老师统领众人之象，即名之为“师”。

坤为老，可以取象为“丈人”。老成谋国，所以“贞丈人吉”。坎为眚，为咎，有坤在上，所以“无咎”。

[今译] 贞问丈人吉祥，没有灾祸。

有学者对这句卦辞的断句是“贞，丈人吉，无咎”。但是在这句爻辞里的“贞”字的最基本的含义是“贞问”，贞固或贞正只是其引申意义或单字意义。而且根据卦象分析，坎在下，没有“利贞”的具象，比如坎卦卦辞中就只有“亨”，而没有“利贞”。所以应该把“贞丈人吉”放在一起解说，解说为“贞问丈人(之事则)吉利”。咸卦卦辞有“贞取女吉”，困卦卦辞有“贞大人吉”，也是限定了贞问的条件或对象，可以对照。

师，教官。西周时候，太学里也学习武艺，所以“师”是教导军事训练的军官。在出征作战时，“师”往往就是将领或统帅。根据对西周金文的研究，可以知道西周时候的执政大臣有公、卿两级，他们往往也是行军作战时候的将领或统帅。公一级的有太保、太师和太史，其中太师很可能就是执掌军事的最高官职。

^① “皮革”或“皮带”都为柔软之物，都有束缚之用，因此可以由坎取象。

䷁ 坤 ䷁ 坤

䷁ 坎 → ䷄ 兑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释〕 师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师之临：师卦变成了临卦，坎下变成了兑下，坤上没有变。

例三《左传·宣公十二年》“在《师》之《临》”中知庄子对这句爻辞的解释很清楚：“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就这句爻辞而言，军队服从纪律约束就叫“臧”，不服从纪律约束就叫“否”或“否臧”。坎为众，兑为弱，坎为河，兑为泽。坎变成了兑，所以是“众散为弱，川壅为泽”。纪律使军队像一个人那样进退如意，所以叫做律。荀爽《九家集解》有坎“为律”，坎变成了兑，为“律竭”，即不服从纪律，纪律遭到破坏。“坎为水”，为“盈”，为“天”。①“兑为泽”，为“竭”，为“不整”，坎变成了兑，就是“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丧。

〔今译〕 军队出征依照纪律，（军纪）不善，凶丧。

臧，善、好。《诗经·小雅·甫田》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诗经·小雅·頍弁》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闻一多认为“律”亦有“声律”之意，对其宏旨要义多有阐述②，足资参阅。

䷁ 坤 ䷁ 坤

䷁ 坎 → ䷁ 坤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赐）命。

〔象释〕 师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师之坤：师卦变成了坤卦，坎下变成了坤下，坤上没有变。

坤为包为“中”，所以是“在师中”。坤下坤上，都是顺，所以“吉”。似乎坎为咎，坎变成了坤，所以“无咎”。坤为国，所以为“王”，为“锡（赐）”，为“命”。坎为“三”。或以上下一共三个坤，所以为“三”，较牵强。③

〔今译〕 在师旅中，吉祥，没有灾祸，君王三次赏赐和命令。

古人所说的“三”有时是指三次或三个，有时仅仅是泛指数量多。

① 天，茂盛。《尚书·禹贡》有“厥草惟夭”。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35—536 页。

③ 例十二《国语·周语》“遇《乾》之《否》”中“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似乎是以三乾为三。

䷁坤 ䷁坤

䷁坎→䷁巽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释〕 师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师之升：师卦变成了升卦，坎下变成了巽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坤“为大舆”，为“舆”^①。巽为陨为败，坎下变成了巽下，是出师打了败仗，所以可以取象为“舆尸”^②。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在解说坎变为巽时有“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所以师卦变成了升卦，坎下变成了巽下，为“凶”。

〔今译〕 军队有时车载尸体，凶丧。

舆，做名词指车厢，也指车，做动词用时含义较丰富，有以车运载，抬、扛等含义。

䷁坤→䷲震

䷁坎 ䷁坎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释〕 师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师之解：师卦变成了解卦，坎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震上。

从后天八卦盘来看，震为东，以坐北朝南的视角看，震在左手，为“左”，所以“师左次”。似乎是因为右面驻扎为吉，所以左面驻扎为“无咎”。坎为咎，坤、震在上，所以“无咎”。

〔今译〕 师众左面驻扎，没有灾祸。

次，临时住宿或驻扎。《左传·僖公四年》有“师退，次于召陵。”《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有“秦伯素服郊次”。

“左次”，《程传》有“左次，退舍也”，不知何据。《译注》从之，释之为“撤退”^③。《尚氏学》有“古人尚右，左次则退也”^④。观《道德经》有“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可知尚秉和先生言之不实。但确切讲，就军事而言是为尚右，今“师左次”，“无咎”或可矣。

帛书《昭力》篇说：“易曰：‘师左次，无咎。’师也者，人之聚也。次也者，

① 《说卦》有“坎为水”，为载，似乎也可以取象为“舆”。

② 《说卦》又有“巽为木”，古人把即将死亡说成是“行将就木”，似乎巽可以取象为木为“尸”。

③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④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君之立(位)也。见事而能左(佐)其主,何咎之又(有)?”这里训“左”为“佐”,以“次”为“君之立(位)”^①,这是刻意的改字解经以从己意,为儒家义理学说引申发挥之“新论”,不足为训。

吕思勉对这句爻辞的解说则很有见地,其引《春秋左传注》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引《春秋左传疏》曰:“此兵法也。故《汉书》韩信云:兵法欲右背山林,前左水泽。”^②

䷁坤→䷁坎

䷁坎 ䷁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讯),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释] 师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师之坎:师卦变成了坎卦,坎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坎上。

这句爻辞可以分为两段,含义相对独立。第一段:“田有禽,利执言(信),无咎。”第二段:“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说卦》有坤“为众”,古代打猎兼有军事演习的意义,所以都是集体出动,所以坤可以取象为“田”。《说卦》有“坎,陷也”,所以坎上为“获”,为“有禽”,为“执”。^③《说卦》有坤“为众”,坤上变成了坎上,为“执言”。“田有禽,利执言”都是好事情,所以“无咎”。

第二段中的“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是针对行军作战而作出的取象及判断。这里似乎是以坤为“长子”^④,为老为“帅”,所以是“帅师”^⑤,坎为“弟子”,为“舆”,所以是“舆尸”。这里的“尸”似乎是由坤取象而出。

[今译] 田猎有所擒获,利于俘获敌众,没有灾祸。长子率领军队,弟子车载尸体,贞凶凶丧。

朱熹《本义》以为此处“言”为“语词”,无意义,《译注》从之。但是“言”字作语助词一般放在动词前面,比如《诗经·邶风·泉水》有“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载驰》有“陟彼阿丘,言采其蕓”。《左传·僖公九年》有“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所以朱熹之说不妥,应该转而考量虞翻、荀爽等

① 以“次”为“君之立(位)”,这种解法与“次”字原意是格格不入的。

②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③ 第一,《说卦》有坤“为柄”,所以也可以以坤取象为“执(握)”。第二,如果一定要以“言”为“言语”取义,那么,既然离为“言”是八卦取象的既有之例,则这里似乎是因为坎伏离,坤变成了坎,所以“利执言”。

④ 这里的“长子”不是《说卦》所说的“长男”,其含义应该与师卦卦辞中的“丈人”取象类同,是指年长之人。

⑤ 《说卦》有坤“为众”,似乎也可以取象为师。

学者的看法，即将此处的“言”字解释为“言语”、“言论”。但是这样一来，“执言”就难以解释。“执言”在《周易》经文里仅仅出现这一次，其他的都是“有言”、“小有言”、“闻言”、“革言”。“执”有捉拿、拘捕的意思。如《左传·僖公五年》有“遂袭虞，灭之，执虞公”。“执”有拿着、握着的意思。如《诗经·邶风·击鼓》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左传·哀公十七年》有“诸侯盟，谁执牛耳？”“执”还有获得的意思。闻一多根据金文与《诗经》以为“言”为“讯”，“执言”即“执讯”，俘获敌众^①。此说平近有据，从之。

䷁坤→䷊艮

䷁坎 ䷁坎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释〕 师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师之蒙：师卦变成了蒙卦，坎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艮上。

坤为“大君”，为“命”。《说卦》有“艮，止也”，所以可以取象为边界。《说卦》有“艮为山”，似乎可以取象为“国”。《说卦》有“艮为门阙”，似乎可以取象为“家”。这里坤变成了艮，土地有了边界，有了山和门阙的划分，也就有了“家”、“国”之象，所以是“开国承家”。坎为民众为“小人”，艮上为止，所不顺，所以是“小人勿用”，即“小民不可有所为”。

〔今译〕 大君有命令，诸侯开国大夫承家。小民不可有所为。

《尚书·大禹谟》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②。这里的小人是无德之人，与现代汉语中的意义接近。所以有很多学者把“小人勿用”解释为小人不可重用，这是比较常见的解说：所谓“小人勿用”即“勿用小人”。

但是第一，《尚书·无逸》载“小人”有“稼穡之艰难”，可见这里的“小人”不是现代汉语里通常所说的卑鄙小人，而是指普通人，普通百姓；第二，《周易》里的“用”应该没有“任用”或“重用”的意思。“用”作为“任用”或“重用”使用的情况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下》：“见贤焉，然后用之。”以及屈原《九章·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所谓“小人勿用”即“勿用小人”这种解

① 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6—567页。

② 以“君子”与“小人”对比而言的情况在先秦文献之中非常多见，比如《诗经·小雅·采薇》有“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诗经·小雅·节南山》有“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诗经·小雅·大东》有“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诗经·小雅·角弓》有“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较德性的对比而言，“君子”与“小人”二者社会地位的对比，无疑是基础的，也是主要的。

释很可能不符合经文的原意。

所以，“小人勿用”即“小民勿用”，这句卦辞的更加贴切的解释就是“小民不可有所为”。这里“勿用”的意义近同于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中的“勿用”。

卦八 比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象释〕 坤下坎上。坤、坎皆为阴卦，水润下，地承载，二者互相亲辅，所以卦名是比。《说文》有“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彖》有“比，辅也”。

这句卦辞可以分为三段，含义相对独立。第一段：“吉。”第二段：“原筮，元永贞，无咎。”第三段：“不宁方来，后、夫凶。”在第二、第三段里，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了解释。

例一《左传·闵公元年》中解释“遇《屯》之《比》”时说“《比》人”，坤为母，坎为众，所以比卦是“母覆之，众归之”，为“吉”。这是比卦的基本卦象含义。所以第一段是“吉”。

第二段，坤为“原”，为“元”，所以“永贞”而“无咎”^①。与蒙卦卦辞中的取象相对照，这里似乎也是以坎取象为“筮”。

第三段里的卦辞似乎是假设的语气，即“如果不宁方来，那么后、夫凶”。坤为“宁”，为“后”，似乎坎上为“方”，为“来”，为“夫”。坎在上，坤在下，坎为夫，所以有夫从土、水从土之象，有凶丧之意，所以“凶”。当然，这里的“不”是说明条件，应该不是由卦象得出的。或以“不宁方来”取象为坎，与“寇至”象通，则坤下有凶。

〔今译〕 吉祥。初筮，长而嘉，长远贞问，没有灾祸。不安宁的敌方到来，君王、男子凶丧。

根据对商代甲骨文的研究，“宁”是一种镇压灾害的祀典^②。宁，也有安静的意思，如《左传·桓公十八年》有“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兑卦九四爻辞有“商兑，未宁，介疾，有喜”。“未宁”与“不宁”似同。

方，做副词讲是正在，一般解释为“将要”。但是在这里应该是名词。《周礼》有“王视治朝，则赞听治，视四方之听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待四方之宾客之小治”。所以“方”有四方之意，而“方来”似乎有四

① “元永贞”亦见于萃卦九五爻辞。有学者以“元〔亨〕，永贞”解之。这是添字解经，不足取。

②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方宾客到来之意。“方来”亦见于困卦九二爻辞：“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靳极苍先生认为这里的“不宁方”与金文、甲骨文的“反虎方”、“不庭方”类似，“方”指示为地名，“不”或“反”表示一个与己方敌对的地区或势力^①。此说简明有据，从之。

另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方来”即是《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方良”，郑《注》曰：“罔两。”即魍魉，是古代传说中的精怪，似乎可以从坎取象而出。这种解释稍嫌牵强，可备为一说。

后，君王。《左传·襄公四年》有“有穷后羿”。

夫，古代对男子的通称。

䷜坎 ䷜坎

䷜坤→䷲震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象释〕 比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比之屯：比卦变成了屯卦，坤下变成了震下，坎上没有变。

这句爻辞分为两段，含义相对独立。第一段：“有孚比之，无咎。”第二段：“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震为诸侯，坎为民众，震下坎上为“有孚”，所以“有孚比之，无咎。”

坎为水为“盈”。震动发声，所以震可以取象为“缶”。坎为“它”。《说卦》有“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但是这里并没有艮。这里似乎是以比卦为始，屯卦为终，或者说是以坤为始，以震为终。坎上没有变，所以是“终来有它”。屯卦卦辞有“元亨，利贞”，所以这里也是“吉”。

〔今译〕 有收获而亲比之，没有灾祸。有收获如满满一缶，最终有他者，吉祥。

来，虚词，无意义，“终来有它”即“终有它”。

帛书《周易》中“它”为“池”，即“终来有池”，“池”是“他”之借，其含义也就与“它”字相同^②。它，别的、他者的。《诗经·小雅·鹤鸣》有“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鄘风·柏舟》有“之死矢靡它”。在甲骨文里，“它”字的意思是蛇，蛇的身体弯弯曲曲，所以可以以坎来取象。在甲骨文的卜辞里，“有它”的含义是“有灾祸”、“不吉利”，在《周易》经文里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② 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则明显与之不同，负面影响程度要轻上很多。比如中孚卦的初九爻辞是“虞吉，有它不燕”，大过卦的九四爻辞是“栋隆，吉，有它吝”，还有比卦初六这一句爻辞里的“终来有它，吉”，可见虽然有“它”出现，但《周易》都不取“凶”的意思，似乎“它”说明的仅仅是一种意外情况。所以《周易》经文里的“它”字还是以“别的、他者的”作为解较为合适。

䷁坎 ䷁坎

䷁坤→䷁坎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象释〕 比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比之坎：比卦变成了坎卦，坤下变成了坎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水”，《尚书·洪范》有“水曰润下”，坎为上卦，亲比于下卦。坤下变成了坎下，坎下坎上相同，由内至外互相亲比，所以“比之自内，贞吉。”坎卦卦辞为：“有孚维心”，心即内心，与这句爻辞的“比之自内”可以互相参照。

〔今译〕 亲比之发自内心，贞问吉祥。

䷁坎 ䷁坎

䷁坤→䷂艮

六三：比之匪人。

〔象释〕 比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比之蹇：比卦变成了蹇卦，坤下变成了艮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水”，《尚书·洪范》有“水曰润下”，水为上卦，亲比于下卦。坤下变成了艮下，《说卦》有“艮，止也”，有拘役之象，为“匪人”。艮止坎之亲比，即不与坎亲比，所以“比之匪人”。

〔今译〕 亲比之有罪之人。

一般认为“匪”通“非”，“匪人”即“非人”，根据不足。闻一多根据《诗经》、《周礼》认为“匪人为有罪之小人”，即“有罪之人”，此说简近^①，可从。

䷁坎→䷄兑

䷁坤 ䷁坤

六四：外比之，贞吉。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9页。

〔象释〕 比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比之萃：比卦变成了萃卦，坤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兑上。

《说卦》有“坎为水”，“兑为泽”，从五行来看二者都是水，《尚书·洪范》有“水曰润下”，坎变成了兑，兑为悦，仍然是外卦亲比于内卦，所以是“外比之”。坤为土，与坎水亲比，所以“贞吉”。

〔今译〕 自外亲比之，贞问吉祥。

䷁坎→䷁坤

䷁坤 ䷁坤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象释〕 比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比之坤：比卦变成了坤卦，坤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坤上。

参考例十五《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之“南国威，射其元王中厥目”可以知道，坤为“王”，为“国”。坤上，所以取象为“显”，为“邑”，为“邑人”，为“驱”。下卦上卦一共三个坤，由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的“车从马”，可知坤为马，所以是“三驱”。这里似乎是以坤为“失”^①，以坎为获为“禽”^②，坎在上卦，所以是“前”。乾为“诫（戒，警戒）”，乾伏坤现，所以“不诫”^③。也可以是以离为言为“诫（劝诫）”，离伏坎现，所以“不诫”。这里似乎应以前者为是。

〔今译〕 光显亲比。君王田猎三方驱围，前方禽兽逃失，邑人不警戒。吉祥。

显，光明、光亮。《诗经·大雅·文王》有“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诫，通“戒”，警惕、防备、戒备。《诗经·小雅·大田》有“既和既戒，既备乃事”。《左传·桓公十一年》有“郟人军其郊，必不诫”。

关于“王用三驱，失前禽”，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确有其事，即《史记·殷本纪第三》有“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但是这里的“去其三面”而用其一面与爻辞所说的“王用三驱”显然并不一致。闻一多认为此句爻辞应该解说为：马肚带紕坏，“则不良于御故三驱禽而射皆不中”^④。可参。

① 坤卦卦辞有“先迷”，迷有“迷失”之意，所以这里坤似乎就可以取“失”之意。

② 师卦六五爻辞有“田有禽”，是以坎为“禽”。

③ “不戒”亦见于泰卦六四爻辞。

④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4页。

䷜坎→䷶巽

䷁坤 ䷁坤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释〕 比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比之观：比卦变成了观卦，坤下没有变，坎上变成了巽上。

坎润下，与坤下亲比。《说卦》有巽为人，也亲附于坤下之地。坤为顺为从，不可以为“首”，所以卦象是“无首”^①。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解说坎变为巽有“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这里也是坎变成了巽，巽为陨，有陨落之象，所以“凶”。

〔今译〕 亲比之没有首领，凶丧。

卦九 小 畜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象释〕 乾下巽上。巽风居于乾上，风云积蓄在天上，小有积蓄，所以是“小畜”。^②

《说卦》有“巽为木，为风”，是美好事物的会聚，所以是“亨”。《说卦》有乾位于西北，所以乾为“西”。古人以郊祭祭天，所以乾可以取象为“郊”。所以卦辞里是“西郊”。《说卦》有巽“为风”，所以可以取象为“云”，为“密云”。但是卦象里没有坎，所以下雨，因此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这里的“我”似乎是虚指，泛指问卦之人，不一定是由下卦乾取象。

这里的卦象是乾下，一般来说卦辞应该有“元”，但是“元”字没有出现，这应该是由于上卦为巽的原因。而在巽卦卦辞里出现的是“小亨”而不是“亨”，说明“元”和“亨”的取象虽然各以下卦、上卦为主，但还是要很大程度上从上下卦的整体关系来考察。

〔今译〕 嘉。浓云密布不下雨，来自我西面的郊外。

自，从，这里译为来自。经文中的“自”都不可按照现代汉语解释为自身、自己。

郊，郊外，也可以指古代祭天的典礼。《左传·桓公五年》有“凡祀，启赞而郊”。所以是以乾取象为“郊”。

农谚有“云向东，刮阵风；云向西，披蓑衣”，这与卦辞所说的“密云不雨，

① “无首”，亦见于乾卦用九爻辞。

② 闻一多：《璞堂杂识》认为“畜”为种植，而且“小畜大畜并下体乾，《路史发挥》引《归藏逸象》乾为禾”，（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1—562页。）适可对小畜与大畜之得名稍作解说。

自我西郊”的情况还是非常符合的。

䷗ ䷗

䷀ → ䷗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释〕 小畜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畜之巽：小畜卦变成了巽卦，乾下变成了巽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进退”，为“复”。乾为“道”。乾下变成了巽下，所以是“复自道”。“自道而复”当然没有什么灾祸，所以“何其咎？吉。”

〔今译〕 从道路返回，有何灾祸呢？吉祥。

䷗ ䷝

䷀ → ䷝

九二：牵复，吉。

〔象释〕 小畜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畜之家人：小畜卦变成了家人卦，乾下变成了离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绳直”，巽可以取象为绳，为“牵”。乾与离性质相近，乾变成了离，为“复”。比如例十三《左传·闵公二年》在解说“遇《大有》之《乾》”时就有“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大有》之《乾》是离变成了乾，为“复于父”。这里小畜卦变成了家人卦是乾变成了离，似乎是“复于子”，所以也是“复”。乾离为明在内，巽在外，《说卦》有巽为“近利市三倍”，所以是“吉”。

〔今译〕 牵连返回，吉祥。

䷗ ䷗

䷀ → ䷌

九三：舆说（脱）辐，夫妻反目。

〔象释〕 小畜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畜之中孚：小畜卦变成了中孚卦，乾下变成了兑下，巽上没有变。

乾为车（马融之说，取其健行之意）^①，为“舆”。《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是“舆说（脱）辐”。《说卦》有乾“为君”，可以取象为“夫”，《说卦》

① 例一《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有“车从马”，即以震取象为车。《说卦》解说震，说其“其究为健”，正与乾同。《说卦》有坤“为大舆”，所以可以以乾取象为小舆、小车。大舆为牛车，取其负重之象，乾即为马车，取其健行之象。

有巽“为长女”，可以取象为“妻”，《说卦》有兑“为口舌”，“为附决”，所以是“夫妻反目”。

[今译] 车子脱散辐条，夫妻反目。

䷴巽→䷀乾

䷀乾 ䷀乾

六四：有孚，血（恤）去惕出，无咎。

[象释] 小畜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小畜之乾：小畜卦变成了乾卦，乾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了乾上。

乾上乾下为“有孚”。这里似乎是因为《说卦》有巽“为寡发”，“为多白眼”，“其究为燥卦”，所以以巽为“血（恤）”为“惕”。乾为健，是“去”，是“出”。巽变成了乾，所以是“血（恤）去惕出”。“有孚”，“血去惕出”，所以“无咎”。

[今译] 有收获，忧恤惕惧消除，没有灾祸。

恤，担忧、忧虑。《左传·闵公元年》有“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

䷴巽→䷊艮

䷀乾 ䷀乾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象释] 小畜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畜之大畜：小畜卦变成了大畜卦，乾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了艮上。

艮上乾下都为阳卦，所以为“有孚”。《说卦》有艮“为指”，所以可以取象为“挛”，为“挛如”。《说卦》有乾“为玉，为金”，所以是“富”。上卦与下卦比邻而居，所以取象为邻^①。这里似乎是以艮、乾上下为邻。艮以乾为邻，进而因“有孚”而“富”，所以是“富以其邻”。^②

[今译] 有收获牵连不断，富裕依靠邻里。

挛，连在一起。古易有《连山》之称，首卦起于艮卦，所以艮可以取象为“连”为“挛”为“挛如”。

以，因为，这里也可以解释为“依靠”。《左传·庄公十年》有“何以战？”。

邻，周代地方组织。《论语·雍也第六》有“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周礼·地官·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① 尚秉和先生对“邻”的解说是“伏震为邻”，震为东，即“震东兑西”而以东西为邻，可为一说，但颇为勉强。关键是不是有“邻”字的每一句爻辞对应的卦象都能够找出震来，比如谦卦的六五爻辞，就一定要用互体的办法。所以，本书所述，皆以上下为邻。

② 泰卦六四有“不富以其邻”，可以互相参照。

䷥巽→䷜坎

䷀乾 ䷀乾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得菑），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释〕 小畜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畜之需：小畜卦变成了需卦，乾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了坎上。

坎为“雨”，《说卦》有巽“为进退”，时进时退，巽变成了坎就可以取象为时雨时停，所以是“既雨既处”。乾为“健”为耕作，为“载（菑）”。就妇女而言，巽为长女，巽变成了坎有妇女老衰而隐伏、遇险之象，所以“妇贞厉”。“望”是每月十五日，这一日天空中日月相望。“几望”是在十五日前几日。以月亮而言，巽为人为晦，坎为满为望，巽变成了坎是月亮由晦暗转入满明，即满月前的几天，所以是“月几望”^①。乾下为“君子”为健为“征”，但是巽为陨落，坎为险陷，所以“君子征凶”。

〔今译〕 雨下一会儿停一会儿，还可以耕作，妇女贞问有灾祸，月亮接近满月，君子出征凶丧。

闻一多认为“载读为菑”，“既雨既处，尚得菑”即雨时下时住“尚得耕施也”^②。其说平允，从之。

处，停止。《孙子兵法·军争》有“捐甲而趋，日夜不处”。

征，周代常用的大概有三个含义：征行、征伐、征收税赋。“征收税赋”这种含义在经文里没有出现过。所谓“征行”，近似于现代汉语中的远行，与军事行动及两军作战可以无关。经文中的“征”字一般都是征行即远行的意思，也有征伐的意思。一般而言，对于个人或平民以及大夫而言，远行是其基本含义，但是也可以是应征或出征的意思；对于国家和君主而言，征伐是其基本含义，远行是其次要含义，因为国君有时也要出门远行。《易》经文句精炼，概括力很强，以上两个方面的含义可以都有。所以在“今译”的过程中要整体把握经文文句，结合语境，这样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理解和解释。

卦十 履

䷉(兑下乾上)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① 按照纳甲法，十五日乾，十六日为巽，似乎也可以解释“月几望”。但是第一，十五日乾，十六日为巽，这是“月既望”之象；第二，这样以乾、巽取象只是局限在本卦小畜之中，没有涉及之卦需卦，所以并不确切，因为小畜卦卦辞里面并没有出现“月几望”。所以，春秋时候很可能人们还没有使用纳甲法来解说《周易》。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8—519、567—568页。

【象释】 兑下乾上。乾为健为行，《说卦》有“兑为口”，所以兑为进出之门户。就人身而言，行路之必由在于步履，所以卦名为“履”。

晋郭璞《洞林》有“兑为西，西方白虎”，所以兑为“虎”。乾为健，为行，为“履”。乾在兑上，即乾在兑后，为“尾”。《说卦》有“兑为口”，为“啞”。乾为刚为健在上，兑为弱为悦在下，所以“不啞人”。乾上，所以“亨”。可见，下卦为内为前为先，上卦为外为后。

【今译】 在老虎后面行走，不咬人。嘉。

古今易学学者大多把“履虎尾”译为：踩到老虎尾巴。以常识而论，踩到老虎尾巴的情形太过于匪夷所思。老虎是吃人（或者如卦辞所谓“啞人”）的猛兽，即使睡眠的时候恐怕也是极其警觉，而且老虎在行走的时候尾巴并不是完全垂拖在地上，试想人如何能够脚踩老虎尾巴呢？难道是死老虎吗？所以这种解说与常理不合，不足以信从。履，有行走的意思。《广雅·释詁四》有“尾，后也”。《战国策·秦策五》有“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廖名春先生据此把“履虎尾”译为在老虎后面行走^①，从之。

䷀乾 ䷀乾

䷀兑→䷜坎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释】 履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履之讼：履卦变成了讼卦，兑下变成了坎下，乾上没有变。

第一种解说：兑为西为白为“素”，坎为险陷，似乎有不吉之事，所以“素履”。乾上为健，是“往”，可以“无咎”。

第二种解说：《说卦》有“兑为口”，为出入，坎为陷险，兑变成了坎似乎是有出有人而往来无功，所以是“素”。乾上为健，是“往”，可以“无咎”。

【今译】 素鞋，前往而没有灾祸。

“履”如果是名词，为鞋，那么这里的“素”就是形容词。素，白色，特指丧服以及丧葬之器用。《诗经·召南·羔羊》有“羔羊之皮，素丝五紵”。《礼记·玉藻》有“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檀弓》有“周主重彻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履”如果是动词，为行走，那么这里的“素”就是副词。素，白白地、空。《诗经·魏风·伐檀》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①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闻一多以《周礼·屨人》有“素屨，葛屨”的记载，认为“素屨”即丝屨^①，是吉事所穿之礼鞋，可以参考。此说足以说明“往无咎”。

䷀ 乾 ䷀ 乾

䷀ 兑 → ䷲ 震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象释〕 履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履之无妄：履卦变成了无妄卦，兑下变成了震下，乾上没有变。

兑变成震，《说卦》有震为“大涂”，即为大路，大路平坦，所以为“履道坦坦”。乾可以取象为君子^②，为“清人高子”，为隐士，为“幽人”。而且，就“幽”字而言，“幽”指北方，如《尚书·禹贡》有“幽州”，《说卦》有乾“为寒，为冰”，与此相合。无妄卦卦辞有“元亨，利贞”，所以这里也是“贞吉”。

〔今译〕 行走大道平坦坦，幽居之人贞问吉祥。

幽人，也可以解说为“被囚禁的人”。《战国策·秦策》有“加之以幽囚”。

䷀ 乾 ䷀ 乾

䷀ 兑 → ䷀ 乾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象释〕 履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履之乾：履卦变成了乾卦，兑下变成了乾下，乾上没有变。

兑变成乾，《说卦》有兑“为毁折”，所以对于人的身体而言为“眇”，为“跛”。《说卦》有“乾为天”，为光为明，为“视”，所以兑变成了乾是“眇能视”。乾为健为行，为“履”，所以“跛能履”。

《说卦》有兑“为刚卤”，在西为金为“武”，所以取象为“武人”，在下，乾为大君，在上，兑变成了乾，即武人变成了大君，乾下与乾上并立，即以下犯上，所以“武人为于大君”。

所谓“履虎尾”是承接卦辞而来，其八卦取象与卦辞相同，而“履虎尾，咥人，凶”这一譬喻的八卦取象也就与“武人为于大君”这一譬喻的八卦取象相同。

〔今译〕 瞎了一只眼而能看，跛了一只脚而能行。在老虎后面行走，老虎咬人，凶丧。勇武之人为害大君。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8页。

② 参阅乾卦九三爻辞。

为,这里是动词,为害,干犯。与“老虎咬人”一样是对于八卦卦象的比喻说明。在这两个比喻里,老虎对应的就是“武人”,老虎所咬的人对应着“大君”,咬对应着“为”,所以这里的“为”是“为害”的意思。很多学者把“为”解释为“帮助、卫护”,显然没有考虑到这句爻辞的语境。

䷀乾→䷆巽

䷄兑 ䷄兑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象释】履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履之中孚:履卦变成了中孚卦,兑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巽上。

所谓“履虎尾”是承接卦辞而来,其八卦取象与卦辞相同。《说卦》有巽“为进退”,兑为惕,所以是“愬愬”。中孚卦卦辞有“吉”,所以这里也有“吉”。巽“为进退”,所以这里似乎是以乾为“终”。

【今译】在老虎后面行走,恐惧非常,最终吉祥。

“愬愬”,《释文》引《子夏传》曰:“恐惧貌”,又谓“马本作‘𪔐’,音许逆反,云恐惧也,《说文》同”^①。愬,单字使用也作“惊恐”讲,如《公羊传·宣公六年》有“愬而再拜”。

䷀乾→䷝离

䷄兑 ䷄兑

九五:夬履,贞厉。

【象释】履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履之睽:履卦变成了睽卦,兑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离上。

兑下为泽,离火炎上,二者背离,所以是“夬(决)”。《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贞厉”。

【今译】决折之履行,贞问有灾祸。

夬,决。睽,背离,有决之象。

廖名春认为夬“疑读为‘快’”,意为“纵逸”,即行为放纵。“夬履”意为肆意行走^②。从卦象来看其“快”的取象不明显,不从。

闻一多以《周礼·屨人》有“素屨,葛屨”的记载,认为“素屨”即丝屨,“葛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②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履”即“夬履”，^①似嫌证据不足，不从。

☰乾→☱兑

☱兑 ☱兑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释〕 履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履之兑；履卦变成了兑卦，兑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兑上。

乾为健，为“视”。兑为羊，为“祥”。似乎是因为兑为出入，所以可以取象为“旋”。乾为“考”，为“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解说《大有》之《睽》时有“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这里乾变成了兑，似乎是“天为悦以同，天子降心以同”，所以“元吉”。

〔今译〕 视事履行，考察几样，这种回顾最为吉祥。

视，身在官职，管理、处理政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崔子称疾不视事”。

考，寿考，高寿。《诗经·小雅·蓼萧》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诗经·秦风·终南》有“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卦十一 泰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来，吉，亨。

〔象释〕 乾下坤上，乾为天，在下，坤为地，在上。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交通所以是“泰”。

乾下为“大”，为“来”。坤上为“小”，为“往”，所以“小往大来，吉”。地为嘉，所以是“亨”。在《国语·晋语》的筮例中，董因解说泰卦的卦象是“天地配”，吉祥，“可（何）不济之有？”怎么会不成功呢？即主为乾为健，尚为坤为顺，二者互相匹配，所以吉利。

〔今译〕 小的去大的来，吉祥，嘉。

☷坤 ☷坤

☰乾→☲巽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象释〕 泰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泰之升：泰卦变成了升卦，乾下变成了巽下，坤上没有变。

① 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61—562 页。

《说卦》有“坤为地”，为土，为土中所产之“菜茹”。《说卦》有“乾，健也”，巽陨，春秋时候解卦时可以以之取象为“落实”、“取材”，所以乾变成了巽可以取象为“拔”。《说卦》有坤“为众”，为类，为“汇”。乾为健，巽为陨，是为“征”，而且征而得胜。即如例十五《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之中所说的“《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升卦巽下为陨为得，坤上为顺为实，征他国而大有获得，所以是“征吉”。也可以参考升卦卦辞的“南征吉”，二者相类。

〔今译〕 拔茅草，根系牵连而延及其他，出征吉祥。

茅茹，《食货志》有“菜茹有畦”。《晋书·地理志》有“环庐种菜茹”。

䷁坤 ䷁坤

䷀乾→䷄离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释〕 泰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泰之明夷：泰卦变成了明夷卦，乾下变成了离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坤“为布”，为“包”。离为弃，为“荒”。乾为健为行，《说卦》有离“为鳖、为蟹”等水生动物，内卦由乾变离，利于涉水渡河，所以“用冯河”。乾为健为行，有远行之意，似乎可以取象为远为“遐”。乾变成了离，所以是“不遐”。坤为“朋”，离为“遗”，为“亡得”。坤上即尚坤，坤为顺，为“中行”，所以“尚于中行”。

〔今译〕 包裹荒废，用以涉渡大河，不因遥远而遗弃朋友，无得，持中而行。

荒，荒废、弃用。《尚书·蔡仲之命》有“汝往哉！无荒弃朕命”。荒，也可以作形容词，解为“荒芜的、未开垦的”，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有“今吴民既罢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在这句爻辞里，“荒”应该取为动词，结构与“包羞”相同，都是两个动词并列。

冯河，涉水渡河。《论语·述而》有“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闻一多认为：“包荒即匏瓜”，“‘包荒，用冯河，’即以匏瓜渡河。‘不遐遗’者，不遐，不至也”^①。按照这种理解，离取象为匏瓜，其余不变。此说平近，足资参考，备为一说。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03—504 页。

䷁坤 ䷁坤

䷀乾→䷄兑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释〕 泰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泰之临：泰卦变成了临卦，乾下变成了兑下，坤上没有变。

乾为“平”，兑“为刚卤”为“陂”，乾为“往”，兑为“复”。乾为健为“艰”，乾变成了兑，兑为悦，所以“艰贞，无咎”。这里似乎是以乾为“恤”，乾下变成了兑，所以“勿恤”。坤上乾下为“孚”，坤为“食”，乾为“福”。

〔今译〕 没有平就没有斜，没有去就没有来。贞问艰难之事，没有灾祸。不用忧虑，其收获于饮食，有福。

恤，担忧、忧虑。《左传·闵公元年》有“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勿恤”是断语，即不用忧虑、不要忧虑。此下对于“勿恤”的解释皆同。

古代有“恤”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恤礼哀寇乱”，有“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勿”是否定副词，“勿恤”的“恤”字用作动词，可以解释为“举行恤礼”。“勿恤”即可解释为“不用举行恤礼”。但是这种解说没有“不用忧虑”简近平易，所以不取。

䷁坤→䷲震

䷀乾 ䷀乾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释〕 泰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泰之大壮：泰卦变成了大壮卦，乾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震上。

坤变成震，震在天上，可以以震为飞，为“翩翩”。《说卦》有坤为吝啬，为贫为“不富”。上下为邻，所以对于乾下而言，“不富以其邻”。乾为“戒”，坤伏乾，为“不戒”。坤变成震，是“不戒以孚”。震上乾下相应为“孚”。

〔今译〕 翩翩，不富裕因为其邻居，不警戒以收获。

䷁坤→䷆坎

䷀乾 ䷀乾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象释〕 泰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泰之需：泰卦变成了需卦，乾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坎上。

《说卦》有乾“为君”，所以是“帝乙”。乾为健，为出。坤上变成了坎上，坤为国，坎为夫，有出嫁他国之意，所以“归妹”。乾为“祉”，为“元”，吉利。

〔今译〕 帝乙嫁出妹妹，有福祉，最为吉祥。

以，有。《管子·轻重》有“农民以鬻子者”。

祉，福、吉祥。《诗经·小雅·六月》有“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帝乙是商朝的一位天子，历史上确有其把妹妹嫁给周文王的事情。有可能当时占筮时候遇到了这一个卦象，也可能是引用此一实例借以说明卦象，即是举例子，至少兑为少女为“妹”这个卦象在这里是没有的。《左传·哀公三年》有阳虎根据这个爻辞论定伐宋不吉，因为宋国的祖先微子启是帝乙的元子，这种解说情况有些类似于英美法律体系中的案例引用，并没有直接使用八卦卦象进行解说。

䷁坤→䷊艮

䷀乾 ䷀乾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象释〕 泰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泰之大畜：泰卦变成了大畜卦，乾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艮上。

坤为土为“城”。《说卦》有“艮，止也”，所以艮可以取象为“隍”，坤变成艮，可以取象为“城复于隍”。乾为健，为“用师”。《说卦》有“艮，止也”，艮在上，所以“勿用师”，而且“贞吝”。坤为“邑”。“艮，止也”，所以也可以取象为“命”，坤变成艮，是“自邑告命”。

〔今译〕 城墙倒覆到城下壕沟里，不可以出师，自都邑传来命令，贞问吝惜。

城，城墙。

隍，没有水的护城壕沟。

告命，报告、通告。《左传·隐公九年》有“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

卦十二 否

䷋(坤下乾上)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象释〕 坤下乾上，天气在上不降，地气在下不升，阴阳互相背离而没有交通，所以“否”。

主为坤为顺，尚为乾为健，二者相反，不相匹配，所以“匪人”^①。乾为健

^① 比卦六三爻辞为“比之匪人”，是以坎与艮互不亲比为“匪人”。

为君在外，主为坤为顺为臣在内，不利于君子兴办大事，所以“不利君子贞”。乾为“大”，为“往”。坤为“小”，为“来”。

〔今译〕 否之有罪之人，不利君子贞问，大的去小的来。

《左传·宣公十二年》有“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所以“执事不顺不成否”。

一般认为“匪”通“非”，“匪人”即“非人”，根据不足。闻一多根据《诗经》、《周礼》认为“匪人为有罪之小人”，即“有罪之人”，此说简近^①，可从。

䷀乾 ䷀乾

䷁坤→䷲震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释〕 否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否之无妄：否卦变成了无妄卦，坤下变成了震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震，动也”，所以为“拔”。《说卦》有“坤为地”，为土，为土中所产之“菜茹”。《说卦》有坤“为众”，为类，为“汇”。动而有获，所以“贞吉”。乾在上为嘉，为“亨”。

〔今译〕 拔茅草，根系牵连而延及其他，贞问吉祥，嘉。

汇，同类。《太玄》有“物继其汇”。《周易》经文之中凡此字但用“彙”，同“汇”，本书之中皆从“汇”，此下不再注明。

䷀乾 ䷀乾

䷁坤→䷜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释〕 否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否之讼：否卦变成了讼卦，坤下变成了坎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坤为地”，“为布”，所以为“包”。坤、坎在下，为载为“承”。坤下变成了坎下，所以是“包承”。《说卦》有坤“为众”，坤、坎为民，为“小人”。坤下坎下，为主，所以“小人吉”。《说卦》有乾“为君”，为“大人”，乾上，为尚为外，所以“大人否”。乾上，嘉，所以“亨”。

〔今译〕 包裹承受。小人吉祥，大人否蹇。嘉。

包，动词，包裹。《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有“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承，接受、承受，表示在下的接受在上的命令或吩咐。《左传·僖公十五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9页。

年》有“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乾 ☰乾

☷坤→☶艮

六三：包羞。

〔象释〕 否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否之遁：否卦变成了遁卦，坤下变成了艮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坤为地”，“为布”，所以为“包”。《说卦》有艮“为指”，为手，所以可以取象为“羞”。

〔今译〕 包裹进献。

包，动词，包裹。《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有“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羞，动词，进献（美味）。《左传·隐公三年》有“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传·闵公二年》有“荐五味，羞嘉谷”。

☰乾→☱巽

☷坤 ☷坤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象释〕 否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否之观：否卦变成了观卦，坤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巽上。

《说卦》有乾“为君”，为“命”。或以巽为风为“命”。巽陨，但巽在上，乾变成了巽所以“无咎”。坤为朋，为类，为“畴”。《说卦》有巽“为风”，为析，所以为“离（分离）”。乾为“祉”。乾变成了巽，所以“离祉”。

〔今译〕 有命令，没有灾祸，同类分离福祉。

畴，同类，类别。《国语·齐语》有“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战国策·齐策》有“夫物各有畴”。

离，有学者释之为“依附”，似乎不确切。

☰乾→☲离

☷坤 ☷坤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释〕 否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否之晋：否卦变成了晋卦，坤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离上。

《说卦》有“离为日”为明，所以离为“休”。《说卦》有乾“为君”，为“大人”。否卦变成了晋卦，大人从否蹇走向光明，所以“大人吉”。离为离开、分

开，为罹难，为“亡”。这里似乎是以坤为布为“系”。《说卦》有坤为地，所以坤可以取象为土地所生之“苞桑”。

[今译] 美善否闭，大人吉祥。要逃要逃，挂在丛生的桑树上。

于豪亮认为通行本的“繫(系)于苞桑”应该依据帛书改为“擊(击)于苞桑”，擊(击)训为碍、阻^①。从卦象来看，似乎以通行本为好，即“系于苞桑”，系，悬、挂。《论语·阳货》有“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休，美善。《左传·宣公三年》有“德之休明”。所以可以从离取象。

亡，逃亡。《韩非子·难三》有“文公出亡，献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似乎是引用当时的一句诗歌或俗语。

䷀乾→䷉兑

䷁坤 ䷁坤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释] 否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否之萃：否卦变成了萃卦，坤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兑上。

《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兑为“倾”。否卦变成了萃卦，否运结束，所以“倾否”。兑为悦，为“喜”，所以“先否后喜”。

[今译] 倾覆否闭，先否后喜。

倾，崩溃、颠覆。《论语·季氏》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轻(倾)”。

卦十三 同人

䷌(离下乾上)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象释] 离下乾上。《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一例有“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就是说乾为父，离为子，离变成乾，就是“同复于父”。所以从卦象上看，“同人”是父子得位、上下同心。后代学者对此多有阐发。九家有曰：“乾舍于离，同而为日”。荀爽曰：“乾舍于离，相与同居。”杭辛斋说：“先天乾，后天离，同位于南，故曰《同人》。”乾与离同位，同位所以“同人”。“同人”又有相亲的意思。《杂卦》有“同人，亲也”。

离下为野，所以“同人于野”。乾上为嘉，为“亨”。《说卦》有离“为鳖、为蟹”，“为蚌、为龟”，下离可以取象为水生动物，利于渡水；而且乾在上，《说卦》有“乾，健也”，所以“利涉大川”。离为明，内明外健，所以“利君子贞”。

^① 于豪亮：《帛书周易》，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7页。闻一多亦有相同的观点。

〔今译〕 和同于荒野之人，嘉，利于涉渡大河，利于君子贞问。

☰乾 ☰乾

☲离→☶艮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释〕 同人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同人之遁：同人卦变成了遁卦，离下变成了艮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艮“为门阙”，所以艮为“门”。同人卦变成了遁卦，所以是“同人于门，无咎。”

〔今译〕 和同于宗门之人，没有灾祸。

很多学者都把“同人于门”解释为“和同于家门之人”，这种解说似乎不确切。门，宗族。《逸周书·皇门解》有“维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门，会群门”。其下文又有“大门宗子”。所以所谓“群门”是指周的许多“大门宗子”，就是指各个大宗的族长。^①

☰乾 ☰乾

☲离→☰乾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释〕 同人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同人之乾：同人卦变成了乾卦，离下变成了乾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乾为天”，宗是祭祀的场所，所以乾为“宗”。同人卦变成了乾卦，上下都是乾，有上下侵害之意，所以“吝”。

〔今译〕 和同于宗族之人，吝惜。

这里的“宗”不能解为宗派。西周时的“宗”一般专指宗庙、祖庙。《尚书·大禹谟》有“受命于神宗”。《左传·成公三年》有“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所以这里的“宗”引申为“宗族之人、同姓之人”。

☰乾 ☰乾

☲离→☳震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释〕 同人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同人之无妄：同人卦变成了无妄卦，离下变成了震下，乾上没有变。

^①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页。

这里是以震为武为“戎”，离为草木，为“莽”。离变成震，有军队由林中埋伏之象，所以是“伏戎于莽”。离性炎上，为飞，为“升”。《说卦》有“乾为天”，为“高陵”。乾为“三”。震为年为“岁”。似乎是因为之卦是无妄，有无妄之灾，所以“不兴”。

〔今译〕 埋伏军队于草莽之中，登上高山峻岭，三年不能兴盛。

莽，草木丛生的地方。

兴，兴盛、兴旺。《国语·周语》有“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

䷀乾→䷥巽

䷄离 ䷄离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释〕 同人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同人之家人：同人卦变成了家人卦，离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巽上。

离性炎上，为飞，为“乘”。《说卦》有“巽为木”，“为高”，“为工”，所以为“墉”。《说卦》有离“为戈兵”，有军事之象，而且《说卦》有“乾，健也”，为进，所以为“攻”。《说卦》有巽“为不果”，所以为“弗克”。似乎是因为离火在上而巽风在下，火得风助，所以“吉”。

〔今译〕 登上城墙，不能够攻克，吉祥。

乘，登、升。《诗经·卫风·氓》有“乘彼坳垣，以望复关”。《列子·黄帝》有“俱乘高台”。闻一多认为“乘犹增也”，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增高其城墙，使敌来不能攻，故为吉占”^①。此说可参。

墉，城墙。《诗经·大雅·皇矣》有“以伐崇墉”。《诗经·召南·行露》有“何以穿我墉”。

其，是虚指，在经文里经常出现，这个或那个，不是一定要解释为敌人的或对方的。

䷀乾→䷄离

䷄离 ䷄离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释〕 同人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同人之离：同人卦变成了离卦，离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离上。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4页。

这里应该是以乾为“先”，为“号咷”，离为“后”，为“笑”。乾为“大”。离“为甲冑，为戈兵”，为军旅之事，为“师”。离下离上，上下同一，所以为“相遇”。

〔今译〕 和同于人，先号咷痛哭而后欢笑，大师战胜并获得雄杰之人，相遇。

克，有攻克、战胜的意思，在这句爻辞里出现的“克”与“师”字承接，所以还是按照周礼解说为“战胜并获得雄杰之人”较好。《左传·庄公十一年》有“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僇曰克”。僇音俊，本或作俊。《正义》注曰：“谓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众，威权足以自固。进不成，为外寇强敌，退复狡壮，有二君之难，而实非二君，克而胜之，则不言彼败绩，但书所克之名。”“克训胜也。战胜其师，获得其军内之雄僇者，故云‘得僇曰克’。《春秋》称‘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敌国相伐，又非君之讨臣，而于战陈之例别立此名。彼传复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迹叔段之事以充之。凡例乃是旧典，非独为段发，故云‘叔段之比’。《释例》与此尽同。”

䷀乾→䷤兑

䷂离 ䷂离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释〕 同人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同人之革：同人卦变成了革卦，离下没有变，乾上变成了兑上。

这里似乎是以兑上为“郊”。另外，艮下震上的小过卦六五爻辞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也是以兑为“郊”^①。而且从卦象上看，在这两句爻辞中取象为“郊”与取象为“西郊”似乎差异不大。参照革卦卦辞的“悔亡”，所以同人卦变成了革卦也是“无悔”。

〔今译〕 和同于郊外的人，没有悔恨。

郊，郊外，或者是指郊祭祭天。《尔雅·释地》有“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

卦十四 大 有

䷍(乾下离上)大有：元亨。

〔象释〕 乾下离上。乾为大，乾离相得为“有”，所以卦名是“大有”。大有，即大有获得。

① 乾下坎上的需卦初九爻辞有“需于郊”，是以巽下为“郊”。乾下巽上的小畜卦卦辞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也是以巽上为“郊”。从以上四个《周易》经文中“郊”字的取象情况来看，往往是相对于乾而言，由兑或巽取象为“郊”。

乾为“元”。离为火，为丽，为林，是美好的事物，是嘉，所以为“亨”。

〔今译〕 长而嘉。

䷝ 离 ䷝ 离

䷀ 乾 → ䷶ 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释〕 大有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有之鼎：大有卦变成了鼎卦，乾下变成了巽下，离上没有变。

巽下，巽为“陨”，为“害”。离上，离为火，为灾为“害”。上下皆有“害”则不能互相“害”，所以“无交害”。“无交害”则“匪咎”。似乎是因为巽陨而离炎上，所以“艰”。也是“无咎”。

〔今译〕 没有互相伤害，不归罪，（贞问）艰难（之事）则没有灾祸。

交，交互、交相。《左传·隐公三年》有“周郑交恶”。《孟子·梁惠王上》有“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在其他爻辞里也可以把交解释为“咬”，卦象为离。详见下文大有卦六五爻辞的解释。

“匪咎”的咎是动词，归罪、责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有“国人皆咎公”。

艰，艰险、艰难，这里是名次，指艰险、艰难之事。“艰则无咎”是占筮之人贞问艰难之事，断语为“无咎”。问“艰”而“无咎”这是《周易》中的通例，一共有六例。^①

䷝ 离 ䷝ 离

䷀ 乾 → ䷝ 离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释〕 大有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有之离：大有卦变成了离卦，乾下变成了离下，离上没有变。

《说卦》有“乾，健也”，所以可以取象为“车”，为“往”。《说卦》有“乾为天”，为“载”。《说卦》有“乾为君”，所以乾为“大”。^②离下离上，内外皆火；反而没有灾祸，所以“无咎”。

〔今译〕 用大车运载，有所往，没有灾祸。

① 泰之临有“艰贞无咎”。大有之鼎有“艰则无咎”。噬嗑之颐有“利艰贞”。大畜之损有“利艰贞”。大壮之大有有“艰则吉”。明夷卦卦辞有“利艰贞”。

② 《道德经·二十五章》有：“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说卦》有坤“为大舆”，一般认为“大舆”是牛拉的车。对照而言，乾则为马车，即“大车”。古代有驷马之车，两马之车，车应该也有大小的区别。

☲离 ☲离

☰乾→☱兑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释】 大有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有之睽：大有卦变成了睽卦，乾下变成了兑下，离上没有变。

离为“公”，乾为“天子”，兑为“亨”。从“一夫之行也”的小事来看，卦象由乾变成了兑，健行而有毁折，有损伤，所以是“弗克”。

在《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筮例中，对《大有》之《睽》的卦象进行了明确的解读，即“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对于晋文公而言很明显是吉卦，对于其即将发动的勤王战争而言则是“战克而王飡，吉孰大焉！”预示着完全的胜利。

【今译】 王公得到天子宴飧，小民则不能成功。

“小人弗克”是针对占筮的小民（或者说是小人物）及其所贞问的小事而言，类似于“小人勿用”。

☲离→☶艮

☰乾 ☰乾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释】 大有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有之大畜：大有卦变成了大畜卦，乾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了艮上。

《说卦》有“艮，止也”，为“匪”。大有卦乾下离上，有盛大之意，所以为“彭”。艮止而为大畜，所以“无咎”。

【今译】 止抑其盛多，没有灾祸。

匪，不是，没有。

彭，一般连用作彭彭，有“盛多的样子”之意，如《诗经·齐风·载驱》有“行人彭彭”，也有“壮大的样子”之意，如《诗经·大雅·烝民》有“四牡彭彭”。

☲离→☰乾

☰乾 ☰乾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释】 大有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有之乾：大有卦变成了乾

卦，乾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了乾上。

《说卦》有“离，日也”，所以为“交(皎)”。离变成了乾，乾上乾下，内外同一，所以“孚”。《说卦》有乾“为君”，所以为“威”。^①

与同人卦的六二卦象“乾、乾、离、乾”相比较可以看出，大有之乾同样是“离、乾、乾、乾”，只不过是两个乾卦在下，断语就是“吉”，而同人卦六二的断语则是“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周易》里下卦为主，为内，上卦为“尚”，为外。似乎是因为大有之乾是乾在下，为君，离上变成了乾上，外君归同于内君，所以吉利；而同人卦的六二卦象则是离下变成了乾下，内君受制于外君，所以是“吝”。

[今译] 其收获，光明的样子，威严的样子，吉利。

交，通皎。如，用在形容词词尾，表示……的样子。帛书《二三子》有“卦曰：‘绞如，委如，吉。’孔子曰：‘绞，日也；委，老也。老、日之行□□□，故曰吉。’”可以参照。

☲离→☳震

☰乾 ☰乾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释] 大有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有之大壮：大有卦变成了大壮卦，乾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了震上。

《说卦》有“乾为天”，为“祐”，所以“自天祐之”，所以“吉，无不利”。下卦为主，为内，上卦为“尚”，为外。这里乾在下，所以吉利。

[今译] 来自天的保佑，吉祥，无所不利。

祐，同佑，保佑。《尚书·泰誓上》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卦十五 谦

䷎(艮下坤上)谦：亨，君子有终。

[象释] 艮下坤上，山在地下。山本比地为高，但是居于地下，以人事而言是为谦逊，所以卦名是“谦”。

《说卦》有“艮为山”，山有物产之美，为“嘉”，为“亨”。坤可以取象为君子，^②《说卦》有艮“终万物，始万物”，“艮，止也”，所以艮为“有终”。

① 似乎离也可以取象为“威”，但是这里不如乾贴切。

② 《象·坤》有“君子以厚德载物”。《象·艮》有“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照《象传》的看法，八卦之中的每一个卦都可以取象为君子，以卦象言喻人事，这是《象传》的解经方法，也是儒家“君子说”义理发挥的需要。但是就严格的《周易》经文解说而言，因为坤卦卦辞里面出现了君子，所以这里应该也要以坤为君子的取象根据。

[今译] 嘉，君子有好的终局。

“君子有终”，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为“君子有始有终、全始全终。”《尚书·汤诰》有“尚克时忧，乃亦有终”。《诗经·大雅·荡》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坤 ䷁坤

䷂艮→䷝离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释] 谦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谦之明夷：谦卦变成了明夷卦，艮下变成了离下，坤上没有变。

离为日为明，为显现。艮变成离，君子之谦得以显现，所以是“谦谦君子”。《说卦》有“离为火”，火炎上，所以离下坤上也就是内升外顺，“用涉大川”，“吉”。

[今译] 谦而又谦的君子，可以涉渡大河，吉祥。

“用涉大川”即“利涉大川”。

䷁坤 ䷁坤

䷂艮→䷲巽

六二：鸣谦，贞吉。

[象释] 谦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谦之升：谦卦变成了升卦，艮下变成了巽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风”，“其究为躁卦”，所以巽可以取象为“鸣”^①。艮下变成了巽下，即“山从风”，根据例十四《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这里是“山从风”，似乎亦有“落其实而取其材”之象，所以“贞吉”。

[今译] 鸣叫之谦，贞问吉祥。

䷁坤 ䷁坤

䷂艮→䷁坤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释] 谦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谦之坤：谦卦变成了坤卦，艮下变成了坤下，坤上没有变。

艮变成坤，坤为牝马，为牛，为“劳”。坤为君子，艮为止，为“有终”，“吉”。

^① 朱熹《周易本义》称荀爽《九家集解》本有巽“为鹤”，鹤亦鸣。

〔今译〕 劳作之谦，君子有好的终局，吉祥。

䷁坤→䷲震

䷁艮 ䷁艮

六四：无不利，撝谦。

〔象释〕 谦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谦之小过：谦卦变成了小过卦，艮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震上。

《说卦》有“震为雷”，为振，为“撝”。内艮为国，外有土地和军队；内有谦止，外有老成威武，所以“无不利”。小过卦卦辞也有“大吉”之辞，可以参照。

〔今译〕 无所不利，开裂之谦。

撝，音“灰”，《说文解字》释之为“裂也”。

䷁坤→䷁坎

䷁艮 ䷁艮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释〕 谦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谦之蹇：谦卦变成了蹇卦，艮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坎上。

《说卦》有坤“为吝啬”，为贫，为“不富”。上下为邻，艮以坤为邻。所以“不富以其邻”。《说卦》有坎“为盗”，为寇，为“侵伐”，所以“利用侵伐”。内艮为国，外有土地民众^①；内有谦止，外有顺从通达^②，所以“无不利”。

〔今译〕 不富裕是因为其邻居，利于侵略征伐，无所不利。

“利用侵伐”即“利为寇”。

䷁坤→䷁艮

䷁艮 ䷁艮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象释〕 谦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谦之艮：谦卦变成了艮卦，艮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艮上。

《说卦》有艮“为狗”，“为黔喙之属”，为山中鸟兽，所以艮可以取象为“鸣”。《说卦》有坤“为众”，为“师”^③，艮为国^④，为“邑国”，所以“利用行师”。

① 《说卦》有“坤为地”，例一《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中有“众归之”，所以坎为众。

② 《说卦》有“坤，顺也”，坎“为通”。

③ 参阅师卦卦辞解读。

④ 坤也可以取象为国。

征邑国”。①

[今译] 鸣叫之谦，利于行军作战征伐邑国。

邑，城邑，人口聚居的城市，可以没有城墙。

国，诸侯的封地，也指国都。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所谓‘国’皆指国都。”②

卦十六 豫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师。

[象释] 坤下震上。《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有“豫，乐也”，“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

《说卦》有“帝出乎震”，震为诸侯，《说卦》有坤“为众”，为“师”③，所以“利建侯行师”。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有“郑玄曰：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逸悦乐之貌也。震又为雷，诸侯之象。坤又为众，师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师’矣。”与《国语·晋语》的解说相近。

[今译] 利于建立侯国、行军作战。

䷲震 ䷲震

䷲坤→䷲震

初六：鸣豫，凶。

[象释] 豫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豫之震：豫卦变成了震卦，坤下变成了震下，震上没有变。

《说卦》有“震为雷”，“其于马也，为善鸣”，所以为“鸣”。坤下变成了震下，顺变为震，上下皆震，震为诸侯为主，下震与上震相争而害，所以为“凶”。④

[今译] 鸣叫之豫，凶丧。

䷲震 ䷲震

䷲坤→䷲坎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① 《坤·彖》有“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坤亦可为行。参阅《象·乾》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②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页。

③ 参阅师卦卦辞解读。

④ 参阅上文履卦六三爻辞“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的解说。

〔象释〕 豫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豫之解：豫卦变成了解卦，坤下变成了坎下，震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陷也”，为“介”。《说卦》有乾“为玉”，则坤为“石”。坤变成了坎，石从水，水陷，所以是“介于石”。震为东，为晨，为“不终日”。^①虽然受困，“不终日”而解，所以“贞吉”。而且解卦卦辞有“吉”、“夙吉”之辞，可以参照。

〔今译〕 在石头之间，不到一天，贞问吉祥。

闻一多认为这里的“石”是《礼记》中的“嘉石”^②，似不确。

古今对“介”字的解释非常多^③。介，居中，在中间。《左传·襄公九年》有“介居二大国之间”。《襄公三十一年》有“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杜预注：“介，犹间也。”所以这里以“在……之间”解释“介于”，似乎最为合适。

另，“介”字亦见于晋卦六二爻辞的“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兑卦九四爻辞的“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这两处的“介”都以“大”为解。

䷲震 ䷲震

䷲坤→䷲艮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象释〕 豫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豫之小过：豫卦变成了小过卦，坤下变成了艮下，震上没有变。

这句爻辞分为两段，含义相对独立。第一段：“盱豫，悔。”第二段：“迟有悔。”震为张，为“盱”。《说卦》有“艮，止也”，为“迟”。坤下变成了艮下是先顺后止之象，有反悔之意蕴，所以说“悔”。

〔今译〕 张目之豫，悔恨。迟缓有悔恨。

盱，音虚，《说文解字》曰“张目”，即张目而视。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三之《睽》”有“震之离，亦离之震”，例十五《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有“射其元王中厥目”，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离与震在一定程度上取象可以相通。所以虽然《说卦》明言“离为目”，但在实际解说中震的取象也可以与“目”相关，比如为“盱（张目）”，或为“中厥目”。

① 在《周易》中兑或乾似乎也可以取象为“终日”。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0页。

③ 吴辛丑：《周易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2页。

䷲震→䷁坤

䷁坤 ䷁坤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释〕 豫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豫之坤：豫卦变成了坤卦，坤下没有变，震上变成了坤上。

豫卦发生变化，所以是“由豫”。坤卦卦辞有“后得”，坤在后则得，震变成了坤，坤在后，震为大，所以“大有得”。坤卦卦辞有“先迷”，坤下没有变，坤在前则迷，所以有“疑”之象^①。坤为“朋”，上下皆坤，坤卦卦辞有“西南得朋”，所以为“盍”。震为诸侯，为主，可以取象为“簪”。震上变成了坤上，坤下没有变，三个坤从聚于一个震，所以是“朋盍簪”。

〔今译〕 经由之豫，大有所得，不要怀疑，朋友像头发结束于簪子一样聚合。

由，经由。《论语·雍也》有“谁能出不由户？”《孙子兵法·九变》有“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有“由乎曲沃而入也。”“由”字亦见于颐卦上九爻辞：“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震→䷹兑

䷁坤 ䷁坤

六五：贞疾，恒不死。

〔象释〕 豫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豫之萃：豫卦变成了萃卦，坤下没有变，震上变成了兑上。

坤为“死”，如果震变成了坤则“死”。这里震变成了兑，《说卦》有“兑以说(悦)之”，兑为悦为脱，所以是“不死”。朱熹《周易本义》称荀爽《九家集解》本有兑“为常”，可以取象为“恒”。

〔今译〕 贞问疾病，恒久不会死亡。

“贞疾”，即“瘳”，占卜八命之一。《周礼·大卜》有“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周易》之中以“征”之占问最为多见。

䷲震→䷝离

䷁坤 ䷁坤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① “勿疑”之“勿”系断占之辞，似并非由卦象而出。

〔象释〕 豫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豫之晋：豫卦变成了晋卦，坤下没有变，震上变成了离上。

震变成了离，有从早到晚的意思，所以是“冥（暝）”。离为言为“成（诚）”，震为“渝（输）”。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三之《睽》”中的“震之离，亦离之震”，这里震上变成了离上，还要从离上变回震上所以是“成有渝”。似乎是因为坤下为顺，所以“无咎”。

〔今译〕 黄昏之豫，收获有所通变，没有灾祸。

冥，通暝，日落、黄昏，也可以指夜、天黑。

渝，通“输”，通。《国语·周语》有“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由“弗震弗渝”可知震可以取象为“渝（输）”。

卦十七 随

䷐（震下兑上）随：元亨，利贞，无咎。

〔象释〕 震下兑上。震为长男，兑为少女，震下为主，兑上从之，所以卦名是随。

下卦是震，即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上卦是兑，弱而和，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利贞”则“无咎”。

〔今译〕 长而嘉，利于贞问，没有灾祸。

䷐兑 ䷐兑

䷐震→䷁坤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象释〕 随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随之萃：随卦变成了萃卦，震下变成了坤下，兑上没有变。

震变成坤。震为“君”为“官”，坤为“臣”为“民”，震变成坤，所以是“官有渝”。震为“出”，兑为“门”，兑为出入为“交”，似乎是以坤为“功”。《左传·闵公元年》有“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对这里的卦象而言其解说也是基本合适的。《序卦》有“萃者，聚也。”《杂卦》有“萃聚”，聚则“有功”。

〔今译〕 官职有变动，贞问吉祥，出门交往有功效。

䷐兑 ䷐兑

䷐震→䷐兑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释】 随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随之兑：随卦变成了兑卦，震下变成了兑下，兑上没有变。

兑为系，为失。震为雷为强，兑为泽为弱，所以震为“丈夫”，兑为“小子”。震变成了兑，所以是“系小子，失丈夫”。

【今译】 绑系住了小民，失去了大丈夫。

这里的小子是小民，不是具有贬义的称呼，更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小人。

䷐ 兑 ䷹ 兑

䷲ 震 → ䷲ 离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象释】 随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随之革：随卦变成了革卦，震下变成了离下，兑上没有变。

兑为系，为失。震为雷为强，兑为泽为弱，所以震为丈夫，兑为小子。所谓“系丈夫，失小子”是由上句爻辞的“系小子，失丈夫”承接而来。这里震在下为丈夫，震离相通，所以“系丈夫”。兑在上而不在下，似乎就是“失小子”的卦象根据。兑为出入，有系（得）有失。似乎是因为震之离亦为离之震，所以“随有求得”。震下，为足为居，所以“利居贞”。

【今译】 绑系住了大丈夫，失去了小民。随顺所求有收获。利于贞问居住之事。

《礼记》有卜邻之事，《诗经》也有占筮居住之事。居，有很多学者训其为安，这不是其本原的含义。

䷐ 兑 → ䷜ 坎

䷲ 震 ䷲ 震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已盟）何咎？

【象释】 随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随之屯：随卦变成了屯卦，震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了坎上。

兑变成坎，坎为陷，为“随有获”，坎为险，所以“贞凶”。坎与震皆为阴卦，上下相应，为“有孚”。《说卦》有震为“大涂”，所以是“在道”。《说卦》坎“为血卦”为“明（盟）”。《孟氏逸象》有震为祭，可参。此处“何咎”意即“无咎”。

【今译】 随顺而有收获。贞问凶丧。有收获，在道路上，如果光明还有什么灾祸呢？

此爻辞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的断语为“贞凶”，第二段的断语为反问语气的“何咎”，意即没有灾祸。这两段词语似乎不是一时所写。就《周易》而言，对于相同的卦象，由于具体针对情况的不同，则有不同的吉凶判断。

闻一多认为此处“以明”应该是“已盟”，即已经祭祀，有何灾祸？^① 其说平允，从之。

䷥兑→䷲震

䷲震 ䷲震

九五：孚于嘉，吉。

〔象释〕 随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随之震：随卦变成了震卦，震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了震上。

兑变成震，上下皆震，所以是“孚”，是“嘉”，“吉”。

〔今译〕 收获赞美，吉祥。

嘉，有美好的意思。如《诗经·小雅·鹿鸣》有“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嘉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嘉礼”。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嘉礼亲万民”。嘉，还有“赞美”的意思。如《左传·襄公四年》有“《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第一个“嘉”是“赞美”，第二个“嘉”是“嘉礼”。

䷥兑→䷀乾

䷲震 ䷲震

上六：拘[而]系之，[纵]乃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释〕 随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随之无妄：随卦变成了无妄卦，震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了乾上。

乾为天为健，兑为泽为弱，所以乾为“拘”，为“维”，兑为“系”，为“纵”。兑为西，震为王，乾为天，按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例子乾也可以取象为山。

〔今译〕 系绑而拘禁之，放纵则连接之，君王在西山举行享祭。

廖名春据楚简本认为此句应为“系而拘之，纵乃□之，王用享于西山”。从之。^②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46—547页。

②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纵,放纵、放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维,系,连接。《荀子·宥坐》有“四方是维”。

卦十八 蛊

䷑(巽下艮上)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象释】 巽下艮上。艮在上为皿,巽在下为风为虫,虫生皿中,所以卦名是蛊。

下卦是巽,即主巽风,长也,故曰“元”。上卦是艮,山产百物,嘉也,故曰“亨”。内有巽风,故曰“利贞”。内有巽风,外为艮止,所以“利涉大川”。

按照卢泰先生的解释,下卦为巽,在后天八卦盘里配数为四,上卦为艮,在后天八卦盘里配数为八,在十天干里第四位是丁,第八位是辛。丁是甲的后三位,按照十天干配日,是“后甲三日”,辛是甲的前三位,按照十天干配日,是“先甲三日”。①

《左传·昭公元年》有“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说卦》有巽“为近利市三倍”,所以这里的“三”是由巽取象。

【今译】 长始,嘉会,利于涉渡大河。甲日前三天,甲日后三天。

古代以天干地支来纪年、月、日、时。就天干纪日而言,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顺序,……辛日、壬日、癸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是依次排列的。那么这就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中的“三日”是第三日,那么“甲日前的第三日,甲日后的第三日”就是辛日和丁日。

第二种情况,如果所谓的“三日”是连续三天的话,那么“先甲三日”就是辛日、壬日、癸日,“后甲三日”就是乙日、丙日、丁日。

第三种情况,靳极苍先生认为这里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是包括甲日的七天,即辛日、壬日、癸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巽卦九五爻辞的“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是“同一句法,都是七天的限期”;并且认为这就是复卦卦辞所谓“七日来复”的依据。②可以备为一说。

① 卢泰:《周易筮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②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0页。

如果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解释为“甲日前的第三天和甲日后的第三天”的话，那么所谓“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种说法就非常不简明，不如说“利用壬日、丙日”（比如革卦卦辞就有“巳（己）日乃革之”）直截了当。但是考虑到上文所引述的卢泰先生具有说服力的解说，第一种情况似乎更加合理。

《诗经·小雅·吉日》有“吉日维戊，既伯既祷”，“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里是以戊日为最吉，庚午日次之^①。可见，选择吉日是古代礼仪中的一件大事，《周易》无疑应该具有这种功能。

䷧ 艮 ䷧ 艮

䷧ 巽 → ䷀ 乾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象释〕 蛊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蛊之大畜：蛊卦变成了大畜卦，巽下变成了乾下，艮上没有变。

巽变成乾，乾为父（尚秉和以震巽为父母^②，震巽互伏，则此处是以巽伏震为父，其说稍显迂曲，可备为一说），《说卦》有“桡万物者，莫急乎风”，“巽为木”，“为绳直，为工”，所以巽为“干”。所以“干父之蛊”。艮为“少男”，为“子”。乾下艮上，乾在下为“终”。乾为父，艮从乾如子从父，所以“有子考”，“无咎”。乾为天，为“厉”。艮为止，所以“终吉”。

〔今译〕 干犯父亲之事，有子成人，没有灾祸。灾厉，最终吉祥。

这句爻辞也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的断语为“无咎”，第二段的断语为“终吉”。

《序卦》有“蛊者，事也。”

干，冒犯、冲犯。《商君书·定分》有“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干，通“奸”，《左传·庄公二十一年》有“奸王之位，祸孰大焉？”

考，老，年纪大。《诗经·大雅·楚茨》有“使君寿考”。考字还可以解释为“落成、完成”，如《左传·隐公四年》有“考仲子之宫”。

闻一多以为“干”应该读为“贯”，“干父之蛊”即习行父之故事，考应该改为孝。此句爻辞的含义近于《论语·学而》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而且此下的几句爻辞凡“干”以及“裕”皆应该读为“贯”^③，可备为

① 周振甫认为“庚午”即是“初七”，庚日。（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1页）

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③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4—525页。

一说。

厉，祸患、灾害。《诗经·大雅·瞻卬》有“降此大厉”。而且从诗句意思来看“厉”是由天而降，所以这里以乾为厉。或以厉为“和衣涉水”，乾为健，以此取象，亦可。

䷋ ䷋

䷋ 巽 → ䷋ 艮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释〕 蛊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蛊之艮：蛊卦变成了艮卦，巽下变成了艮下，艮上没有变。

巽为“长女”，可以取象为“母”，《说卦》有“桡万物者，莫急于风”，“巽为木”，“为绳直，为工”，所以巽为“干”。所以是“干母之蛊”。巽下变成艮下，风从山，风为山所阻挡，所以“不可贞”，即不吉。

〔今译〕 干犯母亲的弊乱，不可贞问。

䷋ ䷋

䷋ 巽 → ䷋ 坎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象释〕 蛊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蛊之蒙：蛊卦变成了蒙卦，巽下变成了坎下，艮上没有变。

坎为中男，可以取象为父。《说卦》有“桡万物者，莫急于风”，巽“为绳直，为工”，所以巽为“干”。巽变成坎，坎为险，内险外止，所以“小有悔，无大咎”。

〔今译〕 干犯父亲的弊乱，小有悔恨，没有大的灾祸。

䷋ 艮 → ䷋ 离

䷋ 巽 ䷋ 巽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释〕 蛊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蛊之鼎：蛊卦变成了鼎卦，巽下没有变，艮上变成了离上。

震巽互伏，则此处是以巽伏震为父。离为“大腹”，为“裕”。艮变成离，山从火，火焚山，所以“往见吝”。

〔今译〕 宽容父亲的弊乱，前往出现憾惜。

裕，宽，宽宏。贾谊《新书·道术》有“包众容物谓之裕”。

䷥艮→䷥巽

䷥巽 ䷥巽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释〕 蛊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蛊之巽：蛊卦变成了巽卦，巽下没有变，艮上变成了巽上。

震巽互伏，则此处是以巽伏震为“父”。或以艮为祖为庙，为“父”。《说卦》有“桡万物者，莫急于风”，巽“为绳直，为工”，所以巽为“干”。艮变成巽，巽为“誉”。

〔今译〕 干犯父亲的弊乱，有赞誉。

䷥艮→䷁坤

䷥巽 ䷥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释〕 蛊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蛊之升：蛊卦变成了升卦，巽下没有变，艮上变成了坤上。

坤为顺，为“事”。艮为止，为“不事”。坤为“王侯”。巽“为长，为高”，为“高尚”。

〔今译〕 不去奉事王侯，高尚自身之事。

事，为……服务，奉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帛书《周易》此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德。凶”。通行本与《礼记·表记》所引同，皆无“凶”字。从卦象来看，应该以没有“凶”字为宜。

卦十九 临

䷒(兑下坤上)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象释〕 兑下坤上，坤为国，为律，为掌权之人(丈人)，兑为弱，为民，以上临下，是为临。

兑为泽为“元”，坤为地为“亨”，兑下为“利贞”。兑为“毁折”，八月当令，所以“至于八月有凶”。

〔今译〕 长而嘉，利于贞问。到了八月有凶丧。

八月为仲秋之月，《礼记·月令》有“是月也，杀气浸盛，阳气日衰”，可谓“至于八月有凶”。古时亦在秋后监斩死囚，可为资证。闻一多以为八月秋雨成灾，所以是“至于八月有凶”^①。此说似嫌穿凿，备考。

临，治理。《国语·周语》有“受职于王，以临其民”。《诗经·大雅·皇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9—520页。

矣》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坤 ䷁坤

䷄兑→䷁坎

初九：咸临，贞吉。

〔象释〕 临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临之师：临卦变成了师卦，兑下变成了坎下，坤上没有变。

坎为水为“咸”。兑变成坎，就是泽通为川，弱聚为众，执事顺成为臧也，所以“贞吉”。这恰恰是《左传·宣公十二年》筮例“师之临”中解说“坎变成兑”的反向，足资参照。

〔今译〕 咸之监临，贞问吉祥。

䷁坤 ䷁坤

䷄兑→䷲震

九二：咸（威）临，吉，无不利。

〔象释〕 临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临之复：临卦变成了复卦，兑下变成了震下，坤上没有变。

震为武，为“咸（威）”。坤顺在上，震动在下，所以“吉，无不利”。

〔今译〕 威之监临，吉祥，无所不利。

䷁坤 ䷁坤

䷄兑→䷀乾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释〕 临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临之泰：临卦变成了泰卦，兑下变成了乾下，坤上没有变。

《说卦》有乾为天，坤为地，天地合为雨。临卦本有雨之象，“临”通“霖”，所以是“甘临”。《说卦》有兑为泽，乾为冰，兑变成乾，有湖泊结冰、干涸之象，所以“无攸利”。《说卦》有乾为健，为忧（耕作），所以“既忧之，无咎”。尚秉和以忧愁之意解之，并以坤为忧，似乎无据。

〔今译〕 久雨，无所利。既然耕作在前，没有灾祸。

《左传·昭公十一年》有“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说文》：“甘，美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所以可以以“乾”、“坤”为“甘”，训为美。按照这种理解，这句爻辞应该解说为：“美之临，无所利。既然忧惧之，没有灾祸。”但是颇为迂曲空疏。

闻一多认为“甘临”应通假为“久雨”之意，“忧”应通假为“耕作”之意，此句爻辞的意思是：“久雨本足以妨农”，既然已经耕作在前，所以“无咎”。^①此说平近，从之。

䷁坤→䷲震

䷉兑 ䷉兑

六四：至临，无咎。

〔象释〕 临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临之归妹：临卦变成了归妹卦，兑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震上。

坤变成震，震为雷为诸侯，以上临下，为“至临”，所以“无咎”。

〔今译〕 下之监临，没有灾祸。

虞翻曰：“至，下也。”

闻一多认为此下三句爻辞之中的“至临”、“知临”、“敦临”都是大雨、暴雨之意，似嫌穿凿。^②

䷁坤→䷜坎

䷉兑 ䷉兑

六五：知（智）临，大君之宜，吉。

〔象释〕 临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临之节：临卦变成了节卦，兑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坎上。

坎为水，为“知（智）”。以智监临，所以“吉”。“大君之宜”一句似乎是《周易》作者的评论，不是由卦象而出。强从卦象来解，坤为土为国为“大君”，坤变成坎，坎润下与兑相协为“宜”，而且《道德经·六十一章》有“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所以是“大君之宜”。

〔今译〕 智之监临，大君适宜，吉祥。

䷁坤→䷊艮

䷉兑 ䷉兑

上六：敦临，吉，无咎。

〔象释〕 临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临之损：临卦变成了损卦，兑下没有变，坤上变成了艮上。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9页。

② 同上书，第520—521页。

艮为止，为“敦”。坤变成艮，土从山，土得山以保养，所以“吉，无咎”。

[今译] 敦之监临，吉祥，没有灾祸。

“敦”，即“簋”，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通常用来盛粟、稷等饭食。损卦卦辞有“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可以参照。

卦二十 观

䷓(坤下巽上)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①

[象释] 坤下巽上。巽为木为工为高，为观，坤为地，观立于地上，所以卦名是观。例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有“犹有观焉”，即以“观”有“犹有”之意。坤下为静，巽上为风为燥，似乎仍要等待，为“犹有”。

巽为陨，为倒水，坤为地，所以是“盥”。《说卦》有巽“为不果”，为“不荐”。坤卦卦辞有“后得”，所以这里是“有孚”。《说卦》有巽“为近利市三倍”，为“颙若”。

[今译] 行盥礼而不行荐礼，有收获而且很大。

观(音“贯”)，宗庙或宫廷大门外两旁的高大建筑物。《礼记·礼运》有“昔仲尼与于腊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卦名为“观”，“观”与“盥”同音，亦有一字多义。在以下的爻辞之中，观有观看、观瞻的含义。春秋时代亦有观礼，即如《左传·隐公五年》的“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

盥，盥礼，用香酒浇灌地面以降神。荐，荐礼，向神献飧。“盥而不荐”，从字面解释就是“行盥礼而不行荐礼”。观有“观瞻”的含义，这是从观卦卦名中承继而来的。从这个角度，很多学者将“盥而不荐”解释为“观盥而不观荐”。从根本上来讲，这是添字解经，《周易》中似乎并没有这种通例，所以这种解说并不可靠。比如尚秉和的解释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之可观，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莫盛乎祭祀。初盥，降神也。马融云：‘进爵灌地以降神也。’”“灌地降神，其诚敬之心，孚于神明。颙，敬也。及至荐牲则礼简略。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与此义同也。”^②实际上，这里的盥、荐都是动词，所以解释成“行盥礼而不行荐礼”比较好。

颙，大的样子。《诗经·小雅·六月》有“四牡脩广，其大有颙”。很多学者都把这里的“颙”字解说为恭敬或敬慎，这是偏重于儒家义理的发挥，而且把“盥而不荐”与“有孚颙若”联系在一起解释了，其实这两句的含义应该

① 此句卦辞可能有脱字误字，靳极苍先生认为当改作“盥而荐，有孚颙若”(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似亦可。

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是相对独立的。靳极苍先生指出：这里的“有孚颙若”应该和小畜九五爻辞的“有孚挛如”、家人上九爻辞的“有孚威如”、丰卦六二爻辞的“有孚发若”相类，“有孚”是有所收获，后接“颙若”、“挛如”、“威如”、“发若”等不同的修饰性副词，用以形容收获的不同状态，^①可谓明见。

䷥ ䷥

䷥ 坤→䷲ 震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释】 观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观之益；观卦变成了益卦，坤下变成了震下，巽上没有变。

坤变成震，《说卦》有震“为蓍”，所以为“童”。坤为民，风行地上，于小民无损，所以“小人无咎”。上巽风陨，震为诸侯为君子，所以“君子吝”。

【今译】 童之观瞻，小民没有灾祸，君子吝惜。

童，未长成的，幼小的。《诗经·大雅·抑》有“彼童而角”。

䷥ ䷥

䷥ 坤→䷵ 坎

六二：闚观，利女贞。

【象释】 观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观之涣；观卦变成了涣卦，坤下变成了坎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陷也”，“为隐伏”，所以为“闚”。坤变成坎，坤为母为女，坎为夫为子，母从子，女从夫，所以“利女贞”。

【今译】 暗暗观瞻，利于贞问女子之事。

闚，通“窥”，从小孔或缝隙里看。《礼记·少仪》有“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不戏色”。成语有“管中窥豹”。

《礼记·曲礼》有“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也可筮之，此即为贞问女子之事。

䷥ ䷥

䷥ 坤→䷳ 艮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释】 观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观之渐；观卦变成了渐卦，坤下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变成了艮下，巽上没有变。

坤变成艮，《说卦》有“终万物者，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所以艮为“我”，为“生”。《说卦》有巽“为进退”。

〔今译〕 观瞻自我之生，进退。

䷸巽→䷀乾

䷁坤 ䷁坤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释〕 观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观之否：观卦变成了否卦，坤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了乾上。

巽变成乾。坤为“国”，为“王”，乾为“光”，坤下乾上为宾礼，是“宾”。

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筮例中对《观》之《否》的卦象与卦辞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这里似以“观”有“犹有”之意。

〔今译〕 观瞻他国的光辉，利于举行君王的宾礼。

䷸巽→䷳艮

䷁坤 ䷁坤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释〕 观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观之剥：观卦变成了剥卦，坤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了艮上。

《说卦》有“终万物者，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所以艮为“我”，为“生”。坤可以取象为“君子”。巽上变成艮上，巽陨艮止，皆有不吉之意，但坤下顺之而无违，所以“君子无咎”。

〔今译〕 观照自己的本性，君子没有灾祸。

䷸巽→䷇坎

䷁坤 ䷁坤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释〕 观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观之比：观卦变成了比卦，坤下没

有变，巽上变成了坎上。

巽变成坎，《说卦》有“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所以为“生”。与其他爻辞的以艮为“我”相对应，这里则是以坎为“其”。巽为风为陨，坎为水为隐，巽变成坎，风从水而止，似有灾祸之象，但坤下顺之而无违，所以“君子无咎”。

〔今译〕 观照他人的本性，君子没有灾祸。

卦二十一 噬 嗑

䷔(震下离上)噬嗑：亨，利用狱。

〔象释〕 震下离上，震为动为咬(噬)，离为火为坚硬之物，与震之动相合(嗑)，所以卦名是咬合，即噬嗑。^①

离火，为大夫，震雷，为诸侯。震下离上，即大夫随从诸侯，所以“亨”。震威武，离火明，所以“利用狱”。

〔今译〕 嘉，利于刑狱。

䷔离 ䷔离

䷔震→䷁坤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象释〕 噬嗑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噬嗑之晋：噬嗑卦变成了晋卦，震下变成了坤下，离上没有变。

震为足，为“履”，为“趾”，离为“校”(或者是离伏坎，以坎为“校”^②)，震下离上，所以是“履校”。震变成坤，震遮掩不见，所以是“灭趾”。震为诸侯，坤为众为民为母，震变成坤，诸侯从众，所以“无咎”。

〔今译〕 脚戴刑具淹没脚趾，没有灾祸。

灭，《正义》释之为“灭没”，可见是“淹没不见”的意思，不可以释之为“伤灭”，否则既已伤灭脚趾又怎可“无咎”呢？灭，正有遮掩之意。《韩非子·说难》有“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

䷔离 ䷔离

䷔震→䷉兑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① 杭辛斋以为“先天离，后天震，皆居东，故曰《噬嗑》，合也。”恐未为确解。《彖》“雷电合而章”，不知其章在何处。《象》有“雷电噬嗑”，以离为电，其解说更为粗疏。

② 荀爽《九家易》有坎“为桎梏”。

〔象释〕 噬嗑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噬嗑之睽：噬嗑卦变成了睽卦，震下变成了兑下，离上没有变。

《说卦》有“震，动也。”震为咬为“噬”。《说卦》有离“为大腹”，所以离为“肤”。震下离上，所以是“噬肤”。《说卦》虽然有“兑为口”，但是这里不是以兑取象为“噬”。这里是以震为主为“鼻”，兑为出入为“灭”。震变成兑，所以是“灭鼻”。“噬肤灭鼻”而鼻子最终还会显露，所以“无咎”。

〔今译〕 啃咬肤肉掩没鼻子，没有灾祸。

古今注家多以“皮肤”来解释“肤”字，这种解释不对。在古代皮是皮，肤是肤，现代汉语“皮肤”连读，实际是指皮。皮是皮革、皮毛，肤就是肤肉，即大肉、净肉、肥肉，尤指大块无骨的肉。《礼记》中四次出现“肤”字。《仪礼》郑注：“肤，肥肉也。”《广雅·释器》：“肤，肉也。”马融注曰：“柔脆肥美曰肤。”又有“腹下肥者”。此下皆以“肤”为“肤肉”，不再一一说明。闻一多先生对此早有明确说明。^①

☲离 ☲离

☳震→☲离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释〕 噬嗑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噬嗑之离：噬嗑卦变成了离卦，震下变成了离下，离上没有变。

震变成离。震为“噬”，《说卦》有离为“乾卦”，“其于木也，为科上槁”，所以可以取象为“干燥”，为“腊”。离又为“肉”，为“毒”。“遇毒”则“吝”，下卦上卦都是离，彼此无害，所以其“吝”为“小”，为“无咎”。

〔今译〕 啃咬腊肉而遇到毒物，小有吝憾，没有灾祸。

腊（音“昔”），干肉。

☲离→☶艮

☳震 ☳震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象释〕 噬嗑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噬嗑之颐：噬嗑卦变成了颐卦，震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了艮上。

震为“噬”，《说卦》有离为“乾卦”，“其于木也，为科上槁”，所以可以取象为“干燥”，为“乾”，为“乾肺”。震下离上，所以是“噬乾肺”。乾“为金”，而离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8页。

也可以为“金”。《说卦》有离为“兵戈”，所以离为“矢”。艮为止，为“得”，所以“得金矢”。艮为山，为“艰”。震下艮上，内动外止，所以“利艰贞”，是“吉”，同于颐卦卦辞的“贞吉”。

〔今译〕 啃咬带骨头的干肉，获得金属箭头，利于贞问艰难之事，吉祥。

《左传·庄公十二年》有“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这里的“金仆姑”是矢名，似乎就是所谓“金矢”。

接受孙诒让的观点，闻一多认为这里的“得金矢”和下句爻辞之中的“得黄金”是讲述古代刑狱之时“直者还得其金与矢”的情况^①，此说有据。但是这样一来，“噬乾肺”、“噬乾肉”都失去承接，这两句爻辞的含义失去连贯，而且六三爻辞之中的“噬腊肉遇毒”明显就不是讲述古代刑狱的情况，所以不取。

☲离→☰乾

☳震 ☳震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象释〕 噬嗑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噬嗑之无妄：噬嗑卦变成了无妄卦，震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了乾上。

震为“噬”，《说卦》有离为“乾卦”，“其于木也，为科上槁”，所以可以取象为“干燥”，为“干”。离为“肉”，为“干肉”。震下离上，所以是“噬干肉”。乾为“金”，离为黄，所以是“黄金”。《说卦》有乾为天，为“厉”。震为雷，为“动”。震下乾上，内动外健，不相妨害，所以是“无咎”。

〔今译〕 啃咬干肉，获得黄金，贞问危厉，没有灾祸。

☲离→☳震

☳震 ☳震

上九：何校灭耳，凶。

〔象释〕 噬嗑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噬嗑之震：噬嗑卦变成了震卦，震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了震上。

离变成震。震为车，为“载”，为“何(荷)”，离为“校”(或者是离伏坎为“校”)，震下离上，所以是“何校”。离伏坎，坎为“耳”，离变成震，离被遮掩不见，所以是“灭耳”。震为诸侯，离为大夫，离变成震，上下相争相害，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28—529 页。

所以“凶”。

〔今译〕 负荷木枷而遮没耳朵，凶丧。

卦二十二 贲

䷖(离下艮上)贲：亨，小利有攸往。

〔象释〕 离下艮上，离为丽，艮为止，丽而止，为文饰，所以卦名是贲。

艮为山，有物产之美，所以是“亨”。离日在下，艮山在上，光照不远，所以“小利有攸往”。

《孔子家语·卷第二》有“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离上艮下，离为火，艮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贲饰。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

〔今译〕 嘉，小利于有所往。

《考工记》有“画绘之事杂无色，青与赤谓之文”。李鼎祚以为“离火赤”，“艮山亦青之间色”，所以是“青与赤谓之文”，可通。^①

䷖ 艮 ䷖

䷖ 离 → ䷖ 艮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象释〕 贲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贲之艮；贲卦变成艮卦，离下变成艮下，艮上没有变。

《说卦》有“离，丽也”，为装饰，为“贲”。离变成艮，丽从止，所以“贲其趾”。离为“舍”，所以是“舍车”。艮为趾为脚为“徒”，离变成艮，所以是“舍车而徒”。

〔今译〕 文饰脚趾，舍弃乘车徒步行走。

䷖ 艮 ䷖

䷖ 离 → ䷖ 乾

六二：贲其须。

〔象释〕 贲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贲之大畜：贲卦变成大畜卦，离下变成乾下，艮上没有变。

^① (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李一忻点校，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说卦》有“乾为首”，为“须”，所以离下变成乾下为“贲其须”。

〔今译〕 文饰其胡须。

䷗ 艮 ䷗ 艮

䷝ 离 → ䷲ 震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象释〕 贲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贲之颐：贲卦变成颐卦，离下变成震下，艮上没有变。

本卦是贲卦，所以“贲如”。震之离亦离之震，所以“濡如”。离震相从，所以“贲如”、“濡如”意思相近。震下艮上，内动外止，所以“永贞吉”，与颐卦卦辞的“贞吉”同。

〔今译〕 文饰的样子，润泽的样子，长远贞问吉祥。

濡，疑通“孺”。

濡，动词，湿润、润泽。《庄子·大宗师》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庄子·天运》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

孺，亲近、亲慕。《诗经·小雅·常棣》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 艮 → ䷝ 离

䷝ 离 ䷝ 离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象释〕 贲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贲之离：贲卦变成离卦，离下没有变，艮上变成离上。

本卦是贲卦，所以是“贲如”。离为日为明为白，所以是“皤如”，是“白”，是“翰如”。离为兵戈为戎事，所以有“马”之象。离伏坎，坎“为盗”为“寇”，坎伏，所以“匪寇”。艮为男，离为女，所以是“婚媾”，引申为亲戚之象。

〔今译〕 文饰的样子、皤白的样子，白马纯白的样子，不是盗寇，亲戚。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檀弓》：‘殷人尚白，戎事用翰’，……翰，白色马也。”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亦有相同见解。

䷗ 艮 → ䷶ 巽

䷝ 离 ䷝ 离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象释〕 贲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贲之家人：贲卦变成家人卦，离

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巽上。

《说卦》有“艮为山”，所以艮为“丘”。巽为“工”，所以巽为“园”。艮变成巽，所以是“贲于丘园”。艮为止，为“束”。乾为玉帛，艮为山，离、乾可通，所以离又为“帛”。巽“为寡发”，为少，为“戈戈”。“戈戈”而“吝”。《说卦》有“巽，人也”，外入内明，可以“终吉”。

〔今译〕 文饰丘园，几束丝帛很少。吝惜，最终吉祥。

䷖艮→䷁坤

䷝离 ䷝离

上九：白贲，无咎。

〔象释〕 贲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贲之明夷：贲卦变成明夷卦，离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坤上。

离为白，所以“白贲”。或者以坤“为吝啬”，为朴素，为“白”。艮变成坤，外顺之，所以“无咎”。

〔今译〕 素白的文饰，没有灾祸。

卦二十三 剥

䷖(坤下艮上)剥：不利有攸往。

〔象释〕 坤下艮上，内剥蚀外，所以是“剥”。

内顺外止，不可动，所以“不利有攸往”。

〔今译〕 不利于有所往。

䷖艮 ䷖艮

䷁坤→䷲震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象释〕 剥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剥之颐：剥卦变成颐卦，坤下变成震下，艮上没有变。

下坤上艮，内顺外止为剥。艮为止为“床”。震为“足”。震为出为“蔑”（床足剥蚀，所以“蔑”，似乎也可以讲得通，不必用震象）。床足坏弃，所以“贞凶”。

〔今译〕 剥蚀床以至于床足，坏弃，贞问凶丧。

蔑，一作动词，坏弃、抛弃。《国语·周语中》有“不夺农时，不蔑民功”。蔑，也作副词，不、无。《诗经·大雅·板》有“丧乱蔑资，曾惠莫我师”。很明显，这里的“足蔑”即“床足坏弃”。

床，坐床，相当于现在的椅子。

䷖ 艮 ䷖ 艮

䷁ 坤 → ䷁ 坎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象释〕 剥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剥之蒙：剥卦变成蒙卦，坤下变成坎下，艮上没有变。

下坤上艮，内顺外止为剥。艮为止为“床”。《说卦》有坎“为矫輮，为弓轮”，所以就木材加工而言坎可以为床之“辨”。坎“为隐伏”为“蔑”。床辨坏弃，所以“贞凶”。

〔今译〕 剥蚀床以至于床干坏灭，贞问凶丧。

䷖ 艮 ䷖ 艮

䷁ 坤 → ䷖ 艮

六三：剥之，无咎。

〔象释〕 剥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剥之艮：剥卦变成艮卦，坤下变成艮下，艮上没有变。

艮下艮上，剥而止，所以“无咎”。艮卦卦辞亦有“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剥蚀之，没有灾祸。

䷖ 艮 → ䷝ 离

䷁ 坤 ䷁ 坤

六四：剥床以肤，凶。

〔象释〕 剥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剥之晋：剥卦变成晋卦，坤下没有变，艮上变成离上。

离为肤。剥而及肉，所以“凶”。

〔今译〕 剥蚀床危及肤肉，凶丧。

䷖ 艮 → ䷥ 巽

䷁ 坤 ䷁ 坤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象释〕 剥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剥之观：剥卦变成观卦，坤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巽上。

艮变成巽。巽为“鱼”。《说卦》有“巽，入也”，“为绳直”，为“贯”，所以为

“贯鱼”。①巽为“宫”，②所以为“宫人”。巽“为近利市三倍”，为“宠”。内顺外止而入，同心有孚，所以“无不利”。

〔今译〕 贯穿在一起的鱼，按照宫人受宠，无所不利。

以，按照、依照。这里指按照宫人侍奉周天子的某种既定顺序。郑玄《周礼·天官·九嫔》注有“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后而返之”。

䷖艮→䷁坤

䷁坤 ䷁坤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象释〕 剥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剥之坤：剥卦变成坤卦，坤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坤上。

坤为大为“硕”，《说卦》有艮“为果蓏”，为“果”。坤为夜为“不食”，似同于明夷卦初九爻辞“不食”之取象。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坤“为大舆”，为“舆”，艮“为门阙”为“庐”。艮为君子，艮变成坤，即“君子得舆”。坤为众为民为小人，艮变成坤，即“小人剥庐”。

〔今译〕 有硕大之果而不食，君子得到车舆，小人剥失屋舍。

卦二十四 复

䷗(震下坤上)复：亨。出入无疾，朋(崩)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象释〕 震下坤上，震雷入地，阳气出发而复归于地，所以卦名是复。

坤为地，为嘉，为“亨”。震为出巽为入，震伏巽，所以为“出入”，为“反复”。震为喜③，坤为顺，所以“无疾”、“无咎”。《说卦》有“震，动也”，为“朋(崩)”。(坤卦卦辞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所以如果“朋”为朋友，则以坤为“朋”。)《说卦》有震“为大涂”，所以震为“道”。所谓“七日来复”的依据应该就是震雷复归于坤。似乎是因为在后天八卦盘与洛书相匹配之中，震为东为三，而坤为西南为二，由三、四、六、七、八、九、一到二，恰是七数，所以是

① 《周易集解》之中虞翻亦有“巽为鱼，为绳”、“艮手持绳贯巽”之说，可取。但其“剥消观五”、“五贯乾为宠人”等说就明显背离了春秋时期的八卦卦象解说。

② 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有巽为“宫”。

③ 阜阳汉墓太乙九宫盘式有震为喜。

“七日来复”。①震下坤上，内动外顺，震车坤地，所以“利有攸往”。

《左传·成公十六年》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蹇王伤，不败何待？”后天八卦盘中坤位于西南，所以坤为“南”。坤为土为众，为“国”。坤卦卦辞有“丧朋”，所以坤可以为“蹇”。震为“射”，坤为“元”，伏乾为“王”。震离相通，离为目，所以是“中厥目”。厥，代词，他的。

〔今译〕 嘉。出入无疾病，崩坏到来没有灾祸。返回其道，七日往返，利于有所往。

䷁坤 ䷁坤

䷲震→䷁坤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象释〕 复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复之坤：复卦变成坤卦，震下变成坤下，坤上没有变。

上为远而下为近，所以震复归于坤是“不远复”。坤卦卦辞有“元”、“吉”，所以震复归于坤，为“元吉”。

〔今译〕 不走远就返回，没有灾患和悔恨，至为吉祥。

䷁坤 ䷁坤

䷲震→䷅兑

六二：休复，吉。

〔象释〕 复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复之临：复卦变成临卦，震下变成兑下，坤上没有变。

坤为王，《说卦》有“兑，说（悦）也”，兑为弱，兑下坤上有上位者佑底下位者之象，所以是“休”。“休”而复，所以“吉”。

〔今译〕 庇佑返回，吉祥。

休，荫庇、庇佑。《诗经·商颂·长发》有“何（荷）天之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以礼承天之休”。《诗经·大雅·江汉》有“对扬王休”。《战

① 汉代以来，学人多以爻象之一阳往来解“七日来复”。但是实际上按照上面这种思路，师卦、谦卦、豫卦、比卦、剥卦都有一阳往复之象，也可以说是“七日来复”，但是这几卦的卦辞之中却无是语，可见这种解说并不是确解。对此卢泰先生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简近的解说。《左传·昭公五年》有“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按照六十甲子的循环往复来计时辰的话，每一天十个时辰也就完成一次天干循环。六天之后第七天又开始以甲子计时，所以是“七日来复”（卢泰：《周易筮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可以备为一说。

国策·魏策》有“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①。“休”字含义与“休命”相近，即如师有簋的“对扬天子否显休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所以可以由坤为王取象。

䷁坤 ䷁坤

䷲震→䷲离

六三：频复，厉，无咎。

〔象释〕 复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复之明夷：复卦变成明夷卦，震下变成离下，坤上没有变。

震复归于坤，离震亦反复，所以是“频复”。震离为雷火，有灾害之象，为“厉”。外坤顺，所以“无咎”。

〔今译〕 频繁返回，危险，没有灾祸。

频，并列。《国语·楚语》有“百嘉备舍，群神频行”。

䷁坤→䷲震

䷲震 ䷲震

六四：中行独复。

〔象释〕 复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复之震：复卦变成震卦，震下没有变，坤上变成震上。

《说卦》有“震，动也”，为车为“行”。坤上变成震上，下震行而不终，所以是“中行”。坤为众，震为诸侯为“独”。

〔今译〕 半路上独自返回。

䷁坤→䷁坎

䷲震 ䷲震

六五：敦复，无悔。

〔象释〕 复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复之屯：复卦变成屯卦，震下没有变，坤上变成坎上。

《说卦》有坎“为弓轮”，为圆为“敦”。

〔今译〕 圆满返回，没有悔恨。

敦，这里似乎不是名词，不能解一种为青铜容器。敦，还有勤勉的意思。如《孟子·公孙丑下》有“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44 页。

事……’。”但是在这句爻辞里似乎也不应该作副词以“勤勉”来解释。敦，可以作形容词以“圆、满”解，如《诗经·豳风·东山》有“有敦瓜苦”，这种解说比较适合。

䷁坤→䷂艮

䷲震 ䷲震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释〕 复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复之颐：复卦变成颐卦，震下没有变，坤上变成艮上。

坤卦卦辞有“先迷”，这里坤在上，所以是“迷”。坤变成艮，艮为止为终，所以“凶，有灾眚”，“有大败”，“凶”。坤为众为“师”，震为动为“行”，艮为“终”。坤为“国”震为“君”。《说卦》有“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于艮”，数以十为极^①，所以“至于十年不克征”。

〔今译〕 迷而返，凶丧，有灾患。用于行军作战，最终有大败，而且其国君凶丧，以至于十年不能征伐。

以，这里是连词，表示递进。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这里对“迷复”进行了解说，可以参照。

卦二十五 无 妄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释〕 震下乾上，天有不测之机，震有奋发之威，阳气勃发难以预料，所以卦名是无妄。

震为诸侯为“元”，乾为天为嘉为“亨”，震在下为“利贞”。震在下为主，不正则乾为灾害为“眚”，所以“其匪正有眚”。震为动，乾为健，内出而外行，所以“不利有攸往”。

〔今译〕 长而嘉，利于贞问。其不正则有灾患，不利于有所往。

无妄，无可企望、不可预料。应劭曰：“无妄者，无所望也。万物无所望

^① 《国语·周语》有“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系辞》有“天数十”。

于天,灾异之最大者也。”闻一多从之,并以为无妄即无望^①。此说稍嫌迂曲。

䷀乾 ䷀乾

䷲震→䷁坤

初九:无妄,往吉。

[象释] 无妄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无妄之否:无妄卦变成否卦,震下变成坤下,乾上没有变。

震下上行为“往”,震下变成坤下,行从顺,所以“吉”。

[今译] 不抱希望,前往吉祥。

䷀乾 ䷀乾

䷲震→䷹兑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用攸往。

[象释] 无妄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无妄之履:无妄卦变成履卦,震下变成兑下,乾上没有变。

震为春为“耕”,兑为秋为“获”。震为“反生”为“菑”,兑为悦为“畲”。震下上行为“往”,震下变成兑下,行从悦,所以“则利用攸往”。

[今译] 不事耕耘而有收获,不事开垦却得到了良田,利于所往。

《说文》云:“畲,三岁治田也。”《尔雅·释地》说:“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诗经》毛传中的说法与《尔雅·释地》相同。傅筑夫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对西周时候的这种耕作制度有详细的解释:“菑、新、畲,就是三田制的轮耕方法,其法分土地为三分,第一部分第一年休耕,因杂草丛生,故曰‘菑’。《说文》:‘菑,不耕田也。’第二部分已休耕过一年,今年新耕,故曰‘新田’。第三部分去年已耕过,今年再耕,因名曰‘畲’。”杨宽的看法与之相同^②。而郑玄则说:“田一岁曰菑,二岁曰畲,三岁曰新田。”所以作为不事农桑的学者郑玄有可能在这里犯了一个顺序上的小错误。

有学者认为这句爻辞是“不耕获,不菑畲,则利用攸往?”对不劳而获之事很不能够接受。《礼记·坊记》为“不耕获,不菑畲,凶”。可见古时就已经有反对“不耕获,不菑畲”的某种观点。帛书同通行本。实际上不劳而获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之中还是会发生的,所谓“不耕获,不菑畲”就是“不耕而获,

^① 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8页。

^②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不菑而畲”，不是“不耕不获，不菑不畲”。

䷀乾 ䷀乾

䷲震→䷲离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释〕 无妄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无妄之同人：无妄卦变成同人卦，震下变成离下，乾上没有变。

离为火为“灾”。震伏巽为“系”。《左传·昭公五年》有“纯离为牛”，所以这里以离为“牛”。乾上为健为“行人”，为“得”。震为足为居为“邑人”。离为火为“灾”。

〔今译〕 没有料到的灾祸，譬如系拴着一头牛，行人把它牵走，居民就有灾祸。

对所谓“邑人之灾”有不同理解，一说是居民失去耕牛的灾祸，一说是居民有偷盗的嫌疑因而为灾祸，这里似乎是以第一种理解为佳，第二种稍显迂曲。

䷀乾→䷲巽

䷲震 ䷲震

九四：可贞，无咎。

〔象释〕 无妄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无妄之益：无妄卦变成益卦，震下没有变，乾上变成巽上。

震为主，乾上变成巽上，天从风，健而为人，震为正，无虞，所以“可贞，无咎”。

〔今译〕 可以占问，没有灾祸。

䷀乾→䷲离

䷲震 ䷲震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象释〕 无妄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无妄之噬嗑：无妄卦变成噬嗑卦，震下没有变，乾上变成离上。

震离相通，震为“喜”，离为“疾”。离为乾之子，有子为喜。“药”以及“勿药”似乎是由离为“疾”生发出的断语，并非由卦象取象而来。

〔今译〕 没有预料到的疾病，不用服药而有喜事。

一说以病愈为喜，即不用服药病就好了，这种说法比较通顺。但是如果

经文之中强调的是“勿药”而“有喜”，那么不用服药而有喜事例子也容易举出，比如妇女妊娠反应，一开始还以为是生病了，如果古人为了这种情况而占筮，那么“勿药有喜”就非常准确了。

䷀乾→䷉兑

䷲震 ䷲震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释】 无妄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无妄之随：无妄卦变成随卦，震下没有变，乾上变成兑上。

震为出为车为“行”，兑为“毁折”为“眚”。乾上变成兑上，健而毁折，所以“无攸利”。

【今译】 不抱希望，出行有灾患，无所利。

卦二十六 大 畜

䷙(乾下艮上)大畜：利贞。不家(稼)食，吉。利涉大川。

【象释】 乾下艮上，乾为健为远，艮为山为畜，图远而大畜，所以卦名是大畜。

乾父艮子，乾为主，所以“利贞”。《说卦》有乾“为木果”，艮“为果蓏”，所以是“不家(稼)食”。或者以乾“为玉，为金”，金玉之人自然不必亲为稼穡而自有艮之“果蓏”可食。乾下艮上，内建外止，所以“利涉大川”。这里似乎不必拘泥于以乾为“大川”。

【今译】 利于贞问。不耕种而吃饭，吉祥，利于涉渡大河。

家，古今注家多解为“家庭”、“家中”，名词，比如朱熹《本义》：“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周易译注》解为“不(使贤人)在家中自食”^①。实际上，依照楚竹书，此卦卦辞应该读为“不家而食”，“家”很明显是动词，所以这里的“家”通稼，耕种。《大戴礼记·五帝德》有“陶家事亲，宽裕温良”。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二“陶家”条曰：“家，即稼字也。”

䷉艮 ䷉艮

䷀乾→䷥巽

初九：有厉，利已(祀)。

【象释】 大畜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畜之蛊：大畜卦变成蛊卦，乾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下变成巽下，艮上没有变。

《左传·昭公元年》解说蛊卦中有“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乾变成巽，巽陨，所以“有厉，利已”。

〔今译〕 有灾害，利于祭祀。

厉，古今注家绝大多数解释其为“危险”。实际上，在春秋时代人们所使用的厉字有四个比较常用的含义，一是和衣渡水，二是灾害，三是厉鬼，四是禁厉。“有”字后面一般是名词，所以这里取第二种意义更好。

己、巳、已三字容易混淆，但是读音与意义明显不同。革卦六二爻辞有“己日乃革之”，这是古人选择吉日的典型表述。所以这里的“巳”没有写作“巳日”或“巳时”就不应该是十二地支的“巳”，而应该是通假祭祀的“祀”，正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闻一多认为此处的“利已（祀）”也就类似于《困卦》九二的“利用享祀”、九五爻辞的“利用祭祀”^①。此说精当。

䷳ 艮 ䷳ 艮

䷀ 乾 → ䷄ 离

九二：舆说辐。

〔象释〕 大畜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畜之贲：大畜卦变成贲卦，乾下变成离下，艮上没有变。

乾为健为马为车为舆，离为眚为灾，外艮为止，乾变成离，所以“舆说辐”，车子不能前进。

〔今译〕 车子脱离了车轴。

輶，古今具体解说不一，但总之是车子坏了，不能再前进。即现今北方人俗话所说的“掉链子”。

䷳ 艮 ䷳ 艮

䷀ 乾 → ䷹ 兑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象释〕 大畜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畜之损：大畜卦变成损卦，乾下变成兑下，艮上没有变。

乾“为良马”，为车为“舆”，为天为“日”。兑为悦，为“阅”为“闲”，艮为止为“艰”，为狗为“卫”。这里似乎是以乾健为“逐”。乾下变成兑下，畜卦变成损卦，损上而益下，所以“利有攸往”。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46页。

[今译] 良马追逐,利于贞问艰难之事,平日简阅兵车徒卫,利于有所往。

逐,追逐野兽、寻找物品。^①

闻一多认为“闲读为简,校阅也,校阅之亦即习之”,“‘日闲舆卫’犹日简车徒矣”^②。此说简近,从之。

䷲艮→䷲离

䷲乾 ䷲乾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释] 大畜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畜之大有:大畜卦变成大有卦,乾下没有变,艮上变成离上。

离为“牛”。似乎是离伏坎,《九家易》有坎“为桎梏”,所以是“牯”。或以艮为止,在上为“牯”。艮为少男为“童”。乾为“元”。乾为天子离为诸侯,大者为下,所以“元吉”。大有卦卦辞亦有“元”,可以参照。

[今译] 小牛头上的木牯,至为吉祥。

童,鲜见为动词,未必有“脱尽”之义,廖名春先生之解说似乎不确。^③

䷲艮→䷲巽

䷲乾 ䷲乾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释] 大畜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畜之小畜:大畜卦变成小畜卦,乾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巽上。

这里是以艮为“牙”。巽为陨,《说卦》亦有巽“为不果”,所以艮变成巽可以取象为“豮”。《说卦》有“坎为豕”,但是这里并没有坎,则“豕”可能是从乾为健这一下卦取象而来^④。大畜卦变成小畜卦,积蓄而又积蓄,所以“吉”。

[今译] 阉猪的獠牙,吉祥。

猪的獠牙非常危险。野猪经过长期驯化过程才逐渐失去了獠牙。把家猪阉割后,其性情就会温驯许多,便于驯养。

① “逐”字经文之中共五见,其余四次列举如下。既济之需:“妇丧其裼,勿逐,七日得。”震之归妹:“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睽之未济:“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颐之噬嗑:“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5页。

③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2页。

④ 睽卦上九爻辞有“见豕负涂”,似乎是以离伏坎,坎为豕。

☶艮→☷坤

☰乾 ☰乾

上九：何（荷）天之衢（瞿），亨。

〔象释〕 大畜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畜之泰：大畜卦变成泰卦，乾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坤上。

艮为背为“何（荷）”，乾为天，《说卦》有坤“为柄”，所以为“衢（瞿）”。坤为地，为“嘉”，所以是“亨”。

〔今译〕 背负天子之瞿，嘉。

其一，此句爻辞马王堆帛书作“何天之瞿，亨”。何通荷，肩扛、背负。瞿，义同“戡”，都是戟一类的有柄的仪仗器具。《尚书·顾命》有“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天，可以解释为天子、君王。《尔雅·释诂》有“天，君也”。《诗经·大雅·荡》有“天降滔德，女兴是力”。《孟子·离娄上》有“《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赵岐注：“天谓王者。”

其二，按照通常的解说，衢是指四通八达的道路。《楚辞·九思·遭厄》有“蹶天衢兮长驱，踵九阳兮戏荡”。按照这种解释，乾为“天”，坤为“衢”，艮为“何（荷）”，似也可通。

卦二十七 颐

䷚(震下艮上)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象释〕 震下艮上。震为动，艮为止，内动外止，以内养外，所以卦名是颐。

震为动，艮为止，内动外止所以“贞吉”。震通离，离为母为视为“观”，所以是“观颐”。震在下为“自”，为动为“求”。艮为山为果蓏为“口实”。

〔今译〕 贞问吉祥。观瞻颐养，自己寻求口中之食。

口实，口中之实，指俸禄、饮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

☶艮 ☶艮

☳震→☷坤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象释〕 颐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颐之剥：颐卦变成剥卦，震下变成坤下，艮上没有变。

坤为“尔”。震为动，坤为顺，所以是“舍”。《说卦》有离“为龟”，震离互通，所以震通离，离为龟。龟为四灵之一，所以是“灵龟”。而且离为目为视

为“观”。《说卦》有震“为蓍”，为花朵，为“朵”。

〔今译〕 舍弃你的灵龟，观瞻我朵垂颐养，凶丧。

朵，像花朵一样饱满下垂。《说文解字》有“树木垂朵朵”。

䷲ 艮 ䷲ 艮

䷲ 震 → ䷳ 兑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象释〕 颐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颐之损：颐卦变成损卦，震下变成兑下，艮上没有变。

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是“颠”，是“拂经”。艮为山为“丘”。震为征，震变成兑，所以“征凶”。

〔今译〕 跌倒颐养，拂逆经营在丘颐，出征凶丧。

颠，跌倒、坠落、仆下。《左传·隐公十一年》有“子都自下射之，颠”。《论语·季氏》有“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韩非子·说林下》有“鸟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将欲饮于河，则必颠”。《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有“泰山之石颠而下”。

拂，违背、违逆。《孟子·告子下》有“行拂乱其所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忠言拂于耳”。

经，可以是名词，南北方向的道路为经，东西方向的道路为纬。《考工记·匠人》有“国中九经九纬”。经，也可以是动词，管理、治理；规划、建造。《诗经·大雅·灵台》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诗经·小雅·小旻》有“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

于丘，也见于《诗经》。如《诗经·小雅·绵蛮》有“绵蛮黄鸟，止于丘阿”，“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绵蛮黄鸟，止于丘侧”。

闻一多以为“颠颐”即真牙，“丘颐”即《礼记·曲礼》的期颐，“颠颐，拂经于丘颐”意为“历年弗至于老寿”，所以“凶”^①。此说较为平直，即使不中恐亦不远，可备为此句爻辞的进一步解说。

䷲ 艮 ䷲ 艮

䷲ 震 → ䷶ 离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释〕 颐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颐之贲：颐卦变成贲卦，震下变

①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54—556页。

成离下，艮上没有变。

火焚山，山败，所以是“拂颐”，“贞凶”，“勿用”，“无攸利”。震之离，也就是离之震。二者往来变换，所以是数之极，是“十年”。

〔今译〕 违背颐养，贞问凶丧，十年不可有所为，无所利。

䷳艮→䷲离

䷲震 ䷲震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释〕 颐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颐之噬嗑：颐卦变成噬嗑卦，震下没有变，艮上变成离上。

颐养不成，所以是“颠颐”。震离互通，震下为诸侯，离上为大夫，大者在下，所以“吉”，“无咎”。艮为山为“虎”（荀爽《九家集解》亦有艮“为虎”），离为目为“视”，震离互通，所以是“眈眈”。震为动为“欲”，为“逐”，震离互通，所以是“逐逐”。

〔今译〕 颠倒颐养，吉祥。老虎双目专注凝视，意欲扑出，没有灾祸。

䷳艮→䷶巽

䷲震 ䷲震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象释〕 颐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颐之益：颐卦变成益卦，震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巽上。

艮止巽入，经营不成，是为“拂经”。震为居，震不变，所以“居贞吉”。艮上变成巽上，外止而入，男从风，风陨，所以“不可涉大川”。但是益卦卦辞有“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所以仅仅就巽上震下而言是利于出行的。

〔今译〕 违背颐养，贞问居所吉利，不可涉渡大河。

䷳艮→䷁坤

䷲震 ䷲震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象释〕 颐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颐之复：颐卦变成复卦，震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坤上。

坤为顺艮为止，艮变成坤，有颐养结束之象，所以是“由颐”。震为动为“厉”，震为诸侯坤为众，大者在下，所以是“吉”，内动外顺，所以是“利涉大川”。

〔今译〕 经由颐养，和衣渡水，吉祥，利于涉渡大河。

有许多学者认为这里的“厉”字不能作为“灾祸”解，否则如何解释“吉”呢？确实，既然已经有“灾祸”来临就不是“吉”。所谓“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也许有，但是作为占筮之中的一句爻辞这样解释还是比较牵强。就本人理解，还是把“厉”解释为“和衣渡水”，为好，与下文的“利涉大川”正好互相呼应。

“由”字于《诗经》中多见。如《诗经·国风·君子阳阳》有“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君子陶陶，左执翺，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解为“经由”。《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解为“来自于”。《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解为“缘由”。《诗经·国风·南山》有“鲁道有荡，齐子由归”。可解为“经由”。

卦二十八 大 过

䷛(巽下兑上)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象释〕 巽下兑上，巽为长女，兑为少女，长女下从少女，大为过甚，所以是大过。

巽为木为长为高，所以为“栋”。《说卦》有“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所以巽为“桡(挠)”。下为长女，上为少女，上依从下，所以“利有攸往”。兑为泽，为嘉，为“亨”。

〔今译〕 栋梁弯曲，利于有所往，嘉。

栋桡(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挠，乃教反，曲折也”。“挠”与“桡”通用。《战国策·魏策一》有“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栋挠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可见，“栋挠”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兑 ䷱兑

䷱巽→䷀乾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释〕 大过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过之夬：大过卦变成夬卦，巽下变成乾下，兑上没有变。

巽变成乾，巽为入为隕为“藉”，似乎是以兑为西为“白”，为弱为“茅”。巽变成乾，乾从风，风不隕乾，所以“无咎”。

〔今译〕 用白色的茅草铺垫，没有灾祸。

䷛ 兑 ䷛ 兑

䷛ 巽 → ䷂ 艮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释〕 大过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过之咸：大过卦变成咸卦，巽下变成艮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木，为风”，“其究为燥卦”，所以是“枯”是“杨”，而荀爽《九家集解》亦有巽“为杨”。艮为少男为“稊”，为“夫”。兑为少女，为“女”为“妻”。咸卦内艮外兑，有夫妇相配之象，巽变成艮，巽为老，所以是“老夫得其女妻”。咸卦卦辞亦有“取女吉”，可以参照。

〔今译〕 枯槁的杨树发出新芽，老男人娶得年轻女子为妻，无所不利。

“老夫得其女妻”中的“女”有年轻的意思。女，做名词时候一般是指女子，也可以特指未婚女子，如《诗经·周南·关雎》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又有嫩、小的意思，如《诗经·豳风·七月》有“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 兑 ䷛ 兑

䷛ 巽 → ䷜ 坎

九三：栋桡，凶。

〔象释〕 大过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过之困：大过卦变成困卦，巽下变成坎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木，为风”，所以巽为“栋”。《说卦》有“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所以巽为“桡（挠）”。巽下变成坎下，坎为险为陷，所以“栋桡，凶。”

〔今译〕 栋梁弯折，凶丧。

这里是指栋梁向下弯折，所以凶丧。

䷛ 兑 → ䷜ 坎

䷛ 巽 ䷛ 巽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象释〕 大过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过之井：大过卦变成井卦，巽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说卦》有巽“为木，为风”，所以巽为“栋”。兑为弱，坎上为弯曲为“隆”，兑上变成坎上是栋梁向上隆起而更加坚实，所以“吉”。坎为蛇，为“有它”，虽然卦象上没有表象出蛇一定会伤人，但还是“吝”。

〔今译〕 栋梁隆起，吉祥。有邪祟，吝憾。

“有它”在《周易》各卦爻辞中共出现三次：大过卦、比卦、中孚卦，都以坎取象。比卦初六爻辞“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中孚卦初九爻辞“虞吉。有它，不燕”。《说文解字》它部有“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在商代甲骨文里，“它”已经由蛇虫之害引申为灾害及不祥之事，比如“甲寅卜，宾贞：王惟有它？六月。甲寅卜，宾贞：王无它？六月。”但是在《周易》经文之中，“它”似乎仅仅是指邪祟之事，负面含义要轻许多，即有了“它”也不是“凶”，而是“吉”、“不燕”和“吝”。

䷹兑→䷲震

䷵巽 ䷵巽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释〕 大过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过之恒：大过卦变成恒卦，巽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说卦》有巽“为木，为风”，“其究为燥卦”，所以是“枯”。荀爽《九家集解》有巽“为杨”。《说卦》有震“为蓍”，所以为“华”。震为长男为“士”，为“夫”。巽为长女，为“老”，为“妇”。恒卦内巽外震，有夫妇相配之象。兑变成震，所以是“老妇得其士夫”。老妇配士夫，所以“无咎无誉”。恒卦卦辞亦有“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枯槁的杨树开出花朵，老妇人嫁得好男人，无咎无誉。

“老妇得其士夫”一句，很多注家都解为“老妇人嫁得小男人”。这明显是受到上文“老夫得其女妻”的影响。士，没有小或年轻的意思。在周代，士虽然是贵族的最低等级，但也有地位有文化，类似于现在的中产阶级。如《国语·越语》有“士女女于士”。《管子·小匡》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论语·泰伯》有“士不可以不弘毅”。所以不可以用“小男人”来解释“士夫”，解其为“好男人”或“好丈夫”则更合适。

䷹兑→䷀乾

䷵巽 ䷵巽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象释〕 大过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过之姤：大过卦变成姤卦，巽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乾上。

乾为首为头为“顶”，巽为陨为“灭”。“过”是从卦名“大过”而来，巽为人兑为泽，有涉渡之象，所以是“涉”。灭顶，则“凶”。

[今译] 涉水过河水没头顶，凶丧。

“无咎”，疑为衍文，可删。既然已经水没头顶，必然凶丧，“无咎”则明显与之不谐。“凶”与“无咎”连用在经文中仅仅有此一例，二者皆为断语，有一即可，二者并存而且相继则是自相矛盾。与“无咎”搭配的成例是“厉，无咎”，所以也可能是“厉”字误为“凶”字，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卦二十九 坎

䷜(坎下坎上)[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象释] 坎下坎上，所以卦名是坎。下上相同，所以是“习”。但是“习”字在卦名之中仅此一见，比如《周易》中没有习震、习巽之称，所以这里的“习”字疑为衍文，可以置之不论。

坎为“孚”，似乎是以坎伏离为火为“心”。坎为水，水生百物，为嘉，为“亨”。坎为轮为“行”。似乎是坎为水为众，水润下，则“有尚”。

[今译] 有收获维系人心，嘉，出行有佑助。

尚，可以解说为超过、超出、高出，比如《论语·里仁》有“好仁者，无以尚之。”但是在这句卦辞里还是依据《尔雅》解为“佑助”更加合适。^①

䷜坎 ䷜坎

䷜坎→䷹兑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象释] 坎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坎之节：坎卦变成节卦，坎下变成兑下，坎上没有变。

坎为险为陷为“坎窞”，兑为毁折，为“凶”。

[今译] 重重坎陷，落入窞牢深处，凶丧。

闻一多认为这里的“坎窞”是“窞牢”，含义近于监牢^②，从之。

䷜坎 ䷜坎

䷜坎→䷁坤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象释] 坎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坎之比：坎卦变成比卦，坎下变

① 参阅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0—532页。

成坤下，坎上没有变。

坎为陷为“有险”，坤为吝啬为“小”，所以“求小得”。

【今译】 坎陷有危险，所求小有获得。

䷜坎 ䷜坎

䷜坎→䷛巽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释】 坎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坎之井；坎卦变成井卦，坎下变成巽下，坎上没有变。

坎下变成巽下为“来”。坎为险为陷为“坎险”，为“坎窞”。巽为“入”，为木为“枕”。但这里“枕”似乎通“沉”，也可以由巽取象而出。坎变成巽，夫从风，风陨，所以“勿用”。

【今译】 坎陷来到，险之又险而且沉入，落入窞牢深处，不可有所为。

之，有“往”的意思，但是这里应该是助词，可不译。

闻一多认为这里的“坎窞”是“窞牢”，含义近于监牢^①，从之。

䷜坎→䷱兑

䷜坎 ䷜坎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象释】 坎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坎之困；坎卦变成困卦，坎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兑上。

坎为陷，为容器，所以是“樽”、“簋”、“缶”，为“纳”为“约”。古人用簋皆为双数，所以“贰”不必取自卦象。兑为口为门为“牖”。《说卦》有“劳乎坎”，所以是“终”。坎为夫兑为少女，可以匹配，所以“无咎”。困卦卦辞亦有“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一樽酒，二簋饭，用瓦缶，收纳取用从窗口，最终没有灾祸。

纳，收进、接纳。《诗经·豳风·七月》有“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左传·文公十六年》有“诸侯谁纳我？”

约，捆绑、约束。《诗经·小雅·斯干》有“约之阁阁，椽之橐橐”。《论语·雍也》有“约之以礼”。这里的“约”与“纳”并列，含义应该相近。闻一多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0—532页。

认为这里的“约”是“取”，这一句爻辞是“就在狱中者言之”^①，其说简近，从之。

所谓“簠贰”似乎是指士人之礼，因为按照周礼规定，士配数为“二”，即如《左传·隐公六年》的“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坎→䷁坤

䷜坎 ䷜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释〕 坎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坎之师：坎卦变成师卦，坎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坤上。

坎为陷为“不盈”，坤为地为“祗（坻）”为“平”。坎变成坤有脱险之象，所以“无咎”。师卦卦辞亦有“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坎坑不盈满，小丘已经平坦，没有灾祸。

祗可以解释为“坻”，仅仅、恰好。《诗经·小雅·无将大车》有“无将大车，祗自尘兮。无思百忧，祗自底兮”。一说“祗”亦通坻，为水中的小丘或高地。《诗经·秦风·蒹葭》有“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两说皆可通，以卦象为参照这里取后者更加贴切。

闻一多认同于省吾的观点，认为这里的“祗”应该读为“灾”，“坎不盈，祗既平”是“坑谷不溢而灾祸已平”，所以“无咎”^②。坎下为坑谷，为不盈，坎上为灾祸，坎变为坤，坤为平。比较贴切，可参。

䷜坎→䷆巽

䷜坎 ䷜坎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象释〕 坎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坎之涣：坎卦变成涣卦，坎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巽上。

坎为矫揉，为绳索（据虞翻之说）。坎为荆棘，下上有三个坎，所以是“丛棘”。坎为陷，所以是“系”、“寘”、“徽纆”、“不得”。坎为水，五行取色为黑，为“徽”。坎为北为冬，是一年之终，为“岁”。似乎是因为下上共有三个坎，所以是“三岁”。坎变成巽，夫从风，风陨，所以“凶”。

〔今译〕 被黑色绳索捆绑，囚置在荆棘丛中，三年不得解脱，凶丧。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2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1页。

微纆，黑色的绳索。

《左传·哀公九年》有“囚之以棘”，闻一多据之认为这里的“寘于丛棘”类似，是指囚于监狱，^①从之。闻一多还认为“三岁不得”疑为“三岁不直”，可备为一说。

卦三十 离

☲(离下离上)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象释〕 离下离上，所以卦名是离。

离下为明为大夫，所以“利贞”。离上为火，火照万物，所以是嘉，为“亨”。《左传·昭公五年》有“纯离为牛”，离为中女，为“牝”，所以“畜牝牛，吉”。

〔今译〕 利于贞问，嘉。畜养母牛，吉祥。

“利贞，亨”即“亨，利贞”。

☲离 ☲离

☲离→☲艮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象释〕 离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离之旅：离卦变成旅卦，离下变成艮下，离上没有变。

震离通，这里离通震为足为“履”，下卦上卦有三个离，所以是“错然”。艮为止为“敬”。离下变成艮下，恭敬则“无咎”。

《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解释《屯》之《豫》为“车班外内”，是因为《屯》之《豫》的下卦上卦都有震为“车班外内”。与之对照，这里的下卦上卦都有离为“履错然”。

〔今译〕 步履交错，恭敬对待，没有灾祸。

错，交叉、交错。《诗经·小雅·楚茨》有“为宾为客，献酬交错”。屈原《九歌·国殇》有“车错毂兮短兵接”。

敬，似通警、儆、惊。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有相关论说。^②

☲离 ☲离

☲离→☰乾

六二：黄离，元吉。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0页。

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51—552页。

〔象释〕 离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离之大有：离卦变成大有卦，离下变成乾下，离上没有变。

乾下为“元”（大有卦卦辞亦有“元”，可以参照）。离上为丽为美为“黄”为“离（离或离）”。乾下为天子，离上为大夫，大夫具有忠信之德则“吉”。

〔今译〕 黄色佩巾，至为吉祥。

这一句爻辞与坤之比“黄裳，元吉”非常相似。参照《左传·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对《坤》之《比》的解释：“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与之对照则似乎可以是“黄，中之色也。离，美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美能黄，大美为元，上美则离”。

离，通离（或离），古代女子在出嫁时所戴的佩巾。《诗经·邶风·东山》有“亲结其离，九十其仪。”又有“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可见，“离（或离）”与“裳”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两件衣饰，这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黄离，元吉”这一句爻辞的重要线索。

☲离 ☲离

☲离→☳震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象释〕 离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离之噬嗑：离卦变成噬嗑卦，离下变成震下，离上没有变。

离为“日”，震为动为“昃”。离变成震，离伏坎，坎为“缶”，坎伏不见，所以是“不鼓缶”，震为“歌”。这里似乎是以离为“乾卦”为“大耋”。《说卦》有离为“龟”，龟长寿，所以离有“老”之意。离变成震，为“嗟”，所以是“大耋之嗟，凶”。

〔今译〕 太阳西落的明离，不敲击瓦缶而唱歌，则是老年人的嗟叹，凶丧。

昃，日西斜。《荀子·哀公》有“君平明而听，日昃而退”。

☲离→☶艮

☲离 ☲离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象释〕 离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离之贲：离卦变成贲卦，离下没有变，离上变成艮上。

艮为山，为“突”，离上变成艮上为“突如其来”。离在下，在下为来，所以“其来如”。离为火，所以是“焚如”。艮为止，为“死”，所以是“死如”。离为离

弃，所以是“弃如”。

〔今译〕 突出的样子，来到的样子，焚烧的样子，死亡的样子，抛弃的样子。

马王堆帛书本作“出如，来如，焚如，死如，弃□。”“出”与“突”异文同义，取象相同。

如，助词，放在形容词词尾表示“……的样子”。

其，语气助词，表示揣度语气，这里不译。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有：“《孝经》曰：‘五刑之属，而罪莫大于不孝’。……焚如死如弃如，谓不孝子也。不畜于父母，不容于朋友，故焚杀弃之。《秋官·掌戮》曰：‘凡杀其亲者，焚之。’……焚如，杀其亲之刑。”此说颇嫌迂曲，不取。

☲离→☰乾

☲离 ☲离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释〕 离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离之同人：离卦变成同人卦，离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乾上。

离为目，为泪，为“出涕”，上下皆离，所以“沱若”。或以乾位于西北，阴阳相薄，所以“沱若”。离“为戈兵”，为“戚”。离通震，震为“嗟”。离下乾上为同人卦，离卦变成同人卦，所以“吉”。

〔今译〕 好像流出泪水滂沱沱，好像悲戚嗟叹一声声，吉祥。

若，好像，经文中的若都放在句尾，也可以译为“……的样子”。

戚，古代的一种类似斧子的兵器，这里是指悲伤忧愁，即悲戚。

☲离→☳震

☲离 ☲离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象释〕 离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离之丰：离卦变成丰卦，离下没有变，离上变成震上。

震为“王”，为武，为“出”为“征”。震卦卦辞有“亨”，为嘉，所以震上为“有嘉”。震为元为“首”，震为动为“折”，所以是“折首”。坎为众为“丑”，坎伏于离，所以是“匪其丑”。这里似乎是以震为“获”。出征折首有获，是以“无咎”。丰卦卦辞亦有“亨”，有“王”，可以参照。

〔今译〕 君王出征，有嘉礼，斩首，所获非其同类，没有灾祸。

周代有嘉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嘉礼亲万民”。

匪，通“非”，表示否定。《诗经·卫风·木瓜》有“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大雅·瞻卬》有“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有学者以为“匪”通“彼”，代词，那、那里，可以不必译出，似不确。

丑，同类，同伙，有明显的贬义。《诗经·小雅·出车》有“执讯获丑”，这里的丑是指俘虏。《诗经·小雅·吉日》有“升彼大阜，从其群丑”，这里的丑是指野兽。

折首，这里是斩首的意思。《逸周书·克殷解》有武王“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纣（悬）诸大白”，武王斩下纣王的首级并把它悬挂在军旗上。《墨子·明鬼下》也有武王“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逸周书·献俘解》有“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把“折首”与“获匪其丑”联系起来解释，这句爻辞似乎有“斩其首恶，胁从不问”以及“吊民伐罪”的意蕴。

卦三十一 咸

䷞（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

〔象释〕 艮下兑上。艮为山，兑为泽，即《说卦》所谓“山泽通气”，互相交感，所以是咸（感）。或者说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艮下兑上有少男礼下少女之意，互相交感，为咸。

兑为泽，生产百物，为嘉，所以是“亨”。艮为止，为士夫，所以“利贞”。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有夫妻相配之象，所以“取女吉”。

〔今译〕 嘉，利于贞问。娶妻吉利。

䷞兑 ䷞兑

䷞艮→䷝离

初六：咸其拇。

〔象释〕 咸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咸之革：咸卦变成革卦，艮下变成离下，兑上没有变。

离通震，震为足为“拇”。

〔今译〕 交感其脚拇指。

䷞兑 ䷞兑

䷞艮→䷥巽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释〕 咸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咸之大过：咸卦变成大过卦，艮下变成巽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股”，为“腓”。艮变成巽，少男从风，风陨，所以“凶”。艮为止，为“居”，安居则“吉”。

〔今译〕 交感其小腿，凶丧。安居吉祥。

这句爻辞似乎强调了或动或静的不同结果：动则凶，静则吉。

䷹兑 ䷹兑

䷲艮→䷁坤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象释〕 咸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咸之萃：咸卦变成萃卦，艮下变成坤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股”，这里似乎是以坤为腹为“股”。艮为手为“执”。坤为顺为“随”。坤为车，向上为往，兑上“为毁折”，所以“往吝”。

〔今译〕 交感其腿股，操执其绳索，所往吝憾。

随，缓，车上的绳子，登车时候做拉手用。

䷹兑→䷜坎

䷲艮 ䷲艮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象释〕 咸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咸之蹇：咸卦变成蹇卦，艮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艮为止，为士夫，所以“利贞”。蹇卦卦辞亦有“贞吉”。兑“为毁折”，为“悔”。坎“为通”，所以兑变成坎为“悔亡”。坎“为加忧，为心病”所以是“憧憧”。坎兑皆与水有关联，兑有调节之意，所以这里似乎是以兑变成坎为“往来”。艮坎为“朋”，兑变成坎，即为“朋从尔思”。

〔今译〕 贞问吉祥，悔恨消亡。心神不定往往来来，朋友顺从你的心意。

“思”，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本作“志”，名词，是心意、想法的意思。

憧憧的解释有多种，《释文》引王肃曰“往来不绝貌”，所以一般解为“往来不断的样子”，这是根据“往来”二字来解释“憧憧”，似不确。“憧憧”二字明显与心思有关，所以这里应该取《说文解字》“憧，意不定也”之意。

䷹兑→䷲震

䷴艮 ䷴艮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释〕 咸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咸之小过：咸卦变成小过卦，艮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艮为背为“脢”。兑“为毁折”，为“悔”。阜阳汉墓太乙九宫盘式有震为喜，这里兑上变成震上，所以“无悔”。

〔今译〕 交感其背脊肉，没有悔恨。

䷹兑→䷀乾

䷴艮 ䷴艮

上六：咸其辅、颊、舌。

〔象释〕 咸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咸之遁：咸卦变成遁卦，艮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乾上。

乾上为首，有“辅、颊、舌”。具体来讲是以兑“为口”，为“舌”。艮为止，为“辅”，为“颊”。

〔今译〕 交感其牙床、面颊、舌头。

卦三十二 恒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象释〕 巽下震上。《说卦》有“雷风相薄”，雷动于上风随于下，此为恒久之动也，所以是恒。或者说巽为长女，震为长男，二者有夫妇相配之象，男主外而女主内，也是恒久之象。

震为雷为花为诸侯，是嘉，所以是“亨”。风雷相益，所以是“无咎”。巽为长女，所以“利贞”。震上为车为行为往，所以“利有攸往”。

〔今译〕 嘉，没有灾祸，利于贞问，利于有所往。

䷲震 ䷲震

䷴巽→䷀乾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象释〕 恒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恒之大壮：恒卦变成大壮卦，巽下变成乾下，震上没有变。

巽为入，乾为健，所以是“浚”，巽下变成乾下，下卦和上卦由相助相益变为相争相害，所以“贞凶”，“无攸利”。

[今译] 浚取恒久，贞问凶丧，无所利。

浚，有“疏通水路”之意，如《韩非子·显学》有“昔禹决江浚河”。浚，亦有“榨取、掠取”之意，如《国语·晋语》有“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这里似以取后者之意为宜。

䷲震 ䷲震

䷶巽→䷲艮

九二：悔亡。

[象释] 恒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恒之小过：恒卦变成小过卦，巽下变成艮下，震上没有变。

似乎是以巽为人入为陨为“悔”，巽下变成艮下，艮为止，所以“悔亡”。

[今译] 悔恨消亡。

䷲震 ䷲震

䷶巽→䷜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象释] 恒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恒之解：恒卦变成解卦，巽下变成坎下，震上没有变。

巽为人，坎为陷，巽下变成坎下，所以是“不恒其德”。解卦卦名也有疏解、结束之意，可以参照。坎“为加忧，为心病”，似可为“羞”。坎为险，所以“贞吝”。

[今译] 不能恒守其德，有时会承受羞辱，贞问吝憾。

《礼记·缁衣》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可以参考。

䷲震→䷁坤

䷶巽 ䷶巽

九四：田无禽。

[象释] 恒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恒之升：恒卦变成升卦，巽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震为武为“田”，坤为吝啬为少为“无禽”。

〔今译〕 田猎没有擒获。

解卦九二爻辞有“田获三狐”，这里的“田无禽”与“田获三狐”是反义。

禽，通“擒获”，如《史记·五帝本纪》有“遂禽杀蚩尤”。禽也指鸟，如《孟子·梁惠王上》有“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所以“禽”可以作为鸟兽的总称，如《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有“吾有一术，名为五禽之戏”。

䷲震→䷶兑

䷶巽 ䷶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象释〕 恒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恒之大过：恒卦变成大过卦，巽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震为动，兑为门为出入，也可以为动，所以震上变成兑上，巽与兑仍然互相助益，所以“恒其德”。巽为“妇人”，巽没有变，所以“贞妇人吉”。震为“夫子”，震上变成兑上，兑为毁折，所以是“夫子凶”。

〔今译〕 恒守其德。贞问妇人吉祥，夫子凶丧。

䷲震→䷲离

䷶巽 ䷶巽

上六：振恒，凶。

〔象释〕 恒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恒之鼎：恒卦变成鼎卦，巽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震变成离，也可以离再变为震，而且“震”、“振”相通，所以是“振恒”。巽为木，震为雷离为火，巽下必有损害，所以“凶”。

〔今译〕 振动恒久，凶丧。

卦三十三 遁

䷠(艮下乾上)遁：亨，小利贞。

〔象释〕 艮下乾上。艮为止，乾为远，艮下乾上即是止于玄远，所以是遁。

乾为天，天生万物，是嘉，所以是“亨”。乾为父，艮为少男，艮下乾上，所以是“小利贞”。

〔今译〕 嘉，小有利于贞问。

䷀乾 ䷀乾

䷂艮→䷝离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象释〕 遁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遁之同人：遁卦变成同人卦，艮下变成离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离为大腹，取意为虚。动物的尾巴一般都有“丽”、“虚”之象，所以离可以取象为“尾”。艮变成离，山从火，火焚山败为“厉”，所以“勿用有攸往”。

〔今译〕 遁之末尾，危险，不可有所往。

“勿用有攸往”即“不利有攸往”。

䷀乾 ䷀乾

䷂艮→䷥巽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象释〕 遁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遁之姤：遁卦变成姤卦，艮下变成巽下，乾上没有变。

艮为手为“执”。《说卦》有巽“为绳直，为工”，可以是“革”。乾伏坤，坤为“黄”（荀爽《九家集解》）为“牛”（《说卦》）。巽伏震，震为动为出，震伏，所以是“莫之胜说”。

〔今译〕 被黄牛皮的革带绑执，不能够逃出。

说，通“脱”，出。《管子·霸形》有“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脱，也可以解为“脱离”，如《老子·三十六章》有“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乾 ䷀乾

䷂艮→䷁坤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释〕 遁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遁之否：遁卦变成否卦，艮下变成坤下，乾上没有变。

坤为布为裹为“系”。根据阜阳出土的太乙九宫占式盘，艮为病为“疾”，坤为死，所以是“厉”。坤为“载”，为“畜”。艮为“臣”为“妾”。坤为顺，臣妾顺，所以是“吉”。

〔今译〕 牵系之遁，有疾病则危厉，畜养臣妾吉祥。

䷀乾→䷥巽

䷋艮 ䷋艮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象释〕 遁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遁之渐：遁卦变成渐卦，艮下没有变，乾上变成巽上。

《说卦》有乾“为圜”，“为玉”，巽为人，所以是“好”。“君子”所为为大事，上有天风，得其所助，所以是“吉”。“小人”所为为小事，乾“为寒”，巽“为进退，为不果”，所以是“否”。

〔今译〕 孔内之遁，君子吉祥，小人否逆。

“好”字有多种含义，如“友好”，即《诗经·卫风·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如“喜好”，即《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好”字还有一种含义，即与“肉”相对而言的好（音“耗”），古代圆形有孔的玉器或钱币，孔外叫“肉”，孔内叫“好”^①。在这句爻辞里的“好”字似乎以取这种解释为佳。

䷀乾→䷝离

䷋艮 ䷋艮

九五：嘉遁，贞吉。

〔象释〕 遁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遁之旅：遁卦变成旅卦，艮下没有变，乾上变成离上。

这里应该是以离为日为火为“嘉”。旅卦卦辞也有“贞吉”，可以参照。

〔今译〕 嘉美之遁，贞问吉祥。

嘉，有美好的意思，如《诗经·小雅·南有嘉鱼》有“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嘉，也有赞美的意思，如《论语·子张》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嘉，也有感谢的意思，如《国语·晋语》有“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这句爻辞里的“嘉”应该取第一种含义为佳，即“嘉之会”之“嘉”。

䷀乾→䷞兑

䷋艮 ䷋艮

上九：肥遁，无不利。

〔象释〕 遁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遁之咸：遁卦变成咸卦，艮下没有

① 王力：《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4页。

变，乾上变成兑上。

兑为西为秋为“肥”。遁而得肥，所以“无不利”。

〔今译〕 牲畜肥腴，无不利。

肥，秋肥，正所谓“秋膘肥壮”。也有学者以“肥”通“蜚”，即“飞”^①。如果是这样的话，乾为健为行为天，所以乾是“飞”。此说迭用通假，似乎没有按照“肥”的本字来解释更加稳妥。况且如果其卦象仅仅取乾为“飞”，又与兑上何干？如果可以把兑上完全抛开，那么遁卦卦辞里为什么不是直书“肥遁，无不利”呢？

《左传·桓公六年》有“吾牲牷肥腴，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和“博硕肥腴”。《墨子·尚同中》有“牺牲不敢不肥腴，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所以这句爻辞之中的“肥遁”含义近同于“肥腴”，即（猪羊等牲畜）肥壮。“牲牷”或“牺牲”是用来祭祀的牲畜，这些牲畜肥壮，说明祭祀吉利，所以“无不利”。

卦三十四 大 壮

䷡(乾下震上)大壮：利贞。

〔象释〕 乾下震上。震为诸侯，乾为天子，乾下震上有诸侯强大而凌驾于天子之上，所以是大壮，即过于强壮。

乾为天子，震为诸侯，乾在下位，大者为下，利于贞固，所以是“利贞”。

〔今译〕 利于贞问。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壮，壮年。《左传·僖公三十年》有“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也”。

䷲震 ䷲震

䷲乾→䷶巽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象释〕 大壮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壮之恒：大壮卦变成恒卦，乾下变成巽下，震上没有变。

风雷相薄，所以震巽有互通之意。震为足，为“趾”。震为“征”，巽陨，所以“凶”。似乎是因为巽为风，自古以来有“信风”一说，所以为“有孚”。

〔今译〕 壮于脚趾，征行则凶险，有孚信。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7 页。

有学者把“壮”解释为“戕”，意思为“伤”。戕是有杀、伤之意，但是在这里似乎很难解释得通。这句爻辞里的“壮”还是由大壮卦名承继而来。

䷡ 震 ䷡ 震

䷀ 乾 → ䷝ 离

九二：贞吉。

〔象释〕 大壮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壮之丰：大壮卦变成丰卦，乾下变成离下，震上没有变。

离与震相通换，所以乾变成离，变成上下同心，内明外武，所以“贞吉”。丰卦卦辞是“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与这里的“贞吉”可以互相参照。

〔今译〕 贞问吉祥。

䷡ 震 ䷡ 震

䷀ 乾 → ䷹ 兑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象释〕 大壮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壮之归妹：大壮卦变成归妹卦，乾下变成兑下，震上没有变。

小人贞问小事，震上为壮，乾下为健，所以“用壮”，君子贞问大事，乾下变成兑下，以喜悦迎接上震，所以“用罔”。大壮卦变成归妹卦，所以“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兑为毁折，所以“贞厉”。乾为“羝羊”。震为动为“触”。《说卦》有震“为苍筤竹”，似可以取象为“藩”。兑为毁折为“羸”，似乎以乾为头为“角”。归妹卦的卦辞是“征凶，无攸利”，可以参照。

〔今译〕 小民以壮为用，君子以网为用。贞问则危厉。大公羊抵触藩篱，毁伤了角。

羝（音“低”）羊，老牡羊，惠琳《一切经音义》有“牡三岁曰羝”。

羸，弱。《孟子·公孙丑下》有“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闻一多认为“羸”字“应当读为儡”，“相败也”，“儡其角”是“败坏其角”，下一句爻辞之中的“藩决不羸”也应该以此解说为“藩决而角不败坏”^①。此说平近，可备为一说。

罔，即古时的“网”字，是一种捕捉鱼和走兽的工具。《易经·系辞下传》有“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荀子·王制》有“鼃鼃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史记·老子韩非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7页。

列传》有“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

䷲震→䷁坤

䷀乾 ䷀乾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象释〕 大壮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大壮之泰：大壮卦变成泰卦，乾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泰卦内健外顺，所以“贞吉”，“悔亡”。泰卦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可以参照。震伏离为“藩”，震为动为“决”。似乎是因为震变成坤，所以是“不羸”，即“藩决不羸”。与上句爻辞相对照，所谓“藩决不羸”的含义会更加清楚，近乎于“不羸其角”。震为长子为“壮”。坤为“大舆”，乾为健为键为“輹”。

〔今译〕 贞问吉祥，悔恨消亡，藩篱被撞破不毁坏羊角，强壮于大车的轮輹。

大畜卦九二爻辞亦有“舆说辐”，是以乾变为离为“舆说辐”。《左传·僖公十五年》有“车说其輹”，杜预注：“輹，车下缚也。”所以輹是车厢与车轴连接的关键部位，或以为其就是“伏兔”。^①

闻一多认为羸通羸，“藩决不羸”是“藩决而角不败坏也”^②，其说平近，从之。

䷲震→䷹兑

䷀乾 ䷀乾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象释〕 大壮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壮之夬：大壮卦变成夬卦，乾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兑为“羊”，兑为毁折为“丧”。似乎是因为震为武为疆，所以这里是以震为“易”。旅卦上九爻辞有“丧牛于易”，可以互相参照。

〔今译〕 在田畔丢失了羊，没有悔恨。

易，通“埸（音“亦”）”，边界。《荀子·富国》有“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左传·桓公十七年》有“疆埸之事，恒守其一”。《诗经·小雅·信南山》有“疆埸翼翼，黍稷彧彧”。《释文》亦有“陸作‘埸’，谓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2 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17 页。

‘疆場’也”。

䷲震→䷲离

䷀乾 ䷀乾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释〕 大壮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大壮之大有：大壮卦变成大有卦，乾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乾为“羝羊”，震为“触”，离为“藩”。震上变成离上，也是离上变成震上，所以“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震上变成离上，也是离上变成震上，事情反复所以是“艰”，因为下为乾健，所以最终“吉”。

〔今译〕 大公羊抵触藩篱，不能退，不能进，无所利，艰难则吉祥。

卦三十五 晋

䷢(坤下离上)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象释〕 坤下离上，日出地上，所以是晋。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一句似乎是历史典故，或是占筮之成例，可以不必一定字字皆从卦象求解。大致而言，坤为地为国为王，为“锡”。由例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大有》之《睽》”之“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可知离上可以取象为公，为“康侯”。坤为“马”。《说卦》有坤“为子母牛”，所以是“蕃庶”。离为“日”为“昼”。这里似乎可以以坤为母为载为“接”。这里似乎可以以离为“三”，但此说非常牵强。

〔今译〕 康侯用赏赐给他的马来繁殖，一天三次接生。

蕃，繁殖。庶，众。

历代注家对“昼日三接”解释不一，关键在于对于“接”字的理解。“接”字有靠近、接触、接续、对待、看见、承接等解释，含义丰富。与上文文意承接，这里的“接”字字义应该与马匹的繁殖有关，或者说，所谓“昼日三接”是“康侯用锡马蕃庶”所带来的效果、成绩。有学者把“接”字的解释为交配，“昼日三接”即马一天三次交配，闻一多即秉持类似的想法，并认为此句应该倒置，读作“昼日三接，用锡马蕃庶”^①。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文献依据，但是从语气语义上推敲，这种解说似乎也不是最为妥贴。本人认为还可以把“接”字解释为接生，即给小马驹接生，“昼日三接”即一天三次接生马驹，这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6页。靳极苍亦有类似见解（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种解说似更为恰当一些。

☲离 ☲离

☷坤→☳震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象释】 晋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晋之噬嗑：晋卦变成噬嗑卦，坤下变成震下，离上没有变。

震为雷为“摧”。坤为国，震为诸侯，离为大夫，坤下变成震下，下为主，上从之，所以“贞吉”。离为“罔”，下震上离，下上同心为“孚”。下坤震上离日，日光照耀地出百谷，所以是“裕”，所以“无咎”。

【今译】 晋升的样子，摧折的样子，贞问吉祥。网有孚信，丰足，没有灾祸。

裕，丰足。《国语·吴语》有“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说文解字·衣部》有“裕，衣物饶也”。裕，与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中的“蕃庶”二字可以对照。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以为“晋如摧如”是“祭祀时持事谨敬之貌”^①。可参。

☲离 ☲离

☷坤→☵坎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释】 晋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晋之未济：晋卦变成未济卦，坤下变成坎下，离上没有变。

坎为忧，为“愁”。坤为地可以为“福”，为大为“介”，为载为“受”，所以是“受兹介福”。所以“贞吉”。坤为“母”，坤伏乾，乾为君为“王”，所以是“王母”。

【今译】 晋升的样子忧愁的样子，贞问吉祥。受此大福，于其王母。

介，通“价”。《诗经·小雅·甫田》有“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国语·吴语》有“余一人兼受而介福”。司马相如《封禅文》有“以登介丘”。应劭《风俗通·祀典》有“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以为“晋如愁如”也是“祭祀时持事谨敬之貌”。^②

①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47—548页。

☲离 ☲离

☷坤→☶艮

六三：众允，悔亡。

【象释】 晋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晋之旅：晋卦变成旅卦，坤下变成艮下，离上没有变。

坤为“众”。五行中坤艮皆为土，坤下变成艮下，为“允”。有信则“悔亡”。

【今译】 众人信任，悔恨消亡。

允，诚信、诚实。《尚书·虞书·舜典》有“浚咨文明，温恭允塞”，“柔远能迩，惇德允元”，“惟明克允”，“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离→☶艮

☷坤 ☷坤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象释】 晋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晋之剥：晋卦变成剥卦，坤下没有变，离上变成艮上。

《说卦》有艮“为鼠”，坤为元，为大为“鼫”，外止内顺，所以“贞厉”。剥卦卦辞有“不利有攸往”，可以参照。

【今译】 晋如大鼠，贞问危厉。

鼫鼠，鼠的一种，又称石鼠。《本草纲目·兽部》：“似鼠而大也”。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以为“晋如鼫鼠”是“拱而不肃，斯乃不敬之甚”，所以“贞厉”^①。可以参考。

☲离→☰乾

☷坤 ☷坤

六五：悔亡，失(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释】 晋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晋之否：晋卦变成否卦，坤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乾上。

离为“失(矢)”，为“悔”，坤下为“得”，离上变成乾，乾为健，所以“悔亡”。“勿恤”为断语。坤为马为“往”，乾上为健，为金为玉，所以“往吉，无不利”。

【今译】 悔恨消亡，得到箭矢，不用忧虑。前往吉祥，无不利。

^①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48页。

于豪亮认为这句爻辞应该依据帛书改为“矢得勿恤”^①。《经典释文》有“失，马、郑、虞、王肃本作矢”。《周易集解》引荀爽亦作矢。通行本即王弼本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误。这里虽然可以以离为戈兵为“矢”，但是参照其他卦辞之中的语句，即噬嗑卦九四爻辞的“得金矢”、解卦九二爻辞的“得黄矢”，这里的“矢得”是宾语前置，并不符合一般的语法习惯。可以备为一说。

闻一多根据历代注家所言和金文文献认为此处应当改为“矢得”，“此爻读晋为箭，故曰‘矢得’也。”^②

☲离→☳震

☷坤 ☳坤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象释〕 晋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晋之豫：晋卦变成豫卦，坤下没有变，离上变成震上。

震为武为“角”，为“伐”，坤为“邑”，所以是“维用伐邑”。豫卦卦辞有“利建侯行师”，可以参照。坤为“厉”。外动内顺，所以“吉，无咎”。似乎是贞问其他事情，“贞吝”。

〔今译〕 晋进其角，用来讨伐城邑。和衣涉水，吉祥，没有灾祸。贞问吝惜。

卦三十六 明 夷

☲(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

〔象释〕 离下坤上，日在地中，即黎明时分，光明还很微弱，所以是明夷。

离为日，坤为地，日在地下，未明之时，在于坚忍，所以“利艰贞”。

〔今译〕 利于贞问艰难(之事)。

夷，通痍，伤。《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有“王痍也。王痍者何？伤乎矢也”。

“利艰贞”即“利贞艰”，或者说是“利于处于艰难中的人贞问事情”。^③

① 于豪亮：《帛书周易》（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8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7页。

③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坤 ䷁坤

䷄离→䷋艮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释〕 明夷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明夷之谦：明夷卦变成谦卦，离下变成艮下，坤上没有变。

《左传·昭公五年》中卜楚丘的解说很详尽，可以作为准绳：“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这里卜楚丘没有明确解释“不食”二字从何而来，从上下文来看，似乎是因为“旦日”之时人们未食早饭，所以是“不食”。似乎是以离下为虚为空为“不食”。再者，卜楚丘是以离为日象征君子之行，即离可以取象为君子，当然这里也不必过于穿凿。

主，春秋时期卿大夫称“主”，这里的“主人”似乎应该是从离下取象而出。

〔今译〕 明鸛在飞行，低垂着翅膀；君子在行旅，三天没有吃饭。有所往，主人有责言。

明夷，古今解释很多，一般解为“光明受伤”或“光明受到伤害”，但是在这一句爻辞中的“明夷”很明显就是指一种鸟。“某某于飞”的格式在《诗经》里几乎是俯拾皆是。根据郑张尚芳先生《上古音系》一书所论，“明夷”即明鸛，指锦鸡，“明”是指其毛羽鲜明，亮丽夺目。这里的“明夷”一语双关，既是指一种鸟，也是对明夷卦卦象卦名直接承接。

帛书《周易》明夷初九比今本多一“左”字，即“明夷于飞，垂其左翼”。在《左传·昭公五年》的引用中，却没有“左”字。虽然“明夷于飞，垂其左翼”一句很像是诗句，而且类似的句子在《诗经》中很常见，比如《诗经·小雅·鸳鸯》有“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但是考虑到春秋时候的《周易》解说直接传承于西周而且一直延续下来，所以仍然以没有“左”字为佳。

䷁坤 ䷁坤

䷄离→䷀乾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象释〕 明夷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明夷之泰：明夷卦变成泰卦，离下变成乾下，坤上没有变。

离为戈兵为伤为“夷”，《说卦》有“巽为股”，所以这里似乎是以离震互通，而以震伏巽，震为东为“左”。乾为健为“拯”，为“马”，为“壮”。离下变成乾下，日升入天，所以“吉”。泰卦卦辞有“小往大来，吉，亨”，可以参照。

〔今译〕 明夷，伤于左股，用以拯救，马匹强壮，吉祥。

拯，上举、举起。艮卦有“不拯其随”，可以参照。

闻一多认为“矢伤谓之瘕”，“夷于左股”即“射于左股明甚”，这种情况是《诗经·车攻·毛传》所谓的“下杀”^①。可参。

䷁坤 ䷁坤

䷄离→䷲震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象释〕 明夷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明夷之复：明夷卦变成复卦，离下变成震下，坤上没有变。

离为南，震为武，为狩猎，所以是“南狩”。坤为“大”，伏乾为头为“首”。坤在上，为“得”（参照坤卦卦辞“后得”）。离为“疾”，离变为震，有病发之象，所以“不可疾贞”，即大凶。

〔今译〕 明夷于南方狩猎，得其大首。不可贞问疾病。

“不可疾贞”即“不利疾贞”，也就是贞问疾病得到的是凶丧之卦。^②

䷁坤→䷲震

䷄离 ䷄离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象释〕 明夷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明夷之丰：明夷卦变成丰卦，离下没有变，坤上变成震上。

震为东，古人居处时一般面朝南方，所以震东为“左”。坤为“腹”，为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14—515 页。

② 对此闻一多早有较为详细的论说，见蔡尚思主编的《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58 页。

“获”(参照坤卦卦辞“后得”)。离为火为“心”，所以是“明夷之心”，震为动为出，古人居处一般面朝南方，所以这里是以南为“门庭”。坤上变成震上，所以是“于出门庭”。

〔今译〕 入于左腹，获得明夷之心，出于门庭。

“于出门庭”即“出于门庭”。

闻一多认为“矢伤谓之瘕”，“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即《诗经·车攻》毛传所谓的“上杀”^①。可参。

䷁坤→䷁坎

䷄离 ䷄离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释〕 明夷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明夷之既济：明夷卦变成既济卦，离下没有变，坤上变成坎上。

坎为陷为隐伏，坤上变成坎上，顺而为陷，所以是“箕子之明夷”。内离为明，所以“利贞”。既济卦卦辞亦有“小利贞”，可以参照。

〔今译〕 箕子之明夷，利于贞问。

䷁坤→䷋艮

䷄离 ䷄离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释〕 明夷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明夷之贲：明夷卦变成贲卦，离下没有变，坤上变成艮上。

离为日，在地中，所以是“不明，晦”。离日不会始终为地所遮掩，所以太阳初升，为“初登于天”。坤上变成艮上，有离日为山遮蔽之意，所以“后入于地”。坤为元为“初”，《说卦》有艮“终万物，始万物”，所以艮为“后”。

〔今译〕 不明亮，晦暗。开始升于天，后来入于地。

《周礼·夏官·羊人》有“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郑玄注：“登，升也。”

卦三十七 家人

䷤(离下巽上)家人：利女贞。

〔象释〕 离下巽上。巽为长女，离为中女，中女礼下长女，家中和睦，所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14—515 页。

以是家人。或者说巽为木，离为火，上有巽木遮蔽风雨，内有离火取暖照明，所以是“家”，有女人方为家，所以卦名是“家人”。

离为中女，巽为长女，所以“利女贞”。

〔今译〕 和利于女子之贞固。

䷤ 巽 ䷤ 巽

䷤ 离 → ䷤ 艮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释〕 家人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家人之渐：家人卦变成渐卦，离下变成艮下，巽上没有变。

艮为止为“闲”。离为“悔”，离下变成艮下，所以是“悔亡”。

〔今译〕 有了闲围就有了家，悔恨消亡。

闲，围成一圈的木栅栏。《周礼·夏官·虎贲氏》有“舍则守王闲”。《周礼·夏官·校人》有“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闲”字也用作动词，约束、限制。《尚书·毕命》有“虽收放心，闲之惟艰”。“闲”字又引申为道德法度上的范围、界限。《论语·子张》有“大德不逾闲”。这里应该取其本义，解为“闲围”为好。家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人安憩，所以用木栅栏围成一圈用以隔离保护，是“有家”的基本条件。

䷤ 巽 ䷤ 巽

䷤ 离 → ䷀ 乾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象释〕 家人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家人之小畜：家人卦变成小畜卦，离下变成乾下，巽上没有变。

巽“为不果”，为“无攸遂”。离变成乾，日升天上，所以是“中”。离为虚为“馈”。内有乾离，外有巽“为近利市三倍”，所以“贞吉”。

〔今译〕 无所成就，中馈缺乏饮食，贞问吉祥。

馈，馈赠。《孟子·公孙丑下》有“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馈，通“匱乏”，缺乏、缺少。《墨子·七患》有“四谷不收谓之馈”。这里以后者为解为好。明夷卦初九爻辞有“不食”，可以与这里的“中馈”互相对照。

䷤ 巽 ䷤ 巽

䷤ 离 → ䷲ 震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象释】 家人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家人之益：家人卦变成益卦，离下变成震下，巽上没有变。

这句爻辞是分两种情况来讨论卦象的。第一种，巽为高为木为“嗃嗃”，离为“悔”，为“厉”，断语是“吉”。第二种，巽为“妇”离为“子”，震为喜为“嘻嘻”，断语是“终吝”。这里的家人和妇子意义相近，取象也似乎相同。而且以《左传·僖公十五年》中“震之离，亦离之震”为循例，可以把“家人卦变成益卦，离下变成震下”解释为“家人嗃嗃，悔厉，吉”，再把“益卦变成家人卦，震下变成离下”解释为“妇子嘻嘻，终吝”，这样取象就更加清楚明了。

【今译】 家人大呼声声，悔恨危厉，吉祥。妇女孩子笑闹嘻嘻，最终吝憾。

侯果曰：“嗃嗃，严也。嘻嘻，笑也。”后世易学家一般都是按照这种区分来讨论爻辞含义的，一直都没有人论证其根据，其可以作为一种简近的解说。嗃，以“高”为声旁，所以可以以巽为其卦象。喜，以“喜”为声旁，所以可以以震为其卦象。嗃嗃连用，似乎是形容声音非常高亢。嘻，是表示赞叹的叹词，可以表示赞叹、愤怒、叹息。《战国策·赵策》有“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以“嘻嘻”为“笑”有可能是后起的用法，但是对此没有训诂实证，所以其勉强可以用在解释这句爻辞里。

䷤巽→䷀乾

䷢离 ䷢离

六四：富家，大吉。

【象释】 家人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家人之同人：家人卦变成同人卦，离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乾上。

乾为玉为金为“富”，所以“大吉”。

【今译】 富裕家庭，大吉大利。

䷤巽→䷊艮

䷢离 ䷢离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释】 家人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家人之贲：家人卦变成贲卦，离下没有变，巽上变成艮上。

似乎是以巽伏震为诸侯为“王”，巽上变成艮上，艮为止，止于家，所以是“王假有家”，所以“吉”，所以“勿恤”。或者是以巽为人入为“假”。

【今译】 君王回到家里，不用忧虑，吉祥。

王引之《经义述闻》云：“‘王假有家’者，王者宽假其家人也。”^①似不确。

小孟鼎鼎文有“王各(格)周庙”，其“各”与“假”含义应该比较接近，都有到、至的含义。

䷥巽→䷜坎

䷝离 ䷝离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象释〕 家人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家人之既济：家人卦变成既济卦，离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坎上。

巽入坎陷，为“有孚”。离为火为戈兵为“威”。坎上为“终”。巽上变成坎上，木得水润，为“吉”。既济卦卦辞有“初吉终乱”，可以参照。

〔今译〕 有收获，威严的样子，最终吉祥。

卦三十八 睽

䷥(兑下离上)睽：小事吉。

〔象释〕 兑下离上。兑为泽在下，离为火炎上，上下互相背离，所以是“睽”。

兑为弱为小，离上为日为明，所以“小事吉”。

〔今译〕 小事吉祥。

靳极苍认为“小事”是“指个人私事”，如“饮食衣服”等^②，或者说“有关国家的事如祀与戎是大事，个人的事如衣食臣妾是小事”^③，可参。

䷝离 ䷝离

䷥兑→䷜坎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象释〕 睽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睽之未济：睽卦变成未济卦，兑下变成坎下，离上没有变。

这里似乎是以兑为毁折为“悔”，兑变成坎，是坎变为兑的反向，所以“悔亡”。因为《左传·宣公十二年》“《师》之《临》”之中对坎变为兑的解说是“众散为弱，川壅为泽”，可以作为根据。《说卦》有坎“为盗”，而阜阳汉墓太乙九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②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③ 同上书，第77页。

官占式盘有兑“当者有盗争”，所以这里似乎是以兑为“丧”。《说卦》有坎“其于马者，为美脊”，所以坎可以取象为“马”。坎为水，兑为泽，二者互通，兑变成坎似乎也可以再由坎变成兑，所以“勿逐，自复”。离为明为“见”，这里似乎是以兑为毁折为丑为“恶人”。兑变成坎，《说卦》有坎“为通”，可以无咎。或者因为离在上而兑坎在下，上不害下，所以“无咎”。

〔今译〕 悔恨消亡，丧失的马匹不要去寻找，它自己回来，见到形残貌丑之人，没有灾祸。

根据《庄子》和《孟子》，闻一多认为这里的“恶人皆谓形残貌丑之人”^①，其说平直，取之。

☲离 ☲离

☱兑→☳震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释〕 睽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睽之噬嗑：睽卦变成噬嗑卦，兑下变成震下，离上没有变。

离为见为“遇”，震为诸侯为“主”，兑为出入为“巷”。离在上而兑下变成震下，震离相通而上下不相害，所以“无咎”。

主，春秋时期卿大夫称“主”，这里的“主人”应该是从震下取象而出。明夷卦初九爻辞有“主人有言”，其中“主人”的取象与这句爻辞之中的“主”不同。

〔今译〕 在巷道里遇到主人，没有灾祸。

☲离 ☲离

☱兑→☰乾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象释〕 睽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睽之大有：睽卦变成大有卦，兑下变成乾下，离上没有变。

离通震，震为“舆”，离为“牛”。离伏坎，《说卦》有坎“为曳”。乾为“天”。兑为鼻为毁折为“劓”。兑下变成乾下，兑不是元（参见兑卦卦辞），为“无初”，乾为“终”（《彖·乾》有“大明始终”），所以是“无初有终”。

〔今译〕 看见车被牵引，拉车的是牛，那个人受过天刑和劓刑。起初不利，有好终局。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3页。

曳，拉、拖、牵引。《孟子·梁惠王上》有“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庄子·秋水》有“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掣，牵拉、牵引。与“曳”的含义相近，二者皆见，似乎有互文之意。

马融曰“剡（音“情”，同“黥”）凿其额曰天”。《周易集解》引虞翻之说，以为“黥（音“情”）额为‘天’”。俞樾认为“天”为“兀”之误，闻一多从之^①，可参。

☲离→☱艮

☱兑 ☱兑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象释〕 睽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睽之损：睽卦变成损卦，兑下没有变，离上变成艮上。

睽，所以“孤”。似乎也可以以艮为少男为“孤”。《说卦》有艮“终万物，始万物”，所以艮为“元”（但是艮卦卦辞里没有“元”字）。兑为少女，艮为少男，兑为妻艮为“夫”。夫妻相配，所以“交孚”。离为“厉”，离变成艮，有厉而止，所以“无咎”。损卦卦辞有“有孚。元吉。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睽违孤独，遇到元夫，交互收获。（如有）危厉，没有灾祸。

闻一多认为“元”为“兀”之误^②，可参。“兀”可以从兑取象而出。

☲离→☰乾

☱兑 ☱兑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象释〕 睽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睽之履：睽卦变成履卦，兑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乾上。

这里似乎是以离为灾为悔，离变成乾，所以“悔亡”。乾为“宗”。兑为口为“噬”，离为“肤”。去祖庙祭祀吃肉，是吉利之事，所以“往何咎”。

〔今译〕 悔恨消亡。登升宗庙，噬咬肉肤，前往有何灾祸？

厥，代词，其。《尚书·大禹谟》有“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厥，帛书本作“登”。廖名春认为《广韵》下平声十七：“登，众也”，“登宗”即众宗族。可备为一说。《说卦》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3页。

② 同上书，第533—534页。

以坤为众,但这里没有坤,所以要以乾伏坤。高亨认为“登宗噬肤”即“登其祖庙吃肉”^①。登,升、由低处到高处。《荀子·劝学》“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比较而言,似乎高亨之说与卦象更加贴切。

宗,宗庙,祖庙。《尚书·大禹谟》有“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左传·成公三年》有“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

肤,绝大多数学者都解释为“皮肤”,这种说法并不对,古代皮就是皮,肤就是肤,两个词,两个意思。古代人说所的肤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大肉、净肉、肥肉的意思,或者说是带皮的肉,大块无骨的肉。古人多用“肤”来祭祀,对此《礼记》中多有记载。在祭祀之后,祭品“肤”就给众人分食,所以“厥宗,噬肤”。

☲离→☳震

☱兑 ☳震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象释〕 睽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睽之归妹;睽卦变成归妹卦,兑下没有变,离上变成震上。

睽,所以“孤”。似乎也可以以震为长男为“孤”。离为“见”。离伏坎,坎为豕。《说卦》有震为大涂,所以震为“涂”,为“负”。震为“车”,为“载”,为“张”。坎为隐伏为“鬼”,为矫輮为“弧”,为盗为“寇”,为水为“雨”。兑为“说(脱)”,似乎是以兑为出入为“弧(壶)”。归妹卦震上为长男为夫兑下为少女为妇,有夫妇相配之象,所以是“婚媾”。引申为亲戚之象。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羸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可以参照。

〔今译〕 睽违孤独,看见猪背上沾着污泥,一辆车上载着鬼怪,先是张开弓弧,后来解脱水壶。不是匪寇就是亲戚。前往遇到下雨则吉祥。

屈万里认为“《释文》云‘弧,京马郑陆王肃翟元作壶’按《集解》虞翻亦作壶,谓置其壶而饗以酒浆也”(屈万里:《说易散稿》,载《书傭论学集》,第47页)。但是“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之中弧字颇嫌重复,以古人取象之繁之活,这里理应免于重复,而且,“壶”与“弧”音韵相同,换为“壶”字也押韵。所以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339页。

以“壺”字为更佳。

卦三十九 蹇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象释〕 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险,跋山涉水非常艰难,所以卦名是“蹇”。

按照后天八卦排布,艮为东北,坤为西南,艮坤相对可通气,坤卦卦辞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所以这里是“利西南,不利东北”。坎伏离,离为“见”,坤为母为“大人”,所以“利见大人”,所以“贞吉”。

〔今译〕 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利于觐见大人。贞问吉祥。

《释名·释姿容》有“蹇,跛蹇也。”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有“初,艾当伐蜀,梦坐山上而有流水,以问殄虏护军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可以参照。对比《彖·蹇》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二者引用稍有差异。

䷦坎 ䷦坎

䷦艮→䷢离

初六:往蹇,来誉。

〔象释〕 蹇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蹇之既济;蹇卦变成既济卦,艮下变成离下,坎上没有变。

蹇卦变成既济卦,所以是“往蹇”,离为言为“誉”,所以是“来誉”。

〔今译〕 艰险过去,愉悦到来。

誉,同“豫”,欢乐、愉悦。《诗经·小雅·蓼萧》有“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艰险”与“愉悦”正好是对比,非常合适。如果把“誉”解释为“赞誉”或者是“名誉”都不如解为“愉悦”恰当。

䷦坎 ䷦坎

䷦艮→䷢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释〕 蹇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蹇之井;蹇卦变成井卦,艮下变成巽下,坎上没有变。

“王”为“王城”,以艮为“王”。艮为“臣”。艮下变成巽下,巽“为进退,为

不果，为臭”，仍然有艰难之意，所以是“蹇蹇”。艮变成巽，艮为己为“躬”，巽陨，所以是“匪躬”，是“匪躬之故”。

〔今译〕 王城的臣仆有重重艰难，不是自己的缘故。

王，王城。令彝铭文记载有“用牲于王”。

蹇蹇，艰险而又艰险。《说苑·正谏篇》“《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可以参考。

䷦ 坎 ䷦ 坎

䷦ 艮 → ䷁ 坤

九三：往蹇，来反。

〔象释〕 蹇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蹇之比：蹇卦变成比卦，艮下变成坤下，坎上没有变。

艮变成坤，坤艮性近相通，为“反”，所以是“往蹇来反”。

〔今译〕 前往艰险，归来反复。

“反”字的含义很多，这里可以解为“返”，即返回。《国语·齐语》有“桓公自反于齐”。《列子·汤问》有“寒暑易节，始一反焉”。《韩非子·说林上》有“春往冬反”。

䷦ 坎 → ䷹ 兑

䷦ 艮 ䷦ 艮

六四：往蹇，来连。

〔象释〕 蹇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蹇之咸：蹇卦变成咸卦，艮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兑上。

坎兑性近，坎上变成兑上，兑为进出，而且下卦二艮相连，所以是“往蹇来连”。

〔今译〕 去时艰险，来时接连。

连，接连、连续。所谓《连山》，亦有此意。

䷦ 坎 → ䷁ 坤

䷦ 艮 ䷦ 艮

九五：大蹇，朋来。

〔象释〕 蹇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蹇之谦：蹇卦变成谦卦，艮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坤上。

坤为元为“大”(《彖·坤》有“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为“朋”(坤卦卦辞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今译〕 大的艰险，朋友到来。

䷜坎→䷡巽

䷋艮 ䷋艮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象释〕 蹇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蹇之渐：蹇卦变成渐卦，艮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巽上。

《说卦》有巽为高为大为“硕”。这里虽然也是坎变成巽，但是坎巽在上，而且下艮为止，所以不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对《困》之《大过》的解说“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蹇卦变成渐卦，艰难消解，所以“吉”。坎伏离，离为“见”，巽通震，震为“大人”，所以“利见大人”。

〔今译〕 艰险过去，大有所得到来，吉祥，利于覲见大人。

硕，大、高。《诗经·邶风·简兮》有“硕人俣俣，公庭万舞”。《诗经·卫风·考槃》有“考槃在涧，硕人之宽”。《诗经·卫风·硕人》有“硕人其颀，衣锦褰衣”。“来硕”，这里可以解释为大有所得到来。

卦四十 解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象释〕 坎下震上。震为动，为武，坎为众，为险，动而散众，武以克险，所以卦名是解。《说文》有“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分判、离析，即所谓“庖丁解牛”。

西南为坤，坤与坎水互相亲比，所以“利西南”。下面的卦辞有两层意思，这两层意思之间似乎是选择性的关系。第一层：“无所往，其来复吉。”如果是“无所往”，坎为隐伏，震上为动为健“为反生”，所以为“其来复”，震为喜为“吉”。第二层：“有攸往，夙吉。”如果是“有攸往”，坎为通，震为东为晨为“夙”，为“夙吉”。

〔今译〕 利于西南。无所前往，其来往返复吉祥。有所前往，早晨吉利。

夙，早晨。这里似乎是用以占断吉时。

靳极苍认为这里的“来复”就是复卦卦辞的“七日来复”^①，可参。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7页。

䷲震 ䷲震

䷲坎→䷶兑

初六：无咎。

〔象释〕 解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解之归妹：解卦变成归妹卦，坎下变成兑下，震上没有变。

坎变成兑，是众散为弱，震上为主，下从上，所以“无咎”。

〔今译〕 没有错咎。

䷲震 ䷲震

䷲坎→䷁坤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象释〕 解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解之豫：解卦变成豫卦，坎下变成坤下，震上没有变。

震为武为“田”，坤为“获”，为“得”（坤卦卦辞有“后得”，这里似乎是以坤在下为“后”）。坎为众，为“三”（或以坎伏离，离为“三”，较牵强）。《左传·僖公十五年》中引蛊卦繇辞有“获其雄狐”之说，是以艮为山为狐；荀爽《九家集解》有坎“为狐”，亦有以艮“为狐”。这里似乎是以坎为“狐”最为妥帖。坤为“黄”。震为射。这里似乎是以坎为弓为弧，为“矢”，即后代所谓流矢。田而大获，所以“贞吉”。

噬嗑卦九四爻辞有“得金矢”，与解卦九二爻辞的“得黄矢”可以互相对照，其卦象亦颇有相通之处。晋卦六五爻辞有“失（矢）得”，旅卦六五爻辞有“一矢亡”，二者亦可对照发明。

〔今译〕 田猎猎获三只狐狸，得到黄色的箭矢，贞问吉祥。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古人凡是田猎获狐，必然认为吉利（《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震 ䷲震

䷲坎→䷥巽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象释〕 解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解之恒：解卦变成恒卦，坎下变成巽下，震上没有变。

睽卦上九爻辞有“见豕负涂”，可以对照。震为车为“乘”，为“负”。坎为盗为“寇”。坎下变成巽下，巽陨，所以“贞吝”。

〔今译〕 背负而且乘车，招致盗匪到来，贞问则吝惜。

《易经·系辞上》有“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是孔子对这句爻辞进行微言大义的义理阐发，并不完全符合爻辞的原文原意，其中更不涉及对卦象的解释。

䷲震→䷁坤

䷁坎 ䷁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释〕 解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解之师：解卦变成师卦，坎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震为“拇”，坤为“朋”，坎为通为“至”。坎下为陷，所以是“孚”。

〔今译〕 舒解而至于大拇指，朋友和收获到来。

拇，也有把它解释为大脚拇指的，这里是上卦，应该解释为手大拇指。

䷲震→䷥兑

䷁坎 ䷁坎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释〕 解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解之困：解卦变成困卦，坎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震为“君子”，似乎是以坎为“维”，以兑为悦为脱，所以“君子维有解，吉”。坎为众为“小人”，坎兑互相亲比，为“孚”。

〔今译〕 君子维系得到舒解，吉祥，有收获于小民。

维，一般认为是语气词，用以帮助判断。闻一多认为这里的“维”与随卦上六爻辞“拘[而]系之，[纵]乃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之中的“维”近同，是“系”，所谓“维有解”，“即系而得释”。^①从之。

䷲震→䷝离

䷁坎 ䷁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象释〕 解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解之未济：解卦变成未济卦，坎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0页。

震为动“射”，为诸侯为“公”。离为鸟为“隼”。似乎是坎为“获”，震在上为“高墉”。射而有获，所以“无不利”。

[今译] 公爵在高高的城墙上箭射鹰隼，射获它，无所不利。

卦四十一 损

䷨(兑下艮上)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释] 兑下艮上。兑为泽，为湖，为海，艮为山。兑下艮上有积水侵蚀高地之象，所以卦名是“损”。

兑为西为秋，艮为山为林，秋季收获，所以是“有孚”，所以“元吉，无咎，可贞”。损上利下，上为往，所以“利有攸往”。所谓“曷之用二簋”似乎是对这一卦的祭祀意义进行解说。“二簋”可以与坎卦六四爻辞的“簋贰”相互对照，似乎都是由兑取象而出。上下感应，所以“可用享”。

[今译] 有收获，至为吉祥，没有灾祸，可以贞问，利于有所前往。遏制之，用二簋饭食，可以享祭。

“曷”有三义，一通“遏”，如《诗经·商颂·长发》有“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二通“何”，疑是晚起之意；三通“蝎”，晚起之意。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根据金文以为“曷”字应该改为“勺”，“曷之用二簋”一句“犹言遗之以二簋”，并对这句爻辞的句读进行了解说^①，可以参照。

靳极苍认为“此卦辞共告筮问者六事：一曰有所获；二大吉；三无咎；四所贞问者皆可；五利有所往；六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其中“曷之用”是设问，“意思是得了这卦的人，要祭神求福，用什么？‘曷’同‘何’。下‘二簋可用享’是回答‘曷之用’的。意思是两器盛享神物就行了”^②。可以参考。

由《诗经·秦风·权舆》的“每食四簋”可知“二簋可用享”是薄祭。

䷳艮 ䷳艮

䷳兑→䷳坎

初九：已(祀)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象释] 损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损之蒙：损卦变成蒙卦，兑下变成坎下，艮上没有变。

参照损卦卦辞，所谓“已(祀)事”可以由损卦取象而出。所谓“已(祀)事

①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47 页。

②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7 页。

遄往”似乎与蒙卦卦辞的“再三渎，渎则不告(吉)”一样，都是对祭祀原则的表述，所以“已(祀)事遄往”，则“无咎”。当然，也可以以坎为川为柳为“遄”。坎为“酌”，所以“酌损之”。

【今译】 祭祀之事迅速前往，没有灾祸，斟酌减损。

已事，有学者以为是“已事”，解为“完成了自我修养之事”^①，这是典型的义理发挥，颇显牵强。这里以“已”通“祀”，解为祭祀之事为宜。闻一多早申明之。^②

遄，急速、快速。《诗经·小雅·巧言》有“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 ䷧

䷹ 兑 → ䷲ 震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释】 损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损之颐；损卦变成颐卦，兑下变成震下，艮上没有变。

震为主，所以“利贞”。艮为止，震为武为征，所以“征凶”。震为动在下，艮为止在上，下不损上而益上，所以“弗损益之。”

【今译】 利于贞问，出征凶险，不减损而增益。

䷧ ䷧

䷹ 兑 → ䷀ 乾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释】 损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损之大畜；损卦变成大畜卦，兑下变成乾下，艮上没有变。

由卦辞兑为“二簋”，这里似乎还有以兑为“二人”之意。乾为三为行，兑为损，所以“三人行则损一人”。似乎是乾为天为一，乾与艮都是阳卦，所以为“友”，即“一人行则得其友”。

【今译】 三个人行走则减损一人，一个人行走则得到朋友。

䷧ 艮 → ䷝ 离

䷹ 兑 ䷹ 兑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7 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46 页。

【象释】 损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损之睽：损卦变成睽卦，兑下没有变，艮上变成离上。

离为疾，所以是“损其疾”，疾病痊愈则为喜事，所以“使遄有喜，无咎”。

【今译】 减损疾病，使其迅速有喜事，没有灾祸。

䷨ 艮 → ䷥ 巽

䷹ 兑 ䷹ 兑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释】 损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损之中孚：损卦变成中孚卦，兑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巽上。

益卦六二爻辞，即益之中孚亦有“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可见，所谓“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主要是由中孚卦卦象而出。“十朋”是形容龟之大，似乎是以巽为“十”，巽兑为阴卦相应而为“朋”。“龟”应该也是从中孚卦卦象而出。^①下兑上巽相应契合，其吉利相当于用大龟占卜，所以“弗克违，元吉”。

【今译】 或许增益以价值十朋的大宝龟，不能够违背，至为吉祥。

闻一多对于此句的句读有精当解说^②，从之。

䷨ 艮 → ䷁ 坤

䷹ 兑 ䷹ 兑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释】 损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损之临：损卦变成临卦，兑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坤上。

坤为阴，与下兑相应而互相增益，所以“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坤为顺，所以“利有攸往”。坤为臣，艮为界为国为家，似乎是因为艮上变成坤上，所以“得臣无家”。遁卦九三爻辞有“畜臣妾吉”，也是以坤为臣。

【今译】 不可减损应该增益，没有灾祸，贞问则吉祥。利于有所前往，得到臣仆没有家。

家，春秋时候是指卿大夫统治的地方，是其封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所谓“无家”，直译为没有家，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失去家。

① 中孚卦卦象外阳内阴，整体可以取离象，《说卦》有离“为龟”。

② 闻一多：《璞堂杂识》，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62页。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谷永曰：“《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对比之后，不难看出这里汉儒的义理发挥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爻辞本义。

卦四十二 益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释〕 震下巽上。《说卦》有“雷风相薄”，“雷以动之，风以散之”，“帝出乎震，齐乎巽”，震雷增益巽风，所以卦名是“益”。

巽为风，震为动，出行得风，所以“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今译〕 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涉渡大河。

䷩ ䷩

䷩ 震 → ䷁ 坤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象释〕 益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益之观：益卦变成观卦，震下变成坤下，巽上没有变。

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之中屯卦变成了比卦，震变成了坤，也就是震变成了土，震为车，坤为马，所以是“车从马”。益卦变成观卦，是震下变成坤下，也是“车从马”，而且上得风助，所以“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这里似乎是以坤为地为“大”，以震为动为“作”。

〔今译〕 利于大有作为，至为吉祥，没有灾祸。

䷩ ䷩

䷩ 震 → ䷄ 兑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释〕 益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益之中孚：益卦变成中孚卦，震下变成兑下，巽上没有变。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是由中孚卦卦象取象而出，其解说可参阅上文对损卦六五爻辞的解释。中孚卦卦辞有“利贞”，这里震下为主，所以“永贞吉”。参照例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大有》之《睽》”之中对“公用享于天子”的解说，这里似乎是震为帝，巽为王，震变成兑，就是帝屈下以迎王，所以“王用享于帝”。

〔今译〕 或许增益以价值十朋的大宝龟，不能够违背，长远贞问吉祥。君王享飨于帝，吉祥。

䷩ 巽 ䷩ 巽

䷲ 震 → ䷲ 震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释〕 益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益之家人：益卦变成家人卦，震下变成离下，巽上没有变。

离为火为灾，为凶，所以“益之用凶事”。“用凶事”，即因为灾祸而祭祀。似乎是因为举行凶礼来祭祀，所以“无咎”。巽、离皆为阴卦彼此相应，所以“有孚”。这里似乎是以巽为“中”，为“告”，震为“行”，震为“公”，为“圭”，所以“中行告公用圭”。

〔今译〕 因为凶险之事而增，没有灾祸。有孚信，持中而行以圭玉向公爵禀告。

䷩ 巽 → ䷀ 乾

䷲ 震 ䷲ 震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家)迁国。

〔象释〕 益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益之无妄：益卦变成无妄卦，震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坤上。

这里似乎是以巽为“中”，为“告”，为“从”，震为“行”，为“公”，所以“中行告公从”。参照例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的“风为天于土上”，这里是“风为天于车上”，所以是“利用为依(家)迁国”。

〔今译〕 持中而行禀告公爵(公爵)依从，利于搬家迁国。

“为依”二字相连，历来难以解说通畅。比如《周易正义》解释为“依人而迁国”，这是添字解经，很难令人信从。于豪亮认为这句爻辞应依据帛书改为“利用为家迁国”，“为”读为化，易也，“为家迁国”即迁家迁国、搬迁家国^①。从之。

䷩ 巽 → ䷊ 艮

䷲ 震 ䷲ 震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释〕 益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益之颐：益卦变成颐卦，震下没有变，巽上变成艮上。

① 于豪亮：《帛书周易》，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8页。

震、艮皆为阳卦，彼此相应，所以“有孚”。似乎是以震为“惠”以艮为“心”，所以“惠心”。同样的，这里似乎是以震为“惠”为“德”，以艮为“我”，所以是“惠我德”。“勿问，元吉”，就是非常吉利。颐卦卦辞有“吉”，与此句爻辞之吉语相对应。

〔今译〕 有孚信，惠爱人心，不用赠物，至为吉祥。有孚信，施惠我以恩德。

“惠”字的意义比较多。第一，恩惠。《左传·庄公十年》有“小惠未遍，民弗从也”。第二，施与恩惠。《诗经·大雅·云汉》有“瞻仰昊天，曷惠其宁！”《荀子·天道》有“以惠天下”。第三，仁爱、仁慈。《诗经·小雅·节南山》有“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第四，柔顺、柔和。《诗经·邶风·燕燕》有“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这里把爻辞中第一个“惠”字解释为“仁爱”，第二个“惠”字解释为“施与恩惠”。

春秋时候的“德”字含义常用的除了有“道德、品行”的意思外，还有与“惠”字相近的含义：感恩、报恩。《诗经·魏风·硕鼠》有“三岁贯汝，莫我肯德”。《左传·成公三年》有“王曰：‘然则德我乎？’”

闻一多认为“惠心”是“施德于人心”，含义近乎于“惠我德”；“问”是古代的一种礼仪，即“遗人以物”；“惠心，勿问”是“以德惠人而不用财物”，即《论语·尧曰》的“君子惠而不费”^①。其说简近，从之。

䷧巽→䷜坎

䷲震 ䷲震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象释〕 益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益之屯：益卦变成屯卦，震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坎上。

坎为险，震为车，车行遇险，所以“凶”。下不可从上，即“莫益之”。《说卦》有坎为盗寇，震为武，所以“或击之”。似乎是以震为起为“立”，为“立心”，巽下震上为恒卦，这里是震下巽上，所以“勿恒”。

〔今译〕 不要增益之，或许攻击之，立心不要恒常，凶丧。

击之，攻击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卦四十三 夬

䷪(乾下兑上)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7页。

攸往。

〔象释〕 乾下兑上。乾为玉，兑为缺，所以是夬（一种玉器）。或者说乾为刚健，兑为附决，所以是夬（决）。

乾为健为“扬”，乾为君为“王”，似乎因为乾为天，有开阔之象，所以是“庭”。乾为刚健，所以是“孚”。乾似为“号”。兑为毁折，为“有厉”。乾为健，为“告”，为国都，所以似乎可以取象为“邑”。兑为毁折，所以“不利即戎”。乾为健为往，所以“利有攸往”。

〔今译〕 举起于君王朝廷，获得号命。有危厉，从城邑里传来告令，不利于参军作战，利于有所往。

即戎，指参军作战。《论语·子路》有“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根据《左传》记载，“王”即“玉”。^①

号，这里是名词，称号、号令。

告，即诰，诰命、敕文，《释名·释书契》有“上敕下曰告”。

䷪ 兑 ䷹ 兑

䷱ 乾 → ䷶ 巽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象释〕 夬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夬之大过：夬卦变成大过卦，乾下变成巽下，兑上没有变。

巽为长女，为“壮”。巽为陨，隐含“伤”之意。乾为“前”为健，在下为足为“趾”，乾下变成巽下，所以“壮于前趾”。《说卦》有乾为健，为“往”，《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往不胜”，乾下变成巽下，以巽“为咎”。

〔今译〕 伤了前脚趾，前往不胜为灾祸。

䷪ 兑 ䷹ 兑

䷱ 乾 → ䷝ 离

九二：惕（啼）号，莫（暮）夜有戎，勿恤。

〔象释〕 夬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夬之革：夬卦变成革卦，乾下变成离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兑为口”，为“啼”。乾为刚健，为“号”。兑上乾下，所以是“惕（啼）号”。离为日，为“暮”。兑为月，为夜。上兑下离，似乎有“莫（暮）夜”之

① 参阅李海生：《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七：朴学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8 页。

象。《说卦》有离为兵戈，所以是“有戎”，有战事，所以“勿恤”。

〔今译〕 啼号呼叫，日落夜晚有兵戎之事，不用忧虑。

上博本“惕”为“啼”^①，“惕号”不如“啼号”文意通顺，从而改之。

䷹兑 ䷹兑

䷀乾→䷹兑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释〕 夬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夬之兑：夬卦变成兑卦，乾下变成兑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是伤，为“壮”。这里似乎是以乾为首为面为“頄”。伤于颧骨，所以“有凶”。乾为“君子”，为“行”，为“独”，乾下变成兑下，所以“君子夬夬独行”。一般是以坎为水为雨，这里没有坎。这里似乎是以兑为泽为“雨”，为“濡”，即“遇雨若濡”。“有愠”似乎是由兑取象而出，因为《说卦》有兑“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因为爻辞后半句论说君子出行之事，所以不是“凶”而是“无咎”。

〔今译〕 伤了颧骨，有凶丧。君子夬夬独行，遇到下雨以至于沾湿，有愠怒，没有灾祸。

若，这里解释为至、至于。《国语·晋语五》有“病未若死。”若，还可以解释为顺。《逸周书·芮良夫解》有“不若，不顺”。后一种解释对于本爻辞不合适。

䷹兑→䷜坎

䷀乾 ䷀乾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象释〕 夬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夬之需：夬卦变成需卦，乾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亦见于姤卦九三爻辞。离为“肤”。《说卦》有巽为股，这里似乎是以兑为弱为瘠为“臀无肤”。《说卦》有离“为大腹”，所以《说卦》有坎“为曳”，坎为险，为“其行次且”。《说卦》有坎“为曳”，为“牵”，兑为“羊”。兑为“悔”，似乎是因为兑变成坎，所以“悔亡”。《说卦》有兑“为口”，为言。坎为陷，为隐伏，所以是“闻言不信”。

〔今译〕 臀部没有肉，行走困难。牵羊，悔恨消亡，听到言语不相信。

①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闻一多认为“臀无肤”是“甚言其瘠也”，“体瘠者力弱行迟”，所以“其行次且”。此说非常合理。^①

䷹兑→䷲震

䷲乾 ䷲乾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象释〕 夬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夬之大壮：夬卦变成大壮卦，乾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说卦》有乾为健，“健”与“苋”音同，所以乾下于地可以取象为“苋”。似乎是因为乾在后天卦序之中在西北，对应洛书之数为六，所以是“苋陆”。但此说较为牵强。大壮卦震上乾下，卦辞为“利贞”，“贞”与“中”近同。或者以乾为中为行，所以“中行”，所以“无咎”。

〔今译〕 苋草六棵，决然中道行事，没有灾祸。

苋陆，古今注家一般解释为一种草名，即《周易正义》引《子夏传》曰：“木根草茎，刚下柔上也”。这种解说没有任何先秦文献根据，带有明显的儒家义理色彩，而且“苋”就是一种草，以“苋陆”两个字合为一种未知之草的名字，这种情况在《周易》之中是极为少见的，所以这种说法不足以令人信从。还有学者以“苋陆夬夬”断句并把这一句解释为“决除苋草”，似乎也非常勉强。九三爻辞有“君子夬夬独行”，所以这里似乎以“夬夬中行”断句较好。苋陆，苋草六棵。“陆”即大写的“六”，这里是数词后置，参见坎卦六四爻辞的“簠贰”。

闻一多认为所谓“苋陆夬夬中行”应该解说为：山羊跳跃在道路当中^②。此说简近，但是令人费解，也没有回答为什么这就可以是“无咎”。试问如此爻辞如何用于占筮？暂备为一说。

䷹兑→䷲乾

䷲乾 ䷲乾

上六：无号，终有凶。

〔象释〕 夬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夬之乾：夬卦变成乾卦，乾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乾上。

乾为健为君，为“号”。这里上下一共有三个乾，似乎有令出多门之象，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8页。

② 同上书，第517—518页。

所以“无号”，“有凶”。这里似乎是以乾为“终”。

【今译】 没有号令，最终凶丧。

号，诏号、号令。《周礼》有“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饌，奉玉齋，诏大号，治其大礼”，“若国大贞，则奉玉帛以诏号”，“凡其丧祭，诏其号，治其礼”，“辨六号：一曰神号，二曰鬼号，三曰示号，四曰牲号，五曰齋号，六曰帛号”。可见，这里的“号”应该是指周礼中祭祀的重要内容，不可以解释为“号呼”。

卦四十四 姤

䷫(巽下乾上)姤：女壮，勿用取女。

【象释】 巽下乾上。巽为长女，乾为刚健，巽下乾上有女子健行为之义，所以是姤，即女子为后为王。《彖》释之为“遇”，从卦象来看似乎不确，不从。

《说卦》有巽为长女，所以是“女壮”。巽为陨，所以“勿用取女”。

蒙卦六三爻辞亦有“勿用取女”，有巽之象，可参照。

【今译】 女子强壮，不可迎娶女子。

䷀ 乾 ䷀ 乾

䷫ 巽 → ䷀ 乾

初六：系（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凶。见羸豕孚蹢躅。

【象释】 姤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姤之乾：姤卦变成乾卦，巽下变成乾下，乾上没有变。

乾为健，为“击”，为“金”。巽为木，为“柅”，巽下变成乾下是“系（击）于金柅”，所以“贞吉”。乾在上，是“有攸往”。巽为木，遇金，所以“凶”。乾为天为明，是“见”。乾“为瘠马”，为“羸”。《说卦》以坎为豕，但是这里并没有坎，所以这里似乎是以乾为西北为“阴阳相薄”而生水，即由西北而北，再以坎取象为水。《说卦》有巽“为躁卦”，为“孚”。巽“为进退”，为“蹢躅”。

【今译】 阻于金属刹车，贞问吉祥。有所往，凶丧。看见瘦弱的猪躁动徘徊。

孚，通浮。浮躁、轻浮。《国语·楚语上》有“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帛书作“擊（击）于金梯”，通行本作“繫（系）于金柅”。一字之差，含义相差甚远。而闻一多先生早就天才地指出：“然柅所以止车，不当云系。系当

读为击”，“击于金柅”就是“车碍于金柅而不能行耳”^①。于豪亮认为帛书中的“梯”与“柅”通假^②，是车子上面阻止车轮转动的制动装置。所以帛书中的“擊”字比通行本作“繫”字好，“繫字不应如字解而应读为擊”。《战国策·齐策一》有“辖擊摩车而相过”，注“擊，阂也。”《广雅·释言》有“碍，阂也。”所以“擊于金梯”就是阻于金梯。

闻一多还认为此句爻辞之中的“见凶”二字应该倒置而读，即“有攸往，凶。见羸豕孚蹢躅。”其中“有攸往，凶”是一句，承接“系（击）于金柅，贞吉”，“上下对举，犹言止则吉，行则凶耳”，“见羸豕孚蹢躅”是一句^③。此说平近，从之。

䷀乾 ䷀乾

䷀巽→䷌艮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象释〕 姤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姤之遁：姤卦变成遁卦，巽下变成艮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工，所以巽为“包（庖）”。巽为“鱼”，巽变成艮，艮为止，所以是“有鱼”。遁卦卦辞是“亨，小利贞”，所以这里是“无咎”。艮下为主，乾上为“宾”，艮为止，所以“不利宾”。

〔今译〕 厨房有鱼，没有灾祸，不利于宾客。

宾，宾客，（举行）宾礼。包，通庖。

䷀乾 ䷀乾

䷀巽→䷜坎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象释〕 姤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姤之讼：姤卦变成讼卦，巽下变成坎下，乾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股，为“臀”。《说卦》有离“为大腹”，所以离为“肤”。坎伏离为“无肤”。坎为曳，为险，所以“其行次且”。坎为水，似乎以乾为健为渡水，为“厉”，而“无大咎”。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3页。

② 于豪亮：《帛书周易》，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7页。闻一多亦有相同的观点（《闻一多全集·周易义证类纂·璞堂杂识》，三联书店，第581页）。

③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7页。

[今译] 臀部没有肉,行走困难。着衣涉水,没有大的灾祸。

闻一多认为“臀无肤”是“甚言其瘠也”,“体瘠者力弱行迟”,所以“其行次且”。此说非常合理。^①

☰乾→☶巽

☶巽 ☶巽

九四:包无鱼,起凶。

[象释] 姤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姤之巽:姤卦变成巽卦,巽下没有变,乾上变成巽上。

巽为“包(庖)”,为“鱼”。巽不变,即鱼从风,所以“无鱼”。乾为健,为“起”。乾上变成巽上,巽为陨,所以“起凶”。

[今译] 厨房没有鱼,发生凶丧。

起,开始、发生。《荀子·天论》:“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

☰乾→☲离

☶巽 ☶巽

九五:以杞包瓜(系匏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释] 姤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姤之鼎:姤卦变成鼎卦,巽下没有变,乾上变成离上。

按照“以杞包瓜”来解说,巽为木,为“杞”,离为虚,为“包”,《说卦》有乾“为木瓜”,为“瓜”。按照“系匏瓜”来解说,《说卦》有巽为绳直,为“系”,《说卦》有乾“为木瓜”,为“匏瓜”。

巽为人,为“含”,离为“章”。巽为“陨”,乾为“天”。

[今译] 以杞柳包裹瓜果(系匏瓜),内含华章,有陨石从天而降。

坤卦六三爻辞有“含章,可贞”,取象与此不同。《考工记》以为白色加红色为章。《说卦》有巽为白,乾为大赤,所以这里似乎可以由此取象为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认为此处的“以杞包瓜”应该删掉“以”字,改为“系匏瓜”^②,而且与泰卦九二爻辞的“包荒(匏瓜)”之八卦取象契合,都是乾变为离,所以相比较而言,这种解说更加合理、可信,从之。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8页。

^② 见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4页。

䷀乾→䷉兑

䷆巽 ䷆巽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释〕 姤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姤之大过：姤卦变成大过卦，巽下没有变，乾上变成兑上。

乾上为“角”，《说卦》有兑“为毁折”，所以“吝”。似乎是由于内卦为巽没有变，所以“无咎”。

〔今译〕 折其角，吝憾，没有灾祸。

闻一多认为“姤其角”是“搆其角”，“斗争之象也”^①。此说平近，可参。

卦四十五 萃

䷬(坤下兑上)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释〕 坤下兑上，坤为地，兑为泽，有荟萃之象，所以卦名是萃。

兑为泽为嘉，为“亨”。古代诸侯、天子出入必告庙。坤为“王”，兑为出人为“庙”。坤下兑有“王假有庙”之象。坤为母，为大人，所以“利见大人”。坤下，所以“利贞”。似乎是因为坤为祭祀为牛，所以“用大牲吉”。坤为顺，兑为悦，所以“利有攸往”。

〔今译〕 嘉。君王来到宗庙，利于觐见大人。嘉，和利于贞固。用大牲（牛）祭祀吉祥，利有所往。

王引之《经义述闻》有“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以配之。若虞、夏、商、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商’、‘有国’是也。推之他类，亦多有此，故邦曰‘有邦’，家曰‘有家’，室曰‘有室’，庙曰‘有庙’，居曰‘有居’，……说经者未谕属词之例，往往训为有无之有，失之误”。所以“王假有庙”就是“王假庙”，君王来到宗庙，即君王有出入国门之事。

䷉兑 ䷉兑

䷁坤→䷲震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象释〕 萃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萃之随：萃卦变成随卦，坤下变成震下，兑上没有变。

坤、兑相应，为“有孚”。坤变为震，为“不终”。震为主，为治，为“乱”，所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4页。

以是“乃乱乃萃”。震为动，为“号”。震为主为“一”，为动为“握”为“笑”。坤为吝啬，坤变为震，所以是“勿恤”。震为动为“往”，兑为悦，所以“往无咎”。随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有孚信而不能保持始终，混乱会聚。或者呼号，一握手就欢笑。不用忧虑，前往没有灾祸。

乃，语气词。《尚书》有“乃文乃武”。

若，连词，同现代汉语中的或。

乱，这里不可以解说为混乱、紊乱，而应该解释为治、治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武王有乱臣十人”。《论语·泰誓》有“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闻一多认为“一握”类同于“咿喔”，指哭声；“若号，一握为笑”即“谓初似号哭，忽变而为笑”^①。可参。

䷱兑 ䷱兑

䷱坤→䷱坎

六二：引(弘)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释】萃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萃之困：萃卦变成困卦，坤下变成坎下，兑上没有变。

坤为土地，坎为民众，二者俱备，所以是“弘吉”。所谓“吉，无咎”，与困卦卦辞有“吉，无咎”可以对照。兑与坤相应，所以“孚”。坤为吝啬，为薄祭，坎也是古代的一种祭祀，所以“乃利用禴”。

【今译】牵引吉祥，没有灾祸。孚信于是利于禴祭。

乃，于是。

闻一多以为“引吉”当为“弘吉”；“弘吉”为“占卜术语，卜辞屡见之”，“弘吉无咎”犹六四爻辞的“大吉无咎”。^②此说平允，从之。另，引，拉开弓。按照此说，《说卦》有坎为弓轮，为曳，为“引”。但是“牵引吉祥，没有灾祸”，语义不通，不取。

禴，薄祭。

䷱兑 ䷱兑

䷱坤→䷱艮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①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56页。

〔象释〕 萃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萃之咸：萃卦变成咸卦，坤下变成艮下，兑上没有变。

《说卦》有兑为口舌，所以是“嗟”。坤为吝啬，艮为止，所以“无攸利”，“小吝”。兑上为悦，所以“往无咎”。

〔今译〕 会聚的样子嗟叹的样子，无所利。前往没有灾祸，小有吝憾。

闻一多认为“萃读如啐”，“萃嗟双声连语”，可参。①

䷬兑→䷬坎

䷬坤 ䷬坤

九四：大吉，无咎。

〔象释〕 萃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萃之比：萃卦变成比卦，坤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坤为地，为元为“大”。坤与坎亲比，所以“吉，无咎”。比卦卦辞有“吉”，“元”，“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大吉，没有灾祸。

䷬兑→䷲震

䷬坤 ䷬坤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象释〕 萃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萃之豫：萃卦变成豫卦，坤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震为主，为诸侯，为“有位”，所以“无咎”，“元永贞，悔亡”。豫卦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可以参看。震与坤不相应，所以“匪孚”。

〔今译〕 会聚而有爵位，没有灾祸。没有孚信，最大的长远贞问，悔恨消亡。

匪，不是、非，这里的“匪”字意思是没有。

位，这里指爵位。《孟子·万章下》有“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兑→䷀乾

䷬坤 ䷬坤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①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58 页。

〔象释〕 萃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萃之否；萃卦变成否卦，坤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乾上。

似乎因为兑为口舌，所以为“赍咨”，《说卦》有“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所以是“涕洟”。兑变为乾，正是《说卦》所说的气象运转由正西转向于西北，可谓顺天之行，所以“无咎”。

〔今译〕 悲怨声声，流泪流涕，没有灾祸。

卦四十六 升

䷭(巽下坤上)升：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释〕 巽下坤上。巽为高为长，坤为顺，所以卦名是升。

巽为“元”，坤为地为嘉，为“亨”。坤为国，为王，为“大人”。坤在上，所以“利见大人”。《说卦》有坤“为吝啬”，为“恤”；巽为陨，似乎可以为“不”，是“勿”，所以“勿恤”。《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一例有“南国蹇”，所以这里也是以坤为南，巽为征，所以“南征吉”。

〔今译〕 长而嘉，利于覲见大人，不用忧虑，向南方出征吉祥。

此句卦辞原为“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帛书《周易》为“利见大人”，“利见大人”语通句顺，从而改之。

䷁坤 ䷁坤

䷸巽→䷀乾

初六：允升，大吉。

〔象释〕 升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升之泰：升卦变成泰卦，巽下变成乾下，坤上没有变。

巽为风，乾为天，二者都有高、远之象，相应相合，所以是“允”。巽变成乾，升而成泰，所以“大吉”。

〔今译〕 收获而上升，大为吉祥。

允，诚信、诚实。《尚书·舜典》有“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坤 ䷁坤

䷸巽→䷌艮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释〕 升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升之谦：升卦变成谦卦，巽下变成艮下，坤上没有变。

坤与艮相应，为“孚”，坤为吝啬，为薄祭，所以“乃利用禴”，“无咎”。

〔今译〕 孚信，于是利于禴祭，没有灾祸。

乃，于是。

䷁坤 ䷁坤

䷆巽→䷁坎

九三：升虚邑。

〔象释〕 升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升之师：升卦变成师卦，巽下变成坎下，坤上没有变。

坤为土，在上，巽为高，为“虚”。坤为国为“邑”。

〔今译〕 登上土丘建立都城。

虚，大土山。《诗经·邶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

邑，第一个含义是建立国都，比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有“吾先君新邑于此”。第二个含义是城镇、封地，比如《左传·桓公十一年》有“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公与之邑六十”。第三个含义是国都，比如《诗经·商颂·殷武》有“商邑翼翼。”所谓“升虚邑”的“邑”字似乎以第一种含义为好，即“升虚而邑”。

䷁坤→䷲震

䷆巽 ䷆巽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释〕 升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升之恒：升卦变成恒卦，巽下没有变，坤上变成震上。

这里似乎是以坤为“王”。震为主，为祭祀，为“亨”，似乎可以取象为“岐山”。因为岐山是西周历代君王所祭之山，所以是“吉，无咎”。恒卦卦辞也有“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君王在岐山祭祀，吉祥，无咎。

䷁坤→䷁坎

䷆巽 ䷆巽

六五：贞吉，升阶。

〔象释〕 升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升之井：升卦变成井卦，巽下没有变，坤上变成坎上。

坎为水，为沟渠，为“阶”。升卦变成井卦，所以是“升阶”。坤变成坎，似乎是因为坤、坎相应，所以“贞吉”。

〔今译〕 贞问吉祥，升上台阶。

䷁坤→䷂艮

䷆巽 ䷆巽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象释〕 升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升之蛊：升卦变成蛊卦，巽下没有变，坤上变成艮上。

《说卦》有艮“为阍寺”，所以是“冥”。《说卦》有巽“为进退”，是“不息”，上卦是艮，风落山，所以就下卦巽而言是“利于不息之贞”。

〔今译〕 昏暗之上升，利于不停息之贞固。

卦四十七 困

䷮(坎下兑上)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释〕 下坎上兑。坎下为水，兑上为泽，坎下为兑上所节制、困囚，所以卦名是困。

兑上为泽，为湖，为嘉，所以“亨”。坎为水，为北，为“大人”。“大人”晋上而兑为悦为脱，所以“贞大人吉”，“无咎”。离为言，坎伏离，离言隐伏，为“有言不信”。

〔今译〕 嘉。贞问大人吉祥，没有灾祸。有言语不被相信。

䷹兑 ䷹兑

䷜坎→䷹兑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凶〕。

〔象释〕 困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困之兑：困卦变成兑卦，坎下变成兑下，兑上没有变。

这里似乎是以坎为“臀”，兑为“株木”。兑为出入，为“人”。坎为“幽谷”。一共有三个兑，所以“三岁”。离为目，为见，坎伏离，所以“不覿”。坎变成兑，即众散为弱，所以“凶”。

〔今译〕 臀部困坐于树桩，进入幽谷，三年不见人，凶丧。

覿，见、相见。

株，露出地面的树根。

幽谷，幽暗的山谷。《诗经·小雅·伐木》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根据帛书，补入“凶”字。

䷹兑 ䷹兑

䷹坎→䷁坤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释〕 困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困之萃：困卦变成萃卦，坎下变成坤下，兑上没有变。

这里是以坎为“酒”，以坤为“食”。坤伏乾，乾为大赤，为帛，所以是“朱紱”。坤为“方”，所以坎下变成坤下是“方来”。坎为坎穴，坤为牛，坎变成坤有凿坎杀牛以祭的意象，所以“利用享祀”。所谓“利用享祀”，也就是萃卦卦辞的“用大牲吉”。坤下为顺，兑上为毁折，所以“征凶”。从反面来讲，不征之则顺之，顺之所以“无咎”。

〔今译〕 受困于酒食，富贵，四方宾客到来，利于进行享祭，征行凶丧，没有灾祸。

方，做副词讲是正在，一般解释为“将要”。但是《周礼》有“王视治朝，则赞听治，视四方之听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待四方之宾客之小治”。所以“方”似乎是四方之意，而“方来”似乎有四方宾客到来之意。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有“朱紱，宗庙之服。乾为大赤，朱紱之象也”。但“紱”字的意思是古代系印章或佩玉的丝带，其颜色按官位等级各有不同。所以这种“宗庙之服”的解释不一定非常确切。

䷹兑 ䷹兑

䷹坎→䷶巽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象释〕 困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困之大过：困卦变成大过卦，坎下变成巽下，兑上没有变。

兑为刚卤为“石”。《说卦》有坎“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可以取象为“蒺藜”，而且荀爽《九家集解》有坎为“蒺藜”。坎为陷为“据”。巽为木，为“宫”，为“入”。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一例的“夫从风，风陨妻”可以看出，兑为少女，为“妻”，巽陨之，所以“不见其妻，凶”。或者以坎伏离，离为中女，为妻，坎下变成巽下，所以“不见其妻，凶”。第二种解说似乎更加贴切一些。

〔今译〕 受困于石头，依靠着蒺藜，进入其家，不见其妻，凶丧。

宫，房屋、住宅。《墨子·号令》有“父母妻子，皆同其宫。”先秦时候“宫”字的意义接近于“室”、“家”。

《韩诗外传》卷六有“《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

凶。’此言困而不见据贤人者也”。这种解说是后起的儒家义理解说。

闻一多认为这里的“石”是《礼记》中的“嘉石”^①，似不确。

䷮兑→䷜坎

䷜坎 ䷜坎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象释〕 困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困之坎：困卦变成坎卦，坎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坎为水，坎上润下，为“来”。水缓缓流动，为“徐徐”，所以是“来徐徐”。兑为西，为“金”。坎为“车”，兑上变成坎上，所以是“金车”。《说卦》有坎“其于舆也，为多眚”，所以是“吝”。《说卦》有坎为“万物之所归也”，所以“有终”。

〔今译〕 徐徐而来，受困于金车，憾惜，有终局。

䷮兑→䷲震

䷜坎 ䷲震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脱），利用祭祀。

〔象释〕 困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困之解：困卦变成解卦，坎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震为足，兑为毁决，所以是“刖”。震为主为鼻，兑为毁决，所以是“劓”（或者以兑伏艮，艮为鼻，所以是“劓”）。震为王，为“赤绂”。坎为水为“徐”。之卦为解卦，为解脱，为“说（脱）”。震为主，为“祭祀”，所以兑变成震是“利用祭祀”。

〔今译〕 削鼻断足之刑，受困于官爵，于是徐徐有解脱，利于祭祀。

䷮兑→䷀乾

䷜坎 ䷀乾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象释〕 困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困之讼：困卦变成讼卦，坎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乾上。

坎为“蒺藜”为“葛藟”。乾为健，为“动”，为“臲臲”。《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是“动悔有悔”。乾为健为征，在上，所以“征吉”。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于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0页。

[今译] 受困于藤蔓,动摇不定,行动后悔有了悔悟,征行吉祥。

曰,语气词,可以放在句首或句中。《诗经·小雅·采薇》有“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卦四十八 井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象释] 下巽上坎。《说卦》有“坎为水”,“巽为木”,“为工”,“为长,为高”,所以下巽上坎为取水于水井之象,因此卦名是井。

所谓“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似乎都是由井卦卦意阐发而来。大致来讲,《说卦》有巽为工为“邑”,“为进退”,为“改”、“不改”。《说卦》有巽“为进退”,为“无丧无得”。巽下为“往”,坎上为“来”。似乎以巽为入为“汔至”,坎为“繙”。巽为陨为“羸”,坎为“瓶”。取水之瓶破碎,所以“凶”。

[今译] 城邑改变水井不改变,没有丧失没有获得。往来取水于井,非常干涸了也没有挖井,打破了水瓶,凶丧。

井,除了“水井”外,“井”字的含义还有很多,比如井田,即“九夫为井”,或者是“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周礼》有“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粮”,“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这些礼仪制度可能是卦辞的述说依据。

《荀子·儒效》有“井井兮其有理”。可见,“井井”连用很早就有了,但是在这句爻辞里还是不按照“井井兮其有理”解说为宜。笔者暂解之为“取水于井”,即前一个“井”字是动词,“取水(于井)”的意思。闻一多以为“往来井井”即“往来营营”,营营是往来之貌^①。备为一说。

繙,穿。繙井,穿井。靳极苍认为“繙”是“汲水绳”^②,似不确。

汔,水干涸。

至,到达,也有极或最的意思。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23—524页。

②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坎 ䷜坎

䷜巽→䷀乾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释】井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井之需：井卦变成需卦，巽下变成乾下，坎上没有变。

乾为干，为“泥”。乾伏坤，坤为食，乾为“不食”。乾为老，为“旧”，坎伏离，离为鸟为禽，坎为“无禽”。

【今译】水井里有泥不能够取食，废旧的水井没有禽鸟来。

䷜坎 ䷜坎

䷜巽→䷂艮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象释】井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井之蹇：井卦变成蹇卦，巽下变成艮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沟渎”，为“谷”。巽为鱼，为“鲋”。巽伏震，震为“射”。坎为陷为取水之“瓮”，巽为老为旧为“瓮”之“敝”，艮为止为坏为“瓮”之“漏”，所以是“瓮敝漏”。

【今译】井沟里猎射小鱼，瓦瓮敝破漏水。

䷜坎 ䷜坎

䷜巽→䷜坎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沁测），可用汲。王明（盟），并受其福。

【象释】井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井之坎：井卦变成坎卦，巽下变成坎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沟渎”，为“渫”。《说卦》有巽为不果，为“不食”。坎卦卦辞有“有孚维心”，所以坎为“心（沁）”，为“我”，为“恻（测）”（似乎也可以以坎伏离，离为“心”）。《说卦》有坎为通，为“汲”。这里似乎是以坎为“受”，为“受其福”。又似乎以后天八卦坎为北为王，《说卦》有坎“为血卦”为明（盟），所以坎下是“王明（盟）”，是“并受其福”。坎为众，所以是“并”。

【今译】水井淤污而不能够取食，为我淘测，可以汲水。君王盟祭，共同享受其福祉。

闻一多认为“井渫”即是初六爻辞所说的“井泥”，“心恻”是“沁测”，所以

这句爻辞“此言井水污渫，为我沁测之，尚可以汲”^①。此说平允，从之。

于省吾认为“王明”应作“王盟”，此句爻辞意为：君王祭祀，民众一并受其福祝。闻一多引述，并遵从之^②。此说平允，与井卦卦意非常符合，从之。

䷬坎→䷹兑

䷮巽 ䷮巽

六四：井甃，无咎。

〔象释〕 井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井之大过：井卦变成大过卦，巽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兑上。

兑为“甃”。参照《左传·宣公十二年》“《师》之《临》”一例，坎变成兑有“众散为弱”之象，似乎有水势变弱，不再能够侵蚀井壁之象，所以为“甃”，而且大过卦卦辞有“利有攸往，亨”，所以这里也是“无咎”。

〔今译〕 水井砌了井壁，没有灾祸。

甃，（用砖）砌井壁。

䷬坎→䷁坤

䷮巽 ䷮巽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释〕 井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井之升：井卦变成升卦，巽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坤上。

坤为地，为“冽”，为“寒”，坎为“泉”。这里似乎是因为坤为实为釜，所以为“食”。

〔今译〕 水井寒冽，寒泉可食。

冽，寒冷。《诗经·曹风·下泉》有“冽彼下泉，浸彼苞粮”。以通假“冽”字，按照“清澈”来解释“冽”字似乎根据不足，缺乏卦象支持。

䷬坎→䷮巽

䷮巽 ䷮巽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释〕 井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井之巽：井卦变成巽卦，巽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巽上。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6—507页。

② 同上书，第546—547页。

《说卦》有“巽为入”，为“收”，为“幕”。“勿幕”是占筮的断语。这里似乎是以巽为风，即所谓信风，坎变成巽所以为“有孚”，所以“元吉”。

【今译】水井结束使用，不要覆盖。有孚信，至为吉祥。

收，停止、结束。

幕，覆盖。《庄子·则阳》有“解朝服而幕之”。

卦四十九 革

䷰(离下兑上)革：己(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象释】下离上兑。离为火，兑为金，火克金，所以是“革”。

离为“日”，卦意为变革，所以就十天干而言，己是第六位，是变革之位，所以是“己日”。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阴相应，所以是“孚”。离为“元”，兑为“亨”，所以“利贞”，“悔亡”。

【今译】己日于是孚信。长而嘉，利于贞问。悔恨消亡。

参照蛊卦卦辞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和巽卦卦辞的“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这里也是以天干纪日，即“己日”。《说文》有“己，中宫也。”中宫亦有变革之意。

革，革除。《逸周书·商誓解》有“上帝之来，革纣之命”，“革商国”。

䷰兑 ䷰兑

䷰离→䷰艮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释】革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革之咸：革卦变成咸卦，离下变成艮下，兑上没有变。

艮为止为“巩”，离为“黄”，为“牛”。咸卦卦辞是“亨，利贞”，所以这里隐含的断语应该是吉利。

【今译】用黄牛的皮革捆扎。

䷰兑 ䷰兑

䷰离→䷰乾

六二：己(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释】革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革之夬：革卦变成夬卦，离下变成乾下，兑上没有变。

与卦辞相同，离为“日”，己为六，为变革，乾为健，为“征”。兑为悦，所以“征吉”，也就是夬卦卦辞的“利有攸往”，所以“无咎”。

【今译】 己日于是变革之，征行吉祥，没有灾祸。

䷹兑 ䷹兑

䷹离→䷲震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释】 革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革之随：革卦变成随卦，离下变成震下，兑上没有变。

震为车，为“征”，兑为车之毁折，为“凶”。贞问“厉”之事，离为“言”，由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的“震之离，亦离之震”与“六年”之配，可知震变成离配数为“三”。震为动，为“就”。似乎是兑与震相随，所以“有孚”。

【今译】 征行凶丧。贞问危厉，革断三匝，有孚信。

闻一多认为此处当为“革断三就”^①，并根据《礼记·郊特牲》的“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就”，认为其与古代的出行车驾之先导礼仪有关。

就，完成。《战国策·齐策四》“三窟已就。”“就”的含义比较多，这里虽然以“完成”来解说比较通顺，但是在周礼之中“三就”表示三匝或三重之意。

䷹兑→䷜坎

䷹离 ䷹离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释】 革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革之既济：革卦变成既济卦，离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似乎是以坎为忧，离火炎上，为日为明，所以“悔亡”。离与兑相应，为“有孚”。革为“改”，这里似乎是以兑为口舌为“命”。因为兑变成坎有弱变为强、泽通为川之象，所以为“吉”。

【今译】 悔恨消亡，有收获，改变命令，吉祥。

䷹兑→䷲震

䷹离 ䷹离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释】 革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革之丰：革卦变成丰卦，离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8—509页。

震为大人，为车。兑为虎。震离相应非常吉利，所以“未占有孚”。

[今译] 大人虎纹饰车，尚未占卜已经有孚信。

“虎变”，以及下文出现的“豹变”，笔者原以为可能都隐指皮弁，即古人战争或狩猎时候戴的皮帽。《白虎通·缙冕》有“皮弁素积”，“征伐田猎，此皆服之”。《公羊传》何休注：“皮弁，武弁。”（《宣公元年》），“礼，皮弁以征不义，取禽兽行射”（《昭公二十五年》）。但是闻一多先生另有解说：“虎变豹变，犹言虎文豹文。”即虎皮花纹、豹皮花纹，“大人虎变”也就是《礼记·玉藻》之中的“君车以虎皮为饰”，下一句爻辞之中的“君子豹变”也就是《礼记·玉藻》所说的“大夫士车以豹皮为饰”^①。此说简近，根据牢靠，从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两句爻辞，《象》的解释分别是“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和“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可以作为有力的辅助说明。

䷹兑→䷀乾

䷲离 ䷲离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鞣）。征凶，居贞吉。

[象释] 革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革之同人：革卦变成同人卦，离下没有变，兑上变成乾上。

乾为健，为“君子”，为“豹”，革有皮革之意，所以有“豹变”、“革面”。兑为弱，为民，为“小人”。兑上变成乾上，士民依从于君子，所以是“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象》有“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离为子为臣在下，乾为父为君在上，以子征父，以臣伐君，所以“征凶”。利于贞静不动，即“居贞吉”。

[今译] 君子豹纹饰车，小人皮革饰车。征行凶丧，安居贞问吉祥。

闻一多认为“面读为鞣”，“革鞣即车之以革为覆者”，并认为“小人革面”中的“小人”是附属于士大夫的“士”。^②此说简近有据，从之。

面，向。《列子·汤问》有“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云：“《广雅》曰：‘面，乡（向）也。’革面者，改其所乡（向）而乡（向）君也。”“革面者，改其所乡（向）”，这种解说可以备考。

闻一多先生认为在这句爻辞里：“面”应做“鞣”，“革鞣”是士之车驾的装饰，即《周礼·巾车》之中的“革路，鞣以革而漆之，无他饰”，“小人谓士卒，士也”。^③此说根据确实，从之。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09—510 页。

② 同上书，第 510 页。

③ 同上书，第 510—511 页。

卦五十 鼎

䷱(巽下离上)鼎:元吉,亨。

〔象释〕 下巽上离,巽为高,离为虚,所以取象为“鼎”器。

巽下为风,为“元”,离上为火,为“亨”。《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一例有“《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这样看来,离有草木繁茂之象,巽有折取利用之象,所以“吉”,而且“元吉”。

〔今译〕 至为吉祥,嘉。

䷱离 ䷱离

䷱巽→䷀乾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陪)。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释〕 鼎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鼎之大有:鼎卦变成大有卦,巽下变成乾下,离上没有变。

乾为健,为“颠”,为“出”。“趾”是从巽下变成乾下的下卦位置而来,即在下为足,鼎之下为鼎之“趾”,不是具体的八卦卦象取象。乾为健,为“出陪”。《说卦》有离为丽,为丽人,有“妾”之象。《说卦》有乾为父,所以离为“子”。大有卦卦辞是“元亨”,鼎卦变成大有卦,所以“无咎”。

〔今译〕 鼎器颠倒鼎趾,利于出陪鼎替代。娶得侍妾以生出子嗣,没有灾祸。

闻一多认为“否疑读为陪”,“陪鼎者,为正鼎之副贰者也”,此句“谓正鼎毁折,则当出陪鼎以代之。下文曰‘得妾以其子’者,妾为妻之副贰,妾之于妻,犹陪鼎之于正鼎,故出陪鼎为得妾之象。妻无出,得妾而有子,可以代妻,犹正鼎无足而有陪鼎,则出陪以代正也”^①。此论平允,取之。

䷱离 ䷱离

䷱巽→䷃艮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释〕 鼎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鼎之旅:鼎卦变成旅卦,巽下变成艮下,离上没有变。

艮为山,为山中所产之“实”。艮为“我”,离为山之“仇”,为“疾”,离火炎上,艮在下,火烧不到山,所以“不我能即”。鼎卦变成旅卦,旅卦卦辞是“小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5页。

亨，旅贞吉”，所以这里也是“吉”。

〔今译〕 鼎里有食物，我的仇敌有疾病，不能来找我，吉利。

仇，仇敌、敌人。《左传·文公六年》有“损怨益仇，非知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有“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虽然《左传·桓公三年》亦有“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但是从卦象上看，“仇”字不可以解为“同伴、配偶”，而且文意不通，即与“吉”之断语不谐。

☲离 ☲离

☲巽→☵坎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象释〕 鼎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鼎之未济：鼎卦变成未济卦，巽下变成坎下，离上没有变。

坎为“耳”，为“塞”，为“雨”。巽为陨，为“革”，巽下变成坎下，所以是“耳革”。《说卦》有离为雉，这里似乎是以巽为股为膏。参照《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一例的“旦日不食”，这里似乎是以离为正午之“不食”。这里是以巽为风为“行”，巽变成坎，坎为险陷，所以为“不行”。这可以与未济卦卦辞的“小狐汔济，濡其尾”互相参照。坎为月为“亏”，坎为加忧为“悔”，坎为东为“终”。巽下变成坎下，风遇水则止，变革终止，所以“吉”。

〔今译〕 鼎耳损坏，其出行阻塞，雉膏不能够食用，将要下雨，减少悔恨，最终吉祥。

迄今出土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确实有一只鼎耳缺损的情况，可谓是“鼎耳革”。

闻一多认为“革读为鞞”，“行读为柝”，“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意为“鼎耳不滑利，其柝阻塞不能退出”，美食当前却不能够食用。其说平允，足资参考。^①

☲离→☳艮

☲巽 ☲巽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刑)渥(屋)，凶。

〔象释〕 鼎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鼎之蛊：鼎卦变成蛊卦，巽下没有变，离上变成艮上。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04—505 页。

巽为“折”，为“覆”。巽在下位，鼎之下位为鼎之“足”，所以“鼎折足”。鼎为王公之器，所以是“公”。艮为山，为山中所产之鸟兽果瓜，为“𩚑”。离为兵戈，为“形（刑）”。似乎以艮为山为重为多为“渥（屋）”。“刑屋”，所以“凶”。

〔今译〕 鼎足折断，倾覆公爵的食物，其刑罚严重，凶丧。

𩚑，这里是指鼎中的食物。

“形渥”，帛书《周易》为“刑屋”，《周礼·秋官·司烜氏》贾公彦疏解此爻也是“刑屋”，即刑罚严重。闻一多亦有总结性论说。^①

《春秋繁露·精华》有“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𩚑’。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𩚑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汉书·叙传》有“班彪《王命论》曰：‘是故弩蹇之乘，不骋千里之途；……《易》曰：‘鼎折足，覆公𩚑’，不胜其任也”。这些都是义理的解说。

☲离→☰乾

☴巽 ☴巽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象释〕 鼎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鼎之姤：鼎卦变成姤卦，巽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乾上。

离为“黄”。离居于鼎卦的上位，可以取象为鼎上部之鼎“耳”。乾为“金”，为健为“铉”。参照《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一例对离变为乾的解说“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可知这里的鼎卦变成姤卦卦象为吉利，所以“利贞”。

〔今译〕 鼎有黄色鼎耳、金色的鼎杠，利于贞问。

☲离→☳震

☴巽 ☴巽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释〕 鼎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鼎之恒：鼎卦变成恒卦，巽下没有变，离上变成震上。

《说卦》有震“其究为健”，为“铉”。震为雷，与乾之天象通，而且荀爽《九家集解》亦有震“为玉”，所以鼎卦变成恒卦是“鼎玉铉”。下有风助，上有雷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33页。

火互益，兴旺发达之象，所以这里是“大吉，无不利”。恒卦卦辞是“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可以参照。

〔今译〕 鼎有玉的鼎杠，至为吉祥，无所不利。

卦五十一 震

䷲(震下震上)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象释〕 下面是震，上面是震，卦名也就是震。

《说卦》有震在天为雷为“震”，在人为“笑”，为“笑言”。①震上，天上雷声阵阵，所以为“虩虩”。震下是人言人笑，为“哑哑”。震为“惊”，为诸侯，为“百里”。震为主，为祭祀之主，为“匕鬯”。所谓“不丧”，似乎不是由震卦直接取象而出，而是由震伏巽，以巽为陨为丧，而以震为“不丧”。

〔今译〕 嘉。雷声传来隆隆，笑语声声，震惊百里，不丧失匕勺和香酒。

匕鬯，祭祀用具。《周礼·春官》有“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来，来到，与“往”相对。

《释名·释天》有“卯于《易》为震。二月之时雷始震也”。《汉纪·二十八哀帝纪论》有“州牧数变易，非典也。古者诸侯之国，百里而已。故易曰：‘震惊百里’，以象诸侯之国也”。可以参考。

䷲震 ䷲震

䷲震→䷁坤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象释〕 震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震之豫：震卦变成豫卦，震下变成坤下，震上没有变。

震在下为来。震为“虩虩”。震为“笑言”，为“哑哑”。震卦变成豫卦，豫卦卦辞是“利建侯行师”，所以这里也是“吉”。

〔今译〕 雷声传来隆隆，后来笑语声声，吉祥。

䷲震 ䷲震

䷲震→䷵兑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释〕 震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震之归妹：震卦变成归妹卦，震

① 离为言，这里以震为“笑言”，也有震离相通之意。

下变成兑下，震上没有变。

震下，所以“震来”。震为“厉”，兑为悦为“亿”，震变成兑，所以“厉亿”。似乎是以震为“贝”，兑为毁折为“丧”。震为健，为“逐”，震变成兑，兑为出入，所以为“勿逐”。震为足，为行，为“跻”。震为主，为大山，在上似乎可以为“九陵”——“九”字最为难解，此说非常牵强。兑在后天八卦盘里配洛书数为七，所以是“七日”，但此说也比较牵强。震似为“得”。

既济卦六二亦有“七日得”，可以对照，但笔者多方勘验亦不得其实，有待方家指教。

【今译】雷声传来，危厉安宁，丧失贝货，登上高高的大土山，不用追寻，七天会失而复得。

亿，安。《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有“心亿则乐。”

䷲震 ䷲震

䷲震→䷲离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象释】震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震之丰：震卦变成丰卦，震下变成离下，震上没有变。

震为“苏苏”。《说卦》有震为足，所以震为“行”。震卦变成丰卦，丰卦卦辞是“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说卦》有坎“其于舆也，为多眚”，这里震下变成离下，离显坎隐，所以“无眚”。

【今译】震雷声声，震车通行，没有灾祸。

䷲震→䷲坤

䷲震 ䷲震

九四：震遂泥。

【象释】震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震之复：震卦变成复卦，震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说卦》有坤为地，为“泥”。《说卦》有坤为顺，为“遂”。

【今译】震雷顺遂于泥土。

遂，含义较多，可以解释为“生长，长成”，比如《韩非子·难二》有“六畜遂，五谷殖”。《礼记·乐记》有“气衰则生物不遂”。还有“成就、成功”的含义，比如《国语·晋语》有“夫二国土之所图，无不遂也”。所以在这句爻辞里可以解释为“顺遂”，由坤取象而出。古今很多注家多以“遂”通假为“坠”，以落下、掉下为解，进而发挥义理，似无据。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京房易传曰：‘废正作淫，大不明，国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国多麋。”不知何据。

䷲震→䷹兑

䷲震 ䷲震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象释〕 震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震之随：震卦变成随卦，震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震下震上为“震往来”，震为“厉”。《说卦》有兑为悦，为“意”。震伏巽为“无丧”，震为主，为祭祀、军事等国之大事，所以为“有事”。随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可以参照。

〔今译〕 震雷往来，危厉安乐，没有丧失，有祭祀、军旅之事。

意即“亿”，安。《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心亿则乐”。

有事，即有祭祀、军旅之事。《春秋左传正义》卷三有“成十三年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知大事，祀与戎也”。

䷲震→䷲离

䷲震 ䷲震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象释〕 震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震之噬嗑：震卦变成噬嗑卦，震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震下没有变，震为“索索”。《说卦》有离为目，为“视”，为“矍矍”。参照《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震上变成离上有火焚其旗之象，所以为“征凶”。

这里似乎是震上为“躬”，离为东为“邻”，震上变成离上，所以是“震不于其躬，于其邻”，震下离上相通，从而“无咎”。

这里似乎是以震为喜为“婚媾”，为“亲戚”。离为言，所以“亲戚有言”。

〔今译〕 震雷声声，注视矍矍，征行凶丧。震动不在其自身，在其邻里，没有灾祸。亲戚有言语之事。

卦五十二 艮

䷳(艮下艮上)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象释〕 下面是艮，上面是艮，所以卦名是艮。

《说卦》有“艮为止”，《左传·庄公九年》有“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是以皆止”，所以艮为“获”。艮字篆文上目下匕（比），所以是“目”是“见”。艮下艮上，二艮连用是止于艮，所以是“不获”，“不见”。艮其背即止其背，背部不转动，这样就得不到（看不到）其（前面的）身体。《说卦》有艮为门阙（古代的照壁似乎也是属于大门的一部分），这样行走在庭院里就会见不到（门阙外的）人。以上都是在举例说明艮卦的卦象卦意，似乎不应该把艮卦卦象与每一个字都严格对应起来。止于所止，所以“无咎”。

〔今译〕 停止其背，不获得其身，行走其庭院，不见其人。没有灾祸。

靳极苍认为这句卦辞与小过卦六二爻辞“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以及睽卦九二爻辞“遇主于巷，无咎”所述说的情况比较类似，而且判词都是“无咎”^①。可以参考。

䷳艮 ䷳艮

䷳艮→䷲离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象释〕 艮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艮之贲：艮卦变成贲卦，艮下变成离下，艮上没有变。

《说卦》有离“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即离为外坚内柔之物。脚趾有厚厚的趾甲在外，为外坚内柔，可以由离卦取象而出，所以离为“趾”。贲卦卦辞是“亨，小利有攸往”，所以这里是“无咎”。离下为明，艮上为止，明于所止，所以“利永贞”。

〔今译〕 停止其脚趾。没有灾祸，利于长远贞问。

“利永贞”似乎也是“永利贞”，进而可以解释为：在任何情况下所贞问之事都吉利。

䷳艮 ䷳艮

䷳艮→䷥巽

六二：艮其腓，不拯（登）其随（腿），其心不快。

〔象释〕 艮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艮之蛊：艮卦变成蛊卦，艮下变成巽下，艮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股，所以巽为“腓”，为“随（腿）”。巽为陨，为“不拯（登）”，为“不快”。这里似乎是以艮为“心”。

〔今译〕 停止其小腿肚，不能抬起大腿，其心不快乐。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页。

拯，帛书《易经》作“登”，升、抬之意。

俞樾认为“随”为“腿”之误，从之。

䷖ 艮 ䷖ 艮

䷖ 艮 → ䷁ 坤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象释】 艮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艮之剥：艮卦变成剥卦，艮下变成坤下，艮上没有变。

《说卦》有艮为止，为“限”，为“列”。坤为顺，为“夤”。艮为止为“厉”。似乎以坤“为吝嗇”为忧为“熏”，艮为“心”。

【今译】 停止其界限，分裂其恭敬，厉禁，熏烤其心。

列，通“裂”，分、割。《荀子·大略》有“古者列地建国”。

夤，恭敬。但是在这里不是非常通顺，存疑。

熏，烤。《诗经·大雅·云汉》有“忧心如熏”。

厉，厉禁。《周礼》有“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

《韩诗外传·卷二》有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恶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诗》曰：‘吁嗟，女兮！无与士耽。皆防邪禁佚，调和心志。’”这是以义理讲解，可以参考。

䷖ 艮 → ䷝ 离

䷖ 艮 ䷖ 艮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释】 艮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艮之旅：艮卦变成旅卦，艮下没有变，艮上变成离上。

离外实中空，人身外有筋骨为实，内有脏腑为虚，所以这里是以离为“身”。旅卦卦辞是“小亨，旅贞吉”，所以这里是“无咎”。

【今译】 停止其身，没有灾祸。

䷖ 艮 → ䷴ 巽

䷖ 艮 ䷖ 艮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象释】 艮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艮之渐：艮卦变成渐卦，艮下没

有变，艮上变成巽上。

《说卦》有巽为木为工，所以为“辅”，为“序”。这里似乎以巽为风为言。渐卦卦辞是“女归吉，利贞”，所以这里是“悔亡”。当然，如果以艮为悔，巽为陨，艮变成巽似乎也有“悔亡”之象。

〔今译〕 停止其车辅，言语有条理。悔事消亡。

辅，车轮外的两条直木，用以增强车辐的承载力。《诗经·小雅·正月》有“其车既载，乃弃尔辅”。

䷳艮→䷁坤

䷳艮 ䷳艮

上九：敦艮，吉。

〔象释〕 艮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艮之谦：艮卦变成谦卦，艮下没有变，艮上变成坤上。

坤为“敦”。艮卦变成谦卦，所以“吉”。

〔今译〕 敦厚之停止，吉祥。

敦，厚。《国语·周语上》有“夫民之大事在农，……敦庞纯固，于是乎成”。

卦五十三 渐

䷴(艮下巽上)渐：女归吉，利贞。

〔象释〕 下面是艮，上面是巽，艮山止于下，巽风高行于上，所以卦名是渐，即从高处缓缓落下。

《说卦》有巽为长女，为“女”。巽为陨，为“归”。《说卦》有艮为止，在下，女子有所归依，所以“女归吉”，“利贞”。

〔今译〕 女子出嫁吉利，利于贞问。

“渐”字的含义比较多，有加重、加剧的含义，比如《尚书·顾命》有“疾大渐”。《荀子·王制》有“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渐”可通“潜”，《左传·文公五年》有“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渐”有慢慢流入的意思，比如《尚书·禹贡》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有沾染的意思，比如《诗经·卫风·氓》有“淇水汤汤，渐车帟裳”；有高的意思，比如《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有“渐渐之石，维其高矣”。所以结合卦象以及爻辞，综合比较“渐”字上述的几种意义，作为卦名的“渐”字是“从高处缓缓落下”的意思。所谓“渐进”则是后起的意思，比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其渐久矣”，所以这里不取。

䷵ ䷵

䷵ 艮 → ䷲ 离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象释〕 渐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渐之家人：渐卦变成家人卦，艮下变成离下，巽上没有变。

巽为风为高，为“鸿”。似乎以离下为虚，所以艮变成的离可以取象为“干”。艮为少男，为“小子”。离为火，为水生的鳖龟等动物，为“厉”。艮变成离，有少男和衣涉水之象，所以是“小子厉”。离为言，所以“有言”。似乎是由于风火相益，所以这里是“无咎”。家人卦卦辞是“利女贞”，可以参照。

〔今译〕 鸿雁渐进于水涧，小子和衣涉水，有言语之事，没有灾祸。

“渐于干”，马王堆帛书作“渐于渊”。“干”与“渊”为异文，“渊”为深渊，“干”也有这个含义。《诗经·小雅·斯干》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毛传云：“干，涧也。”“鸿渐于干”，即大雁进入深涧之中。

䷵ ䷵

䷵ 艮 → ䷵ 巽

六二：鸿渐于磐（坂），饮食衎衎。吉。

〔象释〕 渐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渐之巽：渐卦变成巽卦，艮下变成巽下，巽上没有变。

巽为高，为“磐（坂）”。《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有“我落其实而取其材”，即艮变成巽为山从风，有“饮食”之象，所以“吉”。这里似乎是因为巽下巽上皆可以取山中之饮食，而且巽为多，相谐相益，所以“衎衎”。

〔今译〕 鸿雁渐进于水岸，饮食和乐。吉祥。

磐，帛书《易经》为“坂”，山坡。

衎衎，快乐、和乐的样子。《诗经·小雅·南有嘉鱼》有“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

䷵ ䷵

䷵ 艮 → ䷁ 坤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象释〕 渐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渐之观：渐卦变成观卦，艮下变成坤下，巽上没有变。

坤为地，艮变成坤，为“陆”。就本卦而言，艮下巽上，艮为少男为夫，巽为隕，以艮从巽为“征”，巽隕，所以“征不复”。就之卦而言，《说卦》有坤“为

子母牛”，所以坤为“妇”，为“孕”。坤下巽上，《说卦》有巽“为不果”，所以是“不育”。“征不复”，“孕不育”，所以“凶”。内为抵御，有止顺之象，外为敌寇，为陨落之象，所以“利御寇”。

〔今译〕 鸿雁渐进于高地。男子出征不复还，妇女怀孕不生子，凶祸。利于防御敌寇。

陆，山上高平之地。

䷴巽→䷀乾

䷴艮 ䷴艮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寇搅，无咎。

〔象释〕 渐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渐之遁：渐卦变成遁卦，艮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乾上。

参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中“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这里是“风为天于山上”，所谓“木”，应该是高大的树木或树冠。乾为健，为“搅”。巽为陨，为“得”，为“寇”，所以是“或得其寇”。遁卦卦辞是“亨，小利贞”，艮下为止，所以“无咎”。

〔今译〕 鸿雁渐进于树木，或许遭遇盗寇搅扰，没有灾祸。

廖名春先生认为这句爻辞依据帛书《易经》应该改为“鸿渐于木，或得其寇搅，无咎”^①。可从。

如果按照原来的爻辞来解说，似乎更加难以解说通顺；鸿雁渐进于树木，或许得到方形的椽木，没有灾祸。桷，方形的椽子。《诗经·鲁颂·閟宫》有“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巽变为乾，似乎可以取象为“得到方形的椽木”，但是乾为圆，与这里的“方形”互相矛盾。

䷴巽→䷴艮

䷴艮 ䷴艮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象释〕 渐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渐之艮：渐卦变成艮卦，艮下没有变，巽上变成艮上。

巽为“鸿”，艮为“陵”，巽上变成艮上，是“鸿渐于陵”。巽为“妇”，艮为止，似乎可以取象为“不孕”。一共三个艮卦，似乎是“三年”。艮为“终”，为不胜，所以“终莫之胜”。与艮卦卦辞的“无咎”有些不同，这里的断语是

①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7 页。

“吉”，似乎并非是承接爻辞之中“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这一特殊情况而来，应该是根据“鸿渐于陵”所作出的一般推断。即这句爻辞可以调整为：“鸿渐于陵，吉。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从卦象上来看，巽上变成艮上，艮下没有变，是高风行止于山上，上同于下，所以吉利。

〔今译〕 鸿雁渐进于丘陵。妇女三年没有怀孕，最终没有得成。吉利。胜，有胜利、克服或超越等意义，这里应该是“得成”的意思。

䷸巽→䷜坎

䷛艮 ䷛艮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象释〕 渐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渐之蹇；渐卦变成蹇卦，艮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坎上。

巽为高，坎为平，巽上变成坎上，参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中“风为天子于土上，山也”，这里是“风为平于山上”，为“陆”。巽为“羽”，坎为“仪”。蹇卦卦辞有“利见大人，贞吉”，所以这里也是“吉”。

〔今译〕 鸿雁渐进于高平之地，其羽毛可以用于礼法，吉利。

仪，礼仪、法度、准则。《周礼·大司徒》有“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周礼·内宰》有“正后之服位，而诏其礼乐之仪”。

闻一多继江永认为“陆”当改为“阿”，而且仪是“舞时用以翳首之羽饰也”^①，可备为一说。

卦五十四 归 妹

䷵(兑下震上)归妹：征凶，无攸利。

〔象释〕 下面是兑，上面是震。兑为少女，震为出，所以兑下震上有出嫁少女之象，即归妹。

震为车，为“征”。《说卦》有兑“为毁折”。震车毁折，所以“征凶，无攸利”。

〔今译〕 出征凶险，无所利。

靳极苍举例说明先秦典籍之中“征”有两义，一曰征伐，一曰出行^②。在这句卦辞里似乎是兼取二义。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50—551 页。

②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2—73 页。

䷲震 ䷲震

䷲兑→䷲坎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释〕 归妹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归妹之解：归妹卦变成解卦，兑下变成坎下，震上没有变。

坎为众，为“娣”。《说卦》有兑“为毁折”，在下为“跛”。《说卦》有坎“为通”，所以兑下变成坎下是“跛能履”。震为车为“征”，坎为众，众人出征，似乎可以倚多为胜，所以“征吉”。

〔今译〕 出嫁少女有娣多人，跛足能够行走，出征吉利。

娣，古代女子出嫁时随嫁的女子，一般有多人。《诗经·大雅·韩奕》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

䷲震 ䷲震

䷲兑→䷲震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象释〕 归妹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归妹之震：归妹卦变成震卦，兑下变成震下，震上没有变。

《说卦》有兑“为毁折”。震为木，属肝，可以取象为目，震木受伤，所以是“眇”。兑变成震，震为目为“视”，所以“眇”而“能视”。震卦卦辞有“亨”，《说卦》有“震，动也”，兑下变成震下意味着幽居之人即将解脱困境、有所作为，所以“利幽人之贞”。这里是以兑为西取象为“幽人”，但是古代所谓的“幽”一般是指北方，似乎根据坎来取象“幽人”更加合适，但卦象里面没有坎。

〔今译〕 瞎了一只眼睛而能够看。利于幽居之人贞问。

䷲震 ䷲震

䷲兑→䷲乾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象释〕 归妹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归妹之大壮：归妹卦变成大壮卦，兑下变成乾下，震上没有变。

兑与震配，兑为妻，所以是“须(孀)”。《说卦》有震“为反生”，为“反”，为“归”。这里似乎是以乾为群，为“娣”。

〔今译〕 出嫁少女以为妻，返归以为娣。

须，帛书《易经》与荀爽、陆绩本作“孀”，《广雅·释亲》有“妻谓之孀。”^①

䷲震→䷁坤

䷱兑 ䷱兑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象释〕 归妹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归妹之临：归妹卦变成临卦，兑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有“震变成了坤”，取象为“车从马”。但是《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有车坏马伤之象，所以是“愆期”，要“迟归”。临卦卦辞有“元亨，利贞”，所以最终归来，所以“有时”。

〔今译〕 出嫁少女拖延了日期，推迟了返回的时间。

䷲震→䷱兑

䷱兑 ䷱兑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象释〕 归妹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归妹之兑：归妹卦变成兑卦，兑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震为主，为诸侯，可以取象为“帝乙”，为“君”（可以为女君，即出嫁的女子）。兑为“袂”，震变成兑，有毁折之象，所以“不如其娣之袂良”，这里似乎是以兑下为“娣”。震为东，兑为西，日月东西相望，所以是“月几望”。兑为悦，兑卦卦辞是“亨，利贞”，所以“吉”。

〔今译〕 帝乙嫁出少女，其女君衣袖不如其娣衣袖良美。月亮接近望时。吉祥。

君，国君，君主。《诗经·大雅·桑柔》有“维此惠君，民人所瞻”。但古代对女子也可以称之为君，以出嫁之事而言，女君更加合适，这样解说这句爻辞的意思就更加通顺。

所谓“帝乙归妹”很可能是个历史典故，即《左传·哀公九年》：“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历史上“帝乙归妹”之时很可能占筮遇到的就是归妹之兑这一卦象，后来它被写入爻辞，并成为易筮之中的通例与法则。

①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8 页。

䷲震→䷲离

䷲兑 ䷲兑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释〕 归妹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归妹之睽：归妹卦变成睽卦，兑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兑为少女为“女”。震为“筐”，为“承”。离为虚。震上变成离上，所以“无实”。震为长男为“士”，为武为“刲”。兑为“羊”。离为虚。震上变成离上。所以“无血”。“无实”，“无血”，所以“无攸利”。

可参阅《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的解说，其取象与这句爻辞不同。

〔今译〕 女子持筐却没有果实，男子杀羊却没有血。无所利益。

卦五十五 丰

䷶(离下震上)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象释〕 下面是离，上面是震。震为长子，离为中女，二者相得为大。或者震为诸侯，离为大夫，二者相助，皆为大人。或者以震外为武，离内为明，大国之象。所以卦名是丰(豐)。

震为龙，为嘉，为“亨”。震为“王”，震为动为“假”。《说卦》有坎为忧，离伏坎，为“勿忧”。离为日，在下，所以“宜日中”。

〔今译〕 嘉。君王到来，不要忧虑，宜于正午。

丰，简体字为“丰”，大。《老子·五十四章》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中论·爵禄》：“《易》曰：‘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谓也。”这似乎只是一种浅近的义务理解说。

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此处“王假之”的“假”为“大”，与“王假有家”、“王假有庙”之中的“假”不同，似不确。

䷲震 ䷲震

䷲离→䷲艮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象释〕 丰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丰之小过：丰卦变成小过卦，离下变成艮下，震上没有变。

震为动，为“遇”。震为“主”，为“配主”。离为日为十为“旬”。离变成

艮，似乎是行而有止，所以“虽旬无咎”。似乎震为健在上，所以“往有尚”。

配，匹配，这里似乎是以震、离为匹配。

〔今译〕 遇到其匹配的大夫，虽然十天也没有咎害，前往有佑助。

主，家主，春秋战国时候一般称大夫为主，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主以不贿闻于诸侯”。似乎也可以用来称呼诸侯。

䷲震 ䷲震

䷲离→䷲乾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象释〕 丰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丰之大壮：丰卦变成大壮卦，离下变成乾下，震上没有变。

似乎以离为日，可以取象为“蔀”。离为日，为“日中”。乾为天，为星辰，为“斗”。离在下，为离，似乎可以取象为“往”。乾健在下，似乎是“得”。或以“往”、“得”为虚指，即不从八卦卦象取象。离为火，为心，是“疑”。离为矢，是“疾”。离下变成乾下，所以“往得疑疾”，意即大壮卦的卦辞“利贞”。乾、震都是阳卦，所以为“孚”，是“有孚”。乾为健，为“发”。离下变成乾，震与乾相得，所以“有孚发若”，所以“吉”。

〔今译〕 丰大其蔽障，正午见到星斗。前往遇到疑虑疾病，有收获勃发。吉祥。

蔀，为遮蔽夏日所搭建的席棚。

发，兴起，产生。《韩非子·显学》有“猛将必发于卒伍”。发若，兴起的样子。

闻一多认为“蔀”即“斗”，“日中见斗”所说的“斗”是“车盖之蔀斗，亦谓天象之斗星，义取双关，所为谐谏是也”^①。此说可参。

䷲震 ䷲震

䷲离→䷲震

九三：丰其沛（旆），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释〕 丰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丰之震：丰卦变成震卦，离下变成震下，震上没有变。

震为旗为“沛（旆）”。离为日，为“日中”。震为星辰，为“沬”。似乎震为动，所以可以为“折”。震为主，为健，似乎可以取象为“肱”。又似乎因为下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1页。

卦有离，在后天盘式之中震在离之右，所以为“右”。震卦卦辞是“亨”，是“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所以这里的断语是“无咎”。

但“折其右肱”虽然不是凶丧，亦可谓吝憾，所以这句爻辞的断语应该是“吝”，这似乎与“无咎”有些差距。

〔今译〕 丰大其幡幔，正午见到小星星。折断右臂。没有灾祸。

沛，即旆，古代旗边下垂的装饰品。《诗经·小雅·六月》有“织文鸟章，白旆央央。”

闻一多认为“古者兵车建旆”，这一句爻辞所说的“丰其沛，日中见沫”与上一句爻辞所说的“丰其蔀，日中见斗”类似，“蔀旆皆车服，斗彗皆星象，见旆而疑彗，犹见蔀而疑斗矣”^①。此说与《周易》之言象，与周礼之拟象甚合，足资参照。

汉代学者多以此句爻辞附会政治。《汉书·五行志下之下》中刘歆说：“《易》曰：‘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圣人重之，载于三经。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阳之原也。”杨树达按：《释文》云“沫，郑作昧”，与《汉书》所引合。《王莽传》云“迺者日中见昧”，亦作昧。又《元后传》王凤上疏：“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食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严格来讲，这些解说都没有卦象根据，仅仅是个人所作的义理发挥。

闻一多认为此句当为“丰其旆，日中见彗”，“蔀旆皆车服，斗彗皆星象，见旆而疑彗，犹见蔀而疑斗矣”^②。可备为一说。

䷲震→䷁坤

䷲离 ䷲离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象释〕 丰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丰之明夷：丰卦变成明夷卦，离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这里似乎是以坤上为“蔀”。离为“日中”，震为“斗”，所以“日中见斗”。所谓“遇”似乎是虚指。震为东，为“夷”，为“主”。坤卦卦辞有“主利”，这里震上变成坤上，“遇其夷主”，所以“吉”。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2页。

② 同上书，第511—512页。

[今译] 丰大其蔽障，正午见到星斗，遇到其东方的大夫，吉祥。

夷主，含义接近于初九爻辞的“配主”。戴圣《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所以这里的“夷主”可以解释为“东方的大夫”。

之卦为明夷卦，卦名也有“夷”字，似乎是巧合。

䷲震→䷱兑

䷲离 ䷲离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象释] 丰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丰之革：丰卦变成革卦，离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离为南为赤色，兑为西为白色，兑上离下，所以是“章”，为“来章”。离为言，似乎为“誉”，震为喜，似乎为“庆”。“来章，有庆誉”，所以“吉”。

[今译] 使璋玉到来，有吉庆赞誉，吉利。

来，使……来，使动用法。

章，有两个含义，一是璋，古代的一种玉器，《考工记》有“山以章”。《周礼·春官》有“以赤璋礼南方”。一是指赤色与白色的花纹或色彩。《考工记》有“赤与白谓之章”。坤卦六三爻辞有“含章可贞”。这里的“来章”似乎是以第二种含义为取象，其中似乎也暗含着第一种含义，即“以赤璋礼南方”。

䷲震→䷲离

䷲离 ䷲离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象释] 丰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丰之离：丰卦变成离卦，离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离为日，是“蔀”。离为虚，所以是“屋”，是“家”，是“阒其无人”。离为目，为“闚”，是“闚其户”。户似乎是虚指。这里似乎是因为有三个离，所以为“三”为“三年”，似乎离下为目为“覿”，离上为虚，所以是“不覿”所以“三岁不覿”。根据《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震变成离，也是离变成震。离上离下，大火为灾，所以“凶”。

[今译] 丰大其房屋，蔽障其家居，窥视其门户，寂静无人，三年不见人。凶丧。

覿，会见、相见。《公羊传·庄二十四年》有“覿者何？见也”。

《左传·宣公六年》有“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

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杜注：“丰上六变而为纯离也。《周易》论变，故虽不筮，必以变言其义。丰上六曰：‘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义取无德而大其屋，不过岁，必灭亡。”所谓“无德而贪”似乎只是对爻辞的义理概括，与卦象无关。

卦五十六 旅

䷷(艮下离上)旅：小亨。旅贞吉。

〔象释〕 下面是艮，上面是离。艮为止，离为行，离又有离开之意，内止外行，行止互依，有且行且止之象，所以卦名是“旅”。

艮为少男，为“小”。离为日，为火，为嘉，为“亨”。艮为止，离有离开之意，内止外离，所以是“旅”，即“旅贞吉”。

〔今译〕 小的嘉。贞问旅行吉利。

“旅贞吉”，即“贞旅吉”。

䷷离 ䷷离

䷷艮→䷷离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象释〕 旅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旅之离：旅卦变成离卦，艮下变成离下，离上没有变。

离为目为见，似乎可以为“琐”，上下都是离，所以为“琐琐”。《释言》：“斯，离也。”斯，是离开的意思，可以由离取象而出。艮为家，为“所”。艮下变成离下，为“斯其所”。离为火，可以取象为“灾”。

〔今译〕 行旅琐琐屑屑，离开其所在而招致灾祸。

琐，指由玉器发出的细小声音，也指仔细，即《汉书·丙吉传》有“召东曹案边长吏琐科条其人”。这里似乎以后者取义为佳。

马王堆帛书《周易》作“旅琐琐，此其所取火”。“斯”，楚竹书《周易》亦作“此”。所以“斯”与“此”可能为异文同义。“此”是代词，所以“斯”也可以解释为代词，可以训为“这”。这样一来这句爻辞就可以解说为“行旅琐琐屑屑，而这就是其招致灾祸的原因”。

帛书“火”与今本“灾”也是异文同义，均指火灾。《公羊传·襄公九年》有“大者曰灾，小者曰火”。

䷝ 离 ䷝ 离

䷝ 艮 → ䷶ 巽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吉]。

〔象释〕 旅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旅之鼎：旅卦变成鼎卦，艮下变成巽下，离上没有变。

巽下是“次”，《说卦》有“巽，人也”，所以是“即次”。似乎是以坎为资，离伏坎，所以是“怀其资”。巽为陨，在下可以取象为“得”。艮为少男，为“童仆”。艮变成巽，所以是“得童仆”。旅卦变成鼎卦，鼎卦卦辞是“元吉，亨”，所以这里也是“贞[吉]”。

〔今译〕 旅居在住宿之处，怀揣资财，得到童仆，贞问吉利。

次，一般都用作动词作“临时驻扎和住宿”解，如《左传·僖公四年》有“师退，次于召陵”。这里是指临时居住之所。

原文似乎缺一“吉”字，由于下面的九三爻辞有“贞凶”所以对照补之。

䷝ 离 ䷝ 离

䷝ 艮 → ䷁ 坤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象释〕 旅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旅之晋：旅卦变成晋卦，艮下变成坤下，离上没有变。

离为火，为“焚”。坤下为“次”。似乎是因为坤为顺则有火灾，所以旅卦变成晋卦是“焚其次”。艮为“童仆”，坤卦卦辞有“后迷”所以坤为“丧”，艮下变成坤下似乎可以取象为“丧其童仆”。有灾祸发生，所以“贞厉”。

〔今译〕 旅行时候火焚住宿之处，丧失其童仆，贞问(有)灾祸。

䷝ 离 → ䷝ 艮

䷝ 艮 ䷝ 艮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象释〕 旅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旅之艮：旅卦变成艮卦，艮下没有变，离上变成艮上。

艮为止，为“处”，为“得”。似乎因为《说卦》有离“为蚌”为贝为“资”，《说卦》有离“为戈兵”为“斧”。离上变成艮上，所以为“得其资斧”。艮为“我”，离为“心”，艮为止，离上变成艮上似乎为“不快”。

〔今译〕 旅居在处所，得到其资财，我心中不畅快。

处，一般都用作动词作“居住”解，这里是指居住之所。

☲离→☰乾

☶艮 ☶艮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象释〕 旅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旅之遁：旅卦变成遁卦，艮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乾上。

《说卦》有“离为雉”。乾为健为“射”。离为兵戈为“矢”。这里是以之卦遁取象为“亡”。艮为“终”。乾为君，似乎可以取象为“誉命”。“一”似乎不是由八卦直接取象而出，暂时可以解释为这里有一个离，所以是“一矢”。参考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的“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这里的离上变成乾上有日上中天之象，即为“王”，其数为“一”。

〔今译〕 射野鸡，一支箭亡失，最终获得声誉和使命。

命，使命、命令。《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有“遂发命，遽兴姜戎”。

☲离→☳震

☶艮 ☶艮

上九：鸟焚（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象释〕 旅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旅之小过：旅卦变成小过卦，艮下没有变，离上变成震上。

离为“鸟”，震为“焚（焚）”，艮为止为“巢”。离似乎可以取象为“笑”，震为“号咷”，离变成震，所以是“先笑后号咷”。离为失为“丧”，离为“牛”，艮为止为“易”，所以是“丧牛于易”，所以“凶”。

〔今译〕 鸟弄乱了它的窠巢，旅行之人先欢笑后号啕大哭，在边境丧失了牛，凶丧。

易，通“场（音“亦”）”，边界、边境。《荀子·富国》有“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诗经·小雅·信南山》有“疆场翼翼，黍稷彧彧”。《释文》亦有“陆作‘场’，谓‘疆场’也”。《左传·桓公十七年》有“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

顾颉刚根据《山海经》有“亥丧牛于有易”的记载，以为这里的“丧牛于易”即是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很多学者都接受了这种解释。但是其疑点有三：其一，“易”与“有易”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是作为地名来讲一字之差就是不可忽略的巨大差距，我们不禁要问：“易”真的就是“有易”吗？虽然《左传》有“姑蔑”因避讳而简记为“蔑”的成例^①，但是我们却难以发现名字之中

^① 参阅李海生：《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七：朴学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有“有”字的周代以及商代帝王。其二，《周易》亦有“丧羊于易”，如果还是按照顾颉刚的思路来解释，那么有什么根据说商人祖先王亥还曾经“丧羊于有易”呢？其三，“丧牛于易”和“丧羊于易”都省略了主语，这是《周易》爻辞中的惯例，即根据卦象对问卦人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意象性的回答。这与“帝乙归妹”这种史实类的记述明显不同。所以如果把“亥”这个主语强加于此的话无疑颇为牵强。所以顾颉刚先生以“王亥丧牛于有易”的历史典故来解释“丧牛于易”这句爻辞并不恰当。“王亥丧牛于有易”并不能够解释“丧羊于易”。何况“易”和“有易”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以古人文字的精炼，基本上是不会把一个地方写作两个名字的。

一般注家都把“焚”解释为“焚烧”，把“鸟焚其巢”解释为“鸟被焚烧了窝”。原文无“被”字，这种解释似有添字解经的嫌疑。还有学者附会灾异，将其解释为天火焚烧鸟巢，发生在泰山左近云云。马王堆帛书《周易》作“鸟焚兀巢”，“兀”即“斯”，“焚”与“焚”异文通假。陆德明《尔雅音义》有“焚，本或作焚。”《左传·隐公四年》有“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春秋左氏音义》有“棼，扶云反，乱也”。所以“棼”有“扰乱、弄乱”的意思。“鸟焚其巢”的准确含义是“鸟弄乱、弄坏了它的窝”。

卦五十七 巽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释〕 下面是巽，上面是巽，卦名也是巽。

震为元为大，所以巽下为“小”。巽为风，是嘉，为“亨”，为“利有攸往”。《文言》有“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所以巽在上为天风，大人物有天风相助，为“利见大人”。

〔今译〕 小的嘉，利于有所前往，利于觐见大人。

䷸巽 ䷸巽

䷸巽→䷀乾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象释〕 巽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巽之小畜：巽卦变成小畜卦，巽下变成乾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巽“为进退”。乾为健为金，为“武人”，《说卦》有“巽为入”，似乎可以取象为归附。巽在上，巽下变成乾下，似乎有武人得志之象，所以是“利武人之贞”。

〔今译〕 有进有退，利于武人之贞问。

䷵ ䷵

䷵ → ䷳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象释〕 巽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巽之渐：巽卦变成渐卦，巽下变成艮下，巽上没有变。

艮为止，为“床”。所谓“下”有两种解说：其一是艮为下卦，在“下”；其二是巽为陨所以是床之“下”。艮伏兑，《说卦》有兑“为巫”，为“史巫”。《说卦》有巽“为近利市三倍”，为多，为“纷若”。有“史巫纷若”，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很多，所以是“吉，无咎”，这也与渐卦卦辞的“利贞”近同。

〔今译〕 巽在床下。任用多名祝史巫覡，吉利，没有灾祸。

纷若，很多的样子。

床，坐床，古代的坐具，所以应该是由艮卦取象而出。以下同。

“史巫”即“巫史”，“巫”或“史”都是上古时候的高级知识分子。

䷵ ䷵

䷵ → ䷜

九三：频巽，吝。

〔象释〕 巽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巽之涣：巽卦变成涣卦，巽下变成坎下，巽上没有变。

坎为险陷，所以是“频”，所以“吝”。

〔今译〕 危急之巽，吝憾。

频，危急。《诗经·大雅·桑柔》有“于乎有哀，国步斯频”。频，也有水边的意思。《诗经·大雅·召旻》有“池之竭矣，不云自频”。这里似乎以第一种含义更加贴切。

䷵ → ䷀

䷵ ䷵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象释〕 巽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巽之姤：巽卦变成姤卦，巽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乾上。

《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有“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巽为取为“获”，为田猎，为“田”。乾为群，为“三”，为“品”。猎获甚多，所以“悔亡”。

〔今译〕 悔事消亡，田猎获得很多猎物。

品，众多，繁多。《象·坤》有“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巽→䷊艮

䷶巽 ䷶巽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象释〕 巽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巽之蛊：巽卦变成蛊卦，巽下没有变，巽上变成艮上。

蛊卦卦辞有“元亨，利涉大川”，所以巽卦变成蛊卦是“贞吉，悔亡，无不利”。《说卦》有“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巽变成艮，所以是“无初有终”。

蛊卦下卦为巽，在后天八卦盘里配数为四，上卦为艮，在后天八卦盘里配数为八，在十天干里第七位是庚，第四位是丁，第十位是癸。丁是庚的前三位，按照十天干配日，是“先庚三日”，癸是庚的后三位，按照十天干配日，应该是“后庚三日”。但是艮卦在后天盘里数为八，不是十，所以这里还有待深入研究。

〔今译〕 贞问吉利，悔事消亡，无所不利。初始不好结果很好。在庚日前三天，在庚日后三天。吉利。

古人以干支纪日，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顺序，庚日前三天即是丁日（或丁日、戊日、己日三天），庚日后三天即是癸日（或辛日、壬日、癸日三天）。蛊卦卦辞亦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可以互相参照。

䷶巽→䷜坎

䷶巽 ䷶巽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象释〕 巽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巽之井：巽卦变成井卦，巽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坎上。

《说卦》有坎“为矫輮、为弓轮”，床为坐具，似乎是由于被加工矫曲，所以“床”可以由坎取象而来。巽为陨，为“下”，为“丧”。这里似乎是以坎水有流通之象，可以取象为“资”，而且坎为陷为缺，形状像“斧”，所以坎可以取象为“资斧”。“丧其资斧”，所以“贞凶”，即如井卦卦辞的“羸其瓶，凶”。

〔今译〕 巽在床下，丧失其资财，贞问凶丧。

资斧，即资财，似乎是因为古人使用刀币、斧币，所以二者合称。

卦五十八 兑

䷹(兑下兑上)兑：亨，利贞。

〔象释〕 下面是兑，上面是兑，所以卦名也是兑。

兑为泽为秋，为嘉，是“亨”，是“利贞”。

〔今译〕 嘉，利于贞问。

《释名·释天》有“酉于《易》为兑。兑，说（悦）也。物得备足，皆喜说（悦）也。”

《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有“辂又曰：‘兑为丧车’”。这一取象与《说卦》的兑“为毁折，为附决”可以互相参照。

䷹兑 ䷹兑

䷹兑→䷜坎

初九：和兑，吉。

〔象释〕 兑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兑之困：兑卦变成困卦，兑下变成坎下，兑上没有变。

兑为弱，坎为众，兑变成坎是人民汇聚起来；或者兑为泽，坎为水为川，二者相应；或者坎为中男为下，兑为少女为上，男下女，所以可以取象为和谐，即“和”，是“和兑”。“和兑”，所以断语为“吉”。

〔今译〕 和谐之兑，吉祥。

和，帛书为“休”，含义相近。

䷹兑 ䷹兑

䷹兑→䷲震

九二：孚兑，吉，悔亡。

〔象释〕 兑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兑之随：兑卦变成随卦，兑下变成震下，兑上没有变。

震为长男，兑为少女，震下兑上夫妻相配，所以是“孚”。兑卦变成随卦，随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所以这句爻辞的断语也是“吉，悔亡”。

〔今译〕 收获之兑，吉利，悔事消亡。

䷹兑 ䷹兑

䷹兑→䷀乾

六三：来兑，凶。

〔象释〕 兑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兑之夬：兑卦变成夬卦，兑下变成乾下，兑上没有变。

乾在下，为“来”，即如坤上乾下的泰卦卦辞中“小往大来”的取象。乾为刚健，兑为毁折，所以“凶”。

〔今译〕 到来之兑，凶险。

来,来到,与“往”相对。即如《诗经·小雅·采薇》的“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论语·学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兑→䷜坎

䷹兑 ䷹兑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象释〕 兑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兑之节:兑卦变成节卦,兑下没有变,兑上变成坎上。

兑为西,为“商”。坎为“宁”。兑为口,有出入之象,所以为“未宁”。《说卦》有坎“为加忧”,“为隐伏”,似乎可以取象为“疾”。兑为出入,有反复之象,似乎是因为疾病久拖不愈,所以这里是“介疾”。兑为悦,为“有喜”。似乎是由于兑上变成坎上,下卦又是兑,所以是“未宁介疾,有喜”。

〔今译〕 西方之兑,未得安宁,重大疾病,有喜庆。

商,做动词是从外面估测里面的情况,在这里这样解说似乎不通。《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这里似乎是以“商”指代西方,也可能暗指商人。

介字的含义比较多:其一,“介”通“价”,即大,《诗经·小雅·楚茨》有“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其二,介字还有“穿铠甲”的意思。《礼记·曲礼》有“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紼不笑,临乐不叹,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郑玄注:“介,甲也。”其三,“介”字还有“在……之间”的意思。比如《左传·襄公九年》有“介居二大国之间”。经文中的介字似乎以第一种解说最为合适。

䷹兑→䷲震

䷹兑 ䷹兑

九五:孚于剥,有厉。

〔象释〕 兑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兑之归妹:兑卦变成归妹卦,兑下没有变,兑上变成震上。

震为长男,兑为少女,夫妻相配,所以是“孚”。兑为毁折,为“剥”。震为车,为行,兑为毁折,所以“有厉”,即如归妹卦辞的“征凶,无攸利。”

〔今译〕 收获于剥蚀,有灾祸。

䷹兑→䷀乾

䷹兑 ䷹兑

上六:引兑。

〔象释〕 兑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兑之履:兑卦变成履卦,兑下没有

变，兑上变成乾上。

乾为健，为“引”。

[今译] 牵引之兑。

引的基本含义是拉弓，即《孟子·尽心上》“引而不发，跃如也”。

卦五十九 涣

䷺(坎下巽上)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象释] 下面是坎，上面是巽。风吹水动，水波荡漾，水流分散，所以卦名是涣。

巽为草木，为风，为嘉，为“亨”。按照后天八卦似乎可以以坎为北，为“王”，巽为木为工为“庙”，所以坎下巽上是“王假有庙”。巽为木为舟，坎为水，坎下巽上是舟行水上，所以“利涉大川”，“利贞”。

坤下兑上的萃卦卦辞也有“亨，王假有庙”，“亨，利贞”，似乎是以兑取象为“庙”，以坤为“王”，二者可以对照。

[今译] 嘉，君王来到宗庙，利于涉渡大河，利于贞问。

这里的“王假有庙”似亦近乎于“利见大人”。

涣，散。《老子·第十五章》有“涣兮若冰之将释”。帛书《繆和》有“子曰：‘涣者，散也。’”

䷺ 巽 ䷺ 巽

䷺ 坎 → ䷺ 兑

初六：用拯，马壮，吉。

[象释] 涣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涣之中孚：涣卦变成中孚卦，坎下变成兑下，巽上没有变。

坎为险陷，兑为口为悦，坎下变成兑下有拯救而出的意象，所以是“用拯”。坎为马，巽为长女为“壮”，所以是“马壮”。中孚卦卦辞有“吉”，“利贞”，所以涣卦变成中孚卦也是“吉”。

坤上离下的明夷卦的六二爻辞也有“用拯马壮”，似乎另有不同取象。

[今译] 用以拯救，马匹强壮，吉利。

拯，拯救。《左传·宣公十二年》有“目于簪井而拯之”。

䷺ 巽 ䷺ 巽

䷺ 坎 → ䷁ 坤

九二：涣奔其机(涣贲其几)，悔亡。

〔象释〕 涣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涣之观：涣卦变成观卦，坎下变成坤下，巽上没有变。

涣卦卦辞有“王假有庙”，可以取象为祭祀之事。案几为安放器物之地，可以由坤取象而出。《说卦》有巽“为绳直，为工”，所以这里也可以是以巽取象为“机（几）”。

如果是“奔”取原字，那么坎为马，坤也可以取象为马，马奔，所以是“奔”。“奔其机”是像马奔跑一样掌握时机，所以“悔亡”。

〔今译〕 修饰案几，悔事消亡。

帛书《繆和》有“贲阶，几也，时也……《易》曰：‘涣贲其阶，每亡’”，这是偏重于义理的发挥，这恐怕并不是这句爻辞的本意。

闻一多认为此句应为“涣贲其几”，“犹言文饰其几也。《周礼·司几筵》曰：‘吉事变几，凶事仍几。’郑玄注曰：‘变几，变更其质，谓有饰也。’”这里的“‘涣贲其几，’盖即《周官》所谓变几”^①。此说平直，从之。正因为有吉事，所以“悔亡”。

䷺ 巽 ䷺ 巽

䷺ 坎 → ䷺ 巽

六三：涣其躬，无悔。

〔象释〕 涣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涣之巽：涣卦变成巽卦，坎下变成巽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弓轮”，可以取象为“弓”。巽下为自身，坎上变成巽上，上下皆为巽，似乎有反躬自身之象，所以是“躬”，是“无悔”。

〔今译〕 涣其自身，没有悔事。

躬，自身，自己。《论语·卫灵公》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巽 → ䷀ 乾

䷺ 坎 ䷁ 坎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象释〕 涣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涣之讼：涣卦变成讼卦，坎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乾上。

乾为君，为“群”。乾为“元”，得其群，所以“吉”。巽为高，乾为天，即“风为天于水上”，所以为“丘”，即“涣有丘”。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6页。

“匪夷所思”，楚竹书《周易》作“匪台所思”。《尔雅·释诂》：“台，我也。”“台”是第一人称代词，即“我”。“匪”与“非”相通，否定副词。“匪夷所思”，也就是“非我所思”，“不是我能够想到的”或“不是我所想的”，这似乎是爻辞作者的感叹之语，而不是从八卦卦象取象而出。

【今译】 涣其群类，至为吉祥。涣而有丘，不是我所想的。

《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有“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①可以参考。

闻一多根据《诗经》、《周礼》认为“匪夷疑亦当作非人”^②，似不确，不从。

䷺ 巽 → ䷲ 艮

䷲ 坎 ䷲ 坎

九五：涣汗其大号（免其肝，大号），涣王居，无咎。

【象释】 涣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涣之蒙：涣卦变成蒙卦，坎下没有变，巽上变成艮上。

坎为北，为“王”。似乎以巽为木，取象为“汗（肝）”。巽为高，为“大”。巽为风，为“号”。艮为止为“居”。涣卦变为蒙卦，蒙卦卦辞有“亨”，有“利贞”，所以这句爻辞里的断语是“无咎”。

【今译】 涣其肝，大声呼叫，涣王之居所，没有咎害。

汗，帛书作“肝”，孔子解说之为内心，即帛书《二三子》有“免其肝，大号”，“免，大美也；肝，言其内”。

号，高声喊叫，即呼。《诗经·大雅·荡》有“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 巽 → ䷲ 坎

䷲ 坎 ䷲ 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释】 涣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涣之坎：涣卦变成坎卦，坎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坎上。

① 这一故事亦见于《说苑·奉使篇》。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29 页。

遯、惕同字。《说卦》有坎“为血卦”，“为加忧，为心病”，所以坎为“血”、①为“遯”。巽为陨，为“去”，为“出”。巽上变成坎上，所以是“血去遯出”。涣卦变成坎卦，坎卦卦辞是“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所以这句爻辞的断语是“无咎”。

[今译] 涣其忧恤去除惕惧出离，没有灾祸。

卦六十 节

䷻(兑下坎上)节：亨。苦节，不可贞。

[象释] 下面是兑，上面是坎。坎为水，为河流，兑为泽，为湖泊。湖泊有调节河流流量的作用，所以下兑上坎是节卦。节，就是节制的意思。

坎为众，为嘉，是“亨”。兑“为刚卤”，“为毁折”，坎上为险陷，所以“苦节，不可贞”，即贞问不吉。

[今译] 嘉。疾节，不可贞问。

根据闻一多先生的解说，此句卦辞之中的“苦节”是“疾节”，“行节缓则乘者安逸，疾则有覆败之虞，故曰‘甘节贞吉’，‘苦节贞凶’也”。②

䷜坎 ䷜坎

䷜兑→䷜坎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释] 节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节之坎：节卦变成坎卦，兑下变成坎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隐伏”，所以是“不出”。《说卦》有“兑为口”，口为进出之地，所以为“户庭”。坎下坎上的坎卦卦辞是“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所以这句爻辞的断语是“无咎”。

[今译] 不出门庭，没有灾祸。

《礼记·礼器》“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从这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周代门与户的区别。户，一般特指单扇的门。当门户相对而言之时，门一般是指大门，而户一般是指小门；门一般是指院门，户一般是指室门。

① 在《归妹》之《睽》“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之中是以离为虚，或离伏坎为“无血”，《小畜》六四爻辞有“血去惕出”与这句爻辞之中的“血去遯出”类同，可以参照。《周易》经文中当然也有不以《坎》或《离》取象为“血”或“恤”的例子，比如需之夫“需于血，出自穴”，《屯》之《益》“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坤》之《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21—522 页。

䷁坎 ䷁坎

䷁兑→䷲震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释〕 节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节之屯：节卦变成屯卦，兑下变成震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坎“为隐伏”，所以是“不出”。《说卦》有“兑为口”，口为进出之地，所以为“门庭”。震为武为杀，兑下变成震下，似乎可以取象为“羊从杀”，所以“凶”。

〔今译〕 不走出门庭，凶丧。

䷁坎 ䷁坎

䷁兑→䷀乾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释〕 节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节之需：节卦变成需卦，兑下变成乾下，坎上没有变。

若，语气助词。兑节制坎上，兑下变成乾下，不能再节制坎上，所以是“不节”。这里似乎是以乾为“嗟若”，与离卦九三爻辞“大耋之嗟”的以震为“嗟”类同。需卦卦辞是“有孚。光(元)亨，贞吉，利涉大川”，与之相应，所以这句爻辞的断语是“无咎”。

〔今译〕 不节制，则嗟叹。没有灾祸。

嗟，感叹词，表示招呼、召唤。《尚书·夏书·甘誓》有“王曰：‘嗟！六事之人……’”《礼记·檀弓下》有“‘嗟，来食！’”

䷁坎→䷹兑

䷹兑 ䷹兑

六四：安节，亨。

〔象释〕 节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节之兑：节卦变成兑卦，兑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兑上。

坎为水，兑为泽，所以兑有调制之意。而且上卦同于下卦，即上位安于下位之节制，所以是“安节”。上兑为秋为悦，为“亨”，即与兑卦卦辞“亨，利贞”相同。

〔今译〕 安于节制，嘉。

此处的“安节”，含义近于《吕氏春秋·知分》之中的“安之勿失节”，顿辔缓行，不失节制。

䷁坎→䷁坤

䷄兑 ䷄兑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象释〕 节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节之临：节卦变成临卦，兑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坤上。

《说卦》有“坤为地”，所以坤为安为缓，为“甘节”^①。坤为顺，坎上变成坤上即是上卦顺从兑下的节制，而且临卦卦辞有“元亨，利贞”，所以这句爻辞的断语是“吉”。这里似乎是以坤在上为“尚”，为“往”，坤王在上，所以“往有尚”。

丰卦(离下震上)卦辞亦有“往有尚”，坎卦(坎下坎上)有“行有尚”，可以对照研究。

〔今译〕 缓节，吉利，前往有佑助。

闻一多认为此句爻辞之中的“甘节”和下句爻辞之中的“苦节”是“缓节”和“疾节”，“行节缓则乘者安逸，疾则有覆败之虞，故曰‘甘节贞吉’‘苦节贞凶’也。”^②此说有据合理，从之。

䷁坎→䷄巽

䷄兑 ䷄兑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释〕 节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节之中孚：节卦变成中孚卦，兑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巽上。

《说卦》有巽“其究为燥卦”，巽可以取象为“疾节”。“苦节，贞凶”，似与节卦卦辞中的“苦节，不可贞”相通。坎变成巽，即《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的“夫从风，风陨妻”，巽为陨，所以“贞”则“凶”。似乎是由于坎变成巽，坎为悔，巽为风为消亡，所以“悔亡”。

〔今译〕 疾节，贞问凶险，悔事消亡。

卦六十一 中 孚

䷼(兑下巽上)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象释〕 下面是兑，上面是巽。兑、巽都是阴卦，上下相应，所以是

① 《左传·昭公十二年》有“上美为元”，坤卦卦辞有“元”，所以坤为地为美。《尚氏》据《说卦》坎“其于马也，为美脊”，所以坎亦为美。此说亦可通。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第521—522页。

“孚”。似乎是因为兑为少女，巽为长女，对应于中女之中，这里是中间有孚，所以为“中”。对照于其他卦爻辞之中的“孚”，这里的“中孚”之“中”字应该有所指称。

似乎是因为兑为弱为小，所以可以取象为“豚”。巽为“鱼”。《说卦》有“巽为木”，为舟，有舟楫涉渡之利，所以“利涉大川”。兑、巽都是阴卦，上下相应，所以是“吉”，“利贞”。

〔今译〕 小猪和鱼，吉祥。利于涉渡大河，利于贞问。

豚，小猪。小猪和鱼是常有的食品或祭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豚鱼吉”条云：“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楚语》：‘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王制》：庶人‘夏荐麦，秋荐黍’，‘麦以鱼，黍以豚。’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其福，故曰：‘豚鱼吉’，言虽豚鱼之荐亦吉也。”^①实际上是说用小猪和鱼祭祀吉祥。

闻一多以为这里的“豚鱼”即是金文之中的“屯鲁”，^②此说可参。“屯鲁”很可能就是指小猪和鱼。

靳极苍认为所谓“豚鱼，吉”就是养猪、捕鱼吉利，^③可参。

䷫ 巽 ䷫ 巽

䷫ 兑 → ䷜ 坎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释〕 中孚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中孚之涣：中孚卦变成涣卦，兑下变成坎下，巽上没有变。

坎为忧，似乎可以取象为谋划，所以是“虞”。兑为悦为“燕”，坎为蛇，为“它”。兑变成坎，所以“有它，不燕”。

〔今译〕 谋划吉利，有蛇，不安闲。

虞，历代注家多释之为“安”，此说缺乏证据，而且“燕”亦有“安”的含义。如果把“虞”字解释为古代管理山林水泽的官员，即如屯之既济的“即鹿无虞”，似乎也不通顺。这里还是应该解说为谋划、事先准备，即《孙子兵法·谋攻》的“以虞待不虞者胜。”这样才与“有它，不燕”相连贯。

它，蛇。

燕，舒适，安闲。

① 《楚语》为《国语·楚语》，《王制》为《礼记·王制》。

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56页。

③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 ䷧

䷧兑→䷲震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释〕 中孚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中孚之益：中孚卦变成益卦，兑下变成震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震“为鹄，为鼓”，“为善鸣”，“为长子”，所以震为“鹤”，为“鸣”，为“子”。《尚氏》有“艮山阳，兑山阴”^①，可为一说，所以这里是“鸣鹤在阴”。关于“和”的取象有二：其一，《说卦》有“兑为口”，所以为“和”。其二，《说卦》有“风雷相薄”，所以震下巽上为“和”，即应和。

“兑为口”，可以取象为吃喝，所以是“靡”。但也可以以巽为风为“靡”，似乎更加贴切。兑为少女，为悦，所以是“好”。这里的“我”即是“吾”，“我”、“吾”、“尔”似乎都是虚指。“爵”为酒器，尚秉和以为其从震取象而来，但似乎也是由兑为口取象而来。

〔今译〕 白鹤鸣叫在树荫，小鹤应和之；我有好酒，我与你喝了它。

阴，通荫，树荫。

帛书《二三子》篇载：“孔子曰：好爵者，言耆酒也。”耆酒，好酒，美酒。爵，古人的酒器，也指爵位。指爵位时无疑应该从震取象而出，这里是指酒，似乎由兑取象更加贴切。

靡，消耗，消费。《战国策·中山策》“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飧，饮者酹餽，以靡其财”。

闻一多认为此句当为“我有玉爵，吾与尔挥之”，“犹言我与尔饮而尽此玉爵之酒”，并“挥之”^②。此说有据，足资参照。“挥之”可由震取象而来。

䷧ ䷧

䷧兑→䷀乾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鼙），或泣或歌。

〔象释〕 中孚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中孚之小畜：中孚卦变成小畜卦，兑下变成乾下，巽上没有变。

《说卦》有“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这里兑变成乾，正是“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4 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05—506 页。

言阴阳相薄也”，所以说是“得敌”。《说卦》有“巽为进退”，“鼓”为进，“罢（鼙）”为退，“泣”为失利，“歌”为得胜，所以是“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今译〕 战胜了敌人，有人擂鼓有人击鼙，有人哭泣有人歌唱。

罢，通“鼙”，即骑鼓，古代一种军用小鼓。比如《礼记·乐记》有“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再比如《六韬·虎韬·军略》有“击雷鼓，振鼙铎”。

闻一多认为：“鼓谓击鼓，鼙亦谓击鼙”，这句爻辞“连类对举。此盖言奏凯之事，‘得敌’犹言执俘”，“泣歌者敌囚也。或鼓鼙而喜，或歌泣而悲，胜败分而哀乐异也。中得声转通用”^①。其说有据，从之。

本人认为“得敌”为“战胜了敌人”似更加通畅。

䷸巽→䷀乾

䷹兑 ䷹兑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象释〕 中孚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中孚之履：中孚卦变成履卦，兑下没有变，巽上变成乾上。

尚秉和根据纳甲法有“兑为月，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十六日平明，巽象月退辛”^②。似乎与卦象不是非常符合，暂不取。兑为月。乾为明为望。巽为人为晦。巽上变成乾上，所以是“月几望”。乾为马，巽为陨，所以“马匹亡”。履卦卦辞为：“履虎尾，不咥人，亨”，有惊无险，故“亨”。同理，中孚之履似乎是虽有失而“无咎”。

〔今译〕 月亮接近圆满，马匹亡失，没有灾祸。

“月几望”按照帛书《易经》和荀爽本应该改作“月既望”，但王弼本为“月几望”。“月几望”是说在十五月圆之前，“月既望”则是说在十五月圆之后，二者稍有差异。从卦象来看，似以“月几望”为好。

䷸巽→䷧艮

䷹兑 ䷹兑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象释〕 中孚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中孚之损：中孚卦变成损卦，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36—537 页。

② 尚秉和著：《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4 页。

兑下没有变，巽上变成艮上。

《说卦》有艮“为指”，“止也”，可以取象为手，所以为“牵如”，“牵”即牵系。“有孚牵如”，足以“无咎”。

〔今译〕 有收获而牵系连续，没有灾祸。

牵如，牵连的样子。

䷸巽→䷁坎

䷄兑 ䷄兑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释〕 中孚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中孚之节：中孚卦变成节卦，兑下没有变，巽上变成坎上。

《曲礼》有“鸡曰翰音”。《说卦》有“巽为鸡”，“为高”，上位为天，所以是“翰音登于天”。坎为险，巽上变成坎上是登高而遇险，所以“贞凶”。“贞凶”，亦即节卦卦辞所说的“苦节，不可贞”。

〔今译〕 天鸡叫声上升于天，贞问凶险。

翰，天鸡，也叫锦鸡或山鸡。《逸周书》有“文翰者，若皋鸡”。

卦六十二 小 过

䷽(艮下震上)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释〕 下面是艮，上面是震。震为长男，艮为少男，震在艮上为大者居上位，小有过度，即小过。《广雅·释诂》有“过，误也。”

这一卦的卦辞应该分为两个部分来释读。第一部分是“亨，利贞。”第二部分是“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据震卦卦辞，震为“亨”。《说卦》有“艮，止也”，所以利贞。

《说卦》有艮“为小石”，艮可以取象为“小”，所以是“小事”。《说卦》有震“为大涂”，震可以取象为“大”，所以是“大事”。上震为主君，下艮为臣仆，所以说“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①。“下”则大吉。《说卦》有艮“为黔喙之属”，为“鸟”。震为健为“飞”。《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以离取象为飞鸟，与此不同。震为动又为“音”为“遗”。

① 《道德经·第六十一章》有“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宜为天下。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今译] 嘉，利于贞问。可以做小事，不可以做大事。飞鸟遗留的叫声，不宜于向上，宜于向下，大为吉祥。

靳极苍认为“有关国家的事如祀与戎是大事，个人的事如衣食臣妾是小事”，^①可参。

䷲震 ䷲震

䷲艮→䷲离

初六：飞鸟以凶。

[象释] 小过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小过之丰：小过卦变成丰卦，艮下变成离下，震上没有变。

离(或艮)为“鸟”，(震)为“飞”，所以是“飞鸟”。艮为山，离为火，艮变成离有火焚山之象，所以“凶”。

[今译] 飞鸟有凶。

䷲震 ䷲震

䷲艮→䷲巽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释] 小过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小过之恒：小过卦变成恒卦，艮下变成巽下，震上没有变。

上震为“祖”，为“君”。下艮为“臣”，下巽为“妣”。这里似乎是以上卦在上为“过”，为“不及”，而以下卦在下为“遇”。所谓“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与卦辞的“不宜上，宜下”有相近之旨趣。小过卦变成恒卦，艮下变成巽下，小过改之，所以“无咎”。^②

[今译] 经过其祖庙，遇到其母亲；没有追上其君主，遇到其臣仆。没有灾祸。

祖，在周朝时候的本义是祖庙，所谓“祖父”是后起的意义，所以这里的“祖”不能做祖父解释。

“过”字在这里似乎不能做拜访来讲，因为拜访很可能是后起的意义，而且不能说“拜访祖庙”。最有根据的解说是“经过”，比如《论语·微子》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

妣，母亲。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②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亦有“无咎”之意。

遇的比较原始的含义是会面、会见。

䷲震 ䷲震

䷲艮→䷁坤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释〕 小过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过之豫：小过卦变成豫卦，艮下变成坤下，震上没有变。

小过卦改变了，似乎是“弗过”。《说卦》有“艮，止也”，所以艮为“防”。《说卦》有“坤，顺也”，所以坤为“从”。震为武，为“戕”，即戕害。艮下变成坤下，所以“弗过防之，从或戕之”。“戕之”，上杀下，所以占问“凶”。

〔今译〕 不过度防备之，跟随就杀害之，凶。

过，在这句爻辞里含义比较模糊，有待进一步研究。过的本义为经过、走过。防的比较原始的含义是修筑堤坝或堵塞。

䷲震→䷁坤

䷲艮 ䷲艮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象释〕 小过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小过之谦：小过卦变成谦卦，艮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坤上。

小过卦变成谦卦，震上变成坤上，似乎因为小过改正，所以是“无咎”。小过卦改变了，似乎可以称作是“弗过”。“遇之”应该是虚指，即没有具体的八卦卦象取象。震为武为“戒”，为动为“厉”，震上为“往”，所以是“往厉必戒”。似乎是因为坤上为顺，艮下为止，所以“勿用”。坤卦卦辞有“利牝马之贞”，坤、艮相近，所以这句爻辞里面也有“永贞”。

〔今译〕 没有灾祸。不经过而遇到，前行涉水必须警惕，不可以有所为，长远贞问。

厉，不脱衣服涉水。即在没有桥梁也没有摆渡的情况下，直接从水势平缓的地方趟水步行或乘车过河。《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有“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震→䷞兑

䷲艮 ䷲艮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释〕 小过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小过之咸：小过卦变成咸卦，

艮下没有变，震上变成兑上。

震为龙，为云，而且《说卦》有“山泽通气”，艮下兑上也有云象，所以是“密云”。《说卦》有“坎为水”，所以坎为雨。这里没有坎，所以是“不雨”。后天八卦中兑西震东，有云起自西方，则是向东而行。郊，一般是郊祭，这里似乎是指郊外。艮为城，则兑为郊，为西郊。艮又为我，所以是“自我西郊”。震为诸侯，所以为“公”。震又为射，所以为“弋”，即系绳以射。《说卦》有兑为口，似乎可以取象为“穴”。艮为指、为手，所以是“取”。

【今译】 浓云密布而不下雨，来自我西郊。公爵弋射，取彼于巢穴。

䷲震→䷲离

䷲艮 ䷲艮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罗）之，凶，是谓灾眚。

【象释】 小过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小过之旅：小过卦变成旅卦，艮下没有变，震上变成离上。

震变为离，似乎是因为震、艮这两个阳卦不再相遇，所以是“弗遇”。离在艮上，离为中女，艮为少男，仍然是大者在上，为“过”，所以是“过之”。根据《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的例子，离为“鸟”，震为“飞”，所以是“飞鸟”。上离为罗，^①故曰“离（罗）之”。飞鸟罹网，所以“凶，是谓灾眚”。

【今译】 不遇到而经过之，飞鸟罗之，凶丧，这叫做灾祸。

“飞鸟离之”帛书为“翡鸟罗之”。罗，罗网，捕鸟的网。《韩非子·难三》有“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

卦六十三 既 济

䷾（离下坎上）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象释】 既济卦下面是离，上面是坎，坎润下，离炎上，上下合合，互相交通，所以名为“既济”，即已经交济。

坎水为嘉，为“亨”，坎为民众，是“小”。离为日为明，所以“利贞”，是“初吉”。这里是以离下为“初”、坎上为“终”。坎为险陷，则以坎为终是“终乱”。

【今译】 嘉，小有利于贞问。开始吉利最终祸乱。

䷾坎 ䷾坎

䷲离→䷲艮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① 离可取象为罗，即《易经·系辞下传》的“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象释〕 既济卦初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既济之蹇：既济卦变成蹇卦，离下变成艮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坎“为曳”，“为弓轮”，所以是“曳其轮”。坎为水，为“濡”。离为丽为虚，可以取象为“尾”，坎上离下，所以是“濡其尾”。《说卦》“艮，止也”。坎上为险，艮下为止，望险而止，所以“无咎”。

〔今译〕 牵引其车轮，沾湿其尾巴。没有灾祸。

䷜坎 ䷜坎

䷝离→䷀乾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释〕 既济卦第二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既济之需：既济卦变成需卦，离下变成乾下，坎上没有变。

《说卦》有“离为中女”，所以离为“妇”。这里似乎是以离为失为“丧”。《说卦》有坎“为隐伏”，所以坎可以取象为遮蔽为“茀”。乾为健，为“逐”，但上有坎险，所以“勿逐”。这与屯卦卦辞的“勿用有攸往”类似。《说卦》有离“为乾卦”，所以离变成乾，有失而复“得”之象。《说卦》有离“为日”，这里似乎是以离变为乾配数为七，所以是“七日得”。

这里离变为乾为何配数为七？还是另有根据？具体卦象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其与震卦六二爻辞的“七日得”应该有共通之处。

〔今译〕 妇女丧失其首饰，不用寻找，七日后复得。

茀，古代车上的遮蔽物，《诗经·卫风·硕人》有“翟茀以朝”。翟指翟车，即用野鸡羽毛装饰的车子，古代贵族妇女所乘。有学者以为茀通“髻”，是妇女的首饰，似不通。

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杨树达先生认为“追”的本义是追人，“逐”的本义是逐兽，后来才混而不分^①。从这句爻辞来看，寻找物品也叫“逐”。

䷜坎 ䷜坎

䷝离→䷲震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释〕 既济卦第三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既济之屯：既济卦变成屯卦，离下变成震下，坎上没有变。

^①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追逐》，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第15—16页，转引自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5页。

所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似乎是指一件史实。震为主，为诸侯，所以可以是“高宗”。离为戈兵，震为武，离下变成震下可以取象为“伐”。坎为北为“鬼”，为“鬼方”。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鬼方”是西方的国家或部落^①，似乎理解为西北方也可以。由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的“震之离，亦离之震”与“六年”之配，可知离变成震配数为三，可以是“三年”。坎为险阻，在上，小民不可以有所往，所以“小人勿用”。

可以参考未济卦的九四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今译〕 殷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后战胜之，小民不可有所为。

勿用，不可有所为。

䷜坎→䷹兑

䷝离 ䷝离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象释〕 既济卦第四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既济之革：既济卦变成革卦，离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兑上。

《说卦》有“离，丽也”，所以为繻。兑为破损，繻破损为袽，即“繻有衣袽”。古人上衣下裳，所以上位可以取象为“衣”。《说卦》有兑“为毁折，为附决”，所以兑为破损，为“袽”，兑上为“衣袽”。兑为西，所以兑又有“终日”之象。似乎是因为兑为口舌，为毁决，所以要警醒，要“终日戒”。^②

〔今译〕 彩帛上衣变为破布，整天警戒。

繻，彩色的丝织品。

袽，败絮破布。

“繻有衣袽”即“繻衣有袽”。

䷜坎→䷁坤

䷝离 ䷝离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象释〕 既济卦第五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既济之明夷：既济卦变成明夷卦，离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坤上。

①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6 页。

② 乾卦九三爻辞，即乾之履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亦有以兑为“惕”，与这里的“戒”可以互相参照。当然，二者还都以兑为“终日”。

这里的“东邻”是下卦，而“西邻”是指上卦。《说卦》有离“为戈兵”，所以为“杀”，离为牛，^①所以是“杀牛”牲祭。《说卦》有坤“为吝啬”，所以为“禴祭”，即薄祭。西邻薄祭得福有两种解说：其一，《说卦》有坤“为地”，为实，可以为福；其二，似乎以坎、坤居于上位，上位为天，祈求上达于天，可以为福。这里似乎以第二种解说更加贴切。

[今译] 东邻杀牛(盛祭)，不如西邻的薄祭切实承受其赐福。

禴祭，薄祭

䷜坎→䷥巽

䷝离 ䷝离

上六：濡其首，厉。

[象释] 既济卦上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既济之家人：既济卦变成家人卦，离下没有变，坎上变成巽上。

上位为“首”，坎为水为“濡”，所以“濡其首”。巽陨，坎上变成巽上，即夫从风，所以“厉”。

未济上九亦有“濡其首”，二者卦象有相似性，但各自取象似乎不同。《说卦》有“风雷相薄”，所以在这一句爻辞之中的巽似乎也可以通震，为“首”。

[今译] 沾湿其头部，灾祸。

卦六十四 未 济

䷿(坎下离上)未济：亨。小狐汔(几)济，濡其尾。无攸利。

[象释] 未济卦坎下离上。下面是坎，上面是离，坎润下，离炎上，上下不相交通，所以名为“未济”，即未有交通。

离为火，是嘉，为“亨”。坎为民众为小人，是“小”。《九家》有“坎亦为狐”，《说卦》亦有坎“为加忧”，所以为疑，狐性疑。所以坎是“狐”。卦名是未济，所以“汔(几)济”。坎为水，为“濡”。离为丽为虚，可以为取象“尾”。有坎有离，所以是“濡其尾”。坎润下，离炎上，上下不相交通，所以“无攸利”也。

[今译] 嘉。小狐狸差不多渡过河，沾湿其尾巴。无所利。

汔，应为“几”，几乎、差不多。汔，《说文》“涸也”，“汔济”一语不通，“小狐汔济”在帛书《二三子》里引作“(小狐)涉川，几济”，这一句文意简近，从

① 离卦卦辞为“利贞，亨。畜牝牛吉。”《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有“纯《离》为牛”。

之。《二三子》还进一步解释有“孔子曰：此言始易而终难也，小人之贞也。”

靳极苍根据《战国策·秦策》、《史记·春申君列传》、《韩诗外传》卷八、《风俗通义》卷三之中对这句卦辞的引述，认为“小狐汔济，濡其尾”是“小狐要渡河，因爱其尾，高举之不令湿，可是快到河边，就是要到水少地方时，因力量用尽，尾下垂，尾还是湿了”，意在阐发“始易终难”之意；“汔济”应该解为“济至水少时，就是将及彼岸时”^①。有据平近，足资参照。

济，渡过，过河。未济，没有渡越坎水。

濡，沾湿。

☲离 ☲离

☵坎→☱兑

初六：濡其尾，吝。

【象释】 未济卦初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未济之睽：未济卦变成睽卦，坎下变成兑下，离上没有变。

坎为水为“濡”，离为丽为虚，可以为取象“尾”，所以是“濡其尾”。坎为载，《说卦》兑“为毁折”，坎变成兑，即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所以是“吝”。

【今译】 沾湿其尾巴，吝。

☲离 ☲离

☵坎→☷坤

九二：曳其轮，贞吉。

【象释】 未济卦第二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未济之晋：未济卦变成晋卦，坎下变成坤下，离上没有变。

《说卦》坎“为曳”，“为弓轮”，所以是“曳其轮”。《说卦》“坤为地”，坎变成坤，即轮行地上，“坤，顺也”，载行顺利，所以“贞吉”。

【今译】 牵引其车轮，贞问吉祥。

☲离 ☲离

☵坎→☱巽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象释】 未济卦第三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未济之鼎：未济卦变成鼎卦，坎下变成巽下，离上没有变。

①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坎为中男，离为中女，有夫妻相配之象，但坎下变成巽下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中所说的“夫从风，风陨妻”，所以“凶”。坎为众，为军旅之事，所以可以取象为“征”^①。坎又为水，为“大川”，水从风，似乎是因为得风以渡水，所以说“利涉大川”。

〔今译〕 没有渡过河，出征凶险，利于涉渡大河。

☲离→☳艮

☵坎 ☵坎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释〕 未济卦第四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未济之蒙：未济卦变成蒙卦，坎下没有变，离上变成艮上。

这里并没有震。但是卦辞里面却出现了“震”，应该另有依据。一个解释是离为火为威为“震”。另外一个解释是离与震似乎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互通^②。这里似乎是以第二种解释兼容性更强。《说卦》离“为戈兵”，有“伐”之象。坎为鬼，为“鬼方”，离上坎下，所以说“震用伐鬼方”。按照后天八卦方位，震配数为三，震为年，所以是“三年”^③。《说卦》“艮，止也”，所以“封建藩国”，即分封诸侯，以诸侯国为藩国，承担保卫王室的义务，所以这里似乎是以艮取象为“国”。“有赏于大国”是以讨伐鬼方之功获得大国的赏赐，非常吉利，所以“贞吉，悔亡。”

〔今译〕 贞问吉祥，悔恨消亡。威势以讨伐鬼方，三年受到大国的奖赏。

震，威。《左传·文公六年》有“其子何震之有？”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就是一个周人在商国的命令下讨伐鬼方获胜的记录。所以这句爻辞所依据的可能是一段史实。

☲离→☰乾

☵坎 ☵坎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释〕 未济卦第五爻六变为七，也就是未济之讼：未济卦变成讼卦，

① 见师卦解说。

② 即《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之“震之离，亦离之震”。

③ 如果以离为三（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有“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似不妥。

坎下没有变，离上变成乾上。

离为日，为“君子”。《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以离“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是以离为日为君子的明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有乾为天为“光”。这里离变成乾，所以是“君子之光”。君子之道发扬光大，所以是“贞吉，无悔”，“吉”。这里似乎是以乾、坎二阳卦相应为孚，所以说“有孚”。①

〔今译〕 贞问吉祥，没有悔恨。君子的光彩，有收获，吉利。

光，光彩、光美。《荀子·不苟》有“言己之光美”。

☲离→☳震

☵坎 ☵坎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释〕 未济卦上爻九变为八，也就是未济之解：未济卦变成解卦，坎下没有变，离上变成震上。

震、坎为阳卦，相应为“孚”，所以“有孚”。坎为水为“酒”，震为动为“饮”，所以是“有孚于饮酒”。未济卦变成解卦，隔绝消解，所以“无咎”。震为“首”，坎为水为“濡”，所以“濡其首”。离上变成震上，再从震上变成离上，所以“有孚失是”。②

〔今译〕 有收获于饮酒，没有灾祸，沾湿其头部，有收获却失去之。

《集解》引虞翻曰：“是，正也”。这种解释不是“是”字的本义，不可依从。“是”在这里可以解释为：这，此，如上文有“是谓灾眚”，这可以勉强解释得通。这里“有孚失是”的“是”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宾语前置的标志，即指代上文的“孚”或“有孚”。只不过这里的用法与春秋时期有些不同，即不是“有孚是失”而是“有孚失是”。这有待深入研究，但对这句爻辞的解释影响不大，因为无论如何。这里以“是”指代“孚”或“有孚”最为贴切。

① 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亦有“有孚”之象。

② 即《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之“震之离，亦离之震”。

附录一 《左传》、《国语》中《周易》 应用二十二例译释

在正文所引述的《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实例只有十六个，而且因为要专注于《周易》的相关引述和卦象讲解，所以还对原文进行了必要的删节，所以一般读者要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就难免有些困难。下面，将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的二十二个例子进行详细的白话翻译和解释，以便于读者理解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相关背景。最后，还列有一表，对这些应用实例进行梳理和统计，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

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源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公元前 637 年，晋公子重耳想要借助秦国力量取得晋国，所以亲自用《周易》占一卦。他在占卦前祷告说：“希望拥有晋国。”结果先遇到《屯》卦，初爻由阳变阴，第二、第三爻（少阴，为“八”）未变，第四爻由阴变阳，第五爻由阳变阴，第六爻（少阴，为“八”）未变，这样就变成了《豫》卦。筮史根据卦

象推断，都说：“不吉利。封闭而不能亨通，爻没有作为。”一直跟随重耳的大臣司空季子却说：“吉利。这两卦在《周易》里都解释为‘有利于建立公侯’。不拥有晋国以辅弼周王室，怎么能够建立公侯呢？我们占卦前说：‘希望拥有晋国。’卦象告诉我们：‘有利于建立公侯基业。’这预示着必然得到晋国，没有比这更大的吉利了！震，取象是车。坎，取象是水。坤，取象是土。‘屯’是厚重的意思，‘豫’是快乐的意思。（因此下震上坎的《屯》与下坤上震的《豫》合起来讲就是）车往来内外，顺应训导，泉源以资利用，土地肥沃而快乐地享受收获。不拥有晋国还有什么配得上这种卦象呢？（进一步来讲，）震，是雷，是车。坎，是劳力，是流水，是民众。下卦为主，是雷和车，而上卦为尚，是水和众。兵车威震四方是具有武力，民众顺从效劳是具有文德。文武兼具，厚到极致，所以叫作‘屯’。《屯》卦的卦辞说：‘长而嘉，利于贞问。不可以有所往，利于建立公侯。’内卦为主，《屯》卦的内卦是震，象征雷霆，是长，所以说是‘元’。《屯》的上卦是坎，是指群众顺命效劳，是嘉，所以说是‘亨’。《屯》的内卦象征雷霆，所以说是‘利贞’。震向上坎向下，必然会成为伯爵。小事情不顺利，是因为壅阻不通的缘故。所以说‘不可以有所往’，但这只是指一个人行动的情况。群众顺从而且军队威武，所以说‘利于建立公侯’。坤，是母亲。震，是长男。母亲衰老而长子强壮，所以卦名是‘豫’。《豫》卦的卦辞说‘利于建立侯国、行军作战’，这就是处于本国则安乐、出国征伐则威武的意思。《屯》卦和《豫》卦都是预示着获得国家的吉卦呀。”

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豫卦卦辞是：“利建侯、行师。”

例二：《左传·宣公十二年》“《师》䷆之《临》䷒”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

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夏天的六月，晋军去救援郑国。荀林父率领中军为三军统帅，先穀担任副将。士会率领上军，郤克担任副将。赵朔率领下军，栾书担任副将。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作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是下军大夫。韩厥担任司马。军队到达黄河岸边时，得知郑国已经和楚国议和，全军主帅荀林父(桓子)想要返回，说：“救援郑国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和楚国交战，又有什么用呢？等楚国撤兵以后，再发兵攻打郑国也不迟。”上军将领士会(随武子)也表示同意。但是中军副帅先穀(彘子)却说：“不可以。我们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依靠的是武力强大和诸侯归顺。假如今天失去郑国，不可谓诸侯归顺，大敌当前而不作战，不可谓武力强大。如果是因为我们而使得晋国失去霸主地位，还不如让我死掉。而且率兵出国，听说敌人强大就退却，不算是大丈夫。受命为军队统帅，而最终胆怯退缩，只有你们这些人可以，我不会这样。”于是就率领所属中军渡河。

下军大夫荀首(知庄子)说：“这支军队太危险了。《周易》里说到这种情况，在《师》之《临》，说：‘军队出征要用纪律约束，军纪不良，凶丧。’做事顺成就叫臧，违逆就叫否。众人分散变为弱小，河水壅阻变成湖泊。有纪律使军队像一个人那样进退如意，所以叫做律。做事否逆，而且纪律尽竭。充盈变为枯竭，盛大变为不整，所以凶险。不能行动叫做‘临’，有主帅而不听从，‘临’无以复加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我军遭遇楚军，我们一定会失败，这全是先穀(彘子)造成的。即使我们能够侥幸不死而逃回，也都有战败的大罪。”

后成果如荀首所预料的那样，晋国军队大败于楚军，将领们因而获罪。

例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大有》䷍之《睽》䷥”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飧，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 年),周臣颓叔桃子拥戴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勾引狄兵伐周,大败周师,周襄王逃往郑国,住在汜地。

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635 年),秦穆公率军驻扎在黄河岸边,准备迎接周襄王。这时,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您如果想号令诸侯,最好的办法就是效命于周天子。这样做不仅诸侯信服,而且做起事来名正言顺。继承先君晋文侯辅佐周王室的大业而在诸侯中建立威信,现在正是机会。”于是晋文公派卜偃占卜,卜偃说:“吉利。遇到的兆是黄帝战于阪泉。”晋文公说:“我实在配不上这种兆辞。”卜偃说:“周礼还未改变。今天的王就相当于古时候的帝。”晋文公又说:“再占筮看看。”于是卜偃又占筮,遇到《大有》卦,第三爻由阳变阴,变成《睽》卦。卜偃说:“吉利。遇到的爻辞是‘公侯受到天子的礼宴款待’。战胜敌人,接受天子礼宴招待,还有比这更加吉利的吗?而且从这一卦的卦象看,是上天降为湖泊以应对太阳,预示着天子将要屈尊降位迎接您,这不是很合适吗?大有卦变为睽卦,再变成大有卦,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晋文公辞谢秦军使其返回,率领晋军沿着黄河顺流而下。

此后晋文公出兵把周襄王送回周王朝,果然周襄王宴请了晋文公,晋国由此拥有了号令诸侯的权利而称霸。

例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颀孙奔齐……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72 年)陈国内乱,陈公子完逃到齐国,在齐国很受齐桓公的赏识,被任命为卿。

当初，懿氏为要嫁女给敬仲(公子完)为妻而占卜，懿氏的妻子占卜，说：“吉利，这叫做‘凤凰在飞，应和鸣叫锵锵，妣姓子孙后代，将要成长于姜姓国家。在第五世时昌盛，居于正卿之位。在第八世之后，没有人比他更大。’”陈厉公的母亲是蔡国人，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陈国国君。后来陈厉公生了儿子敬仲，即公子完。当公子完幼年时，周王朝的一个精通《周易》的史官来拜见陈厉公，陈厉公请他用《周易》给自己的这个幼儿占了一卦，结果遇到《观》卦，第四爻由阴变阳，变成了《否》卦。周太史说：“这叫做‘观瞻他国的光辉，利于举行君王的宾礼。’他将要代替陈国而享有国家呀！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其他国家；不是在他本身，而是在他的子孙。光，是从遥远的他处照耀而来的。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风变为天在土的上边，那就是高山。有山上的树木而又有天光照耀，于是就居住在土地上，所以说是‘观瞻他国的光辉，利于举行君王的宾礼。’庭实旅百之礼，还有奉送的宝玉和丝绸，^①天地之间的美好物品都齐备了，所以说：‘利于举行君王的宾礼。’犹有所待是‘观’，所以说是在他的后代呀！风行而又附着于土地，所以说是在其他国家呀！如果是在其他国家，那一定是在姜姓的国家。因为姜姓是大岳的后代。山岳崇高足以配天。但凡事物都不能两大并立。所以陈国将会衰亡，此支血脉反而会昌盛起来呀！”

等到鲁昭公八年陈国首次被楚国灭亡的时候，公子完的五世孙陈桓子开始在齐国做大官。到鲁哀公十七年，也就是陈国再次被楚国灭亡的时候，公子完的八世孙成子掌握了齐国政权。

例五：《左传·昭公五年》“遇《明夷》䷣之《谦》䷎”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

① 古代有“徵见礼”，即《尚书·尧典》所说的“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牲)、一死，赞。”(关于“徵见礼”，详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1页。)《周礼·秋官·小行人》记载了王和诸侯会见之间的礼节：“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这里的皮、帛、锦、绣、黼都是放在玉器下面的衬垫物。其中的“璧以帛”，是把玉璧放在丝帛上奉献给王，也就是“奉之以玉帛”。根据郑玄的解释，庭实，是或马或皮以及其他土特产，因进献时放置在堂前庭中，故称之为庭实(参阅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页)。《春官·宰夫》有“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数。”旅，郑玄《注》曰：“辟下士也。”下士所担任的官员为旅一级，即第四级(参阅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周礼》中《天官》的大宰、《地官》的大司徒、《春官》的大宗伯、《夏官》的大司马、《秋官》的大司寇的属官都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再加上《冬官》的同类属官，周天子属下的“旅”官至少有一百九十二人。所以，这里“徵见礼”所谓的“旅百”，估计是指旅一级的属官众多，列为仪仗，以一百来略指，所以称之为旅百。

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鲁国叔孙庄叔(名得臣)在他的次子叔孙穆子(名豹)初生的时候，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明夷》卦，初爻由阳变阴，变成《谦》卦。他把这个结果拿给卜楚丘。于是卜楚丘根据卦象断定：“这是将要远行，而归来为嗣子奉祭祀；与谗人一起回来，他的名字是牛；最终饿死。”这是卜楚丘对《明夷》之《谦》的卦象所进行的解说，以之作为占筮的断语。他接下来详细地作出了解释，并解说了《明夷》之《谦》所对应的明夷初九爻辞。

《明夷》卦是离在坤下，即日在地下(《说卦》有离为日，坤为地)，有日之象，所以卜楚丘说：“《明夷》，日也。”古代纪日法，十日为一旬，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标记，所以说：“日之数十”。古代又把一日分为十时，所以卜楚丘又说：“故有十时”。春秋时期，按照其社会地位人们被分成十个等级，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见《左传·昭公七年》)，其中王是最高级，公是第二级，大夫(卿)是第三级，所以卜楚丘说：“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卜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时配起来，所以说十时“亦当十位”。对于这一点，杜预的注比较详细：“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昃(孔疏：‘谓蹉跌而下也。’)为台。隅中(孔疏：‘隅谓东南隅也。’)日出，阙不在等，尊王公，旷其位。”①“日中”是太阳最高的时候，因此是以最高级别的王来配比“日中”。上午的太阳是逐步上升、越来越高，因此以地位较高的公、大夫、士来分别配比上午的各时。“食日”(吃早饭时)的太阳比“日中”稍低，居第二位，因此是用第二级的公来配比“食日”。“旦日”(日初出时)的太

① 《淮南子·天文篇》分一日为十五个阶段，“晨明，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铺时，大还，高春，下春，县车，黄昏，定昏。”当然这与春秋时期的分法不同，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这种记时方法，可以参考。

阳又比“食日”稍低，居第三位，因此要以第三级的大夫来配比“旦日”。所以说：“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日中、食日、旦日是十时中的三个时名。上、二、三指太阳高度的等次。）至于第四级的士当与东刚刚发亮时的鸡鸣时分相配。此后的阳气是逐步减弱而阴气逐步增强，所以是以皂、舆、隶、僚、仆、台配比下午夜晚和下午的各时。

卜楚丘根据他的配比方法，认为《明夷》卦变为《谦》卦，《明夷》的下卦离日变为《谦》的下卦艮山，而其上卦坤地未变，这象征着太阳初升被大地遮住又转而被大山遮住，还未大放光明，是“旦日”的现象，所以说：“《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旦日”与大夫相配，从而认为穆子将继承庄叔的爵位，做大夫，奉叔孙氏的祭祀，所以卜楚丘说：“故曰为子祀。”

卜楚丘又从卦象来讲解爻辞。《明夷》下卦的离日，变为《谦》下卦的艮山，《说卦》有“离为雉”，所以离变为艮就有雉鸡向山间飞去之象，因此，卜楚丘说：“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夷》的日是初升之日，尚未大放光明，所以，《明夷》的鸟也就不能大展翅羽高飞远举，应该是低垂着翅膀，所以他解释爻辞说：“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他把日比作君子，把日的运动比作君子的出行，因而说：“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明夷》的日是“旦日”，居第三位，没有升到“食日”，即没有到吃饭的时候，所以有“不食”之象，因而卜楚丘又解释爻辞说：“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同时，离为火，艮为山，《明夷》下卦的离变为《谦》下卦的艮，有火焚山之象。在人的方面，火似谗言，火焚山好似谗言破坏家国。因而他解释爻辞说：“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这里的“主人”似乎是从下卦为“主”推理而出。

卜楚丘又从卦象内容来讲这个谗人名叫牛。他所谓“纯离为牛”是说离上离下的《离》卦象征牛。（《离》卦辞有“畜牝牛吉”）离为火，在人事则为谗言，那么，进谗言的人应该叫做牛了。他所谓“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是说当此乱世，则谗人胜利，所以胜利将归于谗人。他由此论断谗人“其名为牛。”

史实与占辞所说是一致的：穆子果然先是出游他国，后来回国继承父业为鲁国亚卿，并带回来一个叫“竖牛”的小人，最后在这个小人的挑拨离间之下，穆子受困，悲惨地饿死了。

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

孙，必复其始。”

当初，毕万为要在晋国做官而用《周易》占筮，遇到屯卦，初爻由阳变阴，变成比卦。晋国大夫辛廖解释说：“吉利。《屯》意味着坚固，《比》意味着收入，难道有比这个卦象还吉利的吗？它预示着将来一定能够繁荣昌盛。屯卦是上坎下震，比卦是上坎下坤，《屯》之《比》是震变成坤。坤为土，屯卦的震变为比卦的坤，是震变为土，震为车，坤为马，所以是车跟从马。震又为足，所以有足可以站立。震又为长子，所以说有兄长爱护。坤为母，所以说会有母亲保护。坎为众，所以说有群众归依。以上六个方面都不改变，比为‘入’为‘合’，屯为‘固’，所以是‘和合而能够坚固’。坤为‘安’，震为‘杀’，所以是‘安享而能够杀敌’。所以《屯》、《比》两卦卦象都预示着成为公侯。公侯的子孙们也一定能够这样继续下去。”

这个毕万后来被封给魏地，他的后代一直为晋国大夫，他也就是魏国国君的祖先。

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其初九爻辞是“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辛廖所说的“公侯之卦也”也就是“利建侯”。

比卦卦辞是：“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在这里没有涉及。

例七：《国语·晋语》“得《泰》䷊之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子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可不济之有？……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十月，惠公病卒。同年十二月，秦穆公派兵帮助晋公子重耳（即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回国夺取晋国君位。晋国史官董因在黄河边迎接公子重耳。重耳问他说：“我能够成功吗？”董因回答说：“……您一定能够拥有晋国。我为您占了一卦，遇到《泰》卦，其阴爻未变，对应的数字是八。按卦象来讲就是：天地阴阳二气相交而万物通泰，小的去大的来。现在正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会不成功呢？……您成功后晋国就要兴盛，会称霸诸侯，子孙会仰赖您的功业，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例八：《左传·昭公元年》“谓之《蛊》”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宠）〔大〕节，^①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归之。

晋平公久病不愈，派人到秦国寻求名医。秦景公派名医和为晋平公诊视，医和诊视之后说：“阁下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这就叫‘亲近女色，所得的病为蛊病。这既不是鬼神所致，也不是饮食不当，而是由于贪恋女色而丧失心志。君主的良臣将会死去，上天也不再会保佑他。”晋平公问：“难道女色不可以亲近吗？”和回答说：“一定要有节制。例如古代圣王使用的音乐，就是为了节制各种事情。因此才有五声的节奏，快慢始终要有节奏，中声以后的音调就逐渐降低，五次降低后就不能够弹奏了。圣王之后就有烦手淫声的出现，淫塞心耳，使人忘记平和是音乐的本旨，君子不去听它。不止音乐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到了使人心烦的时候就应该舍弃，这样身体才不会生病。君子之所以弹琴鼓瑟，是为了仪礼节制，不是用以纵情乱性。天有六种气，降到地上产生五味，演变成五色，对应着五声，六气过度就会患六种疾病。六气就是指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分为四时，顺序变为五节，超过节度就是灾祸。阴过度就会生寒病，阳过度就会生热病，风过度就会生

^① 据阮元的《校勘记》，“宠”改为“大”。

麻痹病，雨过度就会生肠胃病，晦过度就会生神经疾病，明过度就会生心脏病。女色属于阳物晦时，过度就会生内热感蛊的病。现在阁下接近女色不守节度不守时节，怎么能不得这种病呢？”结束诊断退出来，把病情告诉晋国宰相赵孟。赵孟问：“谁是你所说的良臣？”医和回答说：“就是主上您呀！主上您做晋国宰相，至今已经八年，晋国没有动乱，诸侯没有阙失，可谓是良臣。我听说，国家重臣，荣华宠禄，手握大权，有灾祸兴起，却没有办法改变，必然有罪责。现在君主到了淫溺生疾的地步，将不再顾惜国家，还有比这更大的灾祸吗？主上您不能制止这些事情发生，我所以才这么说。”赵孟又问：“什么是蛊？”和回答说：“蛊是淫溺惑乱所产生的根源。从文字来讲，皿和虫合起来就是蛊字。谷子里产生的飞虫也是蛊。在《周易》中，女子迷惑男子，风吹落山木，叫做《蛊》。这里说的都是同一个事情。”赵孟说：“你真是良医呀。”赵孟重礼相谢，派人送他回国。

医和所言，后来一一应验。

例九：《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大壮》䷡”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主〕所知也。^①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鲁昭公与臣子季孙氏不和，进而离开鲁国，住在齐国乾侯这个地方，后来就死在那里。对于这件事情鲁国国民反应平淡，诸侯也没有作出应有的外交上以至于军事上的问罪讨伐。赵简子看不懂，就去请教史墨。史墨认为这件事很正常，并引用《周易》来评论这件事。

^① 据阮元《校勘记》，“王”改为“主”。

赵简子赵鞅向史墨问道：“季孙氏把他的国君赶出去，但是国民却服从他，诸侯也认可这一事实，最后国君死在外国，却没有人怪罪季孙氏。”史墨回答说：“事物一产生就有两，有三，有五，有辅贰。所以天有日、月、星三辰，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这都是辅贰。上天使季氏产生，以辅贰鲁侯，已经很久了。国民服从他，不是很正常吗？鲁国国君一代代地失德失政，季氏一代代地修德勤政，国民早就忘记了国君。鲁国国君虽然死在外国，又有谁可怜他呢？奉守社稷之人没有恒常不变的，君臣的地位也不是恒常不变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代圣王的子孙后代，现在都是庶民了，这是主上您所知道的。在《易》卦里面，雷乘乾这一卦是《大壮》，这是天之道。昔日的季友，是鲁桓公的三子，文姜夫人的爱子，文姜夫人开始妊娠就命人占卜。卜人占卜后觐见她，回禀说：‘出生就有好名声，他的名字叫做友，是公室的辅佐。’等到孩子出生，果然如卜人所言，在孩子手上有一个‘友’状的纹路，于是就以‘友’来命名他。季友后来扶立鲁僖公，平定动乱，为鲁国立下大功，被封给费地并被任命为鲁国上卿。季友的子孙文子、武子，世世代代增上功业，不荒废往日的成就。鲁文公薨毙的时候，东门氏杀掉公子适而立庶子为君，鲁国国君于是失掉了国政，政事都归季氏管辖，到了这一代鲁国国君鲁昭公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国民不知道有国君，那么国君又如何能够得到国家呢？所以作为国君，一定要谨慎器与名，不可以假借于人。”

赵简子素称贤明，史墨的这番话很可能对他教育很大。后来三家分晋之时，赵氏有其一。

例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齐国棠邑大夫齐棠公的妻子棠姜，是东郭偃的姐姐。东郭偃是齐国卿大夫崔武子崔杼的家臣。齐棠公死了，东郭偃给崔武子驾车前去吊唁。崔武子见到了棠姜，认为她美貌，指使东郭偃说自己要娶她。东郭偃说：“男女

辨姓婚配，现今君上的祖先是齐太公之子丁公，臣下的祖先是齐桓公，我们是同姓，不可以婚配。”崔武子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困》之《大过》。史官都说：“吉利。”把这个结果拿给陈文子，陈文子认为不吉。陈文子说：“夫变为了风，风吹掉了妻，不可以娶她。而且这句爻辞是：‘受困于石头，依靠着蒺藜，进入其家，不见其妻子，凶丧。’所谓‘受困于石头’，是所往不能够成功。‘依靠着蒺藜’，是所依靠的受到伤害。‘进入其家，不见其妻，凶丧’，是无所归依。”崔武子说：“寡妇有什么祸害？如果有的话，她死去的丈夫已经承当了。”于是就娶棠姜为妻。

后来，齐国国君齐庄公与棠姜私通，崔武子就杀了齐庄公，齐国开始动乱。再后来，崔武子众叛亲离，回来见到家园被毁，妻子棠姜已经自杀身亡，于是他也自杀了。

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睽》曰：‘士刳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脱）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乃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职竞由人。’”

当初，晋献公要把他的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为此占了一卦，遇到《归妹》之《睽》。史苏解卦说：“不吉。其对应的爻辞是：‘男子杀羊，却没有血。女子持筐，却没有果实。’西面的邻居有责备的言语，无可补偿。’《归妹》变成《睽》，犹如是不相干。震变成离，也就是离变成震，是雷是火，是嬴姓打败姬姓。车子脱离了车輹，大火焚毁了旗帜，不利于行军作战，在宗丘^①打了败仗。《归妹》变为《睽》是孤子，^②敌寇张开弓弧，侄儿跟随姑姑，六年后他逃

① 宗丘，晋国地名，又称韩、韩原（参阅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② 孤，高亨先生解释为“孤子”，《周易》睽卦九四爻辞是“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所以“睽孤”二字最准确的出处是在这里。孤，也可以解说为诸侯的自称，比如《左传·庄公十一年》有“孤实不敬，天降之灾”，但是在这里这种解说并不合适，应该排除。

离,逃回他的国家,却抛弃了家庭,明年他死在高梁这一城邑。”等到晋惠公打了败仗被俘虏在秦国的时候,他抱怨说:“先君(指晋献公)如果听从史苏的占卜,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当时韩简侍立在一旁,他说:“龟,是表现象的;筮,是表现数的。事物产生之后就有了象,有了象之后有滋衍,滋衍之后有了数。先君败坏德行,这怎么是数的原因呢?史苏占卦解卦,先君不与秦国通婚又会有什么好处呢?《诗》有:‘在下的子民的罪孽,不是自天降下,罪恶报应,是人自取。’”

从后来的记载来看,史苏的预言都应验了:僖公十五年晋惠公战败被俘,其子子圉(后来的晋怀公)在僖公十七年为质于秦,后来他在六年后,即僖公二十二年逃回晋国,僖公二十四年的时候在高梁被杀……

例十二:《左传·成公十六年》“遇《复》䷗”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蹇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这是晋楚鄢陵之战的一小段记载。晋国伐郑,楚国救郑,临战前,伯州犁向楚王报告了晋侯亲兵的位置。早先投降过来的楚人苗贲皇在晋侯身侧,他向晋侯报告了楚王亲兵的位置。晋侯左右的人都说:“楚国勇武之士俱在,而且军阵厚实,不可抵敌。”苗贲皇对晋侯进言:“楚国的精锐,仅仅是其中军王族而已。请您分出部分精锐牵制其左右二军,而三军集中攻击楚王亲兵,一定会大败楚军。”晋侯为此占筮,史官都说:“吉利。占筮遇到复卦,卦辞是:南方国家受挫,射击其大王射中了他的眼睛。’国家受挫国王受伤,除了失败还会怎样呢?”晋侯于是听从了苗贲皇的意见。

战争中,晋国将军吕锜果然射中了楚王的眼睛,楚军大败。

例十三:《国语·周语》“遇《乾》䷀之《否》䷋”

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见,其次必此。……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

起初,晋成公客居在周王室,后来赵穿杀死了晋国在位的晋灵公,所以

晋国人派人到周王室迎接成公回国继任为晋国国君(公元前607年)。

周国的单襄公病重,他特意把儿子单顷公叫到身边,嘱咐他一定要善待晋公子周,他认为这时候客居在周王室的晋公子周将来一定会继任为晋国国君,并向单顷公转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晋成公由周国回晋国的时候,晋国人为此专门用《周易》占筮,先遇到乾卦,后来乾卦的初爻、二爻、三爻都由阳变阴,就变成了否卦。根据这种卦象,晋国人得出推断:“配位不会长久,将要有三位国君回国即位。”单襄公认为:“第一个是晋成公,已经成为过去,第三位国君还不知道是谁,但是第二位国君一定就是公子周!这一卦象说明:一定会三次从周王室迎取国君。”

后来果然如单襄公所预言的那样,在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被弑之后,晋公子周果然回国即位为晋国国君,即晋悼公(公元前572—前558年在位)。

例十四:《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鲁闵公被刺身亡,公子季友保护鲁僖公并拥立他为国君,又平定动乱立下大功。

当初,鲁桓公的小儿子季友将要出生的时候,鲁桓公请掌管占卜的大夫楚丘的父亲用牛骨占卜。老人占卜后说:“生的是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友,在鲁国国君的左右,在周社和亳社之间,是鲁国公室的辅佐。不过季氏一旦灭亡,那么鲁国也就将衰败。”然后他又占筮,遇到《大有》之《乾》,他解释说:“这位公子以后将和他的父亲一样,人们对他的尊敬一如国君。”等到孩子出生,在他的手掌上有“友”状的纹路,于是鲁桓公就给他取名叫做季友。

关于季氏之事,可以参阅例九:《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大壮》䷡”。

例十五:《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

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秋天,秦穆公率兵讨伐晋国。在出兵之前,卜徒父用筮草占了一卦,向秦穆公报告说卦象吉利。但是等到军队渡过黄河,秦穆公的战车突然损坏。于是秦穆公有了疑心,就去追问卜徒父,卜徒父回答说:“卦象确实是吉利,晋军连败三次之后,我军一定能够活捉晋侯。因为卦象是《蛊》卦,蛊卦卦辞说:‘千乘的军队三次战败,在三次战败之后,捉获他们的雄狐。’蛊卦里所说的雄狐一定就是指晋国的君主。蛊卦的内卦为贞,是巽,代表风;外卦为悔,是艮,代表山。现在正是秋天,我军恰好像风,敌人好比山,风既能够吹落山上的果实又能够获取山间的木材,所以我军一定能够战胜。果实被吹落,木材被砍伐,晋国不失败还等待什么呢?”

后来晋军果然连败三次,一直撤退到韩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秦军果然俘虏了晋惠公。

关于秦晋交恶的缘起,可参阅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

例十六:《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乾》䷀之《姤》䷫”等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的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抵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的秋天,龙出现在晋国都城绛的郊外。魏献子对此感到迷惑,去请教蔡墨:“我听说,龙是各种动物中最有智慧的,因为没有人捕捉到过活的。这样就说它最聪明,可信吗?”蔡墨回答道:“不是龙有智慧,其实是人们不知道实际情况。古代是有人饲养龙的,古代的国家有由此而得名的,比如有豢龙氏,有御龙氏。”……魏献子又问:“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蔡墨答道:“本来每种动物都有官吏负责,官吏学习管理方法,他们从早到晚都要照顾它们。一旦失职,就死罪临头,丢失官职没有

食禄。官吏长期地照顾它们，这样很多动物才会出现。如果无人照顾，动物往往就会潜藏起来，郁塞不能生长。因此有掌管五行的官，被叫做五官，他们都有姓氏，被封为上公，（五行）被当作贵神来祭祀。土神、谷神和大神，是国家最为隆重的尊奉。木部的官职叫句芒，火部的官职叫祝融，金部的官职叫蓐收，水部的官职叫玄冥，土部的官职叫后土。龙，是水中的动物。现在已经废弃了水官这一职务，所以不能够得到活的龙了。不然的话，《周易》中就有例证，《乾》之《姤》（即乾卦初九爻辞，以下分别是九乾卦二爻辞、乾卦九五爻辞、乾卦上九爻辞、乾卦用九爻辞）曰：‘潜龙勿用。’《乾》之《同人》曰：‘见龙在田。’《乾》之《大有》曰：‘飞龙在天。’《乾》之《夬》曰：‘亢龙有悔。’《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坤卦初六爻辞）曰：‘龙战于野。’如果不是早晚经常见到龙，谁又能够区别龙的各种不同状态呢？”

例十七：《左传·昭公十二年》“遇《坤》䷁之《比》䷇”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南蒯是鲁国大夫季平子属下的费邑这一地方的行政长官，他想要凭借手中控制的费邑来背叛鲁国，投靠齐国。

他事先不指明为何事占筮，就用《周易》泛泛占了一卦，结果遇到《坤》卦，第五爻由阴变阳，即《坤》之《比》，根据占筮规则，这时候应该看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南蒯认为是大吉，意味着自己反叛作乱会一帆风顺，于是就拿给他的朋友子服惠伯看，说：“如果要做这件事，怎么样？”子服惠伯说：“我曾经学过用《周易》占筮，占问忠信的事情才可以，否则就一定要失败。外表坚强内心温和是忠，谦和地保持操守是信，所以才叫作‘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饰，‘元’是善的首位。如果占者的内心没有忠的美德，就当不起黄色。如果占者为人臣吏而没有恭敬的美行，就当不起裳这种服饰。所占问的事情不善良就不符合‘元’字‘长’的含义。外表和内心一致就是忠，做事讲求信义就是信，恪守这三种德行就是善，不

恪守这三种德行就是不应当。而且用《周易》不能占问危险的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呢？身处下位是不是恭敬呢？中美是‘黄’，上美是‘元’，下美是‘裳’，三者俱备，才可以筮问吉凶。如果不具备这三条，虽然筮问结果是吉利的，也不一定。”

南蒯最后还是反叛了，当然他也没有得到好下场。

例十八：《左传·昭公七年》“遇《屯》䷂之《比》䷇”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羈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卫襄公死了，他的夫人姜氏没有给他生儿子，他的嬖人(妾)嬖始却生了孟縶。卫大夫孔成子晚上梦到卫康叔(卫国始封之君)对自己说：“立公子元(孟縶之弟，当时元尚未出生)为国君，我会让你的儿子羈的孙子圉和史苟二人辅佐他。”史朝也梦到康叔对自己说：“我会让孔成子的曾孙圉和史苟二人辅佐元。”史朝见到成子，告诉他梦里的情况，两个人的梦相同。在晋国韩宣子执掌国政与诸侯会盟那一年，嬖人嬖始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元，而长子孟縶双足却不能行走。虽然在梦中听见了卫襄公的嘱咐，孔成子对立公子元或公子縶为卫君一事还是有疑虑，因而用《周易》占卦，事前说：“希望公子元享有卫国，主持国家政事。”占筮时遇到了《屯》卦，孔成子又说：“我想要立公子縶，但愿神灵保佑。”初爻由阳变为阴，变成《比》卦，于是就拿给史朝看。史朝说：“公子元享有国家，还有什么怀疑呢？”孔成子说：“这里的‘元’是不是指长子公子縶呢？”史朝回答：“公子元的‘元’字是先王给起的名字，就是长子的意思。按道理讲，孟縶是跛子，不是健全的人，是不能列在宗庙里面的，所以不算是长子。况且《屯》卦卦辞、爻辞里都有‘利建侯。’如果立嫡长子吉利，那还用立吗？所谓立当然不是嫡长子。《屯》、《比》二卦都说‘元

亨’，都说应该拥立公子元，阁下赶快拥立公子元吧。先王康叔是这样命令的，《屯》、《比》二卦也这样说，占筮和梦境也符合，这也是周武王曾经经历过的事情，阁下为什么不服从呢？跛子只能够闲居家中，国君却要执掌社稷，主持祭祀，治理百姓，侍奉鬼神，出国会盟，他怎么能够闲居家中？人尽其才，不是很好吗？”于是他们拥立公子元为卫灵公。十二月癸亥日，埋葬卫襄公。

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其初九爻辞是“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比卦卦辞是：“吉。原筮，元〔亨〕，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例十九：《左传·哀公九年》“遇《泰》䷊之《需》䷄”

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郑国首先攻打宋国，宋国反攻，把入侵的郑国军队消灭了。这时，齐景公又趁机发兵攻打郑国。……晋国的赵鞅占卜援救郑国的吉凶，得到的卦象是“水适火”，请史赵、史墨、史龟三位太史解释。史龟说：“这叫做沈阳，可以发兵。有利于讨伐姜姓的国家，不利于讨伐商姓的国家。讨伐齐是可以的，攻打宋国就不吉利。”史墨说：“盈是水的名称。子是水的位置。名称和位置相匹配，不可讨伐。炎帝是火神，姜姓是他的后代。而水胜火，所以讨伐姜姓的国家是可以的。”史赵说：“这就像是河川的泛滥，不可以游泳渡过一样。郑国是有罪的，是不可以援救的。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别的我就知道了。”阳虎又用《周易》占筮这件事，遇到《泰》之《需》，解释说：“宋国正吉星高照，不可以与之交战。作为宋国祖先的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因此宋国和郑国是甥舅姻亲。‘祉’是福禄的意思。如果帝乙的长子出嫁他的妹妹而有吉禄的话，那么我国怎么能够得到吉利呢？”于是就取消了发兵救援郑国的行动。

泰卦的六五爻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里阳虎提到了“帝乙”，

实际上是暗引爻辞。

例二十：《左传·宣公六年》“《丰》䷶之《离》䷝”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郑国大夫公子曼满对郑国大夫王子伯廖说，他要做上卿。伯廖告诉别人说：“没有德行却贪婪，这在《周易》是《丰》之《离》，不会超过三年。”第三年，郑国人就杀了公子曼满。

在这里王子伯廖暗引《周易》丰卦上六的爻辞“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来论定郑公子曼满必然遭祸。这句爻辞的白话解说是：“丰大其房屋，蔽障其家居，窥视其门户，寂静无人，三年不见人。凶丧。”

例二十一：《左传·襄公九年》“是谓《艮》䷳之《随》䷐”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也。”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的妻子，鲁成公的母亲。她先是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又在成公十六年的时候，与叔孙侨如合谋，想要废掉鲁成公，兼并孟孙氏与季孙氏，结果失败。叔孙侨如逃奔到齐国，穆姜被迁于东宫，结果就死在那里。

当初穆姜初迁东宫的时候，为此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艮》之八。史官说：“这叫做《艮》之《随》。《随》，是出的意思。君上一定很快就出来了。”

穆姜说：“不对。在《周易》里随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体之长。亨，是嘉之会。利，是义之和。贞，是事之干。体仁才能够长人，嘉德才能够合礼，利物才能够和义，贞固才能够干事。然而因为不会欺骗，是以虽然是《随》卦但是没有灾祸。现今我作为妇人而参与作乱，本该在下位却有不仁，不可谓是‘元’。不安定国家，不可谓是‘亨’。作乱而危害自身，不可谓是‘利’。抛弃尊位而姦容私通，不可谓是‘贞’。有元、亨、利、贞四德

的人，遇到《随》卦而没有灾祸。四德我全都没有，怎么配得上《随》卦卦辞呢？我自取罪恶，怎么能没有灾祸呢？我一定会死在此地，不会出来了。”

穆姜只是讲随卦卦辞，没有涉及卦象。对此，稍作补充。《艮》之《随》的卦象是：

䷐ 艮 兑

䷐ 艮 震

如史官那样，仅仅是根据随卦卦意来讲，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从卦象上看，艮是止，是不得出；之卦震下兑上，往而难行，也是不得出。所以卦象之中也就蕴含着穆姜不能离开东宫的意思。

例二十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复》䷗之《颐》䷚”

蔡侯之如晋也，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驰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当蔡景公到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游吉到了楚国。可是当游吉走到汉水时，楚国国君就派人叫他回去，说：“‘宋之盟’应该由郑国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你游吉来，我国国君请你暂且回去再说！我们会派一辆车到晋国去问明情况再告诉你。”……游吉（子大叔）回到郑国复命，他对子展说：“楚王就要死了！他不重视政治德行，只是一心妄想号令诸侯来满足他的愿望，他想要一直霸道下去，可能吗？《周易》里有相关的话，是在《复》之《颐》，说：‘迷途而返，必生凶险。’这不是在说楚王吗？想要达成愿望，却放弃了道德修养的根本，从不想到要改正，这就叫做‘迷而返’，能不凶险吗？我认为君上大可以去楚国会盟！到楚国参加完楚王的葬礼就回来了，不就满足楚国的虚荣心了吗。楚国没有十年八年，不会再使诸侯忧虑了。我们郑国应该让国民休养生息了。”郑国大夫裨灶说：“今年周天子和楚王都会死去。因为岁星超过了它今年应该在的位置而走到了明年的位置上，为害于鹑火、鹑尾。这些都是周天子和楚王的凶兆。”

复卦上六爻辞是：“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游吉说“楚子将死矣”是暗引了爻辞中的“以其国君凶”，其最后所说的“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之中则暗引了爻辞的“至于十年不克征。”

总 结

根据以上的解说,对这二十二个《周易》应用例子按照发生时间排列后进行统计,可以得到下表:

表 10

编号	占筮或引述发生时间(公元前)	本书中的序号	所涉及的卦名和卦象	占筮或引述	问占人与解说者的国别、身份	关于何事	是否解说了八卦卦象	是否解说了义理
1	711—694 之间的某一年,桓公时期①	例十四	《大有》之《乾》	占筮	鲁国国君-鲁国卜官(之父)	幼儿命运	否	否
2	672,庄公二十二年	例四	《观》之《否》	占筮	陈国国君-周朝史官	幼儿命运	是	否
3	677—651 之间的某一年,晋献公时期②	例十一	《归妹》之《睽》	占筮	晋国国君-晋国史官	嫁女秦国	是	否
4	约 665—662, 闵公元年之前数年③	例六	《屯》之《比》	占筮	(晋国大夫)-晋国大夫	仕于晋	是	否
5	645, 僖公十五年	例十五	《蛊》	占筮	秦国国君-秦国卜官	战争胜负	是	否
6	637, 晋惠公十四年④	例一	《屯》之《豫》	占筮	晋国公子-晋国大夫	国君即位	是	否
7	637, 晋惠公十四年⑤	例七	《泰》	占筮	晋国公子-晋国史官	国君即位	是	否
8	635, 僖公二十五年	例三	《大有》之《睽》	占筮	晋国国君-晋国卜官	军事行动	是	否
9	607, 晋成公元年的前一年⑥	例十三	《乾》之《否》	占筮	晋国大夫-晋国大夫	国君即位	否	否
10	603, 宣公六年	例二十	《丰》之《离》	引述	郑(引述者)	个人命运	否	是
11	597, 宣公十二年	例二	《师》之《临》	引述	晋(引述者)	军事行动	是	否

续表

编号	占筮或引述发生时间(公元前)	本书中的序号	所涉及的卦名和卦象	占筮或引述	问占人与解说者的国别、身份	关于何事	是否解说了八卦卦象	是否解说了义理
12	575, 成公十六年	例十二	《复》	占筮	晋国国君-晋国史官	战争胜负	否	否
13	564, 襄公九年	例二十一	《艮》之《随》	占筮	鲁国太后-鲁国史官	个人命运	否	是
14	548, 襄公二十五年	例十	《困》之《大过》	占筮	齐国大夫-齐国大夫	娶妻	是	否
15	545, 襄公二十八年	例二十二	《复》之《颐》	引述	郑(引述者)	国君命运	否	是
16	541, 昭公元年	例八	《蛊》	引述	秦(引述者)	蛊之为物	是	否
17	537, 昭公五年	例五	《明夷》之《谦》	占筮	鲁国大夫-鲁国卜官	幼儿命运	是	否
18	535, 昭公七年	例十八	《屯》之《比》	占筮	卫国大夫-卫国大夫	国君即位	否	否
19	530, 昭公十二年	例十七	《坤》之《比》	占筮	鲁国家臣-鲁国?	反叛	否	是
20	513, 昭公二十九年	例十六	《乾》之《姤》等	引述	晋(引述者)	龙之为物	否	否
21	510, 昭公三十二年	例九	《大壮》	引述	晋(引述者)	国君失位	是	是
22	486, 哀公九年	例十九	《泰》之《需》	占筮	晋国大夫-鲁国大夫	军事行动	否	否

对于此表说明如下:

① 例十四:《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的记载是追溯在此之前的历史。在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鲁闵公被刺身亡,公子季友保护鲁僖公并拥立他为国君,又平定动乱立下大功。因此,《左传》作者追记了当初鲁桓公的小儿子季友将要出世时候的卜筮预言。所以这次占筮的发生时间应该在鲁桓公在位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11—前694年之间的某一年,估计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

② 例十一:《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的记载是追溯在此之前的历史。在僖公十五年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惠公被拘押在秦国,他

抱怨说：“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认为自己到了这一地步是因为他的父亲与秦国结亲的过错，所以《左传》作者追记了当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然后史苏解卦的经过。所以这次占卦应该发生在晋献公在位的时期，即公元前 677—前 651 之间较早的某一年，估计是在公元前 670—660 年之间。

③ 例六：《左传·闵公元年》“遇《屯》䷂之《比》䷇”的记载也是追溯在此之前的历史，即“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于是请周大夫辛廖为之解卦。算卦以及解卦的时候应该是在闵公元年（公元前 661 年）之前的数年之间，而且由于解卦者辛廖是周大夫，所以毕万原本很可能是周人。

④⑤ 公元前 636 年，秦穆公护送重耳回晋国，重耳即位，称晋文公。对于这次夺位行动，有两次占筮记录下来。第一次是重耳亲自占筮，即例一：《国语·晋语》“贞《屯》䷂悔《豫》䷏”，第二次是晋国史官董因为重耳占筮，即例七：《国语·晋语》“得《泰》䷊之八”。而就确切的日期而言，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 637 年）十月，惠公病卒。同年十二月，秦穆公派兵帮助晋公子重耳回国夺取晋国君位。所以重耳亲自占筮应该是在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 637 年）十月至十二月，而史官董因的占筮则应该也是在这个时间区域内，可能比重耳亲自占筮稍晚一些。

⑥ 例十三：《国语·周语》“遇《乾》䷀之《否》䷋”是周襄公叙说往事，即当年（公元前 607 年）赵穿杀晋灵公之后，赵盾派赵穿往周迎公子黑臀，立之为晋成公前后的一件事情，即“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而且问占人与解说者都应该是晋国人。

从这个表格之中，关于春秋时期的《周易》应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推论：

一、关于《周易》的使用情况，是占筮应用为主，引述应用为次。

表格之中二者的比例是 16 : 6，即在这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中，属于引用《周易》卦辞、爻辞的有六条，而占筮的情况共有十六条。

二、关于《周易》的解说方法，是卦象解说方法为主，义理解说方法为次。

表格之中二者的比例是 12 : 5，即在这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中，使用卦象解说方法的有十二条，而进行义理解说方法的情况只有五条。

在这五条之中，情况又非常不同。第一，有些义理解说非常全面，比如例十七《左传·昭公十二年》“遇《坤》䷁之《比》䷇”、例二十一《左传·襄公九年》“是谓《艮》䷳之《随》䷐”；但是有些则非常简略，例二十《左传·宣公六年》“《丰》䷶之《离》䷝”、例二十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复》䷗之《颐》䷚”。

䷁”；还有的仅仅是引述之以“天道”证明“人道”，比如例九《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大壮’䷡”，说它是义理解说其实是比较勉强的。第二，就这些义理解说对后代儒家的影响来看，其差异仍然巨大。比如例十七《左传·昭公十二年》之中对“《坤》䷁之《比》䷇”的详细解说在《小象》和《文言》之中基本上没有保留，^①而例二十一《左传·襄公九年》“是谓《艮》䷳之《随》䷐”之中对“元亨利贞”的解说则在《文言》之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例二十《左传·宣公六年》“《丰》䷶之《离》䷝”、例二十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复》䷗之《颐》䷚”之中的义理解说在《小象》之中也丝毫没有保留。^②所以，春秋时期的《周易》义理解说与《易传》之中的内容在总体上关联不大，特别是对于爻辞的义理解说，《小象》全然是自说自话，于春秋时期的《周易》爻辞解说没有什么继承。

三、就两种方法使用的时间跨度而言，使用八卦卦象方法解说《周易》始见于桓公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最晚是公元前510年，义理解说《周易》则始见于公元前603年，最晚是公元前530年。

四、就使用八卦卦象方法解说《周易》的解说者的国别而言，其地理分布广泛，涉及周、晋、秦、齐、鲁五国，其中周两次，晋六次，秦两次，齐、鲁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义理解说方法的情况之中，对《周易》爻辞进行义理论说的引述者分别是郑（两次）、鲁（一次）、晋（一次），而对《周易》卦辞进行全面义理论说的引述者则是身在鲁国的齐人（穆姜）。由于郑国、鲁国都是姬姓国家，而且鲁国始君周公旦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主要建立者，所以以义理论说《周易》的起源可能很早，特别是对于《周易》卦辞。

五、就《周易》解说的逻辑过程来讲，使用八卦卦象方法解说《周易》无疑是根本的，即据之以完成从卦象到卦爻辞的跨越，而义理解说则是次要的，即据之以完成从卦爻辞到义理的跨越。

正所谓“周礼未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以上推论所反映出的不仅是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情况，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西周时期的《周易》解说情况。所以综合全书所论，八卦卦象解说是《周易》解说的首要解说方法，这一点在周代礼仪制度之中应该确定无疑。

另，美国学者 Kidder Smith 曾撰有“Zhouyi Interpretation From Ac-

① 《小象》和《文言》之中的解释分别是：“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其与《左传》之中的解说差异明显，共性很小。

② 《小象》之中的解释分别是：“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可以说其与《左传》之中的解说全然不类。

counts in *The Zuozhuan*”一文，^①对《左传》中的例子逐一进行了历史文化的梳理，其中并没有涉及卦象问题，所以与本书所论关联甚浅。但是其文末引述有一表，与笔者上文所列颇有不同，特对比简要说明之：

其所引用的 Sarget 所制之表是《左传》、《国语》中事件的“记录时间”（即 date of account）为序，而在有些情况下《左传》、《国语》是追记此前发生过的事件，所以仅仅注明“记录时间”并不完全适合，而在上表之中是以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为序，相对而言则更加准确。国内有学者讨论这些春秋时期《周易》解说例子并对这些例子按照时间排序之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即《左传》中所言之“初”其后乃是追记旧事。具体是哪几个事件请参阅上文的几条说明。

① Kidder Smith, Jr. “*Zhouyi* Interpretation From Accounts in *The Zuozhu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9, No. 2 (Dec. , 1989), p. 426, Published b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附录二 《周易》之春秋版

《周易》的版本并非一个，而且差异很大。仅就春秋时期而言，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与今本差异明显的版本，可以称之为“《周易》之春秋版”。

第一，根据《左传》、《国语》中关于《周易》的记载可以知道，在春秋的时候，《周易》文本不仅有个别卦爻辞不同于今本的情况，而且其编排体例也与现今通行版本明显不同：爻辞前面不用六九爻题，而是直接标明“某卦之某卦”。这种体例如果不是当时《周易》的唯一体例，那么它也是居于主流地位、为各国史官所认可和使用的文本体例。“《周易》之春秋版”与今本《周易》的这种体例差异，有着非常重大的易学意义，这里暂不做阐发。

第二，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之中的《周易》体例推断，春秋时期不仅所谓“经上”、“经下”没有出现，而且“某卦下某卦上”也应该付于阙如——虽然付于阙如，但是文本的实际内涵是一样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周易》里所有的六十四卦符号都明显地分为上下两个八卦符号，八卦符号之间有着明显的空白间隔。

第三，虽然春秋时期以《乾》、《坤》为首的《周易》可能已经存在，但是从帛书《周易》来看，并不能够排除当时仍然有按照其他卦序排列的《周易》版本存在的可能。因此如果要重现《周易》的春秋面貌就还应该略去“卦一”、“卦二”等标明六十四卦顺序的文字。

最后，由于春秋时期所出现的非《周易》的卦辞很可能是一种专门针对战争胜负而解读出的补充解说，总体来说其并不能完全替代既有的《周易》卦辞。所以下面所列出的《周易》之春秋版的文字仍然以《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并借鉴易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作出校勘、断句和标点——特别是卦名与卦辞严格分开而不进行连读——其与本书“春秋易学疏证”部分之中的卦爻辞文字完全相同。

之所以一定要将《周易》文本按照春秋时候的编排体例整理如下，是希望能够给广大《周易》研究者提供便利，以期对《周易》在春秋时期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本书着力所讨论的中心内容——有更加直接的观感和

认知。

䷀乾：元亨，利贞。

乾䷀之姤䷫：潜龙，勿用。

乾䷀之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乾䷀之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之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乾䷀之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乾䷀之夬䷪：亢龙，有悔。

乾䷀之坤䷁：见群龙无首，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之复䷗：履霜，坚冰至。

坤䷁之师䷆：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坤䷁之谦䷎：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坤䷁之豫䷏：括囊，无咎无誉。

坤䷁之比䷇：黄裳，元吉。

坤䷁之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坤䷁之乾䷀：利永贞。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之比䷇：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屯䷂之节䷻：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之既济䷾：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屯䷂之随䷐：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之复䷗：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屯䷂之益䷩：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之损䷨：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蒙䷃之剥䷖：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蒙䷃之蛊䷑：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蒙䷃之未济䷿:困蒙,吝。

蒙䷃之涣䷺:童蒙,吉。

蒙䷃之师䷆: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需䷄:有孚,光(元)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之井䷯: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之既济䷾: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需䷄之节䷻:需于泥,致寇至。

需䷄之夬䷪:需于血,出自穴。

需䷄之泰䷊:需于酒食,贞吉。

需䷄之小畜䷈: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之履䷉: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讼䷅之否䷋: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讼䷅之姤䷫: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讼䷅之涣䷺: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讼䷅之未济䷿:讼,元吉。

讼䷅之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之临䷒:师出以律,否臧,凶。

师䷆之坤䷁: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赐)命。

师䷆之升䷭:师或舆尸,凶。

师䷆之解䷧:师左次,无咎。

师䷆之坎䷜:田有禽,利执言(讯),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师䷆之蒙䷃: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比䷇之坎䷜:比之自内,贞吉。

比䷇之蹇䷦:比之匪人。

比䷇之萃䷬:外比之,贞吉。

比䷇之坤䷁: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比䷇之观䷓:比之无首,凶。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之巽䷸:复自道,何其咎? 吉。

小畜䷌之家人䷤:牵复,吉。

小畜䷌之中孚䷼:舆说(脱)辐,夫妻反目。

小畜䷌之乾䷀:有孚,血(恤)去惕出,无咎。

小畜䷌之大畜䷙: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小畜䷌之需䷄:既雨既处,尚德载(得菑),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之讼䷅:素履,往无咎。

履䷉之无妄䷘: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履䷉之乾䷀: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履䷉之中孚䷼:履虎尾,愬愬,终吉。

履䷉之睽䷥:夬履,贞厉。

履䷉之兑䷹: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之升䷭: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泰䷊之明夷䷣: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泰䷊之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泰䷊之大壮䷡: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泰䷊之需䷄: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泰䷊之大畜䷙: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之无妄䷘: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否䷋之讼䷅: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否䷋之遁䷗:包羞。

否䷋之观䷓:有命,无咎,畴离祉。

否䷋之晋䷢: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否䷋之萃䷬:倾否,先否后喜。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之遁䷗：同人于门，无咎。

同人䷌之乾䷀：同人于宗，吝。

同人䷌之无妄䷘：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同人䷌之家人䷤：乘其墉，弗克攻，吉。

同人䷌之离䷝：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同人䷌之革䷰：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元亨。

大有䷍之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大有䷍之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大有䷍之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有䷍之大畜䷙：匪其彭，无咎。

大有䷍之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大壮䷡：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谦：亨，君子有终。

谦䷎之明夷䷣：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之升䷭：鸣谦，贞吉。

谦䷎之坤䷁：劳谦，君子有终，吉。

谦䷎之小过䷽：无不利，撝谦。

谦䷎之蹇䷦：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谦䷎之䷎：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豫：利建侯、行师。

豫䷏之震䷲：鸣豫，凶。

豫䷏之解䷧：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豫䷏之小过䷽：盱豫，悔。迟有悔。

豫䷏之坤䷁：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豫䷏之萃䷬：贞疾，恒不死。

豫䷏之晋䷢：冥豫，成有渝，无咎。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之萃䷬：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随䷐之兑䷹：系小子，失丈夫。

随䷐之革䷰：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随䷐之噬嗑䷔：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已盟）何咎？

随䷐之震䷲：孚于嘉，吉。

随䷐之无妄䷘：拘[而]系之，[纵]乃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卦卦辞在春秋时候的另一个版本是：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蛊䷑之大畜䷙：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蛊䷑之艮䷳：干母之蛊，不可贞。

蛊䷑之蒙䷃：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蛊䷑之鼎䷱：裕父之蛊，往见吝。

蛊䷑之巽䷸：干父之蛊，用誉。

蛊䷑之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之师䷆：咸临，贞吉。

临䷒之复䷗：咸（威）临，吉，无不利。

临䷒之泰䷊：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临䷒之归妹䷵：至临，无咎。

临䷒之节䷻：知（智）临，大君之宜，吉。

临䷒之损䷨：敦临，吉，无咎。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之益䷩：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观䷓之涣䷺：闚观，利女贞。

观䷓之渐䷴：观我生，进退。

观䷓之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观䷓之剥䷖：观我生，君子无咎。

观䷓之比䷇：观其生，君子无咎。

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之晋䷢：履校灭趾，无咎。

噬嗑䷔之睽䷥：噬肤灭鼻，无咎。

噬嗑䷔之离䷝：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噬嗑䷔之颐䷚：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噬嗑䷔之无妄䷘：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噬嗑䷔之震䷲：何校灭耳，凶。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之艮䷳：贲其趾，舍车而徒。
贲䷖之大畜䷙：贲其须。
贲䷖之颐䷚：贲如，濡如，永贞吉。
贲䷖之离䷝：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贲䷖之家人䷤：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贲䷖之明夷䷣：白贲，无咎。

剥䷖：不利有攸往。
剥䷖之颐䷚：剥床以足，蔑，贞凶。
剥䷖之蒙䷃：剥床以辨，蔑，贞凶。
剥䷖之艮䷳：剥之，无咎。
剥䷖之晋䷢：剥床以肤，凶。
剥䷖之观䷓：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剥䷖之坤䷁：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复䷗：亨，出入无疾。朋（崩）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卦卦辞在春秋时候的另一个版本是：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

复䷗之坤䷁：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复䷗之临䷒：休复，吉。
复䷗之明夷䷣：频复，厉，无咎。
复䷗之震䷲：中行独复。
复䷗之屯䷂：敦复，无悔。
复䷗之颐䷚：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否䷋：无妄，往吉。
无妄䷘之履䷉：不耕获，不菑畲，则利用攸往。

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无妄䷘之益䷩：可贞，无咎。

无妄䷘之噬嗑䷔：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之随䷐：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大畜：利贞。不家(稼)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之蛊䷑：有厉，利已(祀)。

大畜䷌之贲䷖：舆说輹。

大畜䷌之损䷨：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大畜䷌之大有䷍：童牛之牯，元吉。

大畜䷌之观䷓：豮豕之牙，吉。

大畜䷌之泰䷊：何(荷)天之衢(瞿)，亨。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之剥䷖：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颐䷓之损䷨：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颐䷓之贲䷖：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颐䷓之噬嗑䷔：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颐䷓之益䷩：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颐䷓之复䷗：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之夬䷪：藉用白茅，无咎。

大过䷛之咸䷞：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过䷛之困䷮：栋桡，凶。

大过䷛之井䷯：栋隆，吉。有它，吝。

大过䷛之恒䷟：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大过䷛之姤䷫：过涉灭顶，凶，无咎。

䷜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之节䷻：习坎，入于坎窞，凶。

坎䷜之比䷇：坎有险，求小得。

坎䷜之井䷯：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坎䷜之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坎䷜之师䷆：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之涣䷺：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之旅䷷：履错然，敬之，无咎。

离䷝之大有䷍：黄离，元吉。

离䷝之噬嗑䷔：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离䷝之贲䷖：突如其来，焚如，死如，弃如。

离䷝之同人䷌：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离䷝之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之革䷰：咸其拇。

咸䷞之大过䷛：咸其腓，凶。居吉。

咸䷞之萃䷬：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咸䷞之蹇䷦：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咸䷞之小过䷽：咸其脢，无悔。

咸䷞之遁䷗：咸其辅、颊、舌。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之大壮䷡：浚恒，贞凶，无攸利。

恒䷟之小过䷽：悔亡。

恒䷟之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恒䷟之升䷭：田无禽。

恒䷟之大过䷛：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恒䷟之鼎䷱：振恒，凶。

遁䷗：亨，小利贞。

遁䷗之同人䷌：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之姤䷫：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遁䷗之否䷋：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遁䷗之渐䷴：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遁䷗之旅䷷：嘉遁，贞吉。

遁䷗之咸䷞：肥遁，无不利。

䷗大壮：利贞。

大壮䷗之恒䷟：壮于趾，征凶，有孚。

大壮䷗之丰䷶：贞吉。

大壮䷗之归妹䷵：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大壮䷗之泰䷊：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大壮䷗之夬䷪：丧羊于易，无悔。

大壮䷗之大有䷍：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之噬嗑䷔：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之未济䷿：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晋䷢之旅䷷：众允，悔亡。

晋䷢之剥䷖：晋如鼫鼠，贞厉。

晋䷢之否䷋：悔亡，失(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晋䷢之豫䷏：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明夷：利艰贞。

明夷䷣之谦䷎：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之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明夷䷣之复䷗：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明夷䷣之丰䷶：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明夷䷣之既济䷾：箕子之明夷，利贞。

明夷䷣之贲䷖：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家人：利女贞。

家人䷤之渐䷴：闲有家，悔亡。

家人䷤之小畜䷈：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家人䷤之益䷩：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

家人䷤之贲䷖：王假有家，勿恤，吉。

家人䷤之既济䷾：有孚，威如，终吉。

䷥睽：小事吉。

睽䷥之未济䷿：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睽䷥之噬嗑䷔：遇主于巷，无咎。

睽䷥之大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睽䷥之损䷨：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之履䷉：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睽䷥之归妹䷵：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之既济䷾：往蹇，来誉。

蹇䷦之井䷯：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之比䷇：往蹇，来反。

蹇䷦之咸䷞：往蹇，来连。

蹇䷦之谦䷎：大蹇，朋来。

蹇䷦之渐䷴：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之归妹䷵：无咎。

解䷧之豫䷏：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解䷧之恒䷟：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解䷧之师䷆：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之困䷮：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之未济䷿：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之蒙䷃：已（祀）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损䷨之颐䷚：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损䷨之大畜䷙：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损䷨之睽䷥：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损䷨之中孚䷼：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损䷨之临䷒：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之观䷓：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益䷩之中孚䷼：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益䷩之家人䷤：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无妄䷘：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家)迁国。
益䷩之颐䷚：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之屯䷂：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之大过䷛：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夬䷪之革䷰：惕(啼)号，莫(暮)夜有戎，勿恤。
夬䷪之兑䷹：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夬䷪之需䷄：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夬䷪之大壮䷡：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夬䷪之乾䷀：无号，终有凶。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之乾䷀：系(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凶。见羸豕孚蹢躅。
姤䷫之遁䷗：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姤䷫之讼䷅：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姤䷫之巽䷸：包无鱼，起凶。
姤䷫之鼎䷱：以杞包瓜(系匏瓜)，含章，有陨自天。
姤䷫之大过䷛：姤其角，吝，无咎。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之随䷐：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萃䷬之困䷮：引(弘)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萃䷬之咸䷞：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之比䷇：大吉，无咎。
萃䷬之豫䷏：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萃䷬之否䷋：赍咨，涕洟，无咎。

升䷭：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之泰䷊：允升，大吉。
升䷭之谦䷎：孚乃利用禴，无咎。
升䷭之师䷆：升虚邑。

升䷭之恒䷟：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升䷭之井䷯：贞吉，升阶。

升䷭之蛊䷑：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之兑䷹：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凶]。

困䷮之萃䷬：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之大过䷛：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困䷮之坎䷜：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困䷮之解䷧：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脱)，利用祭祀。

困䷮之讼䷅：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之需䷄：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之蹇䷦：井谷射鲋，瓮敝漏。

井䷯之坎䷜：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沁测)；可用汲。王明(盟)，并受其福。

井䷯之大过䷛：井甃，无咎。

井䷯之升䷭：井冽，寒泉食。

井䷯之巽䷸：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巳(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之咸䷞：巩用黄牛之革。

革䷰之夬䷪：巳(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革䷰之随䷐：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革䷰之既济䷾：悔亡，有孚，改命，吉。

革䷰之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革䷰之同人䷌：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鞣)。征凶，居贞吉。

鼎䷱：元吉，亨。

鼎䷱之大有䷍：鼎颠趾，利出否(陪)。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之旅䷷：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之未济䷿：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之蛊䷑：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刑)渥(屋)，凶。

鼎䷱之姤䷫：鼎黄耳、金铉，利贞。

鼎䷱之恒䷟：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之豫䷏：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震䷲之归妹䷵：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之丰䷶：震苏苏，震行，无眚。

震䷲之复䷗：震遂泥。

震䷲之随䷐：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震䷲之噬嗑䷔：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之贲䷖：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艮䷲之蛊䷑：艮其腓，不拯（登）其随（腿），其心不快。

艮䷲之剥䷖：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艮䷲之旅䷷：艮其身，无咎。

艮䷲之渐䷴：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艮䷲之谦䷎：敦艮，吉。

䷴渐：女归吉，利贞。

渐䷴之家人䷤：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渐䷴之巽䷸：鸿渐于磐（坂），饮食衎衎。吉。

渐䷴之观䷓：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渐䷴之遁䷗：鸿渐于木，或得其寇，无咎。

渐䷴之艮䷲：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渐䷴之蹇䷦：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之解䷧：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归妹䷵之震䷲：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归妹䷵之大壮䷡：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归妹䷵之临䷒：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归妹䷵之兑䷹：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归妹䷵之睽䷥：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这句爻辞在春秋时候的另一个版本是：士刲羊，亦无吝也。女承筐，亦无貺也。）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之小过䷽：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丰䷶之大壮䷡：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丰䷶之震䷲：丰其沛（施），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丰䷶之明夷䷣：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丰䷶之革䷰：来章，有庆誉，吉。

丰䷶之离䷝：丰其屋，蔀其家，闕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旅：小亨。旅贞吉。

旅䷷之离䷝：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旅䷷之鼎䷱：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吉]。

旅䷷之晋䷢：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旅䷷之艮䷳：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旅䷷之遁䷗：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旅䷷之小过䷽：鸟焚（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之小畜䷈：进退，利武人之贞。

巽䷶之渐䷴：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巽䷶之涣䷺：频巽，吝。

巽䷶之姤䷫：悔亡，田获三品。

巽䷶之蛊䷑：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巽䷶之井䷯：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兑：亨，利贞。

兑䷹之困䷮：和兑，吉。

兑䷹之随䷐：孚兑，吉，悔亡。

兑䷹之夬䷪：来兑，凶。

兑䷹之节䷻：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兑䷹之归妹䷵：孚于剥，有厉。

兑䷹之履䷉:引兑。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之中孚䷼:用拯,马壮,吉。

涣䷺之观䷓:涣奔其机(涣贲其几),悔亡。

涣䷺之巽䷸:涣其躬,无悔。

涣䷺之讼䷅: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涣䷺之蒙䷃:涣汗其大号(免其肝,大号),涣王居,无咎。

涣䷺之坎䷜: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之坎䷜:不出户庭,无咎。

节䷻之屯䷂:不出门庭,凶。

节䷻之需䷄: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节䷻之兑䷹:安节,亨。

节䷻之临䷒:甘节,吉,往有尚。

节䷻之中孚䷼:苦节,贞凶,悔亡。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孚䷼之涣䷺:虞吉,有它,不燕。

中孚䷼之益䷩: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中孚䷼之小畜䷈:得敌,或鼓或罢(鼙),或泣或歌。

中孚䷼之履䷉: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中孚䷼之损䷨:有孚挛如,无咎。

中孚䷼之节䷻:翰音登于天,贞凶。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之丰䷶:飞鸟以凶。

小过䷽之恒䷟: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小过䷽之豫䷏: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小过䷽之谦䷎: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小过䷽之咸䷞: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过䷽之旅䷷:弗遇过之,飞鸟离(罗)之,凶,是谓灾眚。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之蹇䷦：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既济䷾之需䷄：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既济䷾之屯䷂：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济䷾之革䷰：濡有衣袽，终日戒。

既济䷾之明夷䷣：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既济䷾之家人䷤：濡其首，厉。

䷿未济：亨。小狐汔(几)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之睽䷥：濡其尾，吝。

未济䷿之晋䷢：曳其轮，贞吉。

未济䷿之鼎䷱：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未济䷿之蒙䷃：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未济䷿之讼䷅：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未济䷿之解䷧：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附录三 数字卦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研究

提要：数字卦不是易卦的起源。理由有三：第一，如果认定商代中期之后的数字卦是易卦的起源，那么就意味着对夏、商两代之《易》的彻底否定，这与《周礼》为代表的传世典籍之中的相关记载绝然不合。第二，现有的数字卦材料不足以说明易卦符号从数字卦到阴阳卦画这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如果如某些学者所说把这一演化过程的终点放在汉代，则荒谬至极。第三，从张政烺和李学勤的相关研究来看，既有的数字卦的解读无疑很成问题，而数字卦的准确解说实际上却是要以占筮变卦的基本规则为依据——占筮变卦的基本规则只能是在易卦产生之后才能够出现的对易卦基本理论的一种实际应用。本文以第三个理由为主要论述展开方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张政烺、徐锡台、楼宇栋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数字卦的研究文章，考古发现中的数字卦正式进入易学学术研究的视域——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商周两代之《易》，就活生生地在甲骨文、金文中展现出来！由于六个数字的数字卦可以按照数字的奇偶性进行归类，进而可以与六十四卦符号建立一一对应的确定关系，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认可了其与易学，与六十四卦符号之间的紧密关联。

但是，当前对数字卦的研究仍然留有很大余地供我们进行深入一步的探讨。

其一，是否能够把数字卦同占筮的方法联系起来加以考量，进行深入细致的比对，进而加强对数字卦最基础的解读工作。因为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考古发现中的六个数字的数字卦究竟是什么含义？或者说，数字卦应该如何解读？解读方法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正确理解数字卦的基础。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比较彻底地解决，其他相关问题将更加难以求解。

其二，有很多学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数字卦是六十四卦符号的起源和前身，即“现在所见的《周易》卦形是由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数字卦逐渐演变而

来的,到战国秦汉之际才定型成符号卦”^①。这样的观点究竟是否可以成立呢?

本文拟围绕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数字卦的解读

关于数字卦与《周易》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有一种几乎得到普遍肯定的看法,即《周易》六十四卦卦爻画符号,最初乃是由数字符号(即所谓‘数字卦’)演化浓缩而来。”刘大钧先生对此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此说好像还有很多可商之处。”他曾经举出强有力的反例:“且很多卜骨上的数字并非是六个,而是多少不等。”^②所以一概以“数字卦”论之,应该很有问题。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数字卦(筮数、占筮数字),仅仅限定于六个数字的。其他不是六个数字的“数字卦”,因为其与《周易》的关联还不能够确定,所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1—1 数字卦应该如何解读

自从张政烺先生把数字卦引入易学研究领域以来,受张先生影响,易学者们历来都把数字卦直接解读为六十四卦符号。按照张政烺先生的理解,“周易中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繁,只是阴阳二爻”,所以“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就可以把“周原卜甲上的数字变成阴阳爻”^③。这样在张先生最早公布的32个数字卦里,第1个数字卦“六八一—五一”就可以解读为乾下震上的大壮卦;第2个数字卦“五—一六八一”就可以解读为震下乾上的无妄卦;第3个数字卦“六六八—一六”就可以解读为巽下坤上的升卦;第4个数字卦“六一六六六一”就可以解读为震下坎上的屯卦……^④其中第16个数字卦是四爻卦;第17、第21、第22、第23、第24、第31、第32个数字卦都是三爻卦,在这里不对它们进行讨论。在余下的24个数字卦里,第5、第6、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第15、

① 季旭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3辑,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8页。

② 刘大钧:《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1辑,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0页。

③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0页。

④ 同上书,第551页。

第 18、第 19、第 20、第 27、第 30，按照张政烺先生的理解，这 14 个属于不发生变卦的情况，即这 14 次占筮没有发生变卦。而 3 与 4、7 与 8，25 与 26，28 与 29 都是并列的数字卦，1 与 2 的情况稍稍有些特殊，可以视作两个并列的数字卦，这样并列的数字卦就有 5 组。按照张政烺先生的理解，每一组的两个数字卦是一次占筮所出现的本卦和之卦，即这 5 次占筮发生了变卦。

对以上的数据稍作统计就可以发现，不变卦与变卦的情况之比是 14 : 5。而《左传》、《国语》中存有 22 条春秋时代《周易》应用的记载，其中在实占的情况下不变卦与变卦的情况之比是 3 : 13^①。把以上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张政烺先生所设计的变卦情况与我们目前所知的春秋时期占筮的变卦情况相差太远，令人难以信服。

如果我们沿着张政烺先生的这种解读思路继续走下去，就有很多矛盾无法解决。

比如张政烺先生认为第 3、第 4 两个并列的数字卦“按《周易》是升之屯，四爻动，下卦巽变震，每爻皆变，上卦坤变坎，仅变中爻”^②，实际上这样解读就是认为“六六八一—六”变成了“六一六六六一”，那么就是“六”变成“—”、“八”变成“六”、“—”变成“六”。看起来“六”“—”“八”可以任意变换，这样的变卦混乱异常，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再比如张政烺先生认为第 28、第 29 两个并列的数字卦“按《周易》是中孚之渐，三爻动，下卦艮变兑，每爻皆变，上卦巽不变”，实际上这样解读就是认为“五七六八七七”变成了“—七六七八六”，那么就是“五”变成了“—”、“八”变成了“七”、“七”变成了“八”、“七”变成了“六”，也是很成问题。

第 28、第 29 两个并列的数字卦也就是中鼎铭文，对于周初中方鼎铭文：“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中的“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所代表的卦象，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剥》之《比》^③，张政烺先生也认为“是二爻动（五爻、上爻变），按《周易》是剥之比”^④。这也就是说，两位先生都认为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是坤下艮上的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是坤下坎上的比卦，二者的关系是发生了变卦。

① 高亨：《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06 页。

②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1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0 页。

③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16 页。

④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1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1 页。

但是,仔细推敲两组数字符号之间的差别就会发现,无论变卦是由此到彼还是由彼到此,都是“七”变成“八”,“八”再变成“七”——这是明显的逻辑混乱,发生这种所谓的卦变是不符合揲筮之法的基本原则的。试问在哪一种占筮方法中会把两个数目字互相变换呢?换句话说,我们用“大衍之法”算卦的时候有谁会把“九”变成“八”,再把“八”变成“九”呢?

同样,在西周中期房山镇江营卜骨上,刻有两条筮数:“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八六五八”,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两条筮数“转写为《周易》的卦,可理解为临之蒙,系初上两爻变”。^①

李先生的说法恐怕并不确切。因为如果把这两条筮数理解为临之蒙,或者是理解为经过变卦的本卦和之卦,就必须认定:在卦变过程中,这里的“七”变成了“八”,“七”变成了“五”,“六”变成了“八”,“六”变成了“七”——反过来的数字变化也是一样混乱。就任何一个完备的占筮方法而言,都不可能发生上述这些数字变化。

所以很明显,这些并列的两条筮数不是关于一次占筮的记录,即不可以解读为一次占筮所出现的本卦和之卦,而只可能是两次占筮的记录,即每一个都可以解读为一次占筮所出现的本卦和之卦。至于为什么古人把这两次占筮的记录刻在同一块卜骨上,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与这次占卜一样都是关于同一件事情的卜筮——这两次占筮可能是占筮操作的人不同,或者是占筮时间、方法稍有差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数字卦(筮数、占筮数字)进行研究时,虽然可以把数字卦中的奇数当作是阳爻,偶数当作是阴爻,进而直接把数字卦当作《周易》六十四卦来看待,即“数字虽繁,只是阴阳二爻”^②,但是在涉及筮法和发生变卦的时候,就不能不对具体数字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在以上两个例子里,李学勤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张政烺先生则认为,“按照周易家的方法,卦变^③是推出卦中某爻宜变,随手把阴爻改为阳,或阳爻改为阴即得”,因为卜筮所用的方法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如同许多游戏一样,都是以意为之”,所以这些数字卦虽然“和周易有大不相同之处”,但是其中的变卦仍然可以很随意,即“一、五、六、七、八皆可变、没有不变之爻”^④。按照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②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0页。

③ “卦变”应该改为“变卦”,在这里张政烺先生似乎混淆了“卦变”与“变卦”两个概念的区别。

④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1页。

张政烺先生的理解,数字卦中不仅一、五、六、七、八都可以变,而且可以互相变来变去,随意得很——对于种观点,不敢苟同。

比如第1、第2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张政烺先生认为“是大壮之无妄”。如果真的是大壮之无妄,那么就是“六八一—五一”变成了“五一—六八一”,那么就是“六”变成了“五”、“八”变成了“—”、“—”变成了“六”、“五”变成了“八”。具备《周易》基本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发生这种变卦是一点点可能也没有的。

通过对以上几个例子的讨论可以看出,如果要把两个并列的数字卦看作是一次占筮的记录,就一定会产生很多数字变换上的错乱和矛盾,这与占筮方法所应该具有逻辑的清晰和完备绝不相容。所以,把数字卦中的数字进行奇偶简化,并把它直接对应于六十四卦的解读方法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准确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对数字卦的解读进行研究。

1—2 解读数字卦的基本方法

在商周时期,《周易》的主要功用就是占筮。即如《周礼·春官·大卜》中关于太卜的记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可以说,历经夏、商、周三代,《易》(《连山》、《归藏》、《周易》)与占筮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从《左传》、《国语》、《礼记》、《尚书》等典籍和历年来出土的实物来看,这一点毋庸置疑:《易》,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充任着“占筮之书”的角色,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里这还是它的主要应用。比如《尚书·大禹谟》中就有“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所以如果要认定数字卦与《周易》的关系,就必须弄清楚数字卦与占筮到底有何关联,数字卦的性质是什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政烺先生公布的数字卦里,第1、第2、第3、第4、第5出现在张家坡卜骨上,第6、第7、第8出现在四盘磨卜骨上,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出现在周原卜甲上。所以,根据古人卜筮连用的习惯,数字卦最有可能是古人用《易》进行占筮的记录。

现在看来,占筮的记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过理论归纳的占筮结果的最终记录,一种是没有经过理论归纳的占筮结果的原始记录或者说是直接记录。《左传》、《国语》中存有22条在春秋时代《周易》应用的记载,分析这些筮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通行的是“本卦名”加“之卦名”的引用方式,这是经过理论归纳的占筮结果的记录。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国语·周语》的“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观》之《否》和《乾》之《否》都是经

过理论归纳的占筮结果的记录。再比如包山楚简、新蔡楚简上出现的六十四卦符号也都是占筮结果的最终记录。

虽然也是占筮结果的记录,但是数字卦与之不同。数字卦是没有经过理论归纳的占筮结果的直接记录。即在占筮的过程中,占筮者只要把先后出现的六个数字,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一一刻下来或写下来,就是一个数字卦;至于这个数字卦究竟对应着哪一个本卦和哪一个之卦,占筮者只要依据占筮理论和方法对这一个数字卦稍作辨析,就可以得出最终结果。比如《左传·闵公元年》有“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依据大衍之法,当初占筮的时候其直接记录就应该是“八七八八八九”。用来表示《屯》之《比》,这个记录已经足够了,而不用再写为“八七八八八九,八七八八八八”。虽然由于筮法的差别数字卦中所出现的数目字不尽然都是“六”“七”“八”“九”,但是我们所见的数字卦应该就是这种占筮结果的直接记录。

经过这样的分析讨论,数字卦的性质就比较清楚了。数字卦既然是占筮的直接记录,那么,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就不是一次占筮结果的记录,而是两次占筮结果的记录。因为每一个数字卦就是一次占筮结果的记录。把每一个数字卦理解为一次占筮,这样就避免了变卦时数字变换所发生的矛盾,在对数字卦的解读中也就更加具有合理性。

数字卦既然是占筮的直接记录,那么在解读中就必须联系筮法,考虑到其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卦情况。

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时候使用《连山》、《归藏》的筮法都已经失传,而使用《周易》进行占筮的方法,现今惟有《系辞》所载的“大衍之法”流传下来,以其为原型的占筮方法现在一般称之为过揲法。这种占筮方法的变卦情况是:“九”“六”变,“七”“八”不变,“九”变成“八”,“六”变成“七”。即老阳应由阳变为阴,老阴应由阴变为阳,少阳、少阴保持不变。这样就有了变卦前的“本卦”和变卦后的“之卦”,“本卦”与“之卦”就是占筮的结果,也就是古人所贞问的疑难问题的答案。而根据随机概率的计算,每一爻“产生老阳、少阳、少阴、老阴这四营数的概率分别为:12/64, 28/64, 20/64, 4/64。”^①而发生变爻,即出现老阳和老阴的概率是16/64,即25%。相比之下,不发生变爻的概率是75%,要大很多。不难看出,古人对变卦的随机概率分布的要求并不严格,老阳、少阳、少阴、老阴这四营数的概率距离25%、25%、25%、25%的标准相差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古人通过对筮法的设计对变卦情况大致有一个把握,即就每一爻来讲,不发生变爻的概率要大一些,而由于

① 董光璧:《易学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一个卦有六个爻，所以就每一卦而言，发生变卦的概率要大一些。对于阴阳爻的概率分布，古人并没有要求二者几率一定要均等。

根据对历年考古发现中的数字卦的对比研究，李学勤先生认为，与《系辞》中“大衍之数五十”的方法只产生六、七、八、九四个数字相比，“商代、西周的揲蓍法一定有所不同。淳化陶罐、扶风和沔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可暂称为揲蓍法乙；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可暂称为揲蓍法甲。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这大约是在揲蓍法乙中‘七’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①

由于揲蓍法甲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所以我们可以对其变卦情况作出第一种推测：

六、九变，七、八、一、五不变；
六变成一，九变成八。

当然也有其他可能，比如：六、九、一、五不变，七、八变；七变成六，八变成一。在商末和西周时代，即《周易》即将产生和已经产生的时代，发生这种变卦的可能性较小，下文再对它进行讨论。

对于揲蓍法乙，由于这种揲蓍法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所以其最可能的变卦情况是：

六、九变，八、一、五不变；
六变成一，九变成八。

这里也有其他可能，比如：六、一、五不变，八、九变；九变成六，八变成一。本文就不再加以讨论了。

在张政烺先生公布的六个数字的数字卦里，属于揲蓍法甲的是：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第18、第20、第25、第26、第28、第29、第30，共计16个。其中7与8，25与26，28与29都是并列的数字卦。

第6个数字卦“八六六五八七”，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八——五八七”，即从离下坤上变为离下兑上，可以解读为明夷之革。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1页。

第7个数字卦“七五七六六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五七一一”，即从坤下乾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否之乾。

第8个数字卦“七八七六七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八七一一”，即从坎下离上变为乾下离上，可以解读为未济之大有。

第9个数字卦“八七八七八五”，按照揲蓍法甲，不发生变卦，即是离下坎上，可以解读为既济卦。

第10个数字卦“七六六七六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一一七一”，即从艮下艮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艮之乾。

第11个数字卦“七六六七一八”，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一一七一八”，即从巽下艮上变为巽下乾上，可以解读为蛊之姤。

第12个数字卦“□八一—五一”，缺上爻数字，这里不做讨论。

第13个数字卦“六六七七一八”，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一一七七一八”，即从巽下震上变为巽下乾上，可以解读为恒之姤。

第14个数字卦“七六八六七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一八一七一”，即从坎下艮上变为乾下巽上，可以解读为蒙之小畜。

第18个数字卦“七五六六六七”，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五一一一七”，即从震下巽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益之乾。

第20个数字卦“七六七六七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一七一一七”，即从坎下离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未济之乾。

第25个数字卦“七八六六六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七八一一一一”，即从坤下艮上变为乾下离上，是剥之大有。

第26个数字卦“八七六六六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八七一一一一”，即从坤下坎上变为乾下兑上，可以解读为比之夬。

第28个数字卦“五七六八七七”，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五七一八七七”，即从兑下巽上变为兑下乾上，可以解读为中孚之履。

第29个数字卦“一七六七八六”，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一七一七八一”，即从艮下巽上变为离下乾上，可以解读为渐之同人。

第30个数字卦“六七七一—”，按照揲蓍法甲，在变卦后变为“一七七一—”，即从乾下兑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夬之乾。

在余下的六个数字的数字卦里，属于揲蓍法乙的是：第1、第2、第3、第4、第5、第15、第19、第27。共计8个。其中1与2、3与4是并列的数字卦。

第1个数字卦“六八一—五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一八一—五一”，即从乾下震上变为乾下离上，可以解读为大壮之大有。

第2个数字卦“五——六八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五——一八一”，即从震下乾上变为离下乾上，可以解读为无妄之同人。

第3个数字卦“六六八一——六”，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八一——”，即从巽下坤上变为乾下巽上，是升之小畜；

第4个数字卦“六一六六六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即从震下坎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屯之乾。

第5个数字卦“——六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即从乾下巽上变为乾下乾上，是小畜之乾。

第15个数字卦“六六一六六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即从震下震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震之乾。

第19个数字卦“六一八六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八一——”，即从兑下坎上变为乾下巽上，可以解读为节之小畜。

第27个数字卦“六六一——六一”，按照揲蓍法乙，在变卦后变为“——————”，即从离下震上变为乾下乾上，可以解读为丰之乾。

与大衍之法明显不同，揲蓍法甲和揲蓍法乙中所出现的数字并不是连续的，所以以上对变卦情况作出的推测也可能并不符合那时候的变卦方法。但是，在数字卦的解读中，我们必须把数字卦与筮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一定要针对可能发生的变卦情况进行归纳和判断，否则就意味着把之卦完全抛弃，这就会偏离数字卦本身的含义。

1—3 解读数字卦的关键

不难看出，对数字卦进行准确解读的关键是对可能发生的变卦情况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取舍。那么我们作出判断和取舍的依据在哪里呢？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和旁边刻记有文字的数字卦可以为我们的假设及推测提供一定的检验依据。

为什么说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可以为我们的假设及推测提供一定的检验依据呢？

占筮是古人生活中一件非常庄重的大事，《礼记·曲礼》说：“卜筮不过三”，就同一件事情最多占筮三次。这是在应对重大事件时为了防止差错，保证占筮结果准确。所以在卜筮的实际应用中，往往是三人并举，就一件事情三个人几乎同时开始卜筮，以占筮结果相同的两个人为准。这就是《尚书·周书·洪范》中所说的“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在考古发现中的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应该是就一个事情两次算卦的记录，而且是结果接近的两次算卦的记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判断我们所假

设的变卦或筮法合理与否的重要依据。

对于中方鼎铭文“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根据李学勤先生的分类，由于出现了“七”，所以这里应用的应该是揲筮法甲。那么，根据我们的推测，“七八六六六六”应该变成“七八一一一一”，是从坤下艮上的剥卦变成乾下离上的大有卦，即《剥》之《大有》。而在第二次占筮中，“八七六六六六”应该变成“八七一一一一”，是从坤下坎上的比卦变成乾下兑上的夬卦，即《比》之《夬》。

《周易》中剥卦的卦辞是“不利有攸往。”大有卦的卦辞是“元亨。”《剥》之《大有》可以说是由不吉利变成吉利。比卦卦辞是“吉，原筮，元永贞，无咎。”夬卦的卦辞是“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总体看来，《比》之《夬》也可以说是吉利^①。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解释，“惟臣尚中臣”是筮辞中的命辞，是一个名叫“中”的占筮者贞问采地上的居民是否会臣服于他，三次占筮的结果有两个比较接近，“元亨”和“利有攸往”都可以说是比较吉利，所以就把这两次占筮的结果记录下来，并铸刻在鼎上。这与《尚书》中所说的“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的情况比较符合。

对于刻在西周中期房山镇江营卜骨上的筮数“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八六五八”，根据李学勤先生的分类，由于出现了“七”，所以这里应用的也应该是揲筮法甲。“六六六六七七”应该变成“一一一一七七”，是从兑下坤上的临卦变成乾下乾上的乾卦，即《临》之《乾》。而“七六八六五八”应该变成“七一八一五八”，是从坎下艮上的蒙卦变成巽下巽上的巽卦，即《蒙》之《巽》。乾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巽卦卦辞是“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二者在意义上也算是贴切，吉利。

另外，按照《周礼·筮人》的要求，“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所以这里的占筮与占卜应该是直接相关的。这就如同李学勤先生所说的“这时为了参照，就可以将筮得的数刻记在有关卜兆旁边，表明其间的关系。估计西周甲骨上的数字符号，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揲筮的结果，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②由于卜骨上没有文字，所以这里是为了何事占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两次占筮和这一次占卜的结果很可能是相同的。

对于西周时期淳化陶罐上的两个筮数“八一一八一六”和“六八五六一

① 这里以本卦和之卦的卦辞作为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具体筮例可参阅《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和《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

②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89页。

八”来说，“八一—八一六”应该是变成“八一—八一—”，是从坎下兑上的困卦变成兑下兑上的兑卦，即《困》之《兑》。“六八五六—八”应该是变成“一八五一—八”，是从坎下震上的解卦变成巽下离上的鼎卦，即《解》之《鼎》。鼎卦卦辞是“元吉，亨”，兑卦卦辞是“亨，利贞”，二者意义相近，也都是吉利。

但是在上面所列举的属于揲蓍法甲的数字卦里，由于数字六出现了 36 次，与总共 96 个数字相比较，老阴变少阳的出现频率过高，由于六变成一，所以导致在上面所列举的变卦情况里上下卦中乾出现得过于频繁；而且，由于没有出现数字九，所以没有发生老阳变少阴的情况。这都与实占不符。针对这种情形，在这里我们对其变卦情况作出第二种推测，即：

七、八变，六、九、一、五不变；

七变为六，八变为一。

这里称之为揲蓍法丙。7 与 8，25 与 26，28 与 29 都是并列的数字卦，下面把它们的变卦情况列举出来后可以发现，如果按照揲蓍法丙来变卦，上下卦中乾出现的频率降低了很多：

第 7 个数字卦“七五七六六六”，按照揲蓍法丙，在变卦后变为“六五六六六六”，即从坤下乾上变为坤下坎上，可以解读为否之比。

第 8 个数字卦“七八七六七六”，按照揲蓍法丙，在变卦后变为“六一六六六六”，即从坎下离上变为坤下坎上，可以解读为未济之比。

第 25 个数字卦“七八六六六六”，按照揲蓍法丙，在变卦后变为“六一六六六六”，即从坤下艮上变为坤下坎上，是剥之比。

第 26 个数字卦“八七六六六六”，按照揲蓍法丙，在变卦后变为“一六六六六六”，即从坤下坎上变为坤下艮上，可以解读为比之剥。

第 28 个数字卦“五七六八七七”，按照揲蓍法丙，在变卦后变为“五六六一六六”，即从兑下巽上变为艮下艮上，可以解读为中孚之艮。

第 29 个数字卦“一七六七八六”，按照揲蓍法丙，在变卦后变为“一六六一六六”，即从艮下巽上变为坎下艮上，可以解读为渐之蒙。

可以看出，“否之比”与“未济之比”二者之卦相同，这两次占筮结果相近；根据《左传·僖公十五年》的例子，“剥之比”与“比之剥”也可以说有相通之处。所以总体来讲，揲蓍法丙的变卦情况似乎比揲蓍法甲更加符合一些。

当然，如果要对可能的变卦情况进行检验，最好的例子就是旁边记有文字的数字卦。如果数字卦旁边刻记有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占筮的原因，并大致推断出数字卦所代表的吉凶含义。比如在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 H90：

79 上,刻有三条筮数和卜辞,自下而上,依次为:①

翌日甲寅其商,[思]瘳。

八七五六八七

其禱,[思]又(有)瘳。

八六七六八八

我既商,禱,[思]又(有)。

八七六八六七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解释,“卜辞先卜问次日甲寅是否举行除灾避邪的‘禳’祭,疾病即可痊愈,其次问是否进行禱祝,即可告痊,最后又问是否在‘禳’祭以后,再加上禱祝,才能使疾病痊愈可”②。《周礼·春官·大卜》有“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所以“卜问疾病的痊愈是占卜中最常有的事项之一”。这个卜骨的情况就属于“八曰瘳”,而且是占卜与占筮并用,占筮应该在占卜之前。

仔细推敲这三次占筮,第三次占筮的结果有很大的可能是“吉”,而第一次第二次占筮的结果很可能是“小吉”或“无咎”。因为依据占筮的原则,如果有“凶”出现则不再进行第二次占筮以及占卜,所以,这里的三次占筮最可能的情况是:

贞问“次日甲寅是否举行除灾避邪的‘禳’祭,疾病即可痊愈”,然后进行占筮;结果第一次占筮的结果不很明朗,比如是“无咎”,那么就重新命辞,即贞问“是否进行禱祝,即可告痊”,再进行第二次占筮。第二次占筮的结果是“小吉”或“无咎”,那么再重新命辞,即贞问是否“在‘禳’祭以后,再加上禱祝,才能使疾病痊愈可”,再进行第三次占筮。第三次占筮的结果是“吉利”,即在“禳”和“禱”之后疾病就会痊愈。见到这个吉利的占筮结果,贞问之人在高兴之余还要进行占卜来进一步确认,所以就在这块卜骨上进行占卜,并把三次占筮的命辞和结果刻记在上面。

由于有七,所以这里的三个数字卦属于揲蓍法甲,假设其变卦情况是六九变,那么八七五六八七是《随》之《革》,八六七六八八是《豫》之《咸》,八七六八六七是《屯》之《兑》。《随》之《革》即对应着随卦六三爻辞,即“系丈夫,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38—239 页。

②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40 页。

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其义中平，吉凶不是非常明朗，这就与我们的推测相符合。豫卦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咸卦卦辞是“亨，利贞，取女吉。”所以《豫》之《咸》的含义中等^①。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兑卦卦辞是“亨，利贞。”所以《屯》之《兑》含义中上，但不能说是吉利。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所推测的揲蓍法甲的变卦情况不是非常符合。

我们还可以假设其属于揲蓍法丙，其变卦情况是七八变，这样一来，八七五六八七是《随》之《未济》，八六七六八八是《豫》之《损》，八七六八六七是《屯》之《艮》。随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未济卦的卦辞是：“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所以第一次占筮的结果是中平，不好不坏。豫卦卦辞是：“利建侯行师。”损卦的卦辞是：“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所以第二次占筮的结果是中上，比较吉利。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艮卦卦辞是：“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说卦》有“艮，止也”。如果是就疾病进行占筮，遇到艮卦，可以理解为疾病就要停止，即痊愈，所以是吉利。与应用揲蓍法甲的变卦情况进行对照，可以说，揲蓍法丙比揲蓍法甲更加符合。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以及之前的《周易》解卦方法与汉代不同，即不使用爻象对卦爻辞进行解说^②。八卦取象是春秋时期《周易》解读的基本方法，我们对此还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这样一来，目前对数字卦的研究也就不能够令人非常满意，很多问题要留待未来解决。

1—4 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的区别与联系

这里有必要把数字卦的内涵理清，把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二者的区别与联系进行初步总结。

六十四卦符号其本质是卦，其组成单位是卦画，代表着阴阳。比如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周易》、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墓楚简和1993年江陵王家台十五号墓的秦简《归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新蔡葛陵楚墓竹简《周易》，这些文本上出现的都是六十四卦符号，或者说都是阴阳卦画。无论其上的阴性卦画看起来像是数字“六”还是看起来像是数字“八”，都已经没有含义上的

① 这里仍然以本卦和之卦的卦辞作为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

② 高亨：《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8页。

区别,它们都是代表“阴”的卦画。李学勤先生早就指出:战国“简上通行观点以为是‘数字卦’即筮数的,其实不是数字,而是卦画。‘数字卦’说以为是‘五’、‘六’、‘七’、‘八’的,都与当时数字写法不同,实际均由两斜笔组成。这是由于竹简狭窄,又要骈书两行,因而把阴爻卦画“--”改作两斜笔,以避免误连而同阳爻混淆。在个别情形,两斜笔略有交叉,以致被误认做数字”^①。由于书写工具和其他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人很难把卦画写得像我们现在一样精细,所以要把阴阳卦画区分开来,就必须使阴性卦画具有明显的书写特征,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阴性卦画误读为数目字。

数字卦的本质则是数字,或者说数字卦是数字串,它的组成单位不是卦画而是数字,其数字不仅以奇偶性代表着阴阳,而且进一步代表着四象:或老阴,或老阳,或少阴,或少阳。现在看来,数字卦大多数出现在甲骨文、金文中。

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的区别也体现在两者所出现的文字环境的差异。六十四卦符号的出现一般伴有说明性的文字。比如《周易》通行本中的六十四卦符号后都带有卦名、卦辞以及爻辞,在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上的卦画也有与之相对应的繇辞。从传世文献来看,几乎没有孤零零一个六十四卦符号出现的例子。而从出土的资料来看,数字卦作为占筮的直接记录,一般没有针对其本身的文字说明。它可以是单一一串数字,也可以是两串、数串。

从理论上讲,一个数字卦对应着一个(不发生变卦的情况)或两个(发生变卦的情况)六十四卦符号。数字卦是占筮的直接记录,所以一定要经过对变卦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才能够找到其对应的全部六十四卦符号。六十四卦符号是易学理论的基础,对它进行解释必然涉及易学理论,作为占筮的最终结果,一个六十四卦符号可以对应着很多个数字卦。

二、数字卦与《易》卦起源

这里再讨论一下《易》卦起源的问题。数字卦是不是《易》卦的起源和前身呢?在对数字卦进行筮法解读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传统的《易》卦起源说。

^① 李学勤:《论战国简的卦画》,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1 数字卦与《易》卦起源问题

《系辞》明言包牺氏即伏羲“始作八卦”，后来先贤又重之为六十四卦。对于占筮的整个过程来讲，按照常理，应该是先有可以用于占筮的理论，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的思想体系，这是对占筮方法进行设计和改进、对占筮结果进行系统阐释的必然要求。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古人长期把《易》作为“占筮之书”，但是在占筮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哲理，八卦、六十四卦的思想体系包含着古人关于宇宙、人生的大智慧，占筮只是《易》的应用之一。

在这种占筮理论的指导下，有了不断改进的、灵活多变的占筮方法，比如数字卦中出现的不同变卦情况的古代筮法。因为考古发现的数字卦绝大多数都是六个数字，所以占筮的理论以及方法虽然有很多种，《易》无疑是占有主流地位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传统说法的合理性：占筮至少在神农、黄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即如《路史·后纪三》上记载的：“神农使巫咸主筮”，《太平御览》七二一卷引《归藏》曰：“昔黄帝与炎帝将战，筮于巫咸”，这种最古老的筮占的理论根据很有可能就是六十四卦。再比如《周礼·春官·大卜》中说的“三易之法”，虽然“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但是三者已经明显有别。现在根据出土材料来看，《归藏》所内含的占筮的数理模型是 $8 \times 8 = 64$ ，而《周易》所内含的占筮的数理模型是 $64 \times 64 = 4096$ 。有人会说：《周易》所内含的占筮的数理模型应该是 $64 \times 6 = 384$ ，《焦氏易林》的数理模型才是 $64 \times 64 = 4096$ 。这里有一个误解，《周易》一共有 384 或 386（加上“用九”“用六”）个爻辞，这并不表明古人用《周易》占筮时候只会遇到这 384 或 386 种情况，翻开《左传》、《国语》就会发现，古人用《周易》占筮的时候要考虑的是 $64 \times 64 = 4096$ 种变化情况。比如《国语·周语》的《乾》之《否》，《国语·晋语》的《屯》之《豫》，《左传·襄公九年》的《随》之《艮》，都不是属于 384 或 386 个爻辞范围内的，古人却能够解读出吉凶卦意。现在有了数字卦作为佐证，这一点更加毋庸置疑。而多数学者认为传世本《连山》是伪书，所以就不对其进行讨论了。更有甚者，在张政烺先生公布的数字卦里，第 31 个数字卦是“一六一”，第 32 个数字卦是“五一—”^①，张亚初、刘雨公布的第 23 个数字卦是“八一六”^②，如果这些三个数字的数字卦也是占筮记录的话，其中所使用的占筮方法很可能就是以八卦理

①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1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56 页。

②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1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79 页。

论为背景。

最后一步是产生出大量的占筮记录。这一点很清楚,大量数字卦的出土是最为有力的证明。“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尚未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材料,学者所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材料都有问题”^①。这样一来,这些出土数字卦材料只能够说明,在商代晚期之前,就已经有六十四卦的存在了,而不能说这些数字卦一定就是六十四卦卦体的前身。因为这些数字卦既然可以解读为占筮结果的记录,那么这种占筮就很有可能是在六十四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这些考古材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六十四卦早已有之,即古人很早就完成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理论跨越并把它应用于占筮。

以上这三个环节在逻辑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先后继起。而笔者对数字卦的阐释与这一过程严密契合,说明我们现在对数字卦的解读更加符合传统文献中所记载的占筮产生发展的情况。有学者根据出土的数字卦资料把商周及其以前的时期划为“数字卦时代”,作出这一划分是不适当的,现在看来那一时期实际上也是三《易》时期。

2—2 数字卦不能够说明《易》卦起源

所以,仅仅依靠数字卦,特别是商、周两朝的数字卦,是不能够说明《周易》卦象符号起源的,更不能认为三个字一组或六个字一组的数字卦就是“《易经》卦体的前身”。刘大钧先生早有论断:“那些刻在卜骨上的数字,至多是用来记录占卜的,是演卦过程中‘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中的一部分。”^②

总之,由于解读工作的缺乏,导致对数字卦占筮直接记录的性质认识不清,才会使得我们把数字卦当作是六十四卦符号的前身。实际上,数字卦根本无法给我们勾勒出“《易》卦也是由数变来”这“一个非常长远的历史过程”。^③虽然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春秋时期,以至于西周、商朝时的《易》文本,但是陕西长安西仁村西周陶拓上的数字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那时《周易》文本的存在。^④所以,认为占筮之数就是《易》卦起源,这只是一种缺乏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② 刘大钧:《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1辑,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0页。

③ 季旭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3辑,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6页。

④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7页。

根据的推测,这种说法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它很可能已经犯下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本末倒置!

注:本文内容已经全部发表,见《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四期)、《数字卦的解读以及〈易〉卦起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主要参考书目

古籍类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西汉]焦延寿撰,(民国)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注》,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唐]李鼎祚撰,(清)李道平疏:《周易集解》,九州出版社 2003 年版。

[元]陈应润:《周易爻变易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清]江永:《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 1989 年版。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载《四部备要》,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清]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年版。

[清]阮元编:《清经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清]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 1988 年版。

[清]徐元浩:《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民国]尚秉和:《焦氏易詁》,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民国]尚秉和:《周易古筮考·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民国]尚秉和:《易说评议》,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现代著作类

周山:《解读周易》,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周山:《易经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高亨:《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 1984 年重订本。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黄寿祺、张善文主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1—4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1989、1990、1990 年版。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 1—7 辑,华夏出版社 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3 年版。

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 1—3 辑,齐鲁书社 1996、1996、2003 年版。

靳极苍:《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于省吾:《双剑谿易经新证》,中国书店 1999 年版。

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 1986 年版。

刘大钧、林忠军:《易传全译》,巴蜀书社 2006 年版。

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大钧主编:《1900—2009 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 2001 年版。

卢泰:《周易筮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卢泰:《周易叁伍筮法》,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沛荣:《易学乾坤》,大安出版社 1998 年版。

潘雨廷:《易学史丛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潘雨廷:《易学史发微》,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潘雨廷:《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潘雨廷:《周易表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张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温少峰:《周易八卦释象》,巴蜀书社 2005 年版。

翟廷晋等:《周易与华夏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 2006 年版。
-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周易义证类纂·璞堂杂识》,三联书店。
- 杨树达:《周易古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岳麓书社 1993 年版。
- 刘长允:《步入神秘的殿堂——从全息角度看〈周易〉》,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
- 程石泉:《易辞新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 程石泉:《易学新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 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 宋祚胤:《周易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
- 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考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吕绍纲:《周易阐微》,吉林大学出版 1990 年版。
-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吴辛丑:《周易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 2006 年版。
- 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王博:《易传通论》,中国书店 2004 年版。
- 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严灵峰:《无求备斋易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
- 屈万里:《先秦汉魏易例述评》,载《屈万里全集》⑧,(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84 年版。
-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赖贵三主编:《台湾易学史》,(台北)里仁书局 2005 年版。
- 高新民:《易学史论》,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中国书店 2008 年版。
- 兰甲云:《周易卦爻辞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李尚信:《卦序与解卦理路》,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 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
- 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
-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 李海生:《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七:朴学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 杨伯峻:《春秋左传译注》(修订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 1984—1994 年版。
- 刘雨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2006 年版。
- 周立升主编:《春秋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 余敦康:《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第 2 卷《宗教·哲学·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陈锡勇:《宗法天命与春秋思想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
- 童书业:《春秋史》(校订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重要学术文章类

- 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 年第 11 期。
- 翟廷晋:《从竹〈易〉和帛〈易〉看〈说卦〉的成书过程》,《中州学刊》1996 年第 6 期。
- 高新民:《〈周易·说卦〉简论》,《甘肃高师学报》2004 年第 4 期。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教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吕绍纲：《略说卦变》，载《周易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20页。

吴前衡：《〈说卦〉的早期存在》，《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吴前衡、刘仁清：《〈说卦〉的发生》，《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王先胜：《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http://zgxxqs.cn/article/2006/0401/article_23.html

Kidder Smith, Jr. “*Zhouyi Interpretation From Accounts in The Zuozhu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9, No. 2 (Dec., 1989), p. 426, Published b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后 记

由于笔者学养所限,这本著作无疑还有很多此时难以弥补的缺失,还有很多现在难以明确的细节,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之中得到修正和补充。但是就此时此刻而言,长久以来徘徊在笔者心头的疑问“《周易》是什么”、“《周易》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得到比较彻底的解答。所以,本书其实首先是给笔者自己看的:笔者自己的疑惑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解答,自己满意了,然后再推荐给广大读者。

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诸位领导和全国哲学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各位评审专家,正是在你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本部书稿能够获得立项和资助,从而使得我的学术之路能够呈现光明,使我有信心、有勇气继续前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期资助的如期立项,我的这本书稿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感谢哲学所的历任领导和师长,感谢他们长久的宽容和期许,以及对于学术后进的“雪藏”保护。这样就使得不善交际的我能够藏拙偷懒,有时间去认认真真读一读自己最想读的国学经典,做一点“性近而能及”的传统学问,进而有机会在这里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展示一点创造力,收获一点成就感。

“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也要把这本书送给我的父亲和母亲,聊表“寸草之心”,算是一个小小的报答。父亲大人曾经给予我很多鼓励,他有很多藏书,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周易》感兴趣,买了一些易学书籍,进而影响到我。他还希望我报考医学院校,可惜我没有让他如愿。好在易学与中医也算是有甚深关联,彼此可以相通,所以这本书可以稍稍补偿这一遗憾。他把易学研究比喻为“在黑屋子里面抓猫”——“我真的抓住了一只猫,一只大肥猫!”我抓的这只猫,他希望早日看到。

内助贤妻是我很多文章的第一读者,她爱好中医,与我有很多思想的交流。在写作这本专著的数年时间里,思想的孤独一直围绕着我。为了在这漫漫长途鼓舞士气,我经常自吹自擂——当然,她是唯一的倾听者。听得

久了,贤妻有评论一句:“八卦第一!”她素喜八卦之娱乐新闻,而此句评论对于本书来讲绝对是精彩恰当,恰为本书所论之点睛一笔,特记之。

本书在 2010 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喜获批准立项(立项号:10FZX032),特此再次向各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初稿于己丑年九月初八

定稿于辛卯年五月十五